

國學基
本叢書
明

書

七

套

書叢本基學國

書 明

(七)

纂鱗維傳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626,01
7567
v.7
明書卷八十三

志二十

食貨志三

漕糧○漕糧者歲起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洪武間海運七十萬石餉遼東。未有漕運。永樂元年始河運兼用水陸。至六年猶河海兼運。十二年定會通河漕運。至十六年猶仍民運。宣德二年始軍民並運。五年始令民糧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量遠近給輿路費。耗米成化十年并民運赴淮。徐、臨、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改兌。加耗給費。如前兌例。歲額正糧四百萬石。定於成化八年內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糧七十萬石。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以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每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津、薊密、昌平倉者約六十餘萬石。萬歷初太倉積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富矣。後多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萬歷中入米僅二百萬之內。外而出米則三百五十萬餘。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耗益日甚。況官軍人等之月糧。每歲四月十日支折色。以庫藏匱乏。而通給本色。歲多支米六十餘萬石。至萬歷三十年京倉存米祇四百四十餘萬石而已。因黃壩王家口諸河役費水衡金錢不

費。河臣乞留漕米以濟。而戶部力爭以爲不可。既而上。俞河臣曾如春奏。暫借淮揚馬價。及兵操船料。二十萬兩。乃南兵尙書戚惟一深以留都空乏爲憂。謂兵農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上不報。至崇禎中。亢暘爲厲。漕河水涸。而糧船私貨之禁。厲急。公者少。加之東南荒歉。漕糧至京者。不過十之六七矣。其數。則應天府兌運米一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八千石。蘇州府兌運米六十五萬五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四萬二千石。松江府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常州府兌運米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兌運米八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二萬二千石。廬州府兌運米一萬石。鳳陽府兌運米三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三萬三百石。淮安府兌運米二萬五千石。又淮徐二倉改兌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揚州府兌運米六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七千石。寧國府兌運米三萬石。廣德州淮安倉改兌米八千石。徐州兌運米三萬石。又本州倉改兌米一萬八千石。浙江兌運米六十一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石。江西兌運米四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湖廣兌運米二十五萬石。河南兌運米二十七萬石。又臨濟倉改兌米一十一萬石。山東兌運米二十八萬石。又臨德二倉改兌米九萬五千六百石。

太倉銀庫。○制是庫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國初爲暫寄支銷之地。後漸有所積。而萬歷三十年。戶尙書趙世卿歲計錄。原額銀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兩有奇。內除徑解邊者百有七萬有奇。而實收三百四十四萬有奇。嗣後因中外多故。災祲

頻仍。原額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有中使侵奪者。於是損額數十萬。且屢年徵解。非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司計者極意搜求額外。則有若開納事例。或漕糧改折。或稅契掙節。或新增屯地。或節省公用。或吏承納班。或缺官柴馬。或隨漕折席。或扣追優免。或抽扣工食。或新增鹽課。或曠餉積餘。或帶徵逋欠。或算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竭盡無遺。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惜薪司之糯米。京官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牲畜。修倉庫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草。諸草場之草。兵部之筏夫。酒醋局之麥豆。光祿之廚料。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夷賞。器皿廠之麥。內庫之召買。京衛官軍之布絹。諸額內之出。約七十萬。若大軍之需。珠寶之貨。或百餘萬。或二百萬。皆額外出也。歲歲如此。爲恆。況逋欠數多。天下擾攘。至於宮殿府第亭榭之工。婚禮之需。動輒數百萬。而太倉告竭。遂議那借。季年老庫去積銀八百餘萬。問寺去積銀九百餘萬。及事至倉卒。上下蒿目。而議已無可如何矣。

各鎮正餉○考自洪武永樂至弘治初。沿邊止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鎮。軍士四十餘萬。經費轉餉。惟是屯田民運京運銀。不過四十三萬餘兩。弘治以來。固原、薊州、昌平、密雲、易州、永平、眞保相繼列鎮。沿邊官吏軍卒。約六十五萬有餘。後列井陘、臨洮、兵將漸增。末年多闖入。兵將日增。環京而陣者三十餘萬。而他鎮增內監視及漢夷官軍。不下數十萬。益不支矣。計萬歷中歲例。薊鎮五十九萬九千五百兩。有奇。永平三十三萬四百兩。有奇。密雲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兩。有奇。昌平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

易州二十萬七千三百兩有奇。井陘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兩有奇。宣府九十二萬四千兩有奇。大同如之。山西五十六萬九千四百兩有奇。遼東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延綏七十四萬七千兩有奇。寧夏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甘肅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固原四十八萬五千六百兩有奇。而腹裏各督撫鎮標官兵各餉於其地。其數更巧歷之所不能窮也。

土貢○天子玉食萬方。而牲輻除戎之備。無不需焉。除四夷之貢。各載於其國。而制進牲畜。豬一百六十口。羊二百五十隻。肥豬一萬八千九百口。縣羯羊一萬七百五十隻。鵝三萬二千四十隻。鷄三萬七千九百隻。純色牛犢四十隻。皆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北。分解順天府上供。至飲膳。則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福建。共進芽茶四千二十二觔。歲辦野味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四隻。活鹿三百九十七隻。天鵝六百二十隻。黃魚三百尾。魚鮮七十桶。及乾鯉。鯿魚。筋肚各五十把。箇。而南京起送。則有筆料十萬。鮮梅四十扛。枇杷四十扛。楊梅四十扛。鮮筍四十五扛。第一起鱔魚四十四扛。二起如之。鮮藕。荸薺。橄欖等物五十五扛。木樨花十二扛。石榴。柿子四十五扛。柑橘。甘蔗五十扛。醃菜。臺等物一百三十罈。糟筍一百二十罈。蜜煎櫻桃。諸物七十罈。乾鱗一百二十罈。紫蘇。糕。諸物二百八十四罈。木樨煎等物一百五罈。鷓鴣等物十五扛。薑芋等物八十扛。十樣果一百四十扛。香稻五十扛。苗蕪等物一百五十五扛。至工部需用雜皮三十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張。麂皮三萬四千八百張有奇。狐狸皮四千二百張有奇。虎豹及奇獸。諸無限額。翎毛則各處歲辦至二千二百二十七萬六千五百根有奇。而諸如牛。劬。牛角。膠。鬃。餉。錫之類。皆不可勝

紀洪武十五年工部以營造需青綠請令民採辦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部臣以所貯不足用令民採辦而給以價上曰上但知給價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嚴督責吏卒蚤緣肆貪所得之值不償所費豈可重困吾民永樂二年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產五色石可爲器用上曰此僥覲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又豈可以此擾民大約官取一物則百姓受一害而以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累民命命斥去之已開平衛卒蔣文靈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物料多強取於民而諸非土地所產多方徵求以致百姓傾家而買應乞禁勿取上從之九年温州貢礬乞附載海舟上曰欲何用工部對曰染布上曰以染布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其免之布勿染而製衣可也仁宗卽位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需用一切開所司不究物產之地一概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踴貴加以不肖官吏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滋中飽此後必確訪所產之地計值市有仍蹈故習科派毒民者罪弗宥三月罷徐州等處羊毛七月戒有司勿益上損民九月上以鹵簿需鯊魚皮有請令京民買者喟然曰魚出於海而責之京民是問魚於陸也不可工尙書吳中言造御用器物需材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務從朴素其餞金龍鳳諸器酌裁之宣宗卽位詔罷買諸物內使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濟南諸處旱荒乞罷買物料工部上言爲陵寢急需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耶其悉停罷三月禮部奏有言中條山產膽礬

令有司採進。上曰：古之人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磬可利民，聽其自採勿禁。四月，免陝西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二年，四川縣竹奏歲辦皮張，昔以地荒林茂，人少獸多，易捕捉，而今則否，乞賜寬恤。上曰：田野闢，人民衆多，雖此物資國用，若果難得，其減半。上聞，太醫院奏尙衣監於福建取辟蟲香二萬斤，上曰：此非急務，奈何以許多困吾民，可減十之七。四年，敕六部都察院力清召買之弊，其驅要財物及害民事體，奏聞必罪之。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侍郎耿九疇上言：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日之事無乃類是。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不從，成化十四年，罷浙江收買花木。十八年，遣太監王敬等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收置玩好，直隸巡撫王恕切諫之不聽。十九年，以鎮守內臣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遺物，廣南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而渴傷國本，爲害反大，不報。而其時太監梁芳弟千戶梁正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大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調去。民如去父母。弘治元年，甘肅巡撫羅明極言：鎮守分守內外，以貢獻方物犬馬珍奇害百姓及番人，上命罷之。六年，以災傷免造上元燈。九年，免徽州辦銀硃諸料。十三年，太監李興奏請燈節治煙火，給事中張文奏以爲李興導欲獻諛，爲聖德累，而當國計者復不能爭，臣不知何以爲心。況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出百民力告竭，虜患雖寧，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廣、猺獠之貽患，荆襄流民之嘯聚，江南白晝劫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恣宴樂乎。臣謂停免以其費給軍餉，工部覆減其半，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

燈節費尙書周經執不發。再取竟不與。上笑而止。十六年。上諭工部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窘。派辦修理器皿諸物。俱停罷之。正德中。遣太監張昭往甘肅捕土豹三十隻。進大內。巡撫曹元諫不聽。十六年。世宗卽位。詔卻諸貢獻及額外之征。嘉靖二年。給事中汪應軫奏革京城鋪戶。從之。四年。以造龍牀及御用等器。太監黃錦奏往南京取物料。工部執奏。上竟從錦所請。三十年。上命戶部市龍涎香。久未得。怒曰。梁材欺怠。不以朝廷之用爲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復諭市龍涎香。責尙書孫應奎甚力。初麻城人吳尙堯詐稱中書。僞爲陶仲文人。於雲南取龍涎。至則於石洞懸崖間。役民百計。梯緣而求。病死者衆。一石穴中取物二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風雷變態之狀。遂聳動大吏。爭相餽遺。事聞。逮論斬。三十年。福建及廣東各進龍涎香一斤。有奇。四十一年。上諭內閣。數年訪求龍涎。僅得數斤。昨燬於火。命差官市之。復別購海暫香及雜香數百斤。戶尙書高耀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上大悅。命給賞銀七百八十兩。加太子少保。其時供用庫火。內官暨盛等奏被焚香十八萬八千餘斤。而竇半盜。事發論斬。穆宗卽位。查先年嘉靖中歲用黃蠟二十餘萬斤。白蠟十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詔一切停止。三年。上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尙書朱衡奏不可。上命罷鰲山。而補葺殿燈之壞者。復以科道嚴用和。孫夢豸等言罷之。四年。上諭戶部。召買白絲二萬五千斤。尙書劉體乾奏。湖州解額且至。宜停買。上趣急。給事中李已諫曰。臣聞物聚於所生。而赴於所用。京師非出絲之所。三月非用絲之時。求者苦其難。用者高其值。卽日筮商於市。而數終不能盈也。體乾復奏言。京師根本重地。不可使一夫不安。今市肆晝閉。衆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上

悟止之。神宗卽位，詔免天下歲辦物料之半。其時礦稅紛紜，而採辦無聞焉。天啓中，上好造作，魏忠賢導上取庫積料，因而靡散者無算。崇禎中，未嘗取一物，而以軍興召買黑鉛硝磺，爲火器用，閩左多不支云。商稅○制有商稅，有船鈔，其所權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或本折輪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差官，各有則例焉。國初洪武中，誥天下所在池湖河泊，從古迄今，辦集課程，各往往有一定不易之所，其小溝小澗，及灌溉池，若民間自養魚鮮池，業照地起科，而奸豪顧搜求擾民，奪採魚蝦器噉之，民何以生。敕有司捕論，有司不理奏，梟令而峻。民舟行勒徑涉水面錢之禁，已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價以賣，諸有稱官牙私牙厲商賈者，徒化外，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鉛珠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餘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窰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京師。惟五穀農器書籍紙劄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已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賠納者罪。又敕戶部言，曩奸臣聚斂，稅天下物貨及織末之物，朕甚恥之。自今凡軍民娉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挑擔蔬菜魚肉果實，非輿販者，毋得稅。永樂中，敕如章，而以巡按御史兼核其事，使毋得濫稅。宣德中，令南京至北京，沿上新河，歷徐淮抵河西務，於商所輳集，立鈔關，遣御史及本部官收船料鈔。其隱匿及倚勢不納鈔者，船沒入官。惟運載食米薪芻及輸官物者免科。其時布政使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而黷冒不可以無禁。都邑湊

集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豈足過哉。惟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篋搜檢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價。規多稅入。此其害匪細。至盧溝橋復然。大明門亦然。是一貨而數徵之也。但敕諸商賈。但於所在抽稅。其經由地方。不得攔阻。止於大明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便上從之。正統中。令天下湖池壅塞。無從採捕。累民包納者。所在官申憲司踏勘分豁。已令府州縣諸稅課司局所收課鈔不及三萬貫者。革罷。令所在有司帶辦。諸河泊所課鈔不及萬貫。油鱈黃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十萬束者。俱革罷。其額課並附近河泊所管辦。無河泊所。令府州縣帶辦。而監收船鈔御史皆撤回。獨於臨清淮安設主事董之。景泰中。湖廣金沙州江西九江直隸蘇松及杭州各設部官算舟船。而鈔關之法無遺算。而天下府州縣承沿異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卽其地其山。或植或種。或墾或蕪。並均之里甲。曰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之。而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在是。已令大興宛平二縣設和遠等店立場房。每房僉殷實大戶二名或四名看守之。以集商賈。而設巡視場房御史。成化初。令京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二貫折錢四文。六年減二文。已敕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物貨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德意獨深矣。弘治中。御史陳璠言。宣課以培剋爲能。有傷國體。上曰。御史言是。今後止稅貨。勿得阻遏車輛。搜檢行李。其時諸王府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尙書周經言於事大不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已令商賈於所在收三分。崇文門收七分。而諸處未稅者。赴崇文門納稅。商賈便之。正德中。革真定抽印木植內官。先是真定設稅課。

司印烙山西由淖沱木植而內臣漸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御史宋堪以爲言遂罷其時太監馬俊分稅湖廣貪婪恣橫及挾敕詐取官物御史許廷光等論劾遂逮鞠已敕各鈔關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始命所折銀兩皆進內承運庫以爲常嘉靖元年南京都御史王懋中言乞撤龍江瓦屑等關內官八人敕守備官司其事上敕管權主事計一歲所用量舟楫納稅貯帑支給遂撤內官已太監李能言山海諸關往來商旅宜徵稅部議不可以爲設關本以詰奸不徵稅不宜違制妄開利門上從能言命鎮巡委官抽取而兵侍郎鄭岳復極諫上以爲修邊計不從又於鳳陽正陽門設鈔關旋罷是時戶郎中曾瑛著論言邦畿四方之極億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擔無大小畢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爲每日進納各監收實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關人祇關防出入便而戶尙書梁材條議以爲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處私取肥己或傾煎時隱匿或數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於府州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於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權鈔以船量丈尺闊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成尺爲度權鈔訖門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寄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季終差官類解委官季代部主事三歲代於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上俞次第行如奏其後太監鄧文鎮浙江乞於商販內量收腳價充獻新器且費戶部議執不可以爲商販利薄若欲另抽腳價是額外徵也恣小人漁獵之計爲窮民苦事

不行。二十五年，戶尙書王杲以國計乏，請收復山場湖陂河道諸稅，以濟邊餉。上從之。於是天下大騷動。二十九年，詔復山海各關及眞定稅課。隆慶中，命各關兼收本折，以甦商困，而給事中鄭大經言：「各關商稅歲入不貲，而獨柄於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乞選清望及有才者以往，而以府官同主其事，庶有稽察。」上不從。及神宗時，各稅課司都稅司皆復，加以內使四出，百弊滋生，商民大困。於是巡撫湖廣都御史趙可懷上言：「國家立稅，開廠於貨集之地，論物抽分，不至太甚，猶之可也。奈何一水路也，入關有稅矣，纔行數十里，甚至數里，但遇市口，卽豎旗建廠，又名曰攔江。曰上船，曰起貨，而陸路之稅，大略如之。至州縣之中，無一村不稅，肩背之販，無一物不稅，繩樞甕牖，無一間不稅，官生舉暨之行，李無一人不稅。其委官，有自各省投者，有自本地投者，或納百金，或百數十金，因賫給劄，有千百戶，有指揮，至有守備者。朝之亡命賤流，暮卽蓋黃拖紫，原是罪隸官吏，倏忽乘軒鳴騶。又各有司房參，隨有巡攔牙行等役，或持籌，或告密，或張網羅，或布牙爪，一或少抗，先送委官，沒其半費，再抗，卽解稅使，沒其全費。至稅使前，鮮有不至死者，而羣奸猶未厭也。又設廠鑄錢，盤庫取羨，又欲伐山賣木，開倉糶糧，又欲抽船料，盡捲地方之所有，而歸之掌握，與礦使相爲羽翼，搜掘無所不至，有司睥睨不敢救，男子幸脫，而縛其婦女，或裸體鞭笞，或輪奸備辱，至於死亡，或將孕婦夾打墮胎，母子並死，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於河，乞皇上念茲情弊，將一切內使，慨然罷之，無疆福也。疏寢不下。及光宗卽位，詔盡罷之，撤內使，無人在外者。天下頌聖明焉。止留鈔關七處，如祖制。曰河西務，臨濟，九江，潯墅，皆差北戶部司官。曰淮安，揚州，杭州，皆差南戶部司

官至明末不變其法。其船鈔商稅則有定額。河西務鈔一百一十九萬餘貫。船鋪牙行稅銀四千兩。商稅正餘銀四千兩有奇。條船二稅銀一萬四千九百兩有奇。臨清鈔一千二百六十萬餘貫。錢二千五百二十萬餘文。銀八萬三千八百兩有奇。游擊鈔五百八十六萬餘貫。錢一千一百七十三萬文有奇。銀三萬九千九百兩有奇。九江鈔二百九十三萬餘貫。錢六百八十九萬餘文。銀一萬五千餘兩。杭州鈔一百九十萬餘貫。錢三百八十一萬餘文。銀三萬六千八百餘兩。淮安鈔三百萬餘貫。錢六百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揚州鈔一百六十九萬餘貫。錢三百三十八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九百餘兩。而各省稅課亦有定額。順天等八府及京城九門崇文門宣課分司並通州鹽牙稅共鈔一百二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三貫有奇。共錢二千四百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一十文。共銀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兩有奇。南直隸府州及瓜埠江東巡司五城房號龍江石灰大勝三關共鈔二千二百三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五貫有奇。錢五十三萬九千三百有奇。浙江鈔三百萬五千二百三十九貫有奇。江西鈔銀二千二百九十五兩有奇。湖廣鈔五十五萬七千九百一十四貫有奇。山東鈔折銀八千八百六十一兩有奇。河南鈔二百三萬四千一百二貫有奇。福建鈔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五貫有奇。陝西鈔一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六貫有奇。銀麥稱是。山西鈔四十四萬七千六百四貫有奇。廣東商稅鐵課抽盤諸鈔折銀四萬三千餘兩。廣西鈔八萬七百九十三貫有奇。四川鈔五十四萬四千七百一十八貫有奇。雲南銀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兩有奇。小麥稱是。海肥五千七百六十九索。貴州鈔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三貫有奇。

工料○工部四司皆有經費。每三歲奏請科道官各一員同堂官稽核。開註一切收支完欠。而郎中等官及吏役遇陞遷及役滿皆稽核明白始離任。及起送在外則各巡按御史嚴侵盜抵換買捏批單諸弊竇。儻有前弊則提審根治之。而官有那借稽遲者參究之。四司歲額銀共五十萬兩。營繕司一十六萬。北直隸銀一萬四千八十四兩有奇。南直隸銀六萬四千九百四十八兩有奇。浙江銀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六兩有奇。江西銀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六兩有奇。湖廣銀九千三百三十八兩有奇。福建山東廣東皆如之。山西陝西皆銀四千一百五十兩有奇。河南八千二百兩有奇。四川銀六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而其支用則修理經廠造宮殿竹籬煖籬細車。年例月例家火苦蓋禁苑松竹抹地扒草紙太廟等廟及各壇石灰虞衡司銀八萬兩。如營繕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兵仗局軍器火器水和炭酒醋麪局造辦寶鈔紙尙寶司寶色光祿寺器皿都水司銀一十四萬兩。亦如營繕司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御作房龍牀等成造書畫櫃匣筆料龍牀頂架內官監淨車御馬監瞭馬索司設監一切上用帷帳轎乘毯氈席簾蓋袱尙冠監冠頂織染局造袍料鍼工局造內使衣服鋪蓋司苑局採蓮船供用庫板箱內庫羅段綾絹尙寶司寶繼牌繼光祿寺酒袋及歷包馬槽象被之類。宮人內使棺器屯田司銀一十二萬。亦如營繕司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御用監物料御馬監木柴銀作局炭織染局柴炭惜薪司柴炭荆條內使折柴司苑局苦蓋菜蔬物料巾帽局造內官巾帽靴料而南京工部則各造進如北工部焉。

廚料○屬光祿寺職司大內膳羞。凡米豆需民運。果品皆官解之。歲約銀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兩。而戶

部關支又三萬兩。嘉靖中用至三十六萬。後嚴加查刷。遂減十七萬。糜濫稍爲裁抑焉。穆宗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卽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之驢。吾不忍也。禁弗傳。嘗改元初。毅然裁節。改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計光祿餘積銀三十萬。借戶部充邊賞。而後稍稍取爲內庭用。至萬曆中。屢傳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而費則至二十六七萬。溢於原額矣。崇禎中。一切光祿不內供。而內有辦膳。日用不過昔十三四而已。而光祿銀積欠者多。餘亦有幾矣。合用白糴粳糯米六萬七千石。細粟米五萬七千五百石。小麥三萬六千石。他糧稱是。白黑糖十萬二千斤。蜂蜜四萬七千斤。他料稱是。果如蓮肉三萬四千斤。棗子十二萬五千四百斤。圓眼二萬六千四百斤。他果稱是。豬一萬八千九百口。他畜稱是。乾薑一十一萬八千四百斤。他蔬稱是。而宴享賜予皆取足焉。

凡工部顏料。皆徵於所產之地。歲不下二百萬斤。紙劄則解於各省。計歲額一百五十萬張。太醫院藥料亦取於各直省出產地。歲額二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斤。箇有奇。

市舶○按太祖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故立三市舶司。設提舉官。初設於太倉黃渡。尋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而峻其禁。初以太倉爲六國馬頭。旋以近京師。恐生他變。遂徙之寧波諸處。而以按察司主其事。旋改提舉洪武四年。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徵。以示懷柔之意。永樂初。改命內官理之。其時西洋刺泥諸國來朝。附載番貨。司事者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今遠夷慕義而來。不

宜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損大體耶。正統中。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奏分其貨。上以其妄攬事權。罪之。嘉靖中有倭變。禮部請罷市舶。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雖起於市舶。今欲罷之。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而非市舶也。祖訓詳明。雖久絕日本。而三市舶不廢。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邊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若罷之。則利孔在下。奸豪外外交訐。而上無寧日矣。遂不罷。先是寧波市久罷。至是議復開。浙江巡撫劉幾言。寧波通海夷。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防禦。此釁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孔甚。事遂寢。明之外夷百貨俱備。無勤兵於遠。如古葡萄酒。血駒之取。則無之焉。

魚課○天下於陂堰津泊處。各設河泊所。累朝建革不一。至明季。存者一百一十五所。而革者於州縣帶管。以供歲辦。國初。天下徵課三百一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貫。明末。課三百九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貫。有奇。而折銀者半之。



明書卷八十四

志二十一

營建志

史官論曰。昔者聖人作室而卜方中。攻洛而先相宅。非以競民力。亟土功也。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風雨陰陽。萬靈宅焉。民之聚曰都。前朝後市。四方大和會焉。且以賓諸侯。納奠壤。燥溼之不時。而辟在館人。筮簞之既安。而君子攸躋。故上棟下宇。易取諸大壯。大者壯也。王者廓九有爲家。集勢旣大。不得不示其巍巍也。周廬合宮之異。其制左祖右社之別。其位。皋門應門之亢。其戶。赤墀青鎖之昭。其物。路寢涼室之定。其居。若格之茅茨。其固已甚。然瑤臺瓊宮。階之厲矣。絕漢抵營。表南山爲闢。築斯怨矣。千門萬戶。壁帶黃金塗。侈無藝矣。乃至太液承露。離宮漸臺。迷樓甲帳。爲土木之妖者。何可紀極。蓋心雄則草菅民力。意遠則幕席天地。人主鮮不始於儉勤。而終逸欲。漢營未央。高祖始怒蕭何。而終喜其子孫無加之語。隋成仁壽。文帝始怒楊素。而終惑於獨孤安樂之言。二君皆造邦之主。喜怒如出一轍。蓋侈生於業謝。情佚於懷安。所固然也。而帝室皇居之大。亦從可考焉。明興。太祖肇基江左。定鼎於龍蟠虎踞之宅。始建南內。克崇儉約。惟事堅固。不務雕華。尤可爲後世法。太宗起自北藩。仍元故都爲京師。凡所建置。皆倣留都。蓋有

文王宅豐武王遷鎬之意焉。其制度詳細。掌於工部營繕司及內官監。而國變後。圖籍散失。莫可稽考。今特摭其大略。作營建志。

吳元年丁未。立宗廟社稷宮闕。時典營繕者以闕進。有雕琢奇麗者。上皆令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第取完固。何必過爲雕琢。昔帝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爲極陋矣。然千古稱聖者。必首堯。後世競爲奢侈。極土木之盛。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常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緝構。一歸樸素。何必誇示雕巧。以殫民力。已中書省議親王宮飾彩。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耶。後於大內建觀心亭。其時宋濂來朝。上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酬應庶務。固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神祇。朕作是亭。爲致齋之所。端居其中。身是在是。心卽在是。卻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改建大內。上命儒臣熊□編類古人行事。可爲警戒者。書於壁。又命書大學衍義於廡。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耶。上嘗退居。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上曾破陳友諒於獅子山。命建閱江樓。先命廷臣爲記。卽日文成者數人。上覽之。嘆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奸戰鬪。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邱。誠不可也。今旣多順欲之詞。媿婦人矣。後樓成。自爲記。八年。作暑影堂。上大內成。制度不甚宏侈。喜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

必至喪德。朕恆念少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然檢制此心。惟恐驕盈。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室之間。皇后亦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非徒治天下者當守之。爾等治家。更宜三復。時有獻言。瑞州文石可斃地。上輒斥之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再導予以侈麗乎。言者大慙。十二年。議建周府。以九月興工。上曰。九月正民種麥之時。俟農隙營之。二十七年。罷建岷府。上諭工部曰。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勞苦百姓。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大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樓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卽馳諭之。三十年。上以諸王在外。多非時興繕。乃諭工部曰。各王宜各守定制。勿得擅自興造。勞吾民匠。若有必不可已者。須奏請方許。可移文切責之。其不以營建苦民若此。建文卽位。命建省躬殿於乾清。坤寧二宮之間。以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尙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太宗卽位。改作奉天殿。四年。命建北京宮殿備巡幸。乃敕秦寧侯陳珪。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甃瓦。五年。敕宋禮。金純古。朴師達。劉觀等。分督北京大工。十四年。上至北京。命撤西宮而新之。十五年。建北京郊廟。初營建北京。凡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後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建十三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五年。乃成。以木瓦諸匠金珩等二十三人爲工部營繕所丞。督工文武及夫匠。賈有差。十九年。三殿災。仁宗卽位。垂意舊京。乃

諭南工臣曰。朕以來春還京。今遣工匠人等。命爾督率。凡各宮殿有滲漏處。隨宜修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爲粉飾。重勞人力。宣德八年。又復詔修南京宮殿。正統元年。重修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天順三年。作南內離宮。弘治中。修清寧宮。尙書馬文升請發內帑。免征派。停四川採木之擾。時議調山東民七千爲役。戶尙書經曰。山東歲歎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營之。上曰。可。正德中。乾清宮災。詔重建。及新營凝翠。大素諸殿。工尙書李鏊奏。以爲乾清宮災。蓋非常之災。必有非常之應。乃土木叢興。如修建鎮國府。興新寺。豹房。凝翠。大素諸役。皆不經而勞民傷財。宜少貶損。以答天戒。不聽。十六年。乾清宮成。世宗入繼大統。適與會期。御史鄭本公疏言。皇上運享盈成。固居安之日。亦當思危之時。因陳事之可思者六。而願以武宗爲戒。上嘉納之。三年。營龍虎殿於顯靈宮。御史張縉奏。諫停止。不報。四年。詔營仁壽宮。規模宏偉。工役重大。廷臣會奏。待世廟工完營之。上怒切責。已而大學士費宏以災異修省。請停工役。而工尙書趙璜等亦乞停玉德等殿工。但併力世廟。上命暫寬之。五年。復詔修仁壽宮。及玉德。安喜。景福諸殿。給事中張嵩等上言。民困財絀。宜暫停止。不聽。七年。建敬一亭。十年。作西苑無逸殿。甬風亭。修興邸。十三年。建九五齋諸處。十四年。建端凝等殿。又建啓祥宮。及清虛。欽安等殿。十五年。建慈慶宮。慈寧宮。十八年。建承天。陽春諸門。十九年。大營興邸。計用銀四十六萬有奇。連歲併營。建雷壇。景陽宮。皇穹宇。麗譙樓。諸陵壽宮。沙河離宮。六聖亭。及諸王諸妃營城。工尙書溫仁和等上言。近年大工浸廣。爲費不貲。共用過白金六百三十四萬有奇。夫歲入無幾。而尙可支吾者。以往時節慎庫。猶有存積。且開納初行。應之者衆耳。近來帑

藏已竭。工費無紀。雖分省辦料。什去六七。而顯陵之役。復坐派數省矣。況開納久而應者稀。帑中累月不及萬計。而商人待給。無慮數十萬。乃欲一切盡出本部。此何異掬蹄涔而沃龜拆也。況承天近請。又百七十餘萬。各處修建。日來督發。不知將何以應。乞暫停止。上曰。悉心區畫。自可支應。殊過慮也。而給事中朱憲章等亦上言。慈慶經始於十六年。爲工六百餘萬。一號等三殿。經始於十七年。爲工三百餘萬。皇穹宇經始於十八年。爲工二百餘萬。而物料運價之費不與焉。尙未就緒。而仁壽西苑之工復興。恐愈煩難。上怒曰。祖宗建言官爲耳目。各工何無一言。而仁壽所費幾何。輒瀆擾。二十年宗廟災。而翊國公郭勛言。自廟災以來。理應重建。而所司未聞會計。恐不可緩。上曰。卿言是。命會官議。於是禮尙書嚴嵩等議。言七廟之災。中外臣民咸謂復不可已。臣等竊惟成大事者。必順天道。協人情。方今天戒當畏。而修省之念。方新民窮當軫。而寬恤之詔。初下。故廟建雖不可緩。而勢亦不容亟也。興舉大役。財力爲先。天子以天下爲家。豈憂力之不足。惟在調度有經。不至妄費耳。故財力非所慮也。各廟規制。稍因舊址而拓之。興工尙遠。徐可恣圖。故規制非所急也。今獨材木爲難。巨產楚蜀。窮崖絕壑。水陸轉運。難計歲月。此當預爲之所。須推舉才力大臣。專督其事。待其報完。然後舉事。而物料則工部爲之區畫。營辦之。庶用力於休養之餘。度材於充積之後。一舉而輪奐新矣。上於是命工侍郎潘鑑等往採木。二十一年。命作祐康雷殿。及泰亨大高玄等殿。工員外郎劉魁切諫之。上怒。下魁詔獄。三十六年。奉天等殿復災。命重建之。給事中劉贊等請宜令藩王及文武羣臣各捐助。以成大工。從之。於是以進多者爲忠。每手敕獎諭。計四十一萬四千兩有奇。

四十年營萬壽宮。明年成。中有壽源、太玄、仙禧、萬春等殿。極其宏麗。上大悅。陸匠師徐杲等爲工部尚書。及侍郎通政等官。餘賫有差。題改奉天等殿名爲皇極等殿。四十三年三月。營玄熙、惠熙等殿。四月。營寶月殿。八月。建洪壇、太素等殿。四十四年。作玉芝宮。四十五年二月。建極慈殿、大道殿。九月。建紫極殿。七月。作淨蓆殿。九月。新宮成。復毀。作乾光、洪慶諸殿。是年。更建紫宸宮。十月。詔新承天飛龍宮。既而上崩。穆宗卽位。元年四月。詔毀紫極殿、紫宸宮。於南內建翔鳳殿。給事中馮成能等上言。紫極諸宮。乃先帝因齋事暫居。原非舊制。今遵遺詔。悔停止之言。拆而去之。誠繼述之大孝。然西城之與南城。俱非天子之所宜居。今西城之存者。旣所當毀。而南城之久廢者。願當復興。耶。舊事方鑑。而新宮復萌。臣切以爲非宜。上納其言。遂罷之。仍命毀諸宮殿材。收貯需用。未幾。作隆道堂。命建瑞祥閣於長信門南。給事中龍光諫。不聽。工尙書朱衡復奏言。地宜靜。不宜動。今隆道之工甫峻。皇上正宜凝神淵默。導迎和氣。若再興大役。非惟禁地不安。亦恐有勞聖慮。上悟。乃止。神宗初年。大內災。命修復之。後三殿災。時務靜攝。終未重建。至天啓六年。三殿工成。而大璫魏忠賢敍封東安伯。一時督工者皆進階陞廢。重修弘政宣治二門。及懷宗敦崇儉約。軍興之費不貲。帑藏空虛。則全無營建之事矣。

宮殿及禁城內規制

皇城正中曰大明門。內曰承天之門。其門內東一門。內則太廟。而西一門。內則太社太稷。所謂左宗廟而右社稷也。再內曰端門。旁曰六科。曰尙寶司。中書科。東曰闕左門。再東曰松林。凡會推大臣於此。西曰闕

右門。其中巍然南向曰午門。俗謂之五鳳樓。上懸鐘鼓。供安旗幟。曰左掖門。曰右掖門。門之內。居中曰皇

極門。即奉天門。其左曰弘政門。即東角門。右曰宣治門。即西角門。而考選、通政、參議及鴻臚於弘政門焉。居西向東曰歸

極門。即右順門。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左順門。皇極門內。居中曰皇極殿。即奉天殿。有金甌玉瓦。左向西者曰文昭閣。即文

櫺。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櫺。南北連屬穿堂。上有圓頂而方制曰中極殿。即華蓋殿。殿之兩旁。東曰中左門。西

曰中右門。再入中曰建極殿。即護身殿。建文曰正心殿。殿中向後石欄三躔。與乾清相對曰雲臺門。兩旁向後者。東曰後

左門。西曰後右門。亦曰平臺。凡召對諸臣皆於此。又東曰景運門。西曰隆宗門。隆宗門西南向曰仁德門。

○乾清門外甚肅。入門。丹陛直至乾清宮大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右小門曰鳳彩。

殿。東西有斜廊。廊之後。左曰昭仁殿。右曰弘德殿。東西各有角門。再北則穿堂。居中曰交泰殿。再北曰坤

寧宮。則皇后所居者。左曰景和門。右曰隆福門。再北。右曰端則門。左曰基化門。於此接瓊苑。左右門前則

乾清宮。列宗各居暖閣。多易處。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者曰端凝殿。凡御用袍服冠珮貯於此。右向東曰

懋勤殿。此宮中中一路之制也。○過日精門之東。曰崇仁門。稍南曰內東裕庫。曰弘孝殿。曰神霄殿。日精

門往北南向曰順德左門。則東一長街也。再北向西與龍光門斜相對者。曰咸和左門。向南者曰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曰延祺宮。曰怡神殿。再東曰嘉德左門。

再東則蒼震門矣。○咸和左門之北向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廣和左門。向南者曰承乾宮。東二長街之東曰永和宮。○廣和左門之左向西與基化門相對者曰大成左門。向南者曰鍾粹宮。爲皇太子幼時所居。亦曰興隆宮。東二長街之東曰景陽宮。千嬰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東房。計五所。而宮正司六尙局皆在乾清宮之東。此東一路之制也。○過月華門之西曰遵義門。向南曰養心殿。向北則司禮監直房。宮中膳房。養心殿之西南曰祥寧宮。宮前向北曰無梁殿。爲世宗煉藥處。○月華門之西南弘敞巨麗者曰隆道閣。左曰仁蕩門。右曰義平門。閣之下曰仁德堂。前曰仁德門。閣之東曰忠義堂。大約大內臣聚此。閣之西南過義平門曰慈寧宮。凡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居之。間有太妃居之。則非制矣。○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則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相對者曰咸和右門。向南者曰毓德宮。後更名永壽宮。其西則西二長街也。南首曰螽斯門。北首曰百子門。螽斯門西曰啓祥宮。原名未央宮。世宗以曾生於此。遂名於宮。門內建石坊一曰聖本肇初。曰玄德永衍。再西則嘉德右門也。其南樹旌廬。矗於雲際。南向曰隆德殿。供道家神像。再西北曰英華殿。供西番諸佛像。殿前有菩提樹二。此地幽靜如山林焉。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者曰二南門。再西曰咸安宮。○咸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曰廣和右門。向南曰曰翊神宮。而西長街之西曰永寧宮。又曰長春宮。○廣和右門向東與端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右門。向南者曰儲秀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宮。凡諸王幼時居於此。百子門之北並列者則乾西房。計五所。此西一路之制也。東西後柴炭園。○坤寧宮之後則宮後苑。有欽安殿。供玄帝像。世宗時兩宮火。見玄帝立於此救護。

而留足迹二終不滅。殿之西曰樂志齋。曰清望閣。曰曲流館。曰四神祠。東南曰瓊苑左門。西南曰瓊苑右門。即東一西一長街北首。○欽安殿後曰順貞門。其宮牆外則紫禁城之玄武門。玄武門裏迤東有廊下家十一所。東則更鼓房。乾清宮門圍牆之左右廊朝南者曰東夾牆。西夾牆則宮廟也。○自嘉德右門之西曰長庚門。自玄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而南。過長庚橋。至御酒房後牆曰長連。可三十餘門。再前曰短連。可三門。總曰廊下家。○自隆宗門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廠直房。過慈寧宮門之南曰北司房。即文書房。再南曰外膳房。再南曰南司房。再南則對慈寧門。再南則寶寧門。門外偏西大殿曰仁智殿。即俗謂曰白虎殿。大行帝后梓宮靈位。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命婦朝皇后於此。再西曰大庖廚。西曰尙膳監。○武英殿之西南曰御用裏監。再東曰南薰殿。凡徽號冊封諸大臣。閣臣借中書篆寫金寶冊於此。再東曰歸極門。南曰逍遙城。從歸極門東南入曰六科廊。存一切精微及章疏於中。○過皇極門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章奏於此。會極門南入曰內閣。輔臣稟擬清禁處也。出會極門之下曰佑國殿。供玄帝像。而佑國殿之東則內承運庫。北則徽音門。再東曰香庫。又稍北有庫房甚多。曰古今通集庫。貯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籍於此。再東曰內東華門。再北曰馬神廟。○會極門東南向者曰文華殿。殿內設屏。畫輿地圖。左屏列文官職名。右屏列武官職名。遇陞遷則易之。殿側有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殿之後曰玉食館。過一門西北曰省愆居。凡遇天變災眚。修省於此。而藩府之使官則宴於此。○文華殿之西曰崇本門。殿後曰刻漏房。銅壺刻漏在此。凡交時則易時牌於乾清門。殿之東北向者聖濟殿。藥餌皆和於此。西則入徽音門。裏曰

麟趾門其內曰慈慶宮轉而列峙者曰勸勤宮昭儉宮迎禧宮奉宸宮○麟趾門之東曰關雎左門內則梨園西曰關雎右門再西轉西向者曰元輝殿凡選中皇后妃嬪及王妃皆先居於此以俟吉禮再北曰御馬監再北曰御用庫再北南向者曰寶善門寶善門內迤東曰大慈慶宮北曰奉先殿相近者曰觀德殿即改名崇先殿而奉慈殿則孝宗奉紀皇后者街東曰隆祀門其內則外東裕庫也街西再北曰蒼震門又街

東再北並列二門向西者曰履順曰蹈和蓋號殿及仁壽宮之外羅也再內曰曦鸞宮啗鳳宮若先朝名封妃嬪則養老於此再過一巷曰狗兒灣居中曰蓮華門又爲景運門其南則都知監通隆宗門北則協恭堂○皇城外層則有六門正中之大明門與內城之正陽門外郭之永定門相貫自牆外北過公生門而向東者長安左門再東過玉河橋自十王府夾道往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北而西向北者曰北安門即厚載門轉西而南向西者曰西安門再南向西者曰長安右門長安門置登聞鼓以科道官主之牆圍設

紅鋪七十二處以謹守禦○內曰紫禁城城八門向南之第一重曰承天之門前有金水橋每霜降後吏部等衙門朝審於此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翼東而西向曰左掖門洞折而入西曰右掖門亦如左轉而向東曰東華門向西曰西華門向北曰玄武門城圍紅鋪三十六處而以勳臣直宿提督之而護城河遶焉○皇城内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門之東街南曰尙衣監街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麪局曰內織染局曰皮房紙房曰鍼工局巾帽局曰火藥局即所謂天子之武庫也再東稍南曰大內

供用庫曰番經廠曰漢經廠曰司苑局曰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曰司禮監曰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南曰御馬監而東西一街南北分一連二連至十二連御馬監之南向西者曰杆子房曰北膳房曰暖閣廠曰南膳房再南曰宜器廠曰混堂司曰內東廠曰尙膳監撥子若夫斜對御馬監向東者曰北花房曰印綬監曰中書房曰蹴圓亭曰內承運庫此總名之爲東河邊也○過上北門東中門街北曰彈子房曰學醫讀書房曰光祿寺街北曰篋房再東則東安裏門過橋內則東安門矣○自東上南門之東曰重華宮其制與乾清宮等東西長街二西長街有宜春宮凡妃嬪皇子皇女之喪措於此東長街有洪慶殿又東則內藏自東上南門之南街東曰永泰門其東有臺臺上有亭直東南曰崇質殿英宗北還居於此自永泰門再南曰皇安成珍藏太祖以來御制及實錄典籍所謂石室金匱也左右二門曰鑿音歷左門曰鑿歷右門再東曰追先閣欽天閣勒世宗欽天頌於碑再南曰御前作皇安成之西曰觀心殿爲天子習射處稍南有門曰蒼龍門再南曰嘉樂館其北曰丹鳳門內有大殿曰龍德殿左一殿曰崇仁右一殿曰廣智大殿後有橋曰飛虹橋橋石似玉極天劃神鏤之巧來自西域非中國工手也橋南有坊曰飛虹坊北曰戴鰲橋東有亭曰天光西曰雲影橋北疊石爲山山下有洞曰秀巖以磴道分而上之有殿曰乾運殿後二亭一曰凌虛一曰御風又後爲永明殿最後曰圓殿引水遠之曰環碧殿又再北曰玉芝宮○自皇安成東南有門通河河上有閣曰湧福迤東沿河再北激水作濤曰呂梁曰東安橋再北曰涵碧

亭。又北曰回龍觀。有殿曰崇德殿。是河也。從北安門外經文昌宮東。遠步糧橋。穿東安門。至長安左門外。玉河橋出焉。○北安門內往東曰安樂堂。再北曰內官監。過北中門。西曰萬法。又曰高玄殿。北則內冰窖場矣。○北中門之南曰壽皇殿。曰北果園。東曰永壽殿。又東曰觀德殿。亦射箭處。殿之南曰萬歲山。

俗呼煤山

崇禎中。順天府尹劉宗周以爲真煤。誤矣。蓋營建時之廢爲之也。山之前曰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可望乾明門。再南過北上門。達玄武門矣。○北上西門之西曰大高玄殿。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坊曰先天明鏡。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弘祐天民。左有閣曰吹明閣。右曰胡靈軒。殿之東北曰象一宮。有世宗玄修金像。稍西曰石作。曰元明閣。又名曰乾明門。門內迤南曰兵仗局。曰袍房。曰舊監庫。曰尙膳外監。曰甜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曰西下馬門。○自西上北門過西上南門。曰御用監。又南曰銀作局。再南曰靈臺。亦築觀象臺。銅渾儀諸物。亦如外臺焉。曰寶鈔司。而西中門之西曰尙寶監。曰鷹司房。西出西苑門。迤南向東曰灰池。曰樂成殿。曰水碓水磨堂。河之西高阜上曰昭和殿。又北曰紫光閣。曰陽德門。曰萬壽宮。是宮甚壯麗。曰登豐門。曰柏梁殿。曰大光明殿。曰旋磨臺。曰兔兒山。上建顯揚殿。曰無逸殿。幽風亭。金海石橋之南。河之西岸。南向曰玉熙宮。曰承華殿。曰寶月亭。曰清馥殿。曰騰禧殿。河之上游倒影入水者。曰乾佑閣。後更曰嘉樂殿。出延景門。其西則內教場。稍南臨河曰彘。音引祥橋。其東曰洪應殿。曰北關。自關迤南曰船屋。再南曰玄禧殿。再南曰陟山門。又南曰崇智殿。曰翫芳亭。有巍然

高聳者曰承光殿。北望山峯嶙峋。俯瞰池波蕩漾。曰太液池。而萬歲山中有殿曰倚山。四圍皆怪石。最屬
鯁。鱗。蘚。封。蔓。絡。佳。木。異。草。樛。葛。蒼。鬱。兩。掖。轉。石。磴。而。上。巖。洞。非。一。山。畔。曰。仁。智。殿。曰。介。福。殿。曰。延。和。殿。山
巔。有。殿。甚。宏。偉。寒。氣。逼。人。曰。廣。寒。殿。旁。有。方。壺。亭。有。瀛。州。亭。有。玉。虹。亭。有。金。露。亭。過。東。曰。凝。和。殿。曰。擁。翠
亭。曰。飛。香。亭。有。茅。殿。曰。太。素。殿。入。歲。寒。門。曰。歲。寒。亭。左。去。曰。遠。趣。軒。曰。會。景。亭。循。太。液。而。南。曰。映。輝。亭。曰
迎。翠。殿。曰。澄。波。亭。又。西。南。有。山。巖。洞。幼。杏。迸。泉。而。下。曰。水。簾。遠。殿。前。曰。流。觴。亭。曰。臨。水。殿。前。則。昭。和。門。矣。
西。有。橋。曰。金。鰲。曰。玉。螭。北。則。廣。寒。殿。前。矣。橋。東。南。曰。五。雷。殿。曰。蕉。園。一名椒園凡修實錄。焚草於此。再南則西

苑門。○自玉熙宮之西曰樞星門。北曰羊房。牲房。曰虎城。豹房。曰內安樂堂。蓋宮人養病之所。迤西曰酒
房。曰西花房。曰大藏經場。又西曰洗帛廠。曰果園廠。曰西安裏門。曰甲字等十庫。曰司鑰庫。曰鴿子房。街
南曰惜薪司。正西則西安門也。樞星門迤西街南爲贓罰庫。門之東迤南曰蠶池。曰陽德門。又西曰迎和
門。○玉河水自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入皇城。由寶鈔司東。與護城河之西脈合流。過長安右門之北。經
承天門前。再東過長安左門之北。自湧福會歸於皇城之巽方而出。○護城河者。自北關分流。經內官監
白石橋。大高玄殿之東北。上西門之外。由石橋下。至紫禁城牆下。順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玉芝宮。飛虹
橋之西。而西。脈則自太社太稷壇。西至靈臺。寶鈔司之東。總合流於湧福閣下。○紫禁城內之河。則自玄
武門之西。由地道入至廊下家。從懷公門而南。過長庚橋。裏馬房橋。穿仁智殿西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

善門外歸極門北皇極門前有金水五橋。從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而東自慈慶宮前之微音門蜿蜒而南。過東華門裏古今通集庫南。從紫禁城牆下巽方出。歸入護城河。非故爲曲折。蓋以防意外變。如兩宮災。曠覺災。一號殿災。天啓中六科廊災。武英殿西漆作災。皆賴此水。而一切大工。不煩他汲焉。

壇廟

圓丘壇○吳元年。建圓丘於京城之南。洪武十一年。卽其建大祀殿。合祀天地。是爲天地壇。嘉靖九年。復初制。仍爲圓丘。在正陽門南左。圓丘三成壇。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輒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欄板柱。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級。白石爲之。內壇圓牆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靈星石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壇方牆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靈星門如前。高用周尺。餘今尺。下同。又外圍方牆爲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各壇俱有齋殿。神庫。樂庫。諸司事房。廡。

方澤壇○吳元年。建方丘於鍾山之北。洪武十一年。改建天地壇。遂廢。嘉靖九年。復初制爲方澤。在安定門外。方澤二成壇。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寸。高六尺。各成面。輒用六八陰。皆黃琉璃。青白石砌。四出陛。各八級。圍水渠。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闊六尺。內壇方牆二十七丈。高六尺。厚二尺。靈星門六。正北三。東西南各一。外壇方牆四十二丈。高八尺。厚二尺四寸。靈星門如前。又外圍方牆二重。內重門如前數。外惟西向三門。又西有石坊曰泰折街。

朝日壇○嘉靖九年建。如朝陽門外。壇方廣五丈。高五尺九寸。壇面甃青色琉璃。四出陛九級。圓墼牆七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三寸。靈星門六。正西三。東南北各一。外圍牆前方後圓。西北各三門。牆之西北有石坊曰禮神街。

夕月壇○嘉靖九年建。在阜成門外。壇方廣四丈。高四尺六寸。壇面甃白色琉璃。四出陛六級。方墼牆二十四丈。高八尺。厚二尺二寸八分。靈星門六。正東三。南北西各一。外用方牆。東北各三門。牆之東北有石坊。亦曰禮神街。

零壇○嘉靖中建。壇在秦元門外。圓廣五丈。高七尺五寸。四出陛各九級。內墼圓牆徑二十七丈。高四尺九寸五分。厚二尺五寸。靈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圍方牆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正南三門。曰崇零門。共爲一區。在南郊之西。外圍牆。東西面闊八十一丈五尺。南北五十六丈九尺。高九尺。厚三尺。

神祇壇○明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永樂中。北京山川壇成。嘉靖十一年。卽其地爲天神地祇壇。神壇方廣五丈。高四尺五寸五分。四出陛各九級。墼牆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五寸。靈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內設雲形青白石龕四於壇北。各高九尺二寸五分。祇壇面闊十丈。進深六丈。高四尺。四出陛各六級。墼牆方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厚二尺四寸。靈星門亦如神壇。內設青白石龕。山形三水形。二於壇北。先擬設於壇南北向。後改。各高八尺二寸。左從位山水形各一於壇東。右從位山水形各一。

於壇西各高七尺六寸。

先農壇○洪武二年建先農壇於山川壇西南永樂中建如南京壇在神祇壇後石包甃砌方廣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四出陛壇東爲觀耕臺用木方五丈高五尺南東西三出陛。

帝社稷壇○嘉靖十年建於西苑壇前開墾爲田樹藝五穀壇址高六寸方廣二丈五尺甃以細甃實以淨土繚以土垣北爲櫺皇門高六尺八寸廣五尺八寸神位以木爲之各高一尺八寸廣三寸題曰帝社之神帝稷之神壇之南置石龕以藏神位高六尺廣二尺壇之西爲祭器庫北樹二坊以表之曰帝社街太社稷壇○吳元年建社稷壇於宮城之西南北向異壇同壇洪武十年改建同壇同壇永樂中建壇如南京在午門右同壇同壇壇二成上成方五丈次成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壇垣四面靈星門垣之方亦各如其方。

先蠶壇○初建於安定門外而於西苑作蠶室終蠶事後以出入不便改建於西苑壇高二尺四寸四出陛廣六尺四寸甃以甃石又爲瘞坎於壇右方深取足容物東爲採桑臺方一丈四寸高二尺四寸三出陛鋪甃如壇制左右樹以桑而具服殿神庫神廚牲亭成備焉。

太廟○明初於闕左建太廟永樂中建於午門左與太社稷壇配太廟正殿九間左右兩廡各十五楹廟門五間左右門二座寢廟一座九間左右兩廡各九間左右兩廡皆有神庫神廚嘉靖十四年更建世室及昭穆廟於太廟之左右其制皆正殿五間寢殿三間各有門垣以次而南統於都宮太廟專奉

太祖居之世室。在左三昭之上。而右爲三穆。

世廟○嘉靖五年。建世廟於太廟之東北。以祀興獻王。至十五年。改建廟於太廟都宮之東南。曰獻皇帝廟。遂改世廟殿曰景神殿。寢曰永孝殿。四十四年。柱產芝。乃更名玉芝宮。五間曰芝祥門。前殿七間。題曰玉芝宮。又曰寶慶殿。左右兩廡。後寢曰大德殿。左右兩廡。

歷代帝王廟○明初建於南京。嘉靖中。始建於京師。阜成門內街北。前爲廟門。中爲景德門。內爲景德崇聖之殿。殿九門。重簷。五出陛。東西兩廡。殿之右爲庫門。中有神庫。神廚。牲亭。

文廟○建於西直門之北。國子監中。曰文廟。正殿七間。初稱大成殿。後改題曰先師廟。殿之東掖爲祭器庫。十一間。西掖爲樂器庫。十一間。東西廡各十九間。兩廡之南。折而北向。爲東西序。各十一間。門各一。兩序之中。爲大成門。後曰廟門。門五間。中門三。東西各列戟十二。

武廟○建於武學。如文廟之制。而稍殺之。門不列戟。

萃神廟○北極佑聖宮。祀真武。東嶽泰山廟。○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司馬馬祖先牧神廟。○孔濟神廟。

祀玉河之神。

靈濟宮。永樂中。建祀南唐徐知誼。知壽。元世祖廟。○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宋文丞相祠。○姚廣孝廟。○皆建於京師。載

在祀典者。

城垣

京城○永樂中因元城築周圍四十里爲九門南中曰麗正曰文明曰順成東曰齊化曰東直西曰平則曰西直北曰安定曰德勝正統初更麗正曰正陽文明爲崇文順成爲宣武齊化爲朝陽平則爲阜成餘仍舊城南面長一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一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東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堞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上收五丈嘉靖二十二年築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轉抱東西角樓止長二十八里爲七門南曰永定左安右安東曰廣渠東便西曰廣寧西便城南面長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東一千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各高二丈堞四尺基厚二丈上收一丈四尺四十二年增修各門甃城崇禎中幫築外城增高五尺厚一丈堞一尺五寸

陵寢

祖陵在泗州皇陵在鳳陽孝陵在南京顯陵在承天而天壽山皇陵在京城北各陵有寶城惟長陵最大徑一百一丈八尺而餘相地之宜深廣不一有明樓有祿恩殿重簷九間左右配殿各十五間皆有神庫神廚牲亭碑亭神道石橋及翁仲異獸前紅門又有時源殿爲車駕更衣之所有感思殿爲駐蹕之所而承天於嘉靖中建元祐寶殿後曰降祥殿後曰三洞閣左宣法殿右衍真殿前爲元祐門又前爲儲社門

又建慶源殿，皆屬顯陵。

南京宮殿

太祖定都金陵，造皇城於都城內之東，鍾山之正陽。南曰洪武門，內曰承天門，端門。端門之北，有左闕門、右闕門。洪武之東爲長安左門，西爲長安右門，東近北爲東華門，內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爲西華門，內曰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爲玄武門，內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近子城東亦曰左闕門，西曰右闕門，大內六門，正中曰午門，左爲左掖門，右爲右掖門，東爲東安門，西爲西安門，北爲北安門，午門內大殿前爲奉天殿，左門曰東角，右門曰西角，門東西隅有東西角樓，東角之南有左順門，門之南曰文淵閣，西角之南爲右順門，奉天門之內爲奉天殿，東曰文樓，西曰武樓，殿之左爲中左門，殿之右爲中右門，奉天殿後爲華蓋殿，又後爲謹身殿，由左順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順門入，西曰武英殿，謹身殿後爲乾清宮，又後爲坤寧宮，又二殿曰柔儀，曰春和。

南京壇廟

其制一如北京，而載在祀典，歲時行祭於廟者，則有功臣廟、北極真武廟、都城隍廟、太倉神廟、天妃宮、五顯靈順廟、寶誌公廟、廣惠廟、祀張勳關公廟、漢秣陵尉蔣公廟、晉成陽卞公廟、宋武惠曹王廟、南堂劉王廟、元忠肅福壽廟。

承天宮殿

嘉靖初改郢邸曰龍潛舊邸左曰聖作右曰物睹中曰時乘御天左門曰雲行右門曰雨施東曰從帖西曰陽春又南門曰重明內曰正麗後曰龍飛殿又後曰啓運殿曰卿雲宮曰鳳翔宮左門曰雝關右門曰麟趾北門曰洪載又建統一殿左門曰日升右門曰月恆又建隆慶殿又建龍宵殿

南京城垣

明初定都南京城周圍九十六里門十三曰正陽通濟聚寶三山石城清涼定淮儀鳳鍾阜金川神策太平朝陽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圍一百八十里門十六曰麒麟仙鶴姚坊高橋滄波雙橋夾岡上方鳳臺大馴象大安德小安德江東佛寧上元觀音

中都城垣

洪武初營建於舊城西二十里周圍三十里城門九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西曰塗而宮殿之制略如南京云

苑囿

京師南海子周迴一百二十里設紅門四內禁樵採畜禽獸爲天子遊獵講武之所取不事遠獵妨民之意中有行殿行宮及晾鷹臺及苑戶御馬苑在京城外各有界限立石標識牧養御馬凡二十二處上林苑蕃育畧畜養鵝鴨食禽地千五百二十頃有奇嘉蔬畧栽種蔬菜地一百一十八頃九十九畝有

奇良牧署牧養牲口膳品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一十三畝有奇。林衡署栽種果樹花木地一百三十八頃一十五畝。而太常之牲。尚膳之珍羞。光祿之供具。皆取足焉。南京則有漆園桐園櫻園。俱在鍾山之陽。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缸所用油漆。櫻纜。悉出於民。爲費甚重。乃立三園。種各十萬株。以備後世之需。而不斂於民云。

親王府制

洪武四年。定王城高二丈九尺。下闊六丈。上闊二丈。女牆高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月臺高五尺九寸。正門臺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王門前後殿四門。城樓各一座。立社稷山川壇於王宮內之西南。王宗廟於王城內之東南。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宮殿門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宮城周圍三里三百九十九步五寸。東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宮殿廊廡庫廳等。共七百九十六間。牆門七十八處。周圍甃徑牆通長一千八十九丈。裏外蜈蚣木築土牆。共長一千三百一十五丈。而郡王府止房四十六間。以下第給價有差。

王府墳塋

凡親王墳塋。享堂七間。中門三間。外門三間。內有廂房神廚神庫牲房焚帛亭祭器庫碑亭。周牆二百九十丈。外爲奉祀祠。計地廣五十畝。郡王而下遞有差。

京師公廨

文職則內閣在紫禁城內。六科、尚寶司、中書科在皇城內。而宗人府在長安左門南。吏部在宗人府南。戶部在吏部南。禮部在戶部南。兵部在宗人府後。刑部在西貫城坊。工部在兵部南。都察院在刑部南。翰林院在長安左門。皇城特爲之避彎一弓。國子監在安定門內。太常寺在後府南。通政司在太常寺南。大理寺在都察院南。詹事府在玉河東岸。光祿寺在東安門內。太僕寺在萬寶坊。鴻臚寺在工部南。欽天監在鴻臚寺南。太醫院在欽天監南。行人司在長安右門外。上林苑監在文德坊。而五城兵馬司則各因其地焉。南京初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五部於廣敬門之東。西嚮。五府於廣敬門之西。東向。翰林院於皇城東南。宗人府於翰林院前。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六科、中書科、尚寶司如北京之制。而武職公廨、中軍都督府在長安右門南。而左府、中府、右府、前府依次而南。錦衣衛又次之。餘衛散建於各坊也。

明書卷八十五

志二十一

襍祥志

史官論曰。昔者孔子作春秋。紀災異。漢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劉向因數其禍福。傳於洪範。其說五行之變。與人事參。粲若妃耦。詳哉其言之也。夫天人之際。似遠而近。惠逆吉凶。以戒昏淪。此聖人所嘗言。天表之符。或類或否。推形索影。以意矯誣。此則聖人所不道也。野鳥入廟。殷宗正事而興。神寶見形。秦王祀時而亡。號夢土田。而兆失國。周得兵雨。而戡牧野。禍福之效。靡克有定。況乎在天五行。在人五事。五行一氣也。五事一精也。土傷者必沴金。木水火思傷者必沴貌。言視聽且夫金亦沴木。水亦沴火。衝氣相通也。視荒者必曠其耳。趾高者必惑其言。精魄相召也。洪範所云。時若恆若者。存其大指。類陰陽而已。必以某事隸某徵。若執券以討其合。書之失誣。殆謂是歟。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君子之修德。義非以彌惡而召祥也。然修其實者。致其虛者。修其可必者。俟其不可必者。雖使裨竈登臺而望氛。子野吹銅而占氣。格之以理。其荒實多。何況京房。谷永之徒。穿穴附會。豈賢於禹之陳惠。逆尹之論殃祥也。今略紀明興以來。襍祥之見於五行者。不著占驗。比於春秋之義。而天文之異。則見之司天志。茲不復載。作

禮祥志

洪武元年春京師火。秋四方奏水旱。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宜諭朕修省以消天譴。傅瓛對曰。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上曰。君臣一體。苟皆謹懼。天意乃回。二年。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有童謠曰。李實如瓜。民皆無家。淮安等處獻瑞麥。三年。陝西寶雞獻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多。五年春。河南黃河竭。行人可涉。六月。句容產連蒂瓜二。以獻。七月。建康地震。震死男女十六人及畜。八月。河南獻白兔。命放之野。六年正月甲申。有火自天西墜。化爲白氣。復曲折而上。聲如雷。五月。洛陽進瑞麥。八年。京師大旱。是年庫錢飛。時南臺民家屋上有錢豎瓦上。各以竹穿其孔。驗之。庫錢也。時一老儒夜坐。見田間火起。曰。此有寶識之。旦之田中。見銀一塊。重數百斤。文曰廣積。大不可舉。因呼十八人同掘取。分爭不平。聞之。官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天畀是儒也。與之餘命。與傭工錢。九年。京師水溢。百官乘船以朝。十年十月。虎白日入旱西門。傷二軍。彰德府穀麥皆雙穗。十一年元旦。早朝。殿上金鐘方數扣。忽斷爲二。及朝。有鴟鵂自天而墮。死於丹墀。八月。蘇松揚台等處海溢。十二年。胡惟庸宅井中忽生石筍。漸長出水。礙汲。使人取之。筍傍復出三枝。明年。惟庸誅。十三年。思南府奏大巖山開呼萬歲者三。上斥之。十四年。金陵久不雨。二十三年七月。江南北海溢。揚州溺死。竈丁三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二十四年。河南龍門有婦人司牡丹爲夫蹴死。越三年。同鄉袁馬頭死而復甦。自言爲司氏。召其家驗之。良是。云死後爲薄姬廟侍婢。今借還魂耳。時懿文太子自陝。

還上聞。召詢。賜鈔遣還。梧州山每出火。二十六年。京師大旱。二十八年。河南確山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乃可。若一邑偶然。何足賀。

建文元年。京師地震。二年八月。承天門災。未幾。乙字庫災。上賜李景隆鑿書斧鉞。忽大風雷。舟破沈江。三年二月。燕王兵至。紫荆袍上忽生白花如雪。凝爲龍文。鱗鬣皆具。美如刺繡。守衛者見。男子捉人頭。血色模糊。入宮。徧索之。無所得。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大放鷹犬逐之。不去。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北京地震。二年七月。山東郡縣奏野蠶成繭。九月。周王橚以驕虞來獻。王獵於鈞州。獲一獸。白首黑章。麕首虎軀。獻之闕下。柔伏自然。十二月。禹門渡黃河清。亘數百里。三年。關陝各郡縣獻瑞麥及嘉禾。一莖數穗者甚多。四年。南陽獻瑞麥。時尙書宋禮督取材於蜀。忽馬湖府山有大木。自行於坦途。聲吼若雷。巨石爲開。度越巖阻。廣寸不損。事聞。上封其山爲神木山。六年。福建柏生花。蘇州揚州各檜生花。七年。交趾國進白象。七月。密雲及繁峙皆進嘉禾。十月。北京進白鵲。

八月。行在各營。中夜刀戟皆有火光。十一年五月。曹縣獻驕虞。十一月。山東奏野繭。十二年九月。榜葛刺國進麒麟。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十四年九月。京師地震。十六年七月。甯夏進嘉禾。二實同蒂。九月。京師地震。耀州獻玄兔。十八年。諸城有牝馬牧海濱。一日雲霧晦冥。有物蜿蜒與馬接。乃產駒。鱗臆肉髮龍文。其色青蒼。以獻。十九年。三殿災。二十一年。胡濙自太和山進靈芝。

洪熙元年正月。南京龍山產靈芝。七月。南京地震。八月。魯王肇輝進瑞粟。

宣德元年北京地震。三年南京地震。四年兩京地震。二月襄城伯李隆於來安縣石固山獲
鷓虞二表質黑文馴擾不驚。寧夏進玄兔白兔各一。四月寧夏復進玄兔。七月廣東進白鳥二。
五年山西進龍馬。六年山西忻州產龍馬鹿耳牛尾玉面瓊蹄麟文被體以進。七年陝西永壽等縣
獻嘉禾有同本二十莖或十九莖莖十餘穗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六歧五歧或一節一歧者甚衆。
八年山東旱大饑。閏八月海外諸番進麒麟獅子福祿玄虎各一。福祿狀如驪其文白
黑相錯勻瑩可觀。九月甘肅獻龍馬。

耳額鬣皆肖龍而全體瑩白尾層疊如波文。十年四川龍州獻瑞麥。

正統元年四月河北大旱蝗。冬旱無雪。三年五月江北大水。崇文門外井中生青綠氣高三丈將
二十餘日。四年六月京師大水。七年陝西獻嘉禾。八年畿內旱蝗。八月南京殿宇災。十一月
殿上生荆棘高二丈。浙江紹興府山移於平地陝西二處山崩壓民家數十戶。應山叫三日移數里。
九年浙西大水。是年二至各六十一刻。浙江地生白毛。十四年三殿災。京師小兒謠曰兩帝兩
帝城隍兩帝隨有土木之變。景皇帝以弟卽位。十三年七月河決東昌水中吼吼有聲視之乃二大鐘
相擊而鳴官祀之以牲其一住上識永安四年撞之聲聞百里乃懸之文殊寺。

景泰二年山川壇井水化爲酒。五年黃沙四塞。

天順元年七月承天門火。四年京師大水壞屋溺傷人。五年江南北大水米貴甚人民多餓死。七

月河水溢入開封官民廬舍。漂沒過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官眷及官民乘舟筏避於城外高處。軍民死者甚衆。七年。貢院火。二月晦夜。空中無形有聲。

成化元年二月。襄陽地震有聲。屋宇搖動。四月。鈞州地震有聲。二十三日方止。完縣玉山店見二豬

戲溝中。頃之入石下。少年持梃撼之。輒大雷雨。五月。皇城以西。天墮泥丸如核桃。破之有硫黃氣。八

月。北直隸。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河南。山西等處。各奏水患者一百四十餘處。二年七月。順天。保定。開

封。青州四府大水。三年四月。遼東。宣府。四川各地地震。七月。河南蝗。復螭傷稼。九月。河間蝗。四年

京師大旱。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官吏禱祭。獲龍卵。大如人首。下銳上圓。

質青白。微具五色。持之甚重。氣暖而潤。六年正月。河南。湖廣地震。二年。京師有土災。色枯黃。灑人手

而如溼。既而紅如血。室中不辨人己。如是者累日。四月。大雨水。八月。廣東地震。七年。京師復土蠶

六月。合淮處。黃河清一月。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軸皆自至。麥地相闢。以木隔之。皆損折。闕不

解。及晚。人遠徙之。其夜復闕。乍前乍卻。觸之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八年四月。運河水涸。七月。隴

州。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里半許。浙江。江海湧溢。方數千里。漂沒屋舍。人畜無算。山東。河南。湖廣。蟲

荒。九年三月。松江。天大霧。忽空中墮一草船於人家樓上。山東。晝晦如夜。六月。河間蝗。真定以

南及黃河大水。七月。東直門火。十二年。南京地震有聲。四月。太原地震有聲。七月。京師黑眚見

有黑氣一片。入人戶。屬密處。至則昏迷。傷人肌膚。如爪痕。或齧痕。黃水出。醒乃覺傷。人皆張燈擊金鼓。防

之。又一物如犬而黑小。金睛修尾。觸傷人。兼旬乃滅。一日。上御奉天門。朝臣侍衛。忽驚擾喧亂。少頃乃定。按之。莫得其故。十月。京師地震。十三年二月。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丈餘。浙江山中先有火燒地。及左右草木。皆披靡成一徑。既入水。成驢形。但不見足。游浮江中而去。十四得三月。江北大水。八月。早朝。東班官若聞有兵甲聲。因辟易不成列。衛士露刃以備不虞。久之乃定。十五年四月。京師大水。五月。常州府地震。生白毛。九月。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十六年四月。雲南麗江府白石雲山裂四百餘丈。移金沙江中。水溢沒田廬。六月。長樂縣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十七年二月。南京江北。山東。河南等處。同時地震有聲。四月。南京地震。生白毛。猛虎入市傷人。六月。宿州民張珍妻王氏孕。臍右痛。凡三日而增劇。忽腹畔右開裂。生一男。十八年。寧河王府每夜有妖見。或爲神象。或爲王侯。需酒食。時舉火將焚宮。及十二月十八日。果焚府第。無遺器物。皆盡。妖亦滅。二十年。京師地震。徐州一婦初孕。肋骨下卽生一瘤。漸長如核。大久之。皮瑩薄。兒從此出。母子皆無恙。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饑。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有火自天而墜。復曲折上騰。化爲白氣。三月。泰安州屢地震。泰山搖動。二十二年。淮北山東大饑。九月。武功縣王瑾夫婦殺人而食。甚衆。二十三年。京師大旱。弘治元年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景甯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如羊。色白。以數萬計。首尾相御。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二年二月。慶陽隕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三四斤。擊死人畜。以萬數。屋宇無

算。六月京師及通州大水。官舍民居多傾倒。人畜溺死。六年癸丑五月。忽大風。東廠地陷。約深二三丈。廣如之。時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六月薊州民家一產五人。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臍下各有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未幾死。十二月南京雷電交作。次日雪。七年二月。命太監李興潛張秋河。初祭。天色陰晦。帛不能燃。其似焚不焚之處。成人而耳目口鼻皆具。六月蘇州衛印紐熱如火。不可握。一時官吏皆試之。八年二月。吳城西蝦蟆山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去舊趾數畝。五月南贛大疫。東西諸省大疫。七月西北諸處大旱。疫。父子相食。九月孝陵災。十月陝西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同日地震。是年長沙府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凋。九年長甯縣民家楠樹開蓮花。李樹生荳莢。六月山陰蕭山同日山崩。水湧。漂沒廬舍。冬烜燠。十年山西陝西地震。六月京師久旱。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未幾多火災。延燒民舍十七八。十月乾清坤甯宮災。十三年西北旱。畿輔蝗。四川湖廣饑。六月獲玉璽於陝西靈縣。其文曰。常命於天。既授永昌。十四年二月保定獻白鴉。四月陝西地震有聲。韓城震甚。傾廡五千餘間。壓死男婦百七十人。縣東偏地決破。湧水裂地長一二丈四五丈。湧如河。七月南城縣空中有火。開而復合。下墜。光長十餘丈。燬廡三千餘間。糜穀盡燒。男婦有死者。十五年雲南晝晦五日。十六年京師大旱。崇明縣民家雞伏卵。所出者猿首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而無聲。十七年南昌火。焚民舍百五十餘家。新淦同時火。焚居民一千餘家。

正德元年正月京師地震。三月復震。二年黃河清。五年六月京師旱。七月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六年十一月京師地震。十二月邵主簿在鎮江一產五女。七年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京師赤黑。皆見大者如犬。小者如貓。若風行有聲。夜出傷人。有至死者。三月餘于縣夜有火如箭。墜旗竿上。燈籠光照四野。人撼之。飛上竿首。以銳銜之。四散諸處。皆有光如星而滅。五月廣西營中槍生火光。七月杭州吳景隆妻產一夜。又青而無髮。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百計擒之。捶死。八年文登縣秦始皇廟鼓夜自鳴。火起桑樹上。皮盡燔而枝葉無恙。廟宇毀而神像如故。冬河朔燠。無冰。江淮至洞庭寒甚。冰尺餘。九年乾清宮災。十年八月江西省城藩司火。延燒萬家。十一年大旱。十二年夜火隕於都察院獄。旋轉久之始滅。鄧都縣一村有蛇爲祟。人伺擊之。鏗然有聲。入穴。掘之。得錢數十萬。十三年五月望。常熟縣忽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口吐火。鱗甲頭角皆現。雷電猛雨。席捲居民三百餘家。船十餘艘。死者甚衆。半日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乃息。六月江西大水。十一月銅仁府平山衛民家黃牛生犢。額豐齒巖。身被鱗甲。須臾死。十二月四川李華妻生一子。兩頭四手足。十四年春水溢。內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斬折。十五年江西大水。十六年五月日精門災。六月自江以北至邊皆大旱。福建福州府亢旱。癘疫。府縣官死者四十餘員。軍民無算。七月遼陽湯站堡大雨。水衝城。傾三十餘丈。壞道路三十餘里。民有被壓而死者。冬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爲冰。高四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人可入其內。黃州師巫甯均在飛

桑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掘其下得銅印上篆扶登王印用署符咒能呼風雷後柄損不驗崇德縣青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卽火起燒死

嘉靖元年正月清甯宮後室火七月南京江水溢傾陷民居數十百家城垣宮闕多頽圮雲南曲靖衛軍胡晟妻產一男兩頭四手三足二年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同時地震八月河南大水南京內府火延燒國學房百餘間南直各府大饑人相食劉氏食其四歲子姚臣堂鬻母曹洪殺兄而食王明殺父吳彌千里三年南京地震有聲是年地震者三十六地裂山崩者二四年三月仁壽宮災玉德安喜景福諸殿同燼房山地震五年福建大水平疇蕩爲巨浸海澄縣山鳴旗鼓自飛江南一婦人生子六目而有角手足各一獨爪鬼聲鄖陽產牛一身二首腹內心肺諸物各二南陽產牛一首兩身貴州山崩江西虎入城具人手足倏忽不可防制雞生二雛前後四足是年遼東山東陝西浙江湖廣地震二十餘次五年淮北山東大水江左大旱六年河南靈寶縣黃河清七年四月復清五十餘里五月江以北抵邊大旱八年四川樂至縣獻瑞麥一莖五穗二月襄陽大饑七月山西大饑河南蝗食苗殆盡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九年河南巡撫徐瓚奏瑞麥兩歧者百餘本巴縣獻瑞麥瑞禾生於郊十年正月大內東偏火二月鄭藩獻白雀二六月曲周縣產嘉瓜并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蔓者一十一年正月青州地震聲吼如雷四川地震傾城屋二月貴州銅城牛生麟雲南陝西福建各地震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獲白兔於梁山縣以進常塗縣

民吳倫妻一產三男一女。十二年春旱。河南巡撫吳山獲白鹿於靈寶縣。以進。正月。宣府地震如雷。山東牛生犢。身有文。前足有五手甲。貴州民家生男。兩頭四手四足。十三年。南京太廟災。臨安民家一產四子。長六七寸。雲陽縣民進異石。沃以水。可照人影。入水中可祈雨。十四年。蘇松。淮陽。江西。湖廣。歲凶。潞州山鳴如雷。十五年六月。南京太廟災。京畿各府同時地震有聲。湖廣大饑。十六年。徽王厚燭進白兔。上虞范家產一夜。又離腹嚼損收生母手走去。時夜來顧母乳。後爲人捕殺之。十七年。京師大饑。僵屍枕籍。京畿。山東。陝西。福建。湖廣大旱。十八年二月。上幸承天。次衛輝。行宮火。延及寢閣。宦婢死者十餘人。越三日。行殿復火。六月。天目山崩。七月。大水漂沒揚州。人民死者無算。一日。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腳如鼎足。永城縣進瑞麥。一莖七穗者二本。鄭均饑。十九年。鄭襄饑。京師民家生一犬。八足四耳四目。二十年。有火球大如斗。隕左軍都督府中門。久始滅。秋。畿輔旱蝗。二十三年。泰安州進瑞麥嘉禾。夏。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者六十四。零壇靈黍五出者一。二十四年。遼東地震有聲。黃岡進瑞兔。八月。永和王知燠進白鹿。二十五年。苑殿醴泉出。京城大水。二十六年二月。京師豬生五子。皆人形。十月。澄城縣陂山先大鳴如雷。晝夜不絕。歷三日。山崩一百丈。劈裂中半而下。東西分馳三四里。舊址平陷。十一月。崇德羊生一人。二十七年。西苑奏雙穗嘉穀七十五本。七月。京師地震。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舍人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爲男子。八月。京師地震。十一月。宮中火。詔速出楊爵於獄。二十八年。華亭民孔方忽患腹脹。日憤憤。數

月後產一肉塊，剖之有一孩，肢體毛髮皆具。三十年四月，宗廟火，是日草場亦火。象山縣李樹生黃瓜。三十一年六月，雷州遂溪諸縣風雨驟至，有火光如球，直至中天星散，海溢壞官民廬舍及人畜無算。諸暨縣李樹生黃瓜。冬各省同時地震。是年自夏至冬，浙江潮汛不至，水涸中流可泳而渡，水面十八里盡平。二十三年四月，慈谿縣地湧血，高二尺餘。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七月，西苑進嘉禾百五十本。盟津王祐檣進嘉禾七十八本。定海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城外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三十四年十二月，山西、河南、陝西同時地震有聲，雞犬鳴吠，渭河等處或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華岳終南山和而鳴，河壅數日，官吏軍民死者，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奇。浙直地方夜有物如蝴蝶而大，入人家，變幻飛走，人禦之，傷如爪痕，民間每鳴鼓卻之。三十五年二月，山西、河南同日地震。九月，杭州火，府城東南隅及郭外一時火發，焚官民廬舍數千區，死者甚衆。三十六年四月，奉天門、華蓋、謹身二殿、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及午門左右廊盡燬。八月，陽穀縣地湧血，高尺餘。十月，玄嶽諸山及巡按御史馬思咸、潘恩、路楷等共進靈芝一千四百一十本。十二月，兗州地震。三十七年正月，光祿寺火。巡撫都御史趙忻、巡按御史莫如上、黃孝瑞、楊惟平等共進芝一百四十二本。三月，河南地震有聲。四月，總督浙直都御史胡宗憲獲白鹿於舟山，獻之。密雲地震有聲。五月，東陽縣地裂五六處，出血如線，高尺許，血凝，犬就食之，掘地無所見。蒲州、湖州各地震。大旱，禾稿上，麟雨有應。六月，遼東大水。七月，南陽地震。閏七月，

西苑進瑞穀一本三穗者一雙穗者五十五。賞督理農事侍郎高燿以銀幣。胡宗憲再獲白鹿於齊雲山獻之。十月四方進芝一千八百六十四本。三十八年八月鳳陽巡撫都御史李遂進白兔二。福甯縣南海中忽浮來五山如筆格突兀奇秀竹木鳥獸悉具居人聚觀。自巳至申而沒。三十九年二月竹谿縣地震出血。四月寧夏地震。六月香山新會等縣地震。九月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九月嘉興府地震屋宇如帆河水撞擊水族躍起。十二月巡撫陝西都御史程軫御史李秋獻白鹿一芝草一。四十年正月陝西獻白鹿。三月南京獻白兔。八月西苑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九本。十月四方進芝七百六十九本。十一月萬壽宮災。淮王厚齋獻白鷹一雙詔賜金幣。蘇松嘉湖大水漳浦縣牛生犢三目三角。四十一年二月大學士嚴嵩孫鶴獻白兔一芝六十四本。方士藍道行獻彩龜。四月陝西鄜縣民王金進靈芝五色龜上大喜予以官。是月白兔生子二。七月西苑獻嘉穀。四十二年西苑獻嘉穀。北京觀象臺崩四圍並無餘土三日後訪知城外一潭土填夷矣。彩龜生卯者五。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鶴。四十三年畿輔連歲大饑。五月上夜御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見自空中墮明日復有一桃。白鹿生二子。四十四年三月千步廊火計焚題奏書及番文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上久居西內思成宮每有黑氛出擾而披擲藻井上忽見木絲數團。六月有芝生於睿宗廟東柱金色。八月陽曲縣獻白兔。四十五年五月水破均州城漂沒甚。八月西苑獻嘉禾。豫章鐵樹宮忽有著緋人從天而下人皆見之數日火忽發宮爲灰燼。

隆慶元年四月平□衝地震。五月永寧州任家隘山裂而崩一面摧房屋人畜無算。蘇松大饑。六月餘杭民周家一產四蛇。二年承運庫火累朝寶物皆燼。浙江省城火壞民舍以千計。三月新城縣空中有聲落地陷爲石者數處。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娶妻數年以不睦出賣後以臥病遂化爲女經脈行流與同伴民白尙野合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驗之不謬。四月京師地震。六月浙江四川陝西江北福建皆大旱延綏保寧堡城上及榆林長樂堡同時旗竿上火灼灼聲響。七月台州大水決田十五萬畝蕩廬舍五萬餘區。浙江大水。自正月山西陝西河南湖廣俱地屢震有聲。慶陽震倒房屋壓死軍民男婦甚衆。陝西震倒邊牆二百餘丈崩開九丈。畿輔府縣俱地震。樂亭縣地裂一處寬一尺長三丈一處寬一尺長一丈一處寬一尺長三丈各湧黑沙水出。陝西咸寧縣如填橋柳巷等村涇陽縣地震如回軍永樂等村俱傾倒如平地。三年五月京師大冰。陝西地震千里傾壞城邑傷人畜無算。四年京師地震。遼東地震裂成溝。八月湖州府山崩成湖。五年四月杭州府栗樹生桃。廣西省城地陷寬二丈餘深一丈王府地陷二丈深廣七八尺布政司後堂地陷深四尺長二丈寬二丈五尺。六年閏二月遼東旗竿及馬耳皆有火光。五月南直隸龍目井化爲酒。七月七日華亭縣東見雲中一物甚巨火引前後有人隨之色稍黃轟轟有聲向東數十里墮地八尺餘乃鐘也驗之福建物。

萬歷元年陝西地震有聲。二年高平民吳守倉妻一產三男大同民家婦一產四男。十年山西大旱。

人相食。七月蘇松大水。江海湖俱嘯。漂沒人畜無算。十三年廣濟龍江鎮民家一婦呼曰算帳。民殺而食之。大如鷺。投之江。五月慈甯宮災。十四年保定府街市輒內忽出火。三日夜方息。又一家牆崩。有兵器甚多。十五年蘇州松江大饑。十六年正月京城草場巡軍見火龍飛上草塋。次夜見大蝦蟆如箕口銜火球。又鐘樓內一火龍出入。草塋遂火。積草俱燼。蘇州大旱。居民死者十之五。六月慈谿縣茅家浦口船泊岸。忽見紅血從草湧出。約八九處。大如盆面。高尺餘。血腥濺至船。卽出血。濺至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八月二十二日山東臨邑縣忽有蜻蜓蔽空。勢如颶輪。東西亘數里。數時乃止。十七年蘇州松江大旱。又饑。十八年乳源前江多蛇。銜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巖穴中。兩日而盡。人擊之。亦不爲害。五月揚州大旱。下隕葑田如赤如焚。忽黑鼠無數。脛脛葑田。食根至盡。葑田墳起如耕。居人下種甚便。十九年易州詭言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空城走一日而還。六月公安縣大雨。有巨蛇形如牛首。紅身黑長數丈。出水往來。須臾隄崩。陷爲淵。八月慈谿縣地復湧血。二十年陝西空中有火如盆。大後生三尾。五月豫章永甯寺鷗鳥集屋上。其形如梟。人而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羣鳥從而噪之。二十一年蘄州大毛山旗竿有火如甌。及各樓上獸頭中俱有火如雞子大。卽夜大雨雪。火嗟嗟有聲。六月忽火光入青山口。焚敵臺。火器器械。一時俱盡。燒死臺軍數十人。太倉州公署樓火。軍火器械皆燼。二十二年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直海鹽。煙墩相望。忽海水抵塘。以長竿測之。莫得其底。衆洶懼。將往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潰走。旣息。城無恙。而塘外沙僅存。六月西華門樓

火。蘭州火藥廠不戒，燒死甘州中衛經歷何原等十六員名。山東遼海等衛地震，屋宇動搖，牆垣欹側。十一月，蘇州府地震。二十三年春，三河縣民家豕生八小豕，內一豕人形，手足皆具，額上卽一目，產卽能行。遵化邊臺旗上生火。松江府地震，三刻乃止。五月，京師地震。九月，固原地震，有聲。十二月，鳳陽陵樹巔生火，延燒在地草木。二十四年正月，澧州民四兒業屠牛，買牛欲宰，牛奔逐，四兒逃，所至觸四兒，登一樓，牛隨之，觸死。過一牛肉肆，盡毀其器業，樓梯甚小，而牛大，上下無礙。二月，鄂縣徧地生火光。延綏大砲起火，一夜方止。邊墩旗上火高二三尺。三月，乾清宮災。遵化董家口旗上有火有聲。四月，遼東東昌鐵嶺二衛同日火，延燒官民室廡八百餘區，人畜無算。六月，浙江定海衛天下火，焚鎮遠樓，軍器俱燼。閏八月以前，杭嘉湖三府大旱。二十五年二月，湖廣安鄉縣烏鴉羣聚銜絮，口火燒民房四百餘戶。四川屏山縣火起，官民廨宇燒燬八百九十餘處。六月，皇極等殿、皇極等門、文昭武成閣及內外廳房，一時俱災。京師地震連三次。四川威茂道地方，自去年十二月地震起，至本年六月，地屢震，其聲如雷，城垣倒裂，廬舍傾欹。八月，湖廣黃鶴樓無故自火，延燒千餘家。十一月，有非多怪，官欲塞之，一夜自平，有狐從漢陽門入，聲哭而入，尋之杳然。十二月，見龜蛇鬪俱死。二十六年正月，妖書布京師，一夜各宮殿衙門市井皆徧。福建漳州火藥局災，大石飛去三百餘步，居民房壞多死。寧夏地震。二月，南京朝內獲一人，供名宋四八，錢塘人，以白布包黃紙書十七册，語言荒唐不經。福建長樂縣地陷五十餘丈，深五六尺不等。五月，西寧古浪城樓大鐘連自鳴三陣。

七月南京草場火。十二月吏部文選司火。二十七年八月狄道縣毛家坡山崩成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未崩時。或如雷。或鼓樂者。十數日。九月永平地震者再。十一月六科廳火。延燒尙寶司等衙門。二十八年二月京師地震有聲。三月南京唐王府災。襄陽淨樂宮火。九月鄧陽巡撫公署東北角樓大鐘大鳴三聲。八月太湖縣空中下火。繞匝儀門。十月福建漳南道屬地方地震有聲。連數日。傾倒房屋。壓居民甚多。本年畿輔山東大荒。二十九年昭應寺大小瓦獸皆吐青氣。沖天。經時方散。阜平縣礦夫張世誠。餓殺自己六歲兒。畿輔井皆乾枯。三十三年鎮江花山忽裂。下視昏黑無底。南京空中火光。分作三塊。墜地。尋無所見。三十六年十一月福州軍蘇九郎妻一產兩男兩女。浙江饑荒。三十七年正陽門前樓災。五月濟南青州兩處各產牛兩頭。三鼻四目二足。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大水。淹死人民各十餘萬。山西大旱。饑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十一月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牆二千一百丈。有奇。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屋宇無算。山東蝗。畿南赤地千里。三十九年四月怡神殿災。十一月臨洮產牛。人首人面。紅色無毛。人口羊耳牛身。又產羊。人首羊身。四十三年天降魚於南京貢院圍中。四十四年京師蝗。丹陽有蝗蔽天。止。嚙竹樹。菱蘆不傷五穀。四十五年五月江南有鼠千萬。銜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山西大旱。山東蝗旱。八月宣府地震。九月湖廣承天等府夏旱秋水。蝗蔽天。山東東昌龍關地裂無底。江西大水。十一月隆德殿災。漳州大水。延禧宮災。是年濟南臨邑縣有火夜出。大如斗。色紅黃。煙高二

三丈遇孤行人來逐近一丈餘則止尋復散去如是者幾一年四十六年四月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閏四月廣甯民婦生猴二角四齒四十七年宣武門外東嚮開水盡赤四十八年三月遼陽火藥局火暴風揚沙八月蘭州黃河清三日上下數十里秦昌元年九月江西大水二十四日赤氣亘天十月噉鸞宮火天啓元年正月卯簿房火丁亥立春四方有蒼白氣二月日旁見彩虹京師連日風霾三月昭和殿災十二月陝西會甯縣牛產麟於關寡婦家以爲怪擊之而死後留四月而不腐二年正月肇慶府西門外地裂出血如鈞突泉腥穢及人多傷三月陝西西安府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民王進榜家雄雞生卵五月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俱化赤從空墜下火光燬房屋人畜無算七月萊州地震有聲如吼屋宇皆動九月二十八日演象所火藥局火十二月山西陝西同日地震城垣廬舍頽塌者多人民壓死者數萬三年二月鳳凰集於河南涉縣閏十月湖廣沅陵縣民家牛產犢一身二頭三尾豕產四最小者長嘴豕身人腿隻眼陝西鳳縣有鼠一羣入田食熟穀獲其一如狸大兩旁肉翅無足足在翅之四角前趾四後趾五尾甚大其毛色如鹿十二月二十三日南京地震四年六月南直隸大水山東荒旱河決衝壞徐州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無算八月陝西地震產豕怪狀異常江南海潮驟漲湖水暴溢漂沒村落甚多十月河南漳濱獲玉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四兩五年陝西延安慶陽大旱饑六年三

月中後所火倉糧儲器俱燼。五月王恭廠火忽震響一聲遠近搖撼廠旁房屋皆如飄葉壓燒死人畜無算。六月京師地震同日天津宣大皆震。草場火。閏六月登州角樓火先見紅雲一片自西北直至樓上頃刻猛火冲天所貯軍器及守宿軍丁皆燼。十月南京地震南京紫禁城煙起各官趨救尋至講經臺土堆上有煙氣如縷土隙隙中出。七年正月盜竊天壇神器。三月太和山王虛宮火。崇禎年中山西久不雨人相食蘇意哥與母共食其父。河南大饑山東荳生人面形口鼻目皆具。開封地方草木皆成兵馬形。河南府樹懸絲墜人形。孟津有火一塊如船入城徧行而去離城東二十里乃散。太廟輒縫出血每有惡臭糞污廟中窗戶嚴密如故。煙屢塞禁門。十七年元旦上出享太廟見白衣長人二丈餘立端門從官衛士多見者不覺失聲闕然。

明書卷八十六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

史官論曰。昔周室展親。維城維翰。懷夾方來。然布茲贊采。選於姬英。共和輔政。必先晉鄭。善乎衛大夫之言曰。彝器之分。嘉功之由。周雖展親。實尚賢也。夫生於帷牆之中。長於婦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怙侈凌德。所自來矣。而又君有潛躍之疑。臣懷咎譽之恐。賢者用晦。不賢者苟全。如河間。東平之享有令名。保天之祿者。殆亦僅也。然則周有良翰。豈非賢親親之所致乎。明興。太祖彞斯德茂。家法嚴明。故多詰胤。建文雖有齊黃之謀。實由燕故。太宗枝輔相夷。猜嫌零落。後多分建。約世祿而已。莫知其他。其建國修短。載在年表。而如懿文諸皇子。未有表章。今取皇子諸王宗室中賢不肖行事。可爲法戒者。次於篇。其子孫有善惡。皆繫於始封之王下。

懿文皇太子記

懿文皇太子標。母高皇后。元乙未九月生於太平陳迪家。上爲吳王。立爲王世子。從宋濂受經。吳元年。年十三矣。上遣世子及弟謁臨濠墓。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爲守成令主。高宗舊勞於外。成王早聞無

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其在位勤儉。不敢驕逸。兒生長富貴。習於晏安。今出旁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卽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省擇官輔行。凡所過郡邑。域隍山川之神。皆祀以少牢。過太平。訪迪家。賜白金五十兩。至泗濠。以上意告祭。祖考妣及兄弟墓。是冬。上觀郊壇。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服食器具。及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扑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害也。兒念之。洪武元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上嘉納。中書省都督府放元制。請以太子爲中書令。不許。曰。吾兒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宜尊師傅。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遠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爲中書令。乃選勳德老成舊人。勳有典刑。及新進之賢者。兼領東宮官。於是以左丞相善長等二十三員。爲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及詹事等官。諭之曰。朕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疑府僚導之。嫌隙易生。朕所以特置諭德等官。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賓客。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是年。上命選國子生國琦等十餘人。侍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姿狀明秀。應對詳雅。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等爲

諭德。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誦讀。分番夜直。上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字。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驩甚。又自作時雪賦。賜東宮官儒冠服。令三師以下朝賀東宮。太子答拜。三年。命東宮及王府官編輯經史。古人行事可爲監戒者。訓諭太子諸王。四年春。製大本堂玉記。賜太子。十年六月。令自今政事並啓太子處分。後奏聞。因諭曰。人君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繆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疏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爲權度。卽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時令儒臣爲太子講大學衍義。二十二年。置詹事院。上諭吏侍郎侯庸曰。輔導太子。必得忠正賢良之士。以兵部尙書唐鐸兼詹事。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撫陝西。上意欲都西安。遣相宅。太子旣行。馳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句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其慎之。比還。獻關中圖。途中問民疾苦。重孝謹。民咸感之。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二十五年四月丙子。薨。上慟哭。命禮官議喪禮。戊寅。上御東角門。召廷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大哭。旣公除。上不忍。禮官請之。始鳴鐘鼓朝。京者。

老上香慟哭。上亦哭。諭之曰。爾等念太子意良厚。願農事方興。諸父老善勤生。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意。八月庚申。祔葬孝陵東。諭冊文曰。朕惟先生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諡。名所以彰德。諡所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諡有重輕。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居位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賜爾諡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諡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太子天性仁厚。不殺。終日無疾言怒色。上嘗竊令人載屍骨滿輿。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蹙。頰首曰。善哉。宋濂以孫慎黨逆。被逮。太子泣諫曰。臣愚戇無他師。幸陛下哀矜貸其死。上怒曰。候汝爲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上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烏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解衣而救耶。乃赦濂死。竄茂州。先是太祖爲漢兵逼。馬后負之而走。太子私繪爲圖。及后崩。上益肆誅虐。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上默然。明日以棘杖遺於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上曰。汝弗能執。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上怒。即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上追之。太子探懷中繪圖遺於地。上發視之。大慟而止。其後成穆孫貴妃薨。上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禮惟士爲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纒緣。旣葬除之。蓋諸侯絕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獻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況於天子之嗣乎。上大怒。以劍擊之。太子跳。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

悟。遂齊衰見上謝罪。上怒釋。其仁厚守禮如此。建文元年。追諡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燕王卽位後。復稱懿文皇帝。配常開平。王女爲妃。先太子薨。建文初。追諡爲孝康皇后。後亦削。繼妃呂氏。生建文皇帝。建文卽皇帝位。尊爲皇太后。燕兵入金川門。遣人逐太后。太后至。太宗述起兵之故。太后還。未入宮。宮中火起。太后得不死。後隨其子允熹居太子陵。

秦記

秦王襖。母高皇后。洪武三年。年十五。受封二十三而之國。西安。初聘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繼妃鄧氏。甯河王愈女也。王生而岐嶷。嚴毅英武。上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行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整肅。所過秋毫無犯。未嘗妄戮一人。二十七年。征降西番。賜璽書賞賚以萬計。時露宿山野。遭疾。尋薨。在位二十七年。年四十。諡愍。而諡册文曰。爾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祿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於德。竟殞厥身。可賜諡曰愍王。惟焯。愍王六代孫。正德四年。嗣王册封。後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塸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襖也。戶部尙書梁材執議曰。陝西外供三鎮。內給四王。民困已極。視國初土產物力。千萬不侔。豈得空地更給諸王。上從材言。不許。王早失父母。育於祖妃廖氏。廖妃卒。王哀毀。喪葬如禮。事其生母蕭妃至謹。以孝聞。遣敕使持旌幣王。薨。諡曰定。

晉記

晉王桐。母高皇后。年十三受封。又七年之國太原。王聰明英銳。眉目修聳。美鬚髯。顧盼有威容。多智數。嘗

學文於宋濂。學書於錄事杜環。兼嫺武略。數將兵出塞。行軍持重不輕發。二十三年。與燕王會征北虜。乃兒不花。燕王冒險薄虜營。王整大軍爲犄角之助。捷至上。大喜曰。燕王力清沙漠。而晉王乃怯耶。太子言。晉王能以重民爲根。抵張聲勢。燕王亦未可獨爲功。上意釋。王得還國。洪武三十年。薨。諡曰恭妃。謝氏。王濟熯。恭王長子。初封晉世子。洪武三十一年。嗣王。太宗卽位。封其弟濟熿爲平陽王。濟熿狼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熯。不爲解。喉諸兄弟。日訴濟熯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熯罪。竟奪濟熯爵。并廢其世子。美圭爲庶人。守恭王園。濟熿遂獲嗣王。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熯父子。恭王有老嫗不能平。走訴太宗。立召獄中。晉府承奉左徵問之。盡知濟熿構濟熯狀。卽釋。徵馳驛召濟熯父子。時濟熯囚空室已十年。左徵者。濟熿嘗言其佐濟熯爲逆。逮治京師。府中言徵死久。徵至一府大驚。徵入空室。解濟熯縲紲。相抱持。大慟。濟熿自是怨望出悖語。濟熯父子見上行在所。濟熯病體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連伯灘。太宗以賜美圭。濟熿斬不與。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濟熿還田。不聽。美圭復言。此田隸平陽。不隸太原。因及彘。誣構事。仁宗遣視。灘果隸平陽。又諭濟熿書曰。美圭父子困頓累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又諭美圭書曰。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愛。久常憐汝。濟熿得書。又聞上賜濟熯書曰。念昔與兄朝夕同侍。皇祖同學講習。又同飲食起居。兄弟之懷。夙夜惓惓。因賜以王冠服。遂廣致妖巫府中。造咒咀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卽位。憐濟熯父子。時間勞。濟熿咒咀事益露蹤跡。自度罪不可解。遣人解漢王高煦謀。不

軌日夜造兵器。甯化王濟煥告變。上曰：勿洩。擒高煦。又得濟煥與交通書。上又曰：勿洩。濟煥自知益反。側不安。其所遣詣高煦人。又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奏濟煥擅取屯糧十萬餘石給護軍。欲反。應高煦。并咒咀事。甯化王又奏濟煥毒殺其母。濟煥始大懼。辭王爵及護衛。不聽。遣書及敕符召濟煥。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煥伏地頓首言：臣罪萬死。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實與謀。予末忍信。今晉府人累上告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煥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誅其同謀及妖巫數人。恭王妃在晉府者。令美圭迎平陽奉養。復濟煥晉王。宣德十年薨。諡曰定。妃傅氏。潁國公友德女也。

西河王奇溯。恭王玄孫也。有孝行。母病渴。王仰祝天。池中甘泉湧出。飲之而愈。又嘗建醮祈禱。雙雀飛鳴繞壇。馴擾。後母卒。王哀毀骨立。葬守墓。古柏生奇花二朵。異香襲人。事聞。命撫按勘實。嘉靖三年。特救獎諭。

王知烺。莊王鍾鉉孫。其祖父皆先薨。弘治十六年。以世曾孫嗣王。事祖母及嫡母郝妃。母彭夫人至孝。母妃薨。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號痛幾絕。執喪不苟言笑。有芝生寢宮。多奇徵。事聞。屢書嘉獎。薨。諡曰端。

周記

周王櫛母高皇后。育於孫貴妃。妃薨。服以慈母。斬衰三年。主喪事。洪武三年。封吳王。國錢塘。工部請建諸王府。上曰：吳府且勿建。七年。置杭州護衛。上以浙江財賦地。不可封王。罷護衛。十一年。改封周王。國開封。

卽宋故宮爲府。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遷之雲南，未行。原還國，建文中，人告王反。建文皇帝命曹國公景隆卽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王至京，竄雲南，已而召還居京師。燕兵入金川，王走謁太宗，且拜且哭，因並轡行，登樓相慰，又哭，遂得復王，加祿五千石，以開封圮於河，改建邸洛陽，已而又還開封。封其長子有燉爲周世子，諸子並封王。永樂二年來朝，獻驕虞。三年，各府州縣以其長史司榜文上奏，上覽，賜書曰：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徧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卑不踰尊，古之制也。若奸人造此離間，卽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速遣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也。是年九月，賜王書，以擅調官軍及用箭箠燒烙無罪之人，凌厲有司，虐害百姓，戒飭之王，遣使奏悔罪。上喜，命侍臣封王奏示齊王。博八年，請祀太祖國中，上書諭支子不得祭太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君，祭太祖於國，僭矣。孔子曰：祭之以體，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其審禮而行，已而數有過，上輒赦不問。有告王反者，上遣都御史王彰諭意。王大懼，上還護衛，薨，諡曰定。妃馮氏，宋國公勝女。王有燉，以宣德元年嗣，少有孝行，善爲詩賦，工書法，尤長於填詞，每有所著，超絕古今。天下咸膾炙焉。王請詣闕謝諸弟封不許，止弟汝南王有勳數誣王，上爲書諭王，先是有勳與新安王有燾素惡，祥符王有燧爲與趙王書，刻祥符王印記，封識置彰德城外道傍，都指揮王友得書，聞上宣宗疑，逮友訊無跡，召有燧至，曰：必有勳也。爲此書者，又召有勳訊服，詞連有燾，有勳志行故不減，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告父定王反，定國竟囚繫除國。太宗始釋，遂乞誅有勳，上遣去雲南，置大理。後定王老，放歸河南，有燾喜生食人。

腦肝膽。薄暮每同人過門輒誘入殺而食之。以故其邸前日未晡卽斷行跡。宣宗惡其行。皆免爲庶人。已而復有熹爵。有燉得以獲全。在位十四年。薨。無子。有燠嗣。諡曰憲。

鎮國中尉勤熨。定王六世孫也。多讀書。性耿介。於王府事有違禮者。每力爭之。嘉靖初。以大禮諫奪祿。二十七年。復潛至京。上疏。以爲臣前以建言得罪。失常祿。資身無策。旦夕填溝壑。然與其死於溝壑。不若死於闕廷。惟陛下裁察。陛下躬上聖之資。當以古帝王爲法。乃厭棄萬幾。溺意長生之說。以齋醮爲訐謔。以興作爲急務。獨不思秦皇漢武。梁武宋徽之所就。竟何如耶。數年來。朝儀旣缺。委任匪人。遂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奔競成風。公私殫竭。脫有意外。臣將不知所終矣。邇者天心仁愛。災異迭見。朝廷不聞有罪己之詔。大臣不聞有引咎之章。而祥瑞慶賀之疏。紛然日上。恐非所以承天變也。伏望念祖宗創業之難。敬謹天戒。復朝儀。屏邪枉。罷土木之工。開忠諫之路。下詔求言。以資治道。慎選巡按。以清貪濁。則天意可回。不惟名與堯舜符。高將壽與堯舜並。永矣。臣非不知言出禍隨。然得與劉向李勉趙汝愚同遊地下。死且不恨。上覽大怒。降爲庶人。發高牆。穆宗中赦還府。

楚記

楚王楨母昭敬太妃胡氏。甲辰生。生七年而封國武昌。洪武十四年之國。王天資英邁。太祖鍾愛之。有材器。數將兵征五開蠻有功。時被褒賞。且銳情經史。嘗手錄御注洪範及大寶箴於座右。以時警玩。永樂三年。鑄鐵牌爲驗。夜啓武昌門。湖廣都司言於上。上以書諭曰。舊制城門鑰屬都司。今王自出牌。禮非所

宜卽停革。王悔十五年進馬二千匹。上喜。受百匹。答曰。畜馬勞甚。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遣諸姪也。在位五十五年。薨。諡曰昭。妃王氏。定遠侯弼女也。

王孟烷。昭王長子。王天性孝友。小心畏義。朝野無間言。嘗著樂善堂記。求放心論。無妄齋說等篇。皆發明性理之言。宣德元年。發魯。楚護兵各千人。及他將軍征安南。王請湖廣都司給護兵兵器。上俞給之。五年。有誣王反者。勘虛。罪告者。王乞減護衛三之二。王宮火。焚譜系符敕。命更給之。在位十六年。薨。諡曰莊。庶人英燿。昭王之六世孫。封楚世子。性淫戾。狎比羣小。先以匱父愍王左右人方三兒事覺。愍王杖殺其所使陶元等。英燿恨之。時嘉靖二十四年午日。王置酒召諸宗室。有官樂宋么侑觴。英燿見而悅之。潛召之別館。王知之。復責杖其使者劉金。金大恐。乃密白英燿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遂謀以上元邀王賞燈。因舉事。集其黨田堯等。各執銅瓜木槌。伏後堂。約以砲爲號。日晡。王至。時武崗王顯槐亦偶至。乃款武崗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砲鳴。英燿招衆擁謝六兒。以銅瓜碎王腦。椎槌亂下。立薨。衆驚走。武崗王聞變。往救。亦爲亂槌所傷。王旣死。英燿怒未已。猶鞭王屍。徐昇入內寢。以中風薨。計武崗王告變。撫按奏聞。英燿使健騎追奪其奏。不及。乃勒取崇陽王顯林等保奏。又爲辯疏。使承奉王憲多賚金寶賂當事。獨通山王英炊不平。陰奏。上大怒。命刑侍郎俞茂等雜勘之。收其冊寶。并逮其黨。各詞服。上曰。英燿悖逆。弑父罪惡無前。旣實。朕不敢赦。乃命成公希忠告祖廟。斬於市。焚其屍。其黨皆寸磔。而奪顯林等祿三之一。降敕獎諭。仍以書諭各王府。以愍王庶子英煥嗣王。

齊記

齊庶人博母定妃達氏丙午年生。洪武三年封齊王。十五年之國青州。王有武力。數委練兵。而恣肆不檢。初封太祖嘗令獵開平。且備敵。二十四年春。敕再出開平。時穎公友德總兵。諭勿相參。奏凱勿矜功。八月。還建文中。博謀不軌。有告變者。召至京。廢爲庶人。時周王已削爵。與博皆繫繫京師。燕兵至。遣兵召二王。尙不知爲燕之兵。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曰。吾屬幸不死矣。永樂改元。復封。又封其諸子爲王。博之國驕縱。上輒書諭戒來朝。又而諭博曰。無忘忠難時。博益自疑。見太宗以藩封稱兵得天下。乃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說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苑築牆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琪等上變告。上遣人密廉之。得實。不加誅。乃封告詞示之。且賜書曰。王比爲悖逆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爲。而惡之不當爲。王舍其當爲。而從其所不當爲。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博匿告變人。欲滅口。三年。復賜書責索琪。是時周王櫛上書悔罪。上封櫛書示博。明年來朝。面謝。廷臣劾博罪。請論如法。博厲聲曰。姦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耶。會當盡斫此輩。上聞之。益怒曰。此心可知也。留博京邸。奪其護衛。指揮柴直等伏誅。罷遣罪斥府諸僚。盡出所繫囚。及諸造不法器械。羣臣又請罪教授葉垣等。上曰。博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博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祿爵。恩禮渥洽。誠心溫辭。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輩柰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博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子至京。父子並奪爵。妃吳氏。安陸侯復女。先卒。再

娶鄧氏甯河王愈女。宣德三年，福建安男子樓濂詭稱七府小齊王，建陽人制王冠服，謀不軌，縣發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搏及子賢、凝三人皆暴卒。景泰五年，敕南京守備參贊齊庶人谷庶人安置廬州者，移南京慎防之。時齊庶人賢、凝、搏少子也，尚幼不死，谷庶人絕，而齊庶人得居其第。嘉靖十三年，釋高牆庶人長鑿者搏曾孫也。

潭記

潭王梓，母達妃。洪武二年，方二歲，受封。封十五年，之國長沙。王聰敏嗜學，善屬文，嘗召府中儒臣設醴賦詩，品其高下。出邸中資爲賞。子洪武二十三年，以妃家坐事，王不自安。太祖諭慰，且召見。王大懼，闔宮自焚死，無子，國除。

魯記

魯王檀，母甯妃郭氏，生兩月而受封。年十五，之國兗州。王聰穎好文學，善詩歌，下賢禮士，頗好內，信神仙家言，服金石藥爲房中術，至薨。在位二十年，上特製謚冊文曰：朕惟有天下者，必封建諸子，藩屏帝室，所望恪守彝訓，永終天年，而或不如願者，豈足慰朕心。爾檀教自孩提，期於成立，及年既長，遂錫魯封。夫何之國以來，比暱匪人，怠於政事，嘗屈法伸恩，冀省厥咎，乃復不知愛身之道，以致夭折。生封死謚，古典昭然。嗚呼！父子天性也，諡法公義也。朕與爾親，雖父子，詎得以私恩廢公義。今特謚爾曰荒，昭於冥漠，用示方來。妃湯氏，信公和女，姿明秀，髮長尋，每櫛登樓下垂，使人梯理之。子肇輝嗣，宣宗每稱其賢云。

王觀煊以嘉靖七年嗣蓋荒王六世孫也。狎比典膳秦信等淫戲無度。府故有東園離宮益崇飾之。複屋曲房挾娼爲樂。羣小晝夜讌飲其中。或男女裸體共浴於池。左右有陰議及色忤者。或瞞目截脣。有至死者。初莊王有少子。割田給之。而以儀衛司餘丁給諸王役。王悉奪之。諸宗人皆怨。時館陶王當邁亦凶淫暴縱。先以他書革祿三之一。與王不相能。乃糾諸宗人共以王惡蹟聞。王亦許當邁諸黜行。及戕殺無辜事。詔遣刑侍郎楊志學等往勘。皆實。上罪狀。廷臣咸請上割恩正法。上曰。觀煊等違祖訓。法當革。念幼穉無知。姑輕貸。乃革祿三之二。當邁又革其祿之半。王後改行折節讀書。能字畫。嘉靖二十八年薨。諡曰端子。頤坦嗣。有賢聲。

歸善王當迈。莊王陽鑄子也。封歸善王。好武善射。流賊入境。射其渠魁卻之。事聞。賜褒諭。以是益自喜。會鄉人袁質。趙巖亦善射。與之交厚。而吏主事梁穀微時相狎。既貴而內厭之。有西鳳竹者。言於穀。謂質巖必反。反應累有千戶劉昇者。與千戶王瓚有卻。穀訪昇。昇如鳳竹言。且以瓚與通謀。穀遽告吏尚書楊一清。一清信之。以語陸完。發輕騎馳告濟南幕府。伺變事。當迈素使酒。嘗辱長史馬魁。魁啓王。謂質等反。當迈主之。王奏聞。詔大理少卿王純等掩執之。而當迈殊不知也。併質等皆就執。巡按山東御史李翰臣爲誦冤。劾一清。穀。誣當迈。更譎翰臣下法司。拷訊無反狀。質等猶遣戍。鳳竹流口外。魁論斬。猶發當迈高牆。既發。乃知之。大詫。哭曰。天乎冤哉。以頭觸牆而卒。爲一清掩護。終不能白其冤。

蜀記

蜀王椿母惠妃郭氏。潞陽王子興女也。洪武四年生。十一年受封。王有賢德。沈志問學。經藝博洽。能文章。旁通釋典。太祖呼爲蜀秀才。嘗遣祭潞陽。慕於潞州。乙丑冬。受命閱武於中都。比至。闕西堂。讀書自娛。每暇。卽召儒士探討經史。商榷異同。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荆掌中都國子監事。大被親寵。嘗揭忠孝爲藩四大字於座右。又明年。召名僧來復入講。著四箴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命復爲記。又明年。建寶訓堂於殿之西。奉祖訓及歷代帝王大經大典列於中。又延儒教扈衛百官子弟之俊秀者。太祖聞而益愛之。三十二年春。召還。其年之國成都。卽聘漢中教授方孝孺教世子。待以賓師禮。推恩母族。歲時問遣不絕。常發祿贍郡學官。當是時。邊士歲出塞北征。王獨以雅好學問。守西陲。安靖與民休息。嘗發谷王反謀。以忠節顯。數蒙褒賞。永樂二十一年。薨。在位四十三年。諡曰獻。妃藍氏。涼國公玉女。長子悅燦。早卒。孫友堉嗣。

華陽王悅燦。蜀靖王友堉之庶叔也。初友堉爲世孫。謀奪適。獻王怒。斥去。不悛。因而繫之。又不悛。益怨。誣友堉罪於朝。太宗召友堉叔姪自明。比至。太宗崩。仁宗察悅燦誣。世孫得嗣王之國。未幾。悅燦又走京師。誣友堉。仁宗怒。抵奏地下。曰：適庶大倫。干分誣親。獨不畏鬼神乎。謂侍臣曰：悅燦勵忠孝。懷奸讒。使歸蜀。終亂其國。徙武崗州。又徙澧州。

湘記

湘王柏母順妃胡氏。洪武四年生。生八年。封湘王。十八年之國荊州。王明敏好學。能文章。尤喜道家言。自

號紫虛子。膂力過人。握弓矢刀槩。上馬奮如飛。嘗僞造寶鈔。及殘虐殺人。太祖每降敕切責之。建文中。或告王反。建文皇帝遣使卽訊。王憤怒。縱火焚其宮室。美人已而執弓矢。躍入火中死。諡曰戾妃。吳氏靖海侯楨女。同焚死。無子。國除。太宗卽位。改諡獻。

代記

代王桂。母下邳孀婦。太祖起兵時。過其家。晚。王母曰。爾朱某耶。人言爾爲天子也。因留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上乃貽弊梳爲質。曰。若生子。以此來。王母亦以奩中裝贈行。既而果娠。遂生王。及太祖卽位。王母攜王及質謁。上命工部置別館居之。不入宮。或云。亦郭惠妃生。十一年。封豫王。二十四年。改封代王。二十五年。之國大同。建文時。屢以過聞。廢爲庶人。太宗卽位。復封。宣德二年。王請得樂器。制器。王妃仁孝。皇后妹也。王不悅。妃。妃病。王不視。孫仕廩聞於朝。乞救潞城王。遷。熾啓王。善視妃。九年。王欲率諸子孫來朝。不許。王又與其子遜。料等。褻衣冠。遊行市中。袖錘斧。傷市人。上賜書諭曰。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夫天下之人。皆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豈得輕有所傷害。使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困苦之辱耶。其審思之。旣而不悛。多罪過。上復賜敕諭之曰。爾所爲。傲很悖慢。上違祖訓。下虐君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熱。道遠。朕心不忍。敕至。卽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

後悔尋并革文職諸官。王後稍斂戢。十六年復諭以書曰。王前違祖訓。屢爲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改省。比聞自能悔過。改行守度。特敕所司加祿二百石。及軍士五百人。復除王府官如制。正統十一年薨。在位六十九年。諡曰簡。

代藩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性凶逆。多不循禮法。恆與諸將軍中尉俊桐、俊樸、俊樞、俊根及充焮、充燦等聚飲作奸。大同博徒張文溥、李欽等助之。已而充灼以劫大同劉知府財。詔奪祿。心怨望。遂邀其黨密謀曰。我等奪祿。代王不爲理。奈何困死。若引寇圍大同城。我等內應。殺代王及鎮撫臣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草場。兵馬不得屯牧爲善。衆咸從之。而其黨張淮乃告其妖人仲太。仲太曰。若祖師羅廷璽來。事可濟也。廷璽者。應州人。爲白蓮教首。數日。遂與其黨王廷榮等來見充灼。謬言有天分。呼萬歲。充灼大喜。告以謀。廷璽爲畫計。令走約虜小王子毋野掠。直抵大同。奉小王子居之。而遣兵攻鴈門。納王廷榮爲內應。平陽立充灼爲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充灼以爲然。乃爲廷璽刻印曰。天子師。造旗牌火箭。令其黨四門等焚草場。總督翁萬達疑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大奸謀。令下緝捕。獲四門等。驗治未決。有仲太黨衛奉者。曉虜語。遂使抵小王子所約之。奉出邊。見其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虜。以爲識。又使文博等爲表文與小王子。仍使奉等四人出邊。爲邏卒所獲。執送總兵周尙文處鞠之。具得充灼等謀逆狀。萬達密啟代王。遂分捕。而羅廷璽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獲。上聞。上使廷臣雜訊之。具服。法司擬請。上曰。充灼等世受國恩。不遵祖訓。違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

虜圖危宗社。充灼等勒自盡。而俊乘俊被雖不聞逆謀。而恆與醜肆。降爲庶人。發高牆。張文博等皆棄市。代府長史孫質等論死下獄。久而釋之。

遼記

遼王植母妃韓氏。洪武十年生。生二年封衛王。改遼王。二十六年之國廣甯。有司以士馬未集。宮殿未建。爲言。上命王駐節大凌河。未幾。詔還京。後復之國廣甯。廣五衛。盡屯田給王祿。王得巡邊出塞。練簡士馬。已而坐罪奪祿。衛燕兵起。渡海歸朝。改封荊州。王嘗撰忠孝爲藩詩。多爲人所稱賞。永樂二十二年薨。在位四十七年。諡曰簡。妃郭氏。武定侯英女。

庶人貴烺。簡王庶長子。洪熙元年。以長陽王進嗣。正統元年。府臣乞加祿。上言。簡王曾得罪朝廷。太祖特加原貸。削其儀衛。止給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倍加祿。宣宗又加軍士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絕天理。潰亂人倫。廢爲庶人。守簡王園。而以簡王四子貴愛嗣。

庶人憲熾。簡王六世孫。初封句容王。嘉靖八年嗣王。憲熾性酷虐。惑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爲不法。而假託玄修。世宗信其詐。賜號真人。給金印。益狂肆。恆褻衣冠。潛行妓院中。隆慶元年。御史陳省。給事中張鹵先後論劾。奪嘉靖中所賜號。及印。革祿米三之一。因廢妓院。二年。巡按御史部光先數其十三大罪。上命刑侍郎洪朝選等往勘。且得其實。所謂十三罪者。以樂婦之子。川兒冒請名封。亂宗統。因

而逼死承奉等官。罪一。先皇帝哀詔至。越五日不舉哀成服。更縱飲遊獵。罪二。淫亂從姑及叔祖等妾。逼姦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罪三。毆殺儀賓。禁錮縣君。勒詐宗人。戕殺官校。收人之妻。攘人之產。掘人之塚。燔人之屍。不可數計。罪四。用炮烙割剝等非刑。矧目炙面。燬人耳。罪五。縱伶人瀆亂宮禁。罪六。創立離宮。私造符籙。罪七。寵信私人。僭用侯伯金吾等官名。予蟒衣玉帶。罪八。凌辱有司。蔑視天子之命吏。罪九。詭請金印。刊刻妖書。與徽王通不軌。及奏詔追奪。匿不肯獻。罪十。蓋造美花等院。混藏惡少。罪十一。違例收買應禁器物。罪十二。假名遊獵。陰演陣圖。震驚遠近。罪十三。上復命禮部會多官雜治之。皆再奏如其言。上曰。憲燭僭擬淫虐。罪惡多端。皆違祖訓。干犯孔多。應盡法置死刑。姑革爵。禁錮。除世封。乃遣官告太廟。仍以書示各王。而羣小咸按以律。

明書卷八十七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一

慶記

慶王櫛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王。之國慶陽。二十六年徙章州。建文二年冬移寧夏。太宗令歲一至章州度夏。宣德初上言寧夏卑溼水泉惡乞仍居章州不許仍許歲一往來章州如太宗仁宗時未幾護衛人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上書諭王曰小人誣叔祖朕燭其虛詐置之法叔祖爲國至親素循禮法此非小人所能聞慎勿疑也既而內臣馬安住歸自寧夏言王以謗故不自安上又書慰王五年王請入朝不許正統十三年薨諡曰靖妃孫氏子秩達嗣。

庶人台滋靖王玄孫以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五年以不能抗安化王革三護衛之一嘉靖四年王不檢爲巡撫都御史張璠告變諸陰事盡泄且見按急自危一日率官屬奪關馳馬出欲走闕下自訴宗室儀賓有從者璠皆遮還之閉王別館具奏聞吏侍郎溫仁和言王淫亂不法事固有之然未必圖危社稷今見閉恐悲懼死鼻狀未白而卽有殺王名不可萬一有欲脫王者稱兵與難是迫之反也宜慰歸府待驗問上命歸府待按而行賄於鎮守太監李昕總兵种助求解昕助拒勿納王銜之會指揮楊欽等各以事獲

罪怨璿。因與王共謀殺璿及昉。助謀未發而璿覺。捕欽等。欽遂誣台滋爲不軌。上遣都御史王時中等往訊。謂台滋他罪有之。無反狀。璿奏失實。上因逮璿等。而以王怙終無忌。謀戕守官。降庶人。已又不悛。十一年。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等奏台滋已革爵。無復改圖。殘虐冢子。衆叛親離。況寧夏爲邊徼。今與諸王構忿。妄生事端。以致驚疑人心。乞徙內地。用絕厲階。於是及其宮眷等二千人安置西安。十五年。以恩詔命還邸。與冠帶。嘉靖三十年卒。諡曰定。

庶人寅鐸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煇。封安化王。父遠墁。封鎮國將軍。寅鐸初封長孫。弘治中。嗣。姿貌魁傑。術者給言有帝王相。覲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寅鐸。呼老天子。寅鐸因自負。冀非分。時與指揮周昂、何錦、丁廣等。及儒生孫景文、孟彬等。聚盟約飲酒。間嘗自言當王天下。會逆瑾亂政。遠近洶洶。疑有異志。因密議朝政。謂一日移祚。置吾屬何地。若推我爲主。以誅瑾爲名。大事可成也。時巡撫都御史安惟學峻刻。數杖辱將士。下多怨之。而大理少卿周東度屯田寧夏。希瑾意。督責嚴急。倍益頃畝。畝索厚值。賂瑾。參議侯啓東亦以徵屯馬至核婪。人情大擾。景文謂寅鐸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寅鐸遂爲酒召昂、錦等。并邀諸素被辱諸武。并楊泰等。景文因以言激衆怒。且謂寅鐸多奇徵。可輔。若盡殺諸守臣。劫衆舉兵。誰能禦者。衆忻然從。寅鐸又令人入平虜城說戍將。及所厚張欽等數十人。皆惠。皆集衆待。是年四月五日。寅鐸爲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鎮守太監李增、少監鄧廣、少卿周東。惟學與東辭不至。而副總兵楊英適帥兵出巡邊。方飲。錦等矯言敵入塞。急呼壯士申居敬等捕寇。執器械。跨馬呼噪。儀賓韓

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椎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增廣。走行臺。殺惟學及周東。縛侯啓東。放五衛獄囚。焚官府。劫庫藏。奪黃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以數萬計。勒慶王台滋與諸王將軍官屬行君臣禮。獻寶彝。而靈州守將史鏞獨申嚴守備。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守。平虜城千戶徐欽聞反。乃引兵入城助真鑄。遂僞造印章旗牌。令景文爲檄。言逆璫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僞署何錦爲討賊大將軍。周昂、丁廣爲左右副將軍。張欽爲先鋒。魏鎮、楊泰、朱霞等各署都督總管諸銜。景文爲軍師。大犒將士。有百戶鍾翹等乘亂搶掠。真鑄皆斬以徇。當是時。遊擊將軍仇鉞陷賊中。欲起擒賊自效。恐四方兵未集。稱病臥。鉞蒼頭潛入城。言陝西總兵曹雄遣指揮黃正率兵屯靈州。御史周廷徵在延綏聞變。與副總兵楊雄都指揮韓斌。延綏副總兵侯助。遊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真鑄令人齎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都指揮孫隆拒不納。乃盡燔兩壩。集芻勿資寇。而黃正等已掃捲河舟。盡奪泊東岸。鉞聞之喜。尙稱病臥。錦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戍渡口。昂留守。真鑄時欲出城祭社稷。旗幟召鉞陪祭。鉞猶稱病不起。伏諸蒼頭。昂來問疾。伏起殺昂。卽起開門一呼。諸遊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卽趨安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真鑄及其子台潛。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走欲歸虜。遇百戶馬德等擒獲於賀蘭山外。楊泰、王輔中流矢死。曹雄、楊英等先後至於真鑄府中。搜得巡撫總兵太監諸關防敕印。

及符驗。又獲所爲旗牌印章兵書諸物。寘鐻爲逆。凡十八日而敗。變初作。守臣以聞。起楊一清以都御史總制陝西各路軍務。以楊英充總兵官。掛印鎮寧夏。太監張永督軍。戶侍郎陳震調軍餉。涇陽伯神英佩平胡將軍印。還京營。精銳繼往。未至。寧夏賊平。一清永至陝。適遇械寘鐻及眷屬。并何錦等送北行。因還京。繁寘鐻諸王館。錦廣等下詔獄。廷鞫伏誅。弟寘鐻。寘鶴坐黨廢爲庶人。將軍蕭材俘至京。既論死。正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毆大千。大千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大千曰。我安化府粟材也。衆不能辯。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之。寶瓶見。詫曰。此粟材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不能知當時代粟材死者誰也。

甯記

甯王權。母楊氏。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始封。二十七年之國。大甯都司。王有材略。多智數。博綜技藝。大甯在喜峯外。洪武初。設北平行都司。大甯城中。東聯遼東。西接宣府。爲巨鎮。每歲秋九月。上嘗命燕甯。遼谷。代晉。秦。慶。肅。九王。會出塞捕寇。名肅。清。沙。漠。以故。九王皆有重兵。建文中。徵王赴京朝。不至。削護衛。燕兵起。太宗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甯。宋。顏。諸彝。驍勇善戰。戍卒皆閩左。罪謫不能塞。吾得大甯。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甯。遣王書言窮蹙。求救。吾弟王逸。太宗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治不爲備。北平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漸入城。遂令陰結酋長及思歸之士。皆喜定約。太

宗辭去。王饒郊外伏兵起，執王，擁入關。諸胡戍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禦，戰沒。總兵都督劉真、遼寧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等皆降燕。於是燕兵益強。常是時，王在燕軍，時草檄傳諭。太宗卽位，是時王留北平，遣書諭王再三。王入期，相見甚歡，因乞改封南土。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書諭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建文封其弟允熲爲吳王，竟不克享。建甯、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卽藩司爲府改封王。已而人告王誹謗巫蠱事，上諭以書曰：此不出王。蓋小人之爲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乃遣人捕王左右急。王蔽不發，上復曰：兄弟至親，兄數年躬歷艱難，亦爲保全骨肉，近者之事悉不問，但欲去小人以示警爾。因逮殺其親密數人。王懼自戕，仁宗卽位，請朝京師。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乞改封，上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至云江西非其封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叔其審之。宣宗卽位，以大父行，又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女子不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省中官服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乞罪其長史王堅等，已而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同。至是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諸語多不倫。上答書，謂將軍中尉有品，祖訓也。王不得棄祖訓，肆煩說，王卽不謹，非獨羣臣有言不已，天下人心亦不容已。徒恃尊屬，輕朝廷，典憲具存，朕不敢庇。是時漢庶人

高煦見擒已三年。王復上表。謂不避斧鉞。乞赦免之。上曰。覽來書。何冤何抑。而忿恨不平。乃爾。朕以書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託此爲名耳。不然。何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廢也。尙其謹之。未幾進扇。因求鐵笛。上謂侍臣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王之意。其在此乎。笛雖無命。工製予之。已面乞灌城一鄉田。上諭以書曰。所論田。朕何吝惜。但戶部言。灌城田千六百餘頃。鄉民賴以衣食。別無閒荒之田。稽之祖訓。亦無其例。今以與叔祖。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不可。後稍斂。託志神仙。正統十三年。薨。諡曰獻。

庶人宸濠。獻王曾孫。康王覲錫之。庶子初封上高王。弘治十二年。進嗣王。母馮氏。故娼也。初生。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勿舉。以內人爭。遂匿優人家。稍長。入宮。肆淫縱。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宸濠通書史歌詞。有勇力。呼叫聲。圍屏。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濂宗至。黷亂無禮。搆殺淮府長史莊典。奪其田。養死士。爲羣盜。江湖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骨相天子也。因建陽春書院於其地。號離宮。又西山春嵐龍口穴。先朝所禁者。乃以葬其母。宸濠著異謀。時詞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卽怒不應。武宗卽位。所寵優人。咸賢。錦衣管事錢甯。江彬。及內侍蕭敬。張雄。張銳等。皆受賄爲之黨。而兵尙書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相善。爲奧主。動以千萬金爲朝臣壽。上起居飲食。皆日報。始王邸。故以罪削護衛。通逆。瑾得復。安化王寘。鐸反。瑾誅。又革。未幾。又欲復。大學士費宏。持不可。儀制郎中劉滂。執之尤力。遂致厚餽。滂下兵司馬嚴逐之。卒用計。陞滂尙寶卿。

陸完令其引祖訓爲言。宛爲覆復。益大肆。下文牒自稱國主。而改令旨曰。聖旨。詭奏宗枝日繁。多以選用儀賓。點僉校尉爲由。巧索民財。恣暴橫乞。降敕痛革前弊。其縱惡不改者。聽繫治參奏。上嘉而許之。擅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瓚。宋以芳。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妄戮寧。魏二姓幾千人。副使胡世甯。上言。王橫無道。不早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朝廷。宸濠出金璧萬計。遣內官涂欽入京。徧遣中朝內外文武大吏朱甯。蕭敬。張雄。張銳。江彬。陸完。石玠。坐以離間親王罪。欲殺之。被械。凡二年。廷臣稍知其冤。諸奸亦慮事未可知。減死戍遼東。自是益無顧忌。會南昌豕生象。諷三司稱賀。布政使張嶺折之得止。又欲拓府居。不從。怒。遣人餽以四果。則棗。梨。薑。芥也。呼問曰。此早離江界也。吾受命於天子。行止非人所能與。果賄。囑吏部陸光祿卿以去。日與李士賓。劉養正。王春謀不軌。造兵器。嘗於宮中舞劍。四顧叱嗟曰。此文皇白溝河大戰也。既見上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權奸。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司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十二年。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徧遣諸奸臣。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閏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閻畢真移鎮浙江。井南守備劉琅。皆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是時。士實等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上宴。僦大位未定。乘變卽起。以幸事成。益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巡撫都御史孫燧。日爲防遏宸濠。託勦賊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

嘗歎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又連上七疏。言宸濠反在旦夕。宸濠黨皆邀諸途。不得達。諸奸權得其賄。多恐事洩并誅。又幸冀非望。往往匿不聞。宸濠益惡。燧欲去之。乃遣書陸完。時已爲吏部尙書。且云。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也。旣與錢甯輩定謀。甯矯詔賜以玉帶龍袍。宸濠喜。令府中官屬衣紅者四十餘日。及駕江東巡。陰遣樂人於大院廣設雜劇。令李士實等撰詞傳布江以南。旬日間。張揭幾徧。意欲迓上臨幸。又諷諸生頌以賢孝。求孫燧。林潮奏之。燧等欲緩其謀。卽以聞。時江彬寵幸日甚。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甯。疏至上。覽之。驚曰。保官好陞。保王賢孝。欲何爲耶。忠乃乘間曰。賊賢。朱甯交通甯王。其意不可測。今舉王賢孝。譏上不賢不孝也。上怒。頷之。一日。上幸賢第。飲其酒。壺精澤巧麗。乃宸濠所餽者。上詰所從來。賢倉卒吐實。上曰。甯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宸濠失賄銜之。比罷歸。小劉扶上。且笑曰。爺爺尙思甯王物。甯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云云乎。上乃益疑。而宸濠所遣人多匿賢家。復壁中。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宸濠。大學士廷和初亦與酬往。覺漸有異。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乃大索之。且嚴旨謂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期。不得潛匿京師。而給事徐之覺。御史蕭淮中。沈約等交章劾其不法狀。上曰。言官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遽忍加兵。遂遣駙馬都尉崔元。太監賴義。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去護衛。仍搜罪賢家。偵卒遽走歸。值宸濠生日。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鈔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時六月十三日。丙子也。宸罷。密召劉養正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且諸司入謝。卽舉事。是夜集兵以俟。左右帶甲露殿。

廷各官入謝。宸濠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都御史燧曰：請密旨。宸濠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及副使許達，叱宸濠無反自速死。吾死不從，汝爲賊。遂殺燧。達時烈日忽陰，陰慘淡，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布政使梁宸、胡濂，按察使楊璋，參政王綸、劉斐、程杲，副使唐錦、賀銳，參議楊守禮、許效廉，僉事師夔、潘鵬、賴鳳、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等，皆倉卒稽首呼萬歲，令各羈置之。遂釋獄囚，收倉庫，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宜春王拱樞、瑞昌王拱楨將軍親鋌，宸溥、宸瀾、宸灑等相率聽命。僭卽皇帝位，改元順德。以吉賢、涂欽、萬銳爲太監，士實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閔廿四等各爲都指揮。王綸爲兵部尙書，而潘鵬、師夔、梁宸、楊璋、唐錦、馬驥等出獄，仍視事。惟參政黃宏、主事馬思聰憂憤不食，死於獄。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爲應，遣涂欽攻九江。南康王春等發旁縣諸賊黨，九江、南康城破。七月壬辰，進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將崔文、楊銳等力禦不下。宸濠以潘鵬安慶人，遣招安慶文錦誅鵬家，縋示之。宸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乘勝剋期東下。時南贛巡撫王守仁在吉安，傳檄遠近討宸濠。多設疑牒，遲回將二十日。至七月甲午，探非實，乃令拱樞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而自與拱楨、士實等東下。烏合六萬，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都督，分一百四十隊爲五哨將，啓禱祭，几折牲覆地，又封宸灑爲九江王。前驅舟始發，雷雨驟作，宸灑震死。彌憤憤曰：此雷龍之兆。令士實等作僞檄指斥朝廷，謂上以芻蕘卹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裏，黷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

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先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因率衆泊黃石磯。留師夔守之。遂直趨安慶。庚子。攻城不克。甲辰。以天梯攻。又不克。守仁兵進南昌。宸濠聞而懼。欲歸援。而養正等勸直趨南京。正大位。則江西自服。不聽。乃解安慶圍。先分兵趨南。身繼之。丙午。聞大兵已破南昌。擒拱樞。萬銳及其子三哥、四哥等。而宮眷皆縱火自焚。二十一日壬子。宸濠乃使精卒從間道。欲出不意。攻取南昌。大兵卒遇。戰失利。明日再戰。勝之。甲寅。守仁督兵乘勝進。知府伍文定以正兵當賊鋒。而知府徐璉、邢珣、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徐文英、知縣王冕、李美、李楫、王天與、戴德孺、劉守緒、劉源清等。分兵設伏。張翼以繼其後。甲寅。至樵舍。乙卯。戰於黃家渡。宸濠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乃出金錢厚賞士卒。而調九江。南康守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瑛取九江。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大戰。文定立銳矢間。火燎其鬚。殊死戰。賊大潰。守仁急督火攻。賊又大敗。二十六日丁巳。宸濠方晨朝。黨衆責斬不用命者。兵掩至。及其副舟。衆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宸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及其子大哥。而士實等皆爲諸軍擒縛。詣守仁處。餘賊被殺傷。及棄衣甲落水死者無算。宸濠見守仁。舉手曰。我欲盡削護衛爲庶人。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曰。婁妃投水死。願葬之。守仁曰。然。宸濠歎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上初聞宸濠反。江彬等幸出巡遊。勸親征。遂下詔。暴其罪惡。告郊廟。革封爵。削屬籍。親統六師征之。先遣安邊伯朱泰、平虜伯朱彬、朱暉等先發。是時宸濠已就擒。濠以六月丙子反。七月丁巳敗。然濠反謀雖久。

意僥倖。倚奸人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而諸僞將賊徒未嘗知戰。士實等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時名。諸附者皆富貴子弟。聞大兵至。皆逃潰。宸濠檻車至南京。上受俘。諸權奸得濠金錢者。尚在武宗左右。或握兵。間通言濠。謂且得釋。明年十二月上。至通州。賜死。燔其屍。而逆黨拱樞等皆伏誅。以弋陽王拱樞攝府事。嘉靖十五年。有男子朱學者。自稱爲宸濠第三子。母趙氏。育於鍾氏。嘗舟中甫四歲。舅趙賢負之走。聞母趙氏在高牆。欲見母。守臣以聞。命驗之。又訊趙氏。鍾氏皆實。命發高牆。例給養之。

岷記

岷王榷。母妃周氏。洪武十二年生。二十四年。封岷王。國岷州。上以雲南新服荒僻。必得親王填撫之。改雲南二十八年之國。建文中。西平侯沐晟發其凶悖事。建文皇帝降敕切責之。革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後益肆。遂廢爲庶人。流漳州。太宗卽位。復王。懷晟宿憤。復交惡。上賜書諭王。召戒晟還鎮。未幾。驕橫激變。夷人奪冊寶。尋太宗敕諭之曰。爾在建文時。革爵拘囚。困已極矣。朕卽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吏。及至京。又出語悖謾。略無敬君長之禮。且當有事宗廟之日。沈湎酣酌。無顧籍。至對闈豎。則俛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冥焉無慚如此。尙可有爵土耶。今以同氣略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尙其改行。毋作匪彝。貽後悔。洪熙元年。徙國武崗州。而以華陽王居澧州。無王宮。寄居州治久之。乃建。景泰元年。薨。諡曰莊。

王彥汰。莊王玄孫。弘治十七年。以江陵王封世子。嗣王嘉靖中。爲江川王。膺燧請加祿。戶尙書梁材言。岷

府郡王歲祿五百石米鈔兼支制也不許王與其弟南安王彥泥互訐陰事彥泥廢爲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囚嫡母焚死逼迫多官稱臣亦革爵降爲庶人令子譽榮攝府事嘉靖十年譽榮爲父乞恩辭府事上授王冠帶十五年上兩宮徽號詔復王二十三年薨諡曰靖

谷記

谷庶人穗母惠妃郭氏濼陽王女也生於洪武十二年十四年封谷王二十六年建邸宣府卽古上谷再二年之國王幼不好學多譎智建文初燕兵起穗遁歸京師建文皇帝甚親信之令守金川門燕兵渡江先期約太宗燕兵抵城下穗登城望見太宗麾蓋與李景隆迎太宗卽位賜穗樂七奏衛士三百及金銀幣馬輿蓋歲加祿二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張興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都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之國驕橫時尙書忠誠伯茹瑋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穗穗以聞速下詔獄死穗益肆無忌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陳日與張成等及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師尙父智信國老令公衆謬輒應僞作讖書以讖爲十有八云我高皇第十八子陰傳播惑衆製巧燈上獻擇壯士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乘隙爲變嘗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譴磔殺廷綱時張興權禍及己因奏事北京白其狀上未信興過南京啓太子曰臣冒聞上上斷不信臣言臣萬死願殿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滅臣家臣死不朽穗又遣使持所爲讖致書蜀王爲隱語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王爲援蜀王不聽嚴書切責之已而蜀王子崇甯王悅燁得罪父投穗穗納

之因詭乘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久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永樂十四年七月。上見蜀王疏。歎曰。朕待棣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輿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敕諭。棣入都。且令棣遣悅燔遠蜀。棣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十月。至京。入見。上以蜀王章示棣。棣頓首伏死罪。成國公都御史劉觀等廷劾棣王曰。周辟管蔡。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陛下縱念棣。秦天憲何。上曰。棣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明年正月。楚王楨等各上議曰。棣違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甯生棣。二月。削棣及其二子賦。灼賦。燔爵爲庶人。誅諸通謀者。輿以先發。庶人罪狀得不罪。初。綱西內。後安置廬州。宣德三年。以嫌。父子俱賜裁。

韓記

韓王松。母周妃。洪武十三年生。二十四年。封建邸開原。未之國。二十七年三月。太祖令王及藩王省秦。管燕。周。齊。王分道而行。不憚勞苦。冒暑征進。見之皆成禮。秋八月。還。王少年。老成恭謹。動中禮法。富文學。永樂五年。薨於南京。謚曰憲。子冲。咸。永樂八年嗣。改國平涼。正統中。上書陳邊防。詔褒答。以境內無鹽。請易鹽。許之。久之。境絕茶鹽。其七世孫定王融。燧。復以茶鹽請。戶部言。茶易戎馬。鹽供邊餉。不許。諸王將軍皆大賈。各王國。惟韓土瘠。祿薄。人衆。甚貧窘。資身無計。往往凌劫有司。知府吳世良。鄺珩。任守德。王松等屢被窘辱。而旭。梃等數百人。至關總制尙書。謹譁求賑救。終不能請。噫。瘠之不可以封建如此。

伊記

伊王構母葛麗妃。洪武二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洛陽。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暨屬數輩奏王無道。上命御史廉狀得實。召王入朝訓戒之。厚遣還國。王辭請罪其舅氏等。上不答。出上顧侍臣笑曰。伊叔真風漢也。勸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況無罪乎。今王歸必加罪彼矣。遂急遣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間道入京師。王索之弗得。乃已。十二年薨。諡曰厲。

庶人典樸。厲王六世孫。敬王舒濟庶長子也。嘉靖二十三年嗣王。亢厲率意。動不循紀。大拓府第。逼奪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洛陽縣獄。儒學。文昌祠。法藏寺。抑逐民房百餘區。起民夫日千餘人爲工作。擅立東廠緝事。鉤索小民過失。開府。甌城一重城。一各有重門。建離宮。起懷春。清和。鴛鴦。騰光宮殿。百花臺。乘風。御氣諸閣。凡十一處。皆僭上。不道。遣閣校大索民間婦女。佳者留。不中者令以金贖。繫有司拷掠。撫按官以聞。上遣刑侍郎趙大佑等覆勘。皆不誣。下三法司奏。以爲王奢縱淫虐。違祖訓。法宜重處。上不忍。敕令改過。去其違法者。左右人罪之有差。而王怙惡不悛。奏辯以各官風聞妄言。疏三四上。而廷臣皆勸王怙終。吝改。箝制言官。上曰。典樸違祖訓。行僭擬。前敕諭改正。又抗違瀆擾。撫按官其以前諭切責之。若仍不改。具奏聞。已王不奉詔。復奏辯。上怒。奪其祿三之二。革護衛諸輔導官。皆逮訊。既套祿。益怨詛咒。既而詆聞嚴嵩父子有篡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賄世蕃爲援。世蕃受之。典樸意嚴氏父子戴己。益跋扈。造弓劍。養戰馬。圖大舉。又爲九五常乾牌置宮府中。而強奪民間女子十五歲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闔門搜。

縛及世蕃敗。典樸遣優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金。世蕃予之。而使其黨邀於隘路。殺而奪之。以故事大著。巡按御史顏鯨上之。禮部擬置重典。上又不忍。命廢爲庶人。禁錮之。

虞記

虞王雄煥。懿文皇太子長子。母妃常氏。開平王遇春女。洪武七年十月生。薨。追封虞王。諡曰懷。葬鍾山。

吳記

吳王允燧。懿文皇太子第三子。虞王同母弟。洪武十年生。建文卽位。封吳王。建邸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太宗降封廣澤王。置漳州。是年九月。召還京。降庶人。十三年。暴薨。其宮眷皆錮鳳陽。英宗復辟。憐出之。但有老婦女五六人。時年皆八十矣。

衡記

衡王允燧。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洪武十七年生。三十一年。封建邸衡陽。未之國。太宗卽位。降封懷恩王。置建昌。是年同吳王召還京。削爵爲庶人。未幾殺之。

徐記

徐王允燧。懿文皇太子第五子。洪武二十四年生。生八年而封。未之國。太宗卽位。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甯王。奉太子祀。不遣之國。四年二月。邸中忽起火。王暴薨。年十六。諡曰哀簡。

建文皇帝皇太子記

皇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太祖曰。十月晦。日月皆終。大不懌。建文改元。立爲皇太子。燕兵入宮。時七歲。不知所終。

少子記

少子文圭。建文三年生。生二歲能言。太宗入宮。老嫗教之牽。太宗衣哭跪前求食。曰。孩兒餓矣。餓殺孩兒矣。太宗亦哭曰。汝生帝王家。甯有餓死理。命善撫之。幽於中都廣安宮。號建庶人。英宗復辟後。因思建庶人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心也。尙書陳汝言曰。鳳陽切近南京。儻有謀立之。將如何。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歎服。遂請於太后。出於鳳陽。歲給祿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賜閹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少子。少子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曰。不意今日復見天日。時少子五十餘歲。始出鳳陽。不識牛馬未幾。少子薨。自是懿文皇太子無後。

明書卷八十八

記一

皇子諸王宗室記

漢記

漢庶人高煦、太宗第二子、仁宗同母弟也。洪武十三年生。二十八年封高陽郡王。永樂二年進封漢王。初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高煦輩學於京師。顯不肯學。日遊嬉。輕躁無行。建文即位。初仁宗及高煦奔喪京師。舅氏魏公徐輝祖言於上曰。臣觀三甥。獨高煦高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宜留而都督徐增壽駙馬都尉王甯力保其無他。得遣還。而輝祖因密戒之。不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兇橫淫荒。狡黠險狠。跋扈不可御久矣。燕兵起。仁宗居守。以高煦勇從軍。頗有功。建文二年四月。戰白溝河。太宗爲平安。瞿能所窘。燕兵卻。高煦奮力揮刃。帥精騎殊死戰。聲振原野。擊南軍。斬其將瞿能父子于陣。而平安亦敗。十二月。復擊破盛庸軍。明年四月。魏公輝祖開公昇敗燕兵於浦子口。太宗見南軍盛。欲還。適高煦領兵至。太宗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候天下若定。當立汝爲太子。高煦應所引胡力戰。南軍潰。庸降燕。太宗以高煦類己。甚愛之。已而太宗即

位議建儲藩。舊臣邱福、王寧輩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功高。太宗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高煦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太宗狩北平，庶人益不法，陰畜壯士，肆出盜劫。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高煦怒，手鐵爪搗殺徐，指揮衆莫敢言。嘗僭用天子車服。十四年，太宗巡北京，聞不豫，逆謀益著。太宗聞之，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衣冠，囚繫西禁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欲誅之。皇太子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州。促卽日行。上顧謂皇太子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卽聞變，朝發可夕擒。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皇太子數書戒，竟不悛。太宗北征崩，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遣人入，潛伺京師。幸有變，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太宗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仁宗召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二十二年十月，封其嫡子瞻坦爲世子。餘八子皆爲王。未幾，仁宗大漸。宣宗自南京奔喪卽位，賜漢趙視他府特厚。高煦僞陳利國安民四事，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發書時，大語衆臣曰：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汝叔有異志，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高煦日有所請，上皆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亦與。

之高煦亦自疑。元年八月壬戌，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張輔內應。輔暮夜紮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刀旗信，令真定諸衛所盡奪榜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恆等太師都督尙書等官。御史李溶、樂安人。乘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關。上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太監侯泰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雖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惟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盛兵見泰，傲倨不拜。敕南而坐。跪奏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徒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惶悚不勝，唯唯退還。上問高煦何言，對無所言。又問其治兵何如，對無所見。上曰：『泰辱命，且二心。而錦衣官之從泰者，具陳奏上大怒，泰罪之。』是月丁卯，高煦遣人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敕封贈，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污蔑乘輿。上嘆曰：『漢王果反，議遣陽武侯等將兵進討。』楊榮力言不可，曰：『不見李景隆事乎。上乃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漢王素怯懦，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願朕新卽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讎。乙丑，敕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助

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景昌、彭城伯景守皇城、安鄉伯安、廣寧伯瑞、忻城伯榮、建平伯高遠守都城。己巳命豐城伯賢、侍郎郭璉、郭敬、李景、督軍餉。命鄭王瞻垓、襄王瞻塔留守北京。廣平侯容、武安侯亨、都督張昇、山靈、尙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尙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過楊村。馬上頗問從臣曰：試度漢王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而南。漢王外多誇詐，內實懦怯。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常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城中虛實。言漢王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省會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恆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趨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願得赴家，奈我輩何。又曰：漢王初聞陽武侯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旌鉦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至樂安。高煦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利。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穿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

陽信吏人皆先入樂安城。無一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箭。聲發如雷。城中股慄。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敕諭之。再遣敕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盡焚其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甯一死戰。無爲人擒。高煦給斌等復入宮。遂潛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不允。以勅章示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敕城中人。禁止同謀。凡協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詔獄。癸未。令陽武侯祿。尙書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州。八月乙酉。班師。高煦父子削屬籍爲庶人。命中官與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繫王斌。朱恆。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等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榮。榮子義。而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指揮劉誠。滄洲衛指揮鄭典。溫英。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初高煦被執。鎖裝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視。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句上仆地。左右急扶起。上怒。乃命壯士昇銅缸覆之。缸約重三百斤。高煦有力。頂負之。輒動。積炭缸上如山。燃炭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並死。

趙記

趙王高燾。太宗第三子。仁宗同母弟也。洪武十五年生。永樂二年封。洪熙元年之國彰德府。王負南征功。

密與漢庶人謀奪嫡。時時譖東宮。傷其官寮。繫獄多死者。永樂四年。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七月。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皇太子力解得免。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壯爲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八年。命督修北京城池。查理兵馬。以廣平侯容。秦寧侯珪輔佐之。未幾歸南京。十年。還北京。皇太子親送之江東門。二十一年。上多疾。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太監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讒於上。且素厚王。常陰爲之地。因譏言上。注意趙王。以誑誘外廷。由是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遂起推戴王心。而欽天監麻官王射成。每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堅。遂糾合指揮彭旭等。鎮撫陳觀。高以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於上。候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分兵執府部大臣。豫撰僞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王。以正密告其甥總旗王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上變告。上覽僞詔震怒。立捕慶等誅之。御左順門。召皇太子及王與文武大臣。上顧王曰。此詔爾爲之耶。王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因鞫治得實。誅賢射成。以正等。升瑜爲千戶。王大懼。自斂戢。遂請還常山左右二護衛。仁宗卽位。敕之國。加祿歲至三萬。封其子瞻拔爲世子。諸子爲郡王。宣宗卽位。王奏彰德外軍民家多閒田。而護衛軍無地置營。請撥賜上田園八十頃。及漢庶人反。上親征。擄之。還駐蹕。獻之。單橋戶尙書陳山迎駕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藉此兵威。移指彰德。執趙王。趙亦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楊士奇以爲不可。山又詣尙書蹇義。夏原吉言方略。邀二人共請。上意不忍。曰。先帝愛

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也。遂還京。而主事李儀言。趙漢連謀。宜盡去。趙護衛而朝議亦請拘王不已。上以問士奇。士奇請遣官開諭。上乃遣駙馬廣平侯容等以璽書往。而高煦至京。又言嘗遣略指揮等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詞及羣臣章並持示之。王得書大喜。卽獻護衛軍及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上待王日益厚。而薄山輩。一日召士奇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嫌。二十八年薨。諡曰簡。

鄭記

鄭王瞻埈。仁宗第二子。母賢妃李氏。永樂二年生。二十二年封漢庶人。反。王與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翔府。王請安王竹園。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上曰。國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王持重寡言。鎮靜不佻。宣宗頌稱之。正統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國。成化二年薨。諡曰靖。

王祁鎮。靖王世子。成化四年嗣王。復謬信讒。惡其妃不相睦。既卒。惡其世子見滋。既長不選婚。長史江萬程等屢諫不從。責辱之。七年。上聞。敕諭之曰。祖訓有言。王國文武官有能守正規。助王保全其國者。勿得輕易凌辱。爾箠楚輔導。疎薄世子。夫人之大倫。莫重於君臣父子夫婦。爾所爲如此。悖祖宗。違朝命。三綱如何。爾其改之。不然。敗名失德。爵位莫保矣。九年。復遣英公懋等往諭。王乃具奏謝罪。世王見滋以抑鬱卒。乃以其孫祐杓爲世子嗣王。

王厚烷。靖王五世孫。懿王祐擇之第四子也。王讀書能文。折節下士。嘉靖六年嗣王。是時上嚴厲。凡宗室

有控者。處過當。王上言。各宗室赴京。事非得已。皆因親郡王抑勒。多方規利。沮泥不行。故有十歲未名。終身不嫁娶者。宗子之家益盛。支子之家愈貧。且祖訓曰。宗室縱有大過。亦不加刑。今皆箠楚慘酷。乞降敕戒。而宗室有犯。不必究輔導官。將所統王量罰。祿以示懲。上不從。敕部催查未名封者以報。二十七年。上不視朝。事玄修。王疏諫。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聯珠十首。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上手批曰。爾探知宗室有訕謗者。故効尤。如勤熨者。一無賴子耳。爾真今之西伯也。諸欲爲請爲之上。旣怒。而王又矜其淵博。恆好摻采。詭祕之文之事。以釣奇取譽。大爲宗室所忌。盟津王子祐。檣以請復。父爵不行。尤銜之。會進萬壽表。王失書臣字。時陶仲文建金籙大醮。諸宗遣使進香。而王否。上益怒。下使者於獄。祐檣遂誣。手詔集亡命。造兵甲。與妖人宋剛等謀爲不軌。王亦疏參。祐檣擅稱長子。僧繫玉帶。及逼殺良民。諸不法事。詔會官勸王反狀。無驗。第奏爲信羣小。削二仙廟。有才館爲上僧。而掉弄章句。規犯至尊。法當首論。祐檣縱惡殃民。亦宜懲戒。上於是削王爵爲庶人。發高牆。祐檣罰德。隆慶元年。復王爵還國。未幾薨。諡曰獻。

襄記

襄王瞻墀。仁宗第五子。母昭皇后。永樂四年生。二十二年封。未之國。上崩。監國漢庶人反。王留守。宣德四年。之國長沙。正統元年。遷襄陽。土木之變。王上章。聖烈慈壽皇太后。發府庫。募勇敢。圖恢復。以羣宗社。聲譽數千言。皆大計。切時務。皇太后嘉納之。景泰中。王上疏。奏皇太后。問英宗起居。及勸景帝朝太上皇於

南城俱不報奪門時石亨等欲殺于謙王文謂謙等通太監王誠盜金符迎王英宗復辟詔詢之王上章白且請朝見而上於景帝宮中檢得王疏大感悅奏皇太后皇太后聞之感嘆不已上因手書稱姪御名奉書叔父適得叔父前日章再三親覽深見叔父忠誠發於議論無非爲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卽周公之心也叔父欲來朝本不敢煩遠行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夏時齋符敕及書迎請卽時清和惟叔父從容就道竚俟其至四月來朝相見甚歡宴便殿行家人禮酒行王避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槩賢誣下詔獄臣途中詢槩人咸謂槩冤願皇上加察上立命法司雪槩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又來朝上爲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灑宸翰賜王歲時得遊觀不爲例特置一護衛衛王護衛時不置久矣成化十四年薨諡曰憲棗陽王祐摠憲王玄孫也嘉靖初上疏乞尊本生考妣爲帝后入廟上優詔答之又上言乞許宗人執士農得自贖免饑寒無煩朝廷歲祿下禮議不許以扶承奉邵亨目降庶人後復王

荆記

荆王瞻墀仁宗第六子母貞靜順妃張氏永樂四年生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建昌王天寶詔秀嗜學能文每遇朝廷大慶必祇慎肅恭無怠容然御下太寬其承奉蕭韶強占民田護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稼又紮軍民掠財物建昌知府陳鼎以聞上諭都御史顧佐曰王安靜攻苦詩書守藩無過凡此

害民皆小人罪。歸怨於王。王令德爲所累。其取留等置之。法凡所侵奪。令退還。禾稼給價。救諭王使知小人之罪。正統四年。徙封蘄州。景泰四年薨。諡曰憲。孫見滿。弘治五年。坐不法。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而以見溥嗣。

梁記

梁王瞻埶。仁宗第九子。母恭肅郭貴妃。與滕懷王瞻埶同母。永樂九年生。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安陸州。安陸故鄧王棟邸。梁盡得鄧田宅園湖。王柔懦寬和。有承奉孔勤者。侮罵王。上聞之曰。梁王朕親弟。奴敢如是。逮勤。王又爲解。上曰。羣奴傷王耳。竟誅勤。未幾。上表不恭。有司請治長史。上以王故特不問。襄獻王自長沙徙襄陽。過安陸。王出迎。獻王入城相燕。歡甚。明日辭去。王泣曰。嗟乎。吾兄弟不得更復相見。奈何。正統元年。上言。府卑溼。乞更爽塏地。上曰。鄧中歲屢歉。俟有秋理之。竟不果徙。六年薨。諡曰莊。後以其莊地賜襄王。興獻封安陸。得梁。鄧邸田。供二王祀事焉。

德記

德王見潯。初名見清。英宗第二子。母宸妃萬氏。正統十三年生。景泰三年。封榮王。建邸德州。天順元年。命更名。改封德王。成化三年之國。濟南。二十一年。請業南旺湖。以關漕渠故。不許。弘治十七年。又乞漢庶人牧馬草場。上下其事於所司。而濟南知府趙璜執歸於民。從之。正德中。王又奏莊田向畝。徵子粒二斗。繼奉詔止徵三分。藩府無以自給。乞如故。上允行。戶部言。稅重。民不堪。故逋多。且山東久災厄。百姓凋敝。當

慮意外虞。宜如三分便。上曰。朕不知也。且王何患貧。其不許。十二年薨。諡曰莊。

秀記

秀王見澍。英宗第五子。母高淑妃。景泰三年。王生於南宮。天順元年封。成化六年。之國汝寧。王疑重有識。好賢樂善。左長史劉誠獻王千秋日鑒錄。王大喜。之國時。淹於途。民以爲擾。左右爲言。王輒星馳抵國。官豎言王居隘。請移先師廟。廣王居。王曰。夫子萬代師法。豈可輕褻。一日。兩長史講書。西伯勸黎。左長史主吳氏說。曰。勸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文王實勸黎。兩長史辯大爭。王徐曰。先皇簡二先生。輔予經義。卽未有定論。何嫌往復。乃爾動色。長史皆頓首謝。八年薨。諡曰懷。無子。國除。還葬京城之西山。宮眷皆召還京。

崇記

崇王見澤。英宗第六子。母孝肅皇后周氏。景泰六年。生於南宮。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之國汝寧。卽秀王邸。弘治七年。王求入朝。禮部言。王雖至親。於例不宜從之。八年。孝肅皇太后思見王。上敕有司。齋牌符迎。禮部尙書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來。往返勞費。何以堪。兼之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有故事。然自洪熙宣德以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敍之恩。實塞疑議之隙。宜勿召王便。初。上不允岳言。已而中止。十八年薨。諡曰簡。

徽記

王厚燭。祖莊王見沛。英宗第九子。母德妃魏氏。父簡王祐棧。王以嘉靖五年嗣。性剛戾。國鈞州嘗請陞州爲府。朝議以肅藩荆岷皆爲州。鈞不得獨陞府。以鈞州徵解祿不時。怒讓知州陳吉。吉不爲理。王使長史李應時等率衆毆吉。吉不勝辱。乃發王不法事。王誣吉。上怒。逮吉。并逮巡撫雒昂。巡按王三才。降革有差。又以用緇陳乞引鹽戶科駁止。上重違王意。予長蘆鹽二千引。已而舊有鹿邑莊田多管莊人害百姓。憲宗命革去。至是復請給敕鐫碑。以示永久。上曲許之。於府第建樓高數十丈。下瞰城市。王上章乞額。并乞賜文房器具。與奇香異品。實其中。上賜樓名養德。而所乞以無例不許。車駕南巡。迓送恭。加歲祿三百石。侑金幣。二十九年薨。諡曰恭。

庶人載堦。恭王子。嘉靖三十年嗣王。以左右不得於知州劉舒。謂衡命。執而箠之。至死。巡按御史勅王辱朝廷守土官。大不敬。上謂御史庇其屬部。逮詣京廷杖之。王益恚。日嗾護衛卒接士民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輒沒入。民間子女稍端麗。強昇入宮爲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宮婢小有告。輒搥死。焚其屍。或生啖虎豹。或生鋼棺中。燎藥死。痛哀聲徹道。又庇其伶人。使凌轢縉紳士。縉紳士道遇伶人。輒速辟易。不則必遭唾詬。問白王。王仍直諸伶。又架飛棍數百丈。自北城上屬府後苑。爲械激潁水。入棍輪苑沼。其棍柱所植處。無論士民。卽發屋樹。不可卽遭撲。或沒其地。士民皆重足立。先是載堦好方術士。煉女癸爲鉛服之。云能延算。有梁散人者。以羽客出入府中。散人知上好方術。乃竊鉛走京師。齎綠獻上。上服之喜。復索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載堦。載堦恚曰。吾鉛當自獻。何爲假彼爲市寵也。靳不與。散人銜之。初王好微行。嘗從

其食客之留都及中都遊數月乃返。一日上從容問散人邇遊徽邸。知王何似。散人以前卻奏曰。日者猶未諳事。自之留都中都還。乃大曉暢。上愕然。自是蓄疑。會州民耿安有女在王宮。以過撈死。毀其屍。安慟恨甚。走京師上變。告載堦謀不軌。且指其潛窺重地。睥睨非望。諸罪狀。下所司。勘不妄。上怒。命削爵爲庶人。錮高牆。於是會官督衆圍王宮。載堦懼。勒妃妾四十人。嚴妝自經。王亦縊死。貨貨沒入官。初王庭鐘鼓自鳴。後苑見羣羊出沒。占曰。當亡國。載堦不修德。果驗。子七人俱從削錮。國除。

懷獻世子記

懷獻世子見濟。景帝長子。母杭妃。正統十五年生。景泰三年四月。思明土酋黃玠者。初以功授邱溫衛指揮。歷陞廣西都指揮使。守備潯州。思明土知府瑯庶兄也。瑯老子鈞。襲知府。玠欲殺鈞。奪知府。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破府城。滅瑯家。支解瑯父子。納瓮中。瘞後圃。卽引衆還寨。明日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走思明發喪。尋瑯父子屍不得。又慟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玠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讐。方玠子殺瑯時。瑯有僕福童見瑯子。并識其左右人。脫走憲司。訴玠父子殺瑯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玠父子也。左副總兵武毅疏聞於朝。玠大懼。謀於侍郎江淵。令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敵。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卽循遜讓之美。復全天敍之倫。恐事叵測。反復靡常。

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勢權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掖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玠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尙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羣臣廷議。衆相顧莫敢發。遲疑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議於是。濙等贊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駙馬都尉薛桓。襄城伯李瑾。武進侯朱瑛。平鄉伯陳輔。安鄉伯張寧。都督孫鏜。張輓。劉深。張通。郭瑛。劉鑑。張義。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曹敬。指揮僉事李福。尙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翔。楊善。侍郎江淵。俞山。項文曜。劉中敷。沈翼。蕭鑑。王一寧。李賢。周瑄。趙榮。張敏。通政使李錫。通政樂輝。王復。參議馮貫。卿蕭維楨。許彬。蔣守約。齊整。李賓。少卿張固。習嘉言。李宗。周蔚能。陳誠。黃仕雋。張翔。齊政。寺丞李茂。李希安。柴望。鄺鏞。王詢。王溢。翰林學士商輅。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霖。林聰。張文質。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涂謙。丁泰。亨。強宏。劉琚。陸厚。原傑。嚴樞。沈義。楊瑄。王驥。左鼎。上言。父有天下。必傳於子。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玠奏。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旣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開。卽日簡置東宮官。懋。亨。濙。直四人爲太子太師。溥。循。毅。謙四人爲太子太傅。輓。文淵。濂。南京禮部尙書儀銘。士悅。工部

尙書兼大理卿石璞、都御史鑑、文、綱九人爲太子太保。淵、一寧、滋三人爲太子少師。山爲太子少傅。錫、維、楨、兵部左侍郎俞綱、都御史羅通四人爲太子少保。輅、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學士中敷爲太子賓客。嘉言爲詹事。文曜、琦爲少詹事。翰爲左庶子。侍讀彭時、侍講劉儼爲左右春坊大學士。周旋、趙恢爲右左庶子。修撰林文、侍講徐埕爲左右諭德。修撰李紹、侍講劉定之爲司經局洗馬。侍講楊鼎、倪謙、呂原、修撰柯潛爲左右中允。李侃、御史魏齡、詹事丞、編修周洪謨、劉俊、檢討錢溥、編修岳正爲左右贊善。編修周安、李泰、林聰、典籍鄒循爲左右司直郎。侍書陳穀、徐祕、監丞鮑相、縣丞高誠爲左右清紀郎。檢討曾暹、傅宗、五經博士陸藝、曲籍、李鑑爲左右司諫。編修王慎爲校書。中書舍人劉鉞、趙昂爲正字。教諭劉潔、錄事序班楊欽、王政、周寧、溥榮爲通事舍人。凡東宮公孤皆支二俸。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見濟母杭氏爲皇后。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遣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挺直入擊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瘐死。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朔望。丁未，柳溥、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太子爲沂王。癸丑，以立太子故，賞諸親王公主。乙卯，賞邊鎮文武內外羣臣。又加賞內閣陳循、高穀、學士江淵、王一寧、蕭鐵、商輅各黃金五十兩。六月，以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四年二月乙未，太子冠命胡濙持節掌冠。高穀贊冠。蕭鐵宣戒敕。甲辰，冠沂王及其弟榮王。命陳循、于謙持節掌冠。何文淵儀銘贊冠。商輅宣戒敕。十一月，以御史張鵬言，簡東宮師傅講讀官。上命胡濙、王直、陳循、高穀、王文

儀銘、江淵、蕭鑑、俞山、俞綱、商輅、日更番侍班。彭時日專講書，李侃、李齡、錢溥、劉吉日專侍讀書，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四日，太子薨，諡懷獻，葬西山。天順元年，降稱懷獻世子。

悼恭皇太子記

悼恭皇太子祐極，憲宗第二子。先是貴妃萬氏生長子，未名而薨。太子以成化五年生，母賢妃柏氏。七年十一月己酉，册立爲皇太子，詔赦天下。十二月薨，葬西山，諡曰悼恭。

榮記

榮王祐樞，憲宗第十三子。母康順端妃潘氏。成化二十一年生，弘治八年封。正德初，尙居京邸。王正直有才幹，與吏尙書張綏謀逐權璫劉瑾。瑾覺，主逐王之國。常德常奏其世子厚勳，福寧王厚熹念母妃劉氏，欲每歲更番出城祭掃，上不許，請食鹽菜戶許之。嘉靖中，王著賢聲，賜沅江西港，天心團坪，淶池諸稅以旌。十八年薨，諡曰莊。

哀沖皇太子莊敬皇太子記

哀沖皇太子載基，世宗長子。母貴妃閻氏。生三月而薨，追册諡，葬西山。莊敬皇太子載整，世宗第二子。母貴妃王氏。生嘉靖十八年，册立爲皇太子。大赦。三十一年薨，諡曰莊敬。

憲懷皇太子記

憲懷皇太子翊鉞，穆宗長子。母莊皇后李氏。以嘉靖三十四年生，生五年而薨。初贈裕世子。隆慶元年，追

册證

福記

麗王常洵神宗第三子。母皇妃鄭氏。萬曆十四年生。二十九年封。皇妃鄭氏有寵於上。生王而孝和皇后王氏生光宗。孝和出於微。光宗九歲時。羣臣數上章求册立。而朝議藉藉。恐有舍長立少之意。十八年正月。上居毓德宮。召大學士申時行等。時行因乞册立東宮。係宗社大計。願皇上蚤裁定。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然長子尙弱。俟壯後行。已令四臣勿出。宣長哥來。著先生每一見。光宗與王至。四臣見光宗岐嶷。稱賀。因請豫教。上曰。已令內侍授書。時行奏曰。皇上六歲正位東宮。卽讀書。上曰。朕五歲卽讀書。乃指王曰。是兒亦五歲。尙不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臨出。復再三奏。越明年。言者益紛爭。册立事。而皇妃弟國秦屢疏乞册立及分封。以杜羣議。二十二年。命光宗及三王並出閣講學。羣臣復爭事體不同。始次第讀書。二十六年戊戌。先是皇妃刊閩範圖說。序引仁孝女誠。章聖女訓爲言。而給事中戴士衡因奏皇妃僭擬有易長心。王憂危。上不聽。留中。二十九年。册立皇太子。遂封王建邸河南。三十一年十一月。忽刊一書。名續憂危蠹議。又曰。國本攸關。一夜徧宮府及各公署。大略東宮官未備。謂上有易儲意。立王爲太子。語甚悖亂。上覽之大怒。立命索奸人。而緝捕人謂出順天生員。曠生光手。酷刑榜掠無驗。上益怒不測。而僧達觀。琴士鍾澄。御醫沈令譽。百戶劉柏等皆誣繫繫獄。多刑死者。讞者因以生光實之。置之法。王益危懼。是時福邸賜田頗多。王上書請減莊田。上嘉王謙遜。命減十之二。四十

二年之國。越明年五月四日。蔣有風癩男子持挺入東宮。擊守門內侍仆。太監韓本等集衆執之。是時光宗爲皇太子。熹宗尙幼。俱居東宮。皇太子親送刑部鞠審。初審男子名張差。宿有瘋癩疾者。以入重地。擬凌遲。廷議紛擾。謂出皇妃意行刺。俾王冀非分。上乃召百官入慈寧宮。執皇太子手諭之曰。此兒極孝。朕甚愛惜。從少至今。成丈夫矣。朕有他意。何不於彼時更置。待今長成耶。況其弟福王已之國。卽有他舉。亦須文武大臣草詔。彼能翼而飛至耶。因顧問皇太子曰。爾何言。皇太子曰。如此瘋癩。殺之已矣。久恐株連無辜。又曰。我父子親愛。外廷若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爲不孝之子。深可痛恨。上又述其語。羣臣再宿刑部主事王之寀。嗾張差。使謂有主之者。於是興大獄。幾波及王。賴上鎮定而止。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破河南府。王薨。未及諡。而國亡。世子由松走江南。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洪光。

獻懷皇太子悼懷皇太子記

獻懷皇太子慈煇。熹宗第一子。母貴妃范氏。天啓三年十月生。生二歲而薨。追冊諡。葬西山。悼懷太子慈輝。熹宗第二子。天啓五年十月生。生二歲而薨。追諡。葬西山。

皇太子記

皇太子慈煇。懷宗第一子。母周皇后。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卯時生。三年二月冊封爲皇太子。詔赦天下。九年。出閣讀書。太子聰穎端凝。凡於古今多解悟。出語謙沖。善書。時灑翰墨。賜講官。十七年。李自成破都城。不知所終。國變後。京師一皇太子出。南京一皇太子出。京師者劉應元。南京者王之明也。皆僞。

靖江記

靖江王守謙。太祖長兄南昌王之孫也。南昌王從祀廟廷。子文正。少孤。其母妃王氏守節。撫文正。依太祖。愛之如己子。比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犯。上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卽曰。爵賞不先衆人。而議私親。何以服衆。且叔旣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上喜其言。益愛之。從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擢樞密院同僉。辛丑。改院爲大都督府。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尋統元帥趙德勝等。鎮守江西。號令明肅。癸卯四月。陳友諒圍南昌。用雲梯攻具。百道進擊。文正主畫軍中。隨方應敵。翦獲甚衆。友諒獲吉安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祐。徇城下。文正不爲動。至六月。援兵不至。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降。友諒緩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城下。殺之。子明從水關潛出。夜行晝伏。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上謂子明。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旦夕至。諸君宜固守以待。友諒殺子明。文正守益堅。七月上。統舟師二十萬來援。友諒始解圍。逆戰鄱陽湖。竟敗。死禁江口。甲辰。文正遣部將何文輝等討平江西未附州縣。然在江西雖功高。多不法。驕淫暴橫。強奪民間女子。所用牀榻器物。僭以龍鳳爲飾。吳元年。上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欽冰爲密奏。上大驚曰。噫。此子不才至此。非吾自行不可。卽日登舟。至南昌。泊城下。召文正。文正不意上遽

至倉卒出謁。上泣曰：汝何爲輒起此意？遂載與俱歸。羣臣勸請伏法。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眞法則傷恩，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違訓教，忘艱難，恣兇狡，貽我憂。我育汝，汝長成，且封汝爵。我終不以汝父故廢汝。汝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未幾，文正卒。洪武三年，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煒，又改名守謙。國桂林。桂林獨秀山前見元順帝潛邸，改爲王宮，賜冠服祿如郡王。官屬如親王。九年之國，陰賊險狠，狎比小人，肆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置於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容貸，使居鳳陽力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既七年，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訓戒諄切。王至雲南，復故行，掠殺不辜，民怨恚。上仍召還，安置鳳陽，又橫恣不法，乃召至京，撻而錮之。二十五年卒，不諡。子贊儀尙幼，上憐宗室諸王皆無後，命爲世子，留京師，贊儀恭慎，好學能書。三十年春，遣省督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先自湘、楚入蜀，歷陝西，出河南，上山西，抵大同，宣府，北平，東至大甯，遼東，轉而山東，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以贊儀年少，欲其知親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永樂卽位，遣之國。卒，諡曰悼僖。其七世孫邦甯，嘉靖六年嗣王，盛氣瀆湧，不肯事學問。先是靖江府食鹽給銀廣東，至桂林市鹽，至是乞支本色，不許。二十六年，奏以爲臣祖奉御書全支本色祿米，而後則扣支，屢奏未有明旨，爲不關祿米者二十年。緣是地侵軍竄，地方官箠辱府中臣衛，體統凌彙，皆以無祿之故，請全祿。且罪侵者，且言去冠服居城外，若不得請，則削髮披緇，弗入府。上覽之，怒曰：邦甯爲祿，故摭拾紛囋，詞忿激，迹涉要脅，敕廷臣議。已而巡按御史徐南金劾王。

信姦黨。違法害人諸事。上因遣刑侍郎某及給事中錦衣各一員。涉勘戒之。三十九年。宗人怨王名。封不以時。各持陰事相訐。而巡按御史龔愷不直王。上疏極言王淫縱狀。上切責之。令自改省。擒治諸左右。寘重典。由是王勢阻。不復能鈐轄宗人。宗人大爲地方害。官無如之何。撫按乃復奏王悔過修德。宜降敕褒恩。以重王權。彈壓宗人。於是賜王敕。令鈐束各宗。申明祖訓。其有抗違不服。及出入公門。劫掠強橫者。許王大者參奏。小者懲治。而諸宗稍斂戢。薨。諡恭惠。





明書卷八十九

記一

起兵諸國記一

史官論曰。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內資策力。外藉羣雄。爲驅除難乎。迹其並奮閭巷。麤與龍戰。互馭風雲。莫適爲雄。運窮勢極。乃歸真主。夫當黜彭難御之時。尉陀帝制之日。豈能尺組封之。折簡召之哉。及其委心發縱之役。弭耳儒生之說。雖曰人事。亦有天命焉。大哉光武之詔。公孫述曰。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皆欲爲君事耳。故其禮河西。赦銅馬。誠明於天命之故者乎。胡元失馭。豪傑紛起。漢爲勁敵。吳次之。西夏等又次之。論者比吳。漢於陳。項則過矣。項王戰鉅鹿。降章邯。沛公資之入關。陳涉立六國後。亦爲秦樹敵。此驅除首庸也。若二國者。峴疆江湖間。竭真主之力。僅以勝之。前無逐鹿之功。後鮮牽羊之順。而太祖禮遇歸德。完其子孫。比於漢祖。大度倍之。昔遷史登項於本紀。附涉於世家。蓋因成敗而立例。有帝王之感焉。作起兵諸國記。

滌陽王郭子興記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尊信之。業稍饒。尙未娶。里中有富翁。

有女。替郭公爲推其干支生子富貴。翁以女卽貴。鄉之人知其替不取也。且業已過時。便與郭公而厚嫁之。郭公自得女。術益售。囊日益盈。久之。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生子三女。一子與其仲也。郭公死。三子俱精積著。以富爲豪屬。元至正辛卯。妖言起。韓山童亂汝穎。徐壽輝擅蘄黃。芝蔴李亦與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等陷徐州。子興心動。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耀勇。時淮南北盜蠭起。與里中豪孫德崖等四人共率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事不稟一。俱自稱元帥。有事則共議之。元帥徹里不花主兵。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百姓益投入城自保。壬辰閏三月。太祖自皇覺寺仗劍趨濠。門者以爲間。縛之行伏。贖子興適巡門。見太祖狀貌大驚異。解縛與語。收置帳下。俾長十夫。子興饒善戰。每出。太祖從旁翼衛。跳盪無前。斬首獲生過當。因問與謀事。甚寵重。引爲親兵。而宿州人馬公者。常使氣殺人。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病且死。馬公無子。有女爲鄭媪。出以託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旣殊異。太祖夫人張氏亦間進。朱某材。應有以固其心。勿令走他人。遂以馬公女妻太祖。是爲孝慈皇后。時四帥皆木強。不能一語。子興較通敏。而臨陣勇悍過之。顧嘗得末座。意激輕四帥。或出非語侵之。於是德崖輩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恆引病不與會。太祖曰。彼日益合。而翁益疏。何以善後。子興爲勉。彊赴。九月。元丞相脫脫攻復徐州。彭早住。趙均用以其衆奔滁。德崖等不能拒。以其故盜魁也。遂尊事之。早住頗有權略。子興與相結。德崖等旣心忌子興。微間均用曰。郭某心第有彭將軍。真不復知有將軍也。均用怒。相與伺子興出。纂而縛之。械德崖軍。或告太祖。子郭公所親。或事叵測。宜急匿。太祖按劍起曰。郭吾父。父有急。

而去之乎。知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偕子興二子往。愬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馳至。破械出之。已而元賈魯圍濠急。解仇合力。背城以拒。會月哥察兒益助賈魯。濠幾不守。明年春。賈魯卒軍中。圍解。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子興爲元帥如故。使太祖行收兵。得故里中壯士七百餘人。加太祖鎮撫。遂以所從二十四人。徐達。湯和等。南略定遠。復收驢牌寨民兵。得三千人。尋夜襲元知院。老張於橫澗山寨。走之。收其精兵二萬。招裕鼻山寨秦把頭等。而繆大亨亦以其衆二萬來附。於是吳復。馮國用。丁德興。胡淵。儲興等皆聚衆保鄉里。各率所部來歸。而洪山寨有衆數千。丁德興以百人一鼓下之。降其衆。太祖乃集諸軍諭之曰：諸公故所部非不多。且勁不精。不可以當勁敵。宜一聽節制。戮力成功。名衆羅拜敬諾。七月。攻下濠州。何世倍來降。并收鐵佛。三汶河口及全椒。大柳諸寨。時挾子興屯泗州。遣人邀太祖。太祖故不往。未幾。二王爭權而鬩。早住中流矢死。均用乃并有其故部曲。而德崖等銜子興。舊爲陰陽之子。與危甚。太祖乃行金賂。均用左右。使說間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郭公閉壁不納。死矣。得濠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在濠勢重。必不相忘。卽不若善遇之。藉其力以爲緩急。均用乃已。又告均用。郭公居肘腋。旦夕爲意。不若縱出之便。子興乃得以萬人至濠。時太祖所部已數倍之矣。以歸子興。大悅。已有讒太祖者。鎮撫得衆心。欲自王。子興惑之。縑太祖。奪其左右用事。使夷於他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卽欲收李善長歸其幕。善長涕泣不肯行。會諸將戰歸。各有所獻。獨太祖無所獻。子興乃不悅。高后知之。乃悉所有遺子興。張夫人。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

掌公畏朱某不發。今舍若奚賴矣。子興悟。乃稍信用太祖。十月。元脫脫圍高郵。分兵趨六合。六合乞援於滁。太祖與使者有舊。夜半開門納之。而子興故不愜。六合帥怒不許。太祖曰。六合吾屏蔽。六合破。滁不獨存。自請將兵行。子興曰。禱之矣。太祖曰。事可否斷於心。行無悔。遂與耿再成前據瓦梁壘。爲六合聲援。元兵不敢逼六合。來攻壘。以計敗走之。方急他所。釋滁。滁完。子興以名號徵。欲都滁。自王。太祖曰。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兵且萃而攻我。未便。子興不得已。爲寢其議。乙未春。太祖以數諫不聽。因謝病。至是再召。乃爲畫下和陽之計。曰。前攻民寨。得所服甲。青題曰。廬州路義兵。今如製選敢死三千。椎髻左衽。以四囊駝僞爲廬州送使者。入和陽行賞。和陽人見之。必喜。乃以絳衣千人繼其後。俟關門開。火舉攻之。於是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繼進。至陡陽關。和陽人果牛酒遠出迎。日午。就食他道。過期不舉火。再成疑。青衣兵已入城。遽率衆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門。絕壯士出擊。再成戰不利。中矢走。元兵逐之。會日暮收還。而天祐青衣兵遇城下。出不意擊之。衣服亂。元兵敗走。小西門。湯和追及之。奪浮橋。發城大呼也。先驚遁去。再成等不知也。子興亦以天祐等戰沒。方詬太祖失策。會元兵遣使詣滁諭降。城空虛。子興益恐。太祖令填三門。兵於南門。入使者。叱膝行。子興諭之多失聲。太祖從旁曲讚之。衆殺使者。太祖微曰。殺之示怯。是速其來。不若恐之大言縱去。彼或疑不進。於是再請二千人往收敗卒。規取和陽自贖。及中途。遇再成并其兵。促至城。始知天祐等已捷得之矣。呼門。城上舉火。太祖免胄示之。得入。子興遂命太祖總兵和陽。檄至未發。時諸將皆比肩。太祖欲觀衆情。密令撤廳事。

公座。易木榻東西行。旦日會。太祖獨後。俗座尙。則諸將上坐滿。唯虛左末坐。太祖卽就末座。不爲異。已而遇事。諸將瞪視無可否。太祖剖決如流。皆關城守最急。嗣奉命覽城。太祖按所畫界刻期成。諸將卒情廢。太祖乃作色。寘坐南向。陳檄於其上。下拜曰。恭主帥命。非我敢擅也。因按劍稱總兵權尊。自今違令者。問軍正。諸將始息。恐下拜。先是城破。軍中多掠婦人。太祖出見小兒。呼其母於軍。惻然。誠諸將悉索所掠。縱其各扶去。尋元兵十萬來攻。太祖以萬人拒守。連兵三月。屢出奇破之。迄夏乃解。濠故帥孫德崖餓。欲以其衆就食和陽。太祖曰。吾拒之則形弱。相仇爲人所乘。不如開門納之。子興怒。躬來視師。及坐館。太祖始往謁。子興益怒。太祖曰。罪有之。爾不善處德崖。事不測。德崖遣人謂太祖。而翁不情。吾去之。太祖過德崖。留之不得。時有出餞其前軍者。邀太祖與俱。距城二十里。聞城中軍閔急。太祖促還。而追者至。抽刀扼中道。持馬銜擁而行。太祖窘。旣脫銜疾馳。則追者箭集於背。去十里許。復爲短兵所及。顛墮馬。適有故人馳呼共乘。而遇德崖弟自和陽來。必殺太祖。張某者從傍解之曰。而公存亡未可知。敗朱公子必不幸。而公苦。兩傷。吾爲子馳視之。則子興鎖德崖而與之酒。及還告。衆怒猶未釋。張護力。夜與共寢。旦復羈麻湖中。會徐達等奉命以身質。太祖歸。德崖亦脫去。子興性暴急。實欲甘心德崖。以太祖故強縱之。旣失去。悒悒不得志。乙未正月。發病卒。葬歸滁陽。子興四子。長二子忌。太祖威名。置鴆酒。躬往迎太祖。謀洩。太祖道。忽控馬仰天爲恭。如見神人。顯二子正色曰。卽若負。若乃見鳩。二子惶恐謝。汗浹背。下馬伏地稱死罪。時孫德崖聞之。欲來有其衆。會太祖別將與元確戰。不能來救。時劉福通奉韓林兒。使招子興子。懼。

而使張天祐往受救於宋。天祐還以宋主命子興次子某爲都元帥。天祐及太祖爲右左副元帥。太祖乃略巢湖水軍。破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衆數十萬。子興長子與天祐從。集慶路元福壽瑩先等逆拒秦淮水上。咸戰死。次子病死。少子以失職鬱鬱死。而季子老舍存。一女侍太祖。卽郭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洪武元年。追封子興爲潞陽王。夫人張氏爲王妃。命有司建祠潞州。以中牢祀。歲不絕。郭老舍者。子興次夫人李氏出。洪武四年。命復老舍家。十一年。以鄰人資童兒誑誤出走。十七年。太常丞張來儀撰廟碑。遂云王無後。而令潞州衛千百戶王傑等二十二人供祀事。以其親宥氏爲奉祀。世守。又令蜀王往來修祀事。二十八年。老舍還。發里窰場。尋宥。諭入四川。候蜀王。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世以王孫朝京師。弘治中。賜琥冠帶爲奉祀。正德中。求印。遂奪官。嘉靖中。仍予原銜。琥率子厚復革。遂終無一命。云。史官曰。子興奮發閩左。名義獨正。能以潞和山水之間。幾成霸業。亦可謂傑俊識時者矣。拔真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更假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太祖之有天下。誰之力也。然而度量狹隘。疑忌恣生。和陽告殂。不能執太祖手痛哭而託其子。噫。愚矣。獨其爲太祖所憑藉。功不可揜。雖廟祀血食。報亦鮮矣。若使老舍通侯世世。豈爲過哉。豈爲過哉。

宋韓林兒記

韓林兒。本姓李。變城人。其先世多以白蓮教惑衆。誦徒永平。至父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韓咬兒等。謀起兵。詭稱山童。宋徽宗八世孫。走

海外得還。當主中國。以宋末丞相陳宜中嘗自古城歸。託帝昺已入倭。遂聲附之。且勸衆。其傳檄略曰。龍
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貴極江南。富誇塞北。又曰。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
天。大率以復興亡宋爲辭。先是至元中。天下騷動。廣東朱光卿。河南捧胡首發難。光卿引鍾大明。葉秀卿
等爲助。國號大金。改元亦符。而捧胡以其衆自信陽。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園。四川韓法師自稱南
朝趙主。元皆令所在討平之。自是袁州周子旺。稱周王。自爲年號。而李志甫起漳州。范孟起河南。亦相繼
撲滅。辛巳。改元至正。則趙州蔣內。何仁稱順天王。汀州羅天麟。陳積萬。及吳天保相繼起。湖廣若河南。山
東不可名者三百餘處。至丁卯而益熾。八年戊子。台州方國珍始據土地。元憚戰伐。以官啖之。十一年辛
卯。羅田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紅巾爲號。略地設官屬。四月。元參議賈魯集丁夫二
十六萬濬黃河。民大擾。山童乃以童謠。故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語。遂僞鑿石埋濬處。如其
語。民相驚詫。從亂如鶩。山童因之起。亦以紅巾爲號。縣官捕山童殺之。其妻楊氏與林兒遁武安山中。而
其黨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題忠等。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
及汝甯府。光州。息州。八月。元也先帖木兒擊復上蔡。殺韓咬兒。明年。其衆至十餘萬。壬辰。郭子興亦起滁
陽。太祖往依之。得領兵。乙未。二月。福通乃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歸立爲帝。軍中稱曰小明王。都亳州。國
號宋。建元龍鳳。時元至正十五年也。母楊氏稱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
劉六知樞密院。六好殺。軍中稱劉太保。每陷一城。剽人爲糧。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室。林兒徒擁空名。

事皆決於福通。凡起兵叛元者，遙附隸之。三月，滁陽王卒和陽，福通遣人招其所屬諸將附宋。會郭子興子亦使張天祐往受命，還檄子興次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太祖爲左副元帥，乃設小明王木主載軍中，事無大小咨行。然實無所奉節制。丙申，元將答失八都魯率兵伐宋，福通逆戰，敗元兵於長葛。會哈喇不花引兵來援，連敗福通於太康。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不能禦，以宋主林兒奔安豐。時太祖用龍鳳紀年，渡江下金陵矣。福通用兵無先後之序，及首尾呼應之法，不固根本，亦未嘗扼要以規便取勢，寡謀淺慮，事無規摹，且號令不稟行，聽反側子散走。於是兗、豫而北，極大同塞外，東至遼陽，西迄長安，南涉江淮，皆其蹂躪所及，民不堪命。丁酉三月，福通犯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闖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明年戊戌，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真出走，乃自安豐迎林兒都之。時元師多敗，或陷或復，唯察罕兵最勁，遠近震之。凡福通所遣毛貴之圖山東者，初陷膠州，元脫歡死之，連陷萊陽，攻益都未下，趨濟南。元山東宣慰使董搏霄大破貴兵於城下，元擢搏霄官都元帥，有忌其功者，譖於太尉紐的該，搏霄以老疾辭，請弟昂霄以代，未幾，復命搏霄守長蘆。方北行，曰：吾釋此，濟南必不守。及搏霄行，駐南皮，詔改拜河南左丞，甫受命而貴兵猝至，諸將以無備，請引避，搏霄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力屈被殺，不見血，有白氣及半空。是日，昂霄亦格死，貴乃與不蘭奚戰好石，敗之。不蘭奚奔濟南，貴果陷濟南，殺守將愛的，隨陷般陽及薊州、郭州，至柳林，元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樞密同知劉哈喇不花敗貴兵，還據濟南，建寶興館，置屯田三百六十餘處於萊州，攻滕州，元守

將以城降。辛丑，元命察罕帖木兒總兵徇山東。貴與田豐逆戰，皆不利。元復東昌府、冠州。時田豐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貴獨聚兵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宋兵後，南略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邱中搆瀕海郡，自將大軍攻濟南。三月，復之。貴亡走。龍鳳五年己亥，貴爲趙均用所殺。貴黨續繼祖殺均用，而福通所遣李武、崔德丙申破商州。元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秋八月，察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李武等入潼關，殺元參政述律杰。元豫王阿剌忒失理會樞密同知定住引兵復潼關。亡何，武等復陷潼關。元平章百家奴潰去。豫王又復取之。武等敗走，尋破武關，趣長安。分兵東略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豫王移書求救察罕。察罕新復陝州，輕兵赴援，與李思齊夾擊，殺獲無數。武等敗走。福通以其無功，責之急。遂叛降於思齊，而福通所遣田豐先於丁酉攻東昌。元太尉紐的該擊敗之。繼連陷東平。濟寧紐的該乘東昌走。豐據東昌。是年，復陷益都。大掠廣平，以東昌爲窟穴。庚子，攻陷元保定路。元遣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不應。辛丑七年，與察罕戰，不利。察罕子擴廓帖木兒會關保、虎林赤等，由東河造浮橋而濟。豐以二萬人奪之不得。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淮，進攻東平。豐戰大敗。會擴廓帖木兒以書招豐，遂與王士誠俱降於察罕。爲元前鋒。下宋潁州及濟寧。壬寅八年，豐與士誠謀刺殺察罕。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數獨入其帳中。六月，豐請察罕行觀營壘，或勸以力士從，不許。曰：「焉得人人防之矣。」乃輕騎十餘人，按豐營，爲士誠所殺。豐等遂入益都。察罕卒，元朝野震悼，追封潁州代王。以子擴廓代擴廓。旣領兵，攻益都急。豐乃間請救於福通。福通自率兵往援，亦半道敗還。豐等城守堅，至穴地通道，乃拔其城。擴廓

醴豐士誠以祭其父。豐等既死，山東地元盡復之。而福通所遣關先生與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諸將破懷慶等處，轉攻陷晉寧。元總管賽因百花死之亡何，察罕遣賽因亦復晉寧。關先生等乃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及攻破遼州。元將虎林赤擊敗之。關先生轉攻晉冀，雲中雁門代郡，遂掠塞外諸郡。察罕遣關保等分兵扼塞，絕其歸路，屢擊敗之。已而元周全與伯帖木兒有郤，以懷慶叛歸宋。福通盡驅其民入汴，全還攻察罕洛陽。察罕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退師。福迪以其不進，殺之。時關先生乘察罕還兵河南，乃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復東向至高麗界，與破頭潘等焚上都宮殿，略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久，士誠困死益都，而關先生亦轉戰不利。遂降元。先戊戌時，福通所遣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之趨關中也。不信攻下秦隴，破鞏昌，以喜喜守鞏昌，而身進圍鳳翔。元察罕暗益兵鳳翔，誘不信等圍城。察罕乃自外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分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亦鼓噪出，不信兵大潰，奔四川。隨令李思齊、張良弼等共討喜喜於鞏昌。喜喜亦敗走四川。至於宋別將吳天保，故鴛賊，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元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陷靖州，尋敗沒。而俞君正亦聚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其別將口仲連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義士范忠、荊門僧智固率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又有鄧忠者，亦屬於宋。初起兵，陷建昌路宜黃。而涂裕、郡武應必達等亦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瀄出奇計擒裕，必達而復其城。蓋自己亥八月，宋主入安豐後，諸路兵將多敗績。安豐之勢日蹙。癸卯，吳張士誠遣將呂珍圍安豐。

擴廓歸河南。與李思齊相疑。乃將兵二十萬攻安豐。福通遣使詣金陵求救。太祖自將以往。未至。安豐破。殺福通。據其城。宋主出奔。太祖至。擊呂珍敗之。棄城走。盧州人左君弼來助珍。亦擊敗之。太祖遂奉宋主還金陵。曰：此楚義帝也。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宋主。劉基從後蹴太祖所坐胡牀。不果。因密陳天命所在。甲辰。太祖卽吳王位。每有事於下。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丙午。龍鳳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林兒殂。稱帝。凡一十有二年。時元至正二十六年也。太祖始改明年爲吳元年。又明年戊申。卽皇帝位。國號大明。以小明王故不忘舊也。亦以應識也。

史官曰：元滅宋。韓氏借宋以起。太祖終用宋號。卒滅元。然則滅元者仍宋也。無往不復。宜哉。當其時。惟結變諸華之度。穰裘混炎。義之宇。趨煽邪罔。爭肆虔劉。貧漁酷烈。卒鮮遐謨。弛弓弗張。釀臞臃腫。於是徐劉猶亂。陸海飛濤。林兒獨控制土中。旁窮猛掃。而太祖以爲宋可用。則用之。殆異於嘯林而鳴鏑者也。蓋帝王之興。必有先驅之足。鯨涌顛波。卒歸乘御。及十年後。韓氏殂。乃自立名號。太祖之遇林兒。洵善始善終矣。然於潞陽則祀之。而林兒則否。太祖寔未嘗北面事之。故有異也。林兒以宋起。元以藉宋滅。林兒之食報弗渺矣。迹其黨。如所云躡一邑。殘一方。以人爲糧者。詎不宜速宋禍耶。悲夫。

天完徐壽輝記

徐壽輝一名貞。羅田人也。姿狀龐厚。爲布販。往來蘄黃間。性寬縱。無他才能。先是瀏陽僧彭翼號妖彭。能爲偈誦聚徒。而袁州慈化僧瑩亦以彌勒譎言煽人。湖湘狂鴛。適壽輝浴鹽塘。身恍惚有光。麻城人鄒普

勝異之聚衆紅巾爲號推壽輝盟主攻陷蕪黃以蕪水爲蓮臺省壽輝自稱爲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時至正十年辛卯冬十月也以鄒普勝爲太師黃坡人倪文俊爲將陷元饒信守臣魏中立于大木死之壬辰元至正十一年春正月遣其黨丁普郎等陷元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知府丑驢戰死進陷沔陽推官俞祖述力竭被執罵不屈支解之二月陷元江州總管李黻字子威汝寧人秦定丁卯進士及第與兄子乘昭俱及難三月復遣歐祥陷元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陷饒徽諸信州乃自蕪黃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遣項普略自徽饒猝攻杭州城無備元參政樊執敬出禦死之時詭託彌勒教不殺與淫投服者但署姓名於簿第取官府庫物從者益衆會元帥董搏霄攻安豐過濠移兵來會平章教化欲退保湖州搏霄請急擊勿失諸將難之搏霄拔劍瞋目曰相君在是慢令者斬七戰復杭州降其將潘大口梅元等進復廣德蕪饒逼徽州壽輝黨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擒斬之首功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天完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攻安慶衆號百萬元湖廣平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救援不至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俄中流矢仆敵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衆羅拜饋食星吉叱之凡七日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自刃死癸巳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破蕪水獲其官屬四百餘人誅之壽輝徙漢陽爲都乙未春正月倪文俊復陷沔陽元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藍水陸并進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焚之報恩奴死三月陷襄陽五月復破

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六月太祖渡江取太平。自是文俊以軍功專恣。欲謀弑壽輝自立。不果。奔黃州。而文俊部將陳友諒乘釁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初玉珍爲文俊部將。文俊死。玉珍已據有西蜀。郡縣皆附。戊戌春正月。天完友諒破安慶。左丞余闕死之。夏四月。復破龍興。己亥。至正十九年。治平九年。夏六月。攻信州。破之。冬十二月。天完主徒都江州。友諒劫壽輝於江州。殺其部屬百官。自稱漢王。庚子夏五月。友諒弑天完主壽輝於采石。壽輝凡稱帝十年。友諒自立爲皇帝。先是。自稱天啓。天定年號。久不用。治平國號漢。改元大義。而天完主戚屬皆被害亡。

史官曰。發憤爲天下雄。或奇情雲潰。或猛氣颺轟。太上志在民。其次亦賈戰勝。率能清彙皇路。樹駿蜚名。而壽輝以布販起。胸乏致治之術。力歉控敵之策。不數十里。輒稱大號。蓋斗筲易盈者矣。委柄旁落。坐受霜鋒。又誰咎耶。乃始終託彌勒名。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壽輝之謂云。

漢陳友諒記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於陳。遂冒陳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性躁險。有智略。深通兵法。初爲沔陽書獄吏。不樂其職。浩然棄去。嘗出泊磯下。有鳥聲呼。或如陳皇帝云。因自負。父普才歎曰。捕魚兒何爲。吾不忍見矣。卽母令我知。匿去。友諒遂與其弟友仁等聚衆。從羅田徐壽輝於漢陽。初隸倪文俊爲簿書掾。獯迅狡猾。出沒匪意。所向必克。歷功爲領兵元帥。始迎其父歸軍中。笑曰。大人第觀兒所爲。丁酉。文俊擅權驕。謀弑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旣心忌文俊。乘其貳。假大義起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江

州矯制時太祖克金陵二年矣命常遇春等取池州斬天完將洪元帥□魏壽等友諒號戰艦來爭敗去明年友諒攻元安慶守臣余闕□簡死士奮擊敗之已而友諒爲樹柵起飛樓攻之城陷死之連破龍興路瑞州令趙普勝復陷明池州元建撫贛汀諸州次第陷西遣兵略衢州復別將攻襄陽而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數日又攻又破之友諒弟友德益攻急而王奉國梯城入的斤死十二月陷杉關及邵武諸郡己亥春復攻明太平及樅陽石埭不利徐達進兵逆擊之普勝棄舟陸走復取明池州普勝有客通術數太祖使辯士陽與客交結致書客誤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不自安來歸告普勝陰事遂令潛走友諒所親惡普勝普勝不覺也恃功傲見友諒使者友諒益忌之以其兵數敗疑內叛親走安慶軍猝邀議事斬普勝於雁汝徐達乃率張德勝等疾攻安慶拔潛山相持不下十二月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東徙都之友諒忌其來沮之不得陽出迎江州伺中西門入壽輝閉門伏發盡殲其所部親信居壽輝江州而自稱漢王立府置官屬誅賞事權一歸友諒壽輝徒據虛位而已明年夏五月友諒挾壽輝聲援安慶太祖策其必犯池州伏常遇春九華山待之俘斬二萬餘友諒乃佯遣使告平曰戰非天完意邊將不謹致弄兵甫閱月忽以重兵突太平乘漲舟尾接城堞西南隅麾其衆跨堞入守將花雲知府許援皆死之友諒既取太平促使人白事壽輝所預伏壯士袖鐵搗狙擊壽輝壽輝中搗死左右皆友諒所私無爲壽輝死者於是卽江岸五通廟自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甚雨羣臣露立草次成禮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餘各拜官有差旣而仍還江州方

數日輒大出兵順流壓金陵。又預遣人於周張士誠所約好，令夾擊金陵。金陵大震，方以其初貴養尊，不爲備。又勢促，衆寡不敵，獻議者請以城降。且欲奔鍾山避之。劉基獨瞋不言。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及奔者，乃可破賊耳。」因定應敵計書。或曰：「吾先拔太平，以牽制敵勢。」太祖曰：「濠塹固，我頓兵堅城，進不能取，退不能援，失所據矣。」或又曰：「不如親率步騎往逆之。」太祖又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而大兵乘流半日抵金陵。吾百里趨救，兵法所忌。乃令胡大海自衢間出兵信州，以制其後。而令指揮康茂才僞約降友諒，速其來。茂才故與友諒善。其老關舊常事友諒，奉書給告金陵虛實。且令分兵三道，以弱其勢。李善長曰：「計悖，卽以漢兵爲憂。」奈何速之。太祖曰：「遲之。」陳、張交成，吾左右厄矣。友諒得茂才書，喜過望。且問江東橋曰：「木耳。」因誡關者：「吾至，呼老康爲驗。」關者許諾。太祖夜以鐵鑄橋，比旦橋成，令趙德跨新河築虎口城守之。而常遇春、馮勝、華高等帳前五翼兵伏石灰山下。徐達等嚴陳南門。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伺舟師龍江關。而親督大軍於盧龍山。偃黃幟山之左，偃赤幟山之右。令曰：「寇至，赤幟舉，舉黃幟，則伏盡發。」己丑，漢舟師至大勝港。沮楊璟港狹，舟不得並進，遽引退。衝江東橋橋堅，知中算，急呼老康無應者。猝還泊龍江。遣萬人登岸立柵，勢銳甚。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士卒盡揮汗日中，遽命去。蓋衆感奮欲戰。令曰：「天且雨，會食後，乘雨擊之。」士皆仰視，天無雲，不肯信。傾之風西北起，雨大作，赤幟舉。諸軍競前拔柵。漢兵爭之，戰方合，雨止，伐鼓，鼓震，黃幟舉。常遇春以伏兵起，南門兵亦掩至。龍江舟師還，內外夾擊，漢兵大潰。趨舟，潮落膠淺不能退，殺溺無算。友諒乘別舸走，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獲

巨艦百餘。俘七千餘人。徐達乘勝躡慈湖。焚其舟。時廖永忠軍采石。益邀擊之。華雲搗其中堅。王銘者先登。創額。裹血戰益力。旋回者三。市周顯別勝於競渡橋。擄其將十三人。而五翼軍復至。漢軍有皂旗。最驍健。盡披靡投水。友諒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追至池州。而還。降將張志雄進曰。金陵之勢在安慶。初漢兵空壁而東。今戰敗。無有爲安慶守者。因襲下其城。令趙伯仲守之。天完僞將歐普祥以袁州降。反擊漢。獲其將友仁。太祖令善歸友仁。而與漢約。和辛丑夏五月。漢輒使李明道將兵寇廣信。多所摧陷。胡大海先使人遏玉山。乃與李文忠由靈溪合擊。敗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漢願降。其兄建昌守平章溥自效。是月。漢使張定邊復取安慶。走趙伯仲。太祖誅伯仲以殉。劉基曰。夜觀天象。火星逐金星。請急營安慶。往必利。太祖親率師抵其城。漢兵堅壁不戰。初以陸兵疑之。敵稍動。繼破其水寨。城堅不卽下。劉基請名攻安慶。潛師疾走江州。毀其巢。太祖悟。擊楫歎曰。安慶著而子矣。長驅過小孤。漢將丁普郎、傅友德等咸迎降。師距城五里。友諒始知之。倉皇引逆戰。大敗。夜半。率妻子西奔武昌。而江州下。乘勝進拔蘄黃。興國。黃梅。廣濟等郡。又遣使招諭漢江西諸守將。南昌胡美。餘千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孫本立。曾萬中。陳州陳龍。咸納款內附。而趙德勝分下瑞州。臨江諸郡。鄧愈襲浮梁。破之。遂取樂平。饒州悉定。獨鄧克明爲漢守撫州。伴遣使納款。鄧愈知其僞。擊走之。初友諒之逃武昌也。徐達追至夏陽。還鎮江州。方奉命馳建康。未半道。而友諒兵已猝入江州。達又縱擊大破之。俘其眷屬。因復下安慶。冬十二月。漢相胡廷瑞以龍興附。其部將祝宗。康泰不與。奪於廷瑞。未發。以南昌降。壬寅春正月。太祖幸龍興。諸降將畢會。存恤窮苦。謁孔子。

廟宴滕王閣集諸儒賦詩爲樂。放鹿西山北築臺城龍沙之上。改龍興爲洪都府。三月徐達西攻武昌。令宗秦二人從行。宗秦中道叛還。夜劫洪都。發礮火破新城門。守將鄧愈倉卒出走。知府琛逆戰於市。及都事業思誠死之。於是徐達還擊洪都。宗走死新淦。獲秦廣信。以廷瑞之甥宥之。四月始定。太祖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乃命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鎮之。江西諸郡雖附。然多觀望。而漢八陣指揮者。猶竊屯南昌之西山。鄧克明復起新淦。熊天瑞寇吉安。陷永新。守將孫本立被執死。饒鼎臣繼陷吉安。至癸卯正月。臨江撫州饒州等處復叛。文正次第遣兵底定之。當是時。友諒既擅制全楚。而士誠亦王姑蘇。太祖議所向。或以爲姑蘇饒沃。宜先取之。劉基曰。士誠自守寇耳。友諒居上游。名號不正。陳氏滅。取張氏如囊中物。太祖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若先引而東。則漢必踵至。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遂決計西伐。會士誠攻安豐急。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旨來請援。太祖必自將往。劉基力諫不聽。時友諒憤其敗。欲報洪都。乃作大艦。艦高數丈。外飾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弩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纓旛皆裹以鐵。爲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氣銳甚。號六十萬。四月壬寅。直抵洪都城下。攻具百道。連晝夜。友諒親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畫軍中。分布拒守力。隨方應之。友諒攻撫州。門兵各冒竹盾如箕狀。矢石不能及。總管元帥而下。創死甚衆。趙德勝率步卒千人。開門搏戰。斬漢平章劉進昭。擒副樞趙祚。漢兵稍退。友諒益增修攻具。欲破柵從水關入。文正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反奪更進。於是更煉鐵鉤。出手灼爛。不能奪。德勝方巡宮步門中。蹶張弩。

洞腰臂卒而漢已分遣別將蔣必勝等攻圍各郡。以故無近援。李明道遂復以吉安叛歸漢。殺守將曾萬中。隨陷臨江。文正遣千戶張子明潛赴金陵告急。遠爲漢人所執。友諒曰：「而誘降文正，封侯，否？立死？」子明許諾。至城下，呼諸公但堅守。大軍刻期至，勿憂。友諒殺子明。城上震呼，守益力。時太祖悔安豐之行，曰：「吾恨不入劉基之言，使友諒解事，乘虛揚帆金陵，大事去矣。」圍南昌計之下者，趣還徐、常、廬州之師。七月癸酉，親督舟師二十萬赴洪都。援癸未，次湖口。友諒乃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時洪都被困已八十五日矣。丁亥，遇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敗其前鋒。漢兵死者千餘。太祖意不忘金陵，立命達東留守。戊子，布舟師爲十二屯，令俞通海乘風縱焚敵兵二十餘艘。軍威大震。漢將張定邊驍捷，直前犯中軍。太祖舟適膠淺，倉卒厄。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願假上冠服投水以疑敵。」漢兵競登舟觀，呼萬歲。攻稍緩，會遇春等疾援。水湧，舟得脫。遇春飛矢中定邊，定邊走。俞通海等飛舸及之，定邊背負百餘矢退去。日暮，軍中藉藉懼不敵。太祖夜集諸將更約束。己丑，漢兵悉鎖巨舟爲陣，旗幟樓櫓，望之如山。我師怯於仰攻。太祖親執號麾之，左右卻，急斬隊長十餘人，縮不進。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敵以數舟攢鉤刺之。志雄窘自剄。丁普郎、金景、陳弼、徐公輔與宋貴、陳兆先等先後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猶執兵若戰狀，直立舟中不仆。郭輿曰：「不火攻不可。」戊子之戰，已小見其利矣。乃命常遇春等實荻葦七舟，和火藥其中。東草爲人，飾甲冑爲睨敵狀，以敢死士操之。晡時，東北風起，走火舟於巨舟下，敵苦高不能俯。退又聯鎖，猝不脫。乃乘風縱火，漢舟數百艘須臾盡。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等皆焚。

死。溺萬餘人。友諒爲氣奪。明日庚寅。漢兵復出挑戰。我中軍舟橋白。漢兵併力白橋急。令諸橋皆白。自辰至午。戰不解。劉基侍。忽揮手。倒呼難星過。掉太祖袍。急引他舟。太祖危駭。顧前舟已破碎。左右半溺水。壞矣。辛卯。復聯舟大戰。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軍中遙望。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繞敵巨艦後。飄飄而出。勢如游龍。諸將士見之。勇百倍。呼聲震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友諒大敗。辛卯。欲退保鞋山。爲大軍所扼。不得出。俞通海乃請放舟入江。據上流。稍且休。而劉基亦密請移軍湖口。決勝於金木相犯日。遂令夜船置一燈。相隨度淺行。比明盡渡。泊於左蠡。友諒亦出泊瀟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其右金吾將軍進曰。軍勢相抗。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再舉。左金吾曰。不然。我師尙衆。且力戰。何至自焚示弱。友諒猶豫。至是。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遂以衆來降。已而右金吾亦降。漢力大衰。太祖貽書友諒。激使戰。友諒怒。留使者不答。而盡殺所獲明戰士。太祖故悉出敵俘。視有傷者。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祭其子弟之死者。若諸將士之死於敵者。遂出湖口。督諸將橫截之。凡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貽以書。略云。公卽僥倖生還。亦宜修德。勿復欺人。急卻帝名。待眞主。友諒亦不答。太祖日與博士夏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連復蘄黃。興國等處。八月壬戌。友諒食盡。悉兵突禁江口。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向北。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方達涇口。岸兵合擊。時鐵冠道人侍。大笑伏地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嘻。無妄言。俄有降卒言。友諒方視兵艙外。翹首四應。忽流矢貫睛。及顛死。遂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陳榮等。得漢卒五萬。張定邊夜以小舟。

載友諒屍還武昌。復立子理爲帝。改元德壽。九月丁卯。班師。赤船載俘。白舟乘士。過湖。浮屍。盡。歎曰。嗟。士爲我死。酬而祭之。十月。西征武昌。諭常遇春曰。陳理孤豚。久當自服。慎勿與戰。甲辰正月。卽吳王位。二月。躬視師武昌。令遇春搗漢張必先。援兵於夜婆山。復令傅友德奪漢高冠山。俯瞰城中。漢計誦。夜遣驍將陳英傑。獨槩捷馳入中軍。且劫王。王力披帳坐胡狀。將郭英宿衛。兩呼郭四爲吾殺賊。英奮臂一呼。陳應聲倒。旣而遣羅必仁入城諭。癸丑。理銜璧。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乃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悉令理自取。禁士卒毋入城。發粟賑饑。因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參知政事守之。自是沔陽。荆岳郡縣皆降。封陳理歸德侯。友諒父普才承恩侯。友諒弟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友仁追封爲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之。友諒稱帝凡四年。年四十有四。時漢將之未服者。熊天瑞據贛州。新淦濠民鄧仲廉亦拒永豐。鄧志明與其兄克明立寨新淦自保。饒鼎臣抗吉安。姜旺保江陵。左丞相周文貴走湖南。尋命常遇春。鄧愈等討平新淦諸寨。而徐達及楊璟等下江陵。取彝陵。潭。沅。沉。及辰。衡諸郡。寶慶路漢地皆平。獨贛州不下。乃諭遇春曰。天瑞孤城不可久。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乙丑正月。始克贛州。降天瑞。遣將踰嶺。招諭韶州。南雄諸郡皆降。鄧愈還破鼎臣於安福。遇春克安陸。取襄陽。以鄧愈鎮襄陽。而平章湯和先後克永新等七十餘寨。穀城來降。漢文貴走湖南。令其黨復寇辰溪。總制詹允升遣兵討之。文貴退保麻陽。復遁廣西。尋獲之。漢遂滅。久之。置普才於潞州。徙理於高麗。詔其王善待之。

史官曰。肆情凶逆者。終成反斃之局。機暗進取者。自速危亡之口。蛇豕之毒。雖觸。蠱螫之躁。必蹈。所由然。

也。友諒以雄桀之資，跳盪湖湘之浚，芷蘭間采，驚濤足飛，傲然專大，忝竊鴻名，怒隣輕敵，目無雷震，秣篋既作，吞噓乃逞，議者比之項羽，事有相符，當其鼓行而下，建康勢岌岌矣，時婺州甫定，審固遲回，勁敵在前，不得不戰，鄱陽之役，互爲雄雌，天之所興，是奏瓊績，項羽曰：非戰之罪也。子於友諒亦云：儻友諒能乘機豹隱，收召豪傑，連東吳，扼安慶，吾不知金陵兩大之間，枝梧何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而乃洪都蹶足，江東墮謀，屢敗不悛，亡其何待，況有賢而不能用，卒使穎國諸人，毅然決去，卽陳、熊、饒輩，奚足取耶，獨其以捕魚兒跨有全漢，規模粗立，抗制四載，梟心之騎，推迅弗屈，龍戰之血，至死猶腥，友諒誠足稱霸者之英焉。



明書卷九十

記一

起兵諸國記二

吳張士誠記

張士誠秦州白駒場鹽僉也。小字九四。與弟士德、士義、士信。並以販鹽爲業。士誠有膂力。輕財好客。寬闊寡言笑。而性激鷙。遲發不肯化。市鹽諸富積始多。忽易之。往往色侮。或負其直。而弓兵邱義使氣尤窘辱。士誠不能堪。憤起。與諸弟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色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數百家。自度不得免。見汝穎兵起已二年。官府不能制。士誠亦陰號召各場游手少年謀舉事。爲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也。先是有王克柔亦秦州人。謀不軌。下獄。其黨李華甫將篡出之。知府李齊招撫判秦州。士誠密與深結。至是殘其故黨甚。士誠憤殺華甫。併其衆。行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弟士義冒矢死。士誠激攻子仁。破走之。附者始衆。五月陷秦州。元命李齊招諭。士誠請降。願受民職自效。時參政趙連移鎮秦州。促士誠治划船趨淮泗。士誠心疑有變。不肯發。起伺間。窘連以歸。連以身撞士誠。罵不絕。被害。其僕楊兒護連亦死。進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元左丞相偃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士誠黨數人偶乘

聞呼噪入高郵掠。偃哲篤驚。及其屬倉皇走免。及齊還。城門閉。士誠竟據高郵。元苦不能制。復赦其罪。諭使至不得見。還謬稱士誠已迎拜。獨乞一名爵。於是更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撫士誠。士誠拒不受。拘昭舟中。勒反戰。元兵昭不奪。殺之。行省不得已。復遣使往諭。士誠曰。須李府君來。至則彊齊伏跽。齊曰。吾膝如鐵。士誠怒。椎其膝腐割之。元竟憚用兵車。冀士誠有降意。令集賢待制烏馬兒往諭。錄事孫搗輔行。搗反覆曉譬不悟。拘搗軍中。後從徒吳謀復高郵。語洩被害。樞密院都事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錄軍功陞都事。詣行省陳策。丞相達識鐵睦爾與兵萬人。夜銜枚直趨寶應。士誠黨大驚潰。乘勝斬首數百。抵高郵三面攻。普將中軍攻北。而蒙古軍千騎突遮普前。欲收先入功。士誠引兵拒之。千騎恇怯反走。以是普兵亦被蹂多擠水。普直入陣多殺傷。遂與從兵三十人俱死之。元始命淮南行省平章福壽往討之。不果行。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尋改永興。麻曰明時。置官屬。攻揚州不克。陷盱眙。泗州。時右丞相脫脫以讒出。督諸軍事。聲討士誠。士誠大敗。以十餘人突圍走。元復高郵。已脫脫竟以讒削爵去。安置淮安。副使哈喇憤曰。丞相行我屬度不免。卽甯死丞相前。因拔劍自剄死。士誠乘隙還擊之。元兵敗走。復據高郵。是歲。太祖渡江駐金陵。下鎮江。十六年丙申。淮東大饑。江陰人朱定與富民趙氏相仇殺。爲盜。渡江謁士誠求救。因言平江饒富。可以建國。願以其黨內應。士誠自念才力未足。抗淮北。又高郵多贖。顯不足守。謀兼弱以自固。弟士德智略可任。於是遣督兵由通州。二月抵平江。元鎮將脫寅禦之。不克。其館客楊椿鼓交於胷。罵不絕口而死。妻王氏哭軍中求屍。爲所執。不屈。周兵義不敢犯。門人陳普亦罵賊。

死守臣貢師秦遁去。士誠入城，卽承天寺爲府。改平江曰隆平，迎奉其母曹來自高郵，服御皆天子制。以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立樞密宏文館，所親信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並知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等爲參軍，用蘇昌穎爲學士，尊禮之。規模稍稍立，與高郵殊，分兵陷湖州。府松江常州諸路立鎮，海萬戶於太倉，士誠名爲好士，收元臣郭良弼、董縉爲賓友，亦束帛迎故員外郎楊乘於其家，乘遣命其子鹵卓訖，顧日西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夜自經死。張百戶者，與其伍謀起兵，不果，見殺。周人調其妻曰：「從我乎？」妻憤觸刃死。尋陷杭州，元丞相達識遁去。左丞答納失里戰死，州民黃仲起一家抗死。元令初達識等屢敗，乃招土官楊完者至，有兵十萬，自嘉興來擊士誠，敗之，復其城。達識還守杭州，已而犯明，宜興援將耿君用戰死。子炳文代領其衆，太祖貽書比士誠，隗囂士誠不悅，羈我使楊憲不遣，遂以舟師攻鎮江。徐達與戰龍潭，破之。達承太祖命，因急攻常州。周遣士德盛兵來援，達設三覆以待，與戰士德遇坎墜馬，遂擒歸。太祖爲色喜，周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布萬疋，及金銀諸物，爲盟信。太祖責其開釁召兵之罪，士誠不報。於是益達兵三萬破常州。周計誘新附鄭僉院，以七千人叛去，反攻達。常遇春等脫達圍於牛塘，擊敗之。丁酉二月，耿炳文、劉成等下周長興，以炳文爲都元帥，成副之。時常州食盡，守將呂珍宵遁，以湯和爲元帥守之。周連寇長興，反去。別將張鑑等克周泰興，俞通海以舟師略馬蹟山，矢中右目不動，而常遇春等攻江陰，總管王忽雷乘風雨奮擊，奪秦望山。江陰下，擢兵吳良分院判守之。弟禎協守金陵界。周唯長興與江陰，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而江陰枕大江，姑蘇通。

舟濟渡。於是士誠水陸侵軼之路絕。未幾克馬馱沙。江陰益固。取常熟。士誠累敗氣慄。而士德既被拘。潛書士誠。俾降元爲助。士誠乃使人詣行省達讖請降。詞多不遜。陰賂楊完者爲代請力。達讖不得已。承制授士誠太尉。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士誠雖奉元正朔。錢穀甲兵。專制如故。戊戌。周兵攻常州。連攻常熟。湯和。廖永安逆拒。大敗之。時楊完者恃功驕恣。而苗軍貪殘不馴。達讖不能制。乃陰與士誠合兵圖完者。完者窮自殺。苗衆潰。其部將蔣英。劉震等以餘衆三萬。就桐廬乞降。士誠乃益無忌。遂脇達讖據元杭州。以兵迫奪嘉興。紹興并據之。乘勢復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先是徐達率邵榮等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遙諭宜興城小而堅。西通太湖。宜絕其饋道。竟以是拔之。而廖永安分舟師徇太湖。與呂珍戰不利。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拘囚之。太祖以所獲周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許。請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命楊國興守宜興。國興屢破周師。勞來安集。民多來歸。十九年己亥。邵榮破周兵於餘杭。胡大海等取周諸暨。改爲諸全州。呂珍率衆來攻。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之。珍窮蹙。大海縱之歸。以示威信。鄧愈略臨安。大破周兵於閑林寨。周侵嚴州。李文忠由碧溪塢迎戰。大破之。旋復寇江陰。鑿蘆蔽江。吳良以計合擊之。殺溺甚衆。已而連寇建德。宜興。常州。婺源。嚴州等處。皆敗去。於是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於軍。周復遣兵陷紹興。庚子。陳友諒弒徐壽輝。自稱帝。使使約士誠夾攻建康。士誠觀望不敢進。復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總管楊泉。張珙守長興。逆戰呂珍。被殺。耿炳文以勁兵合戰。大破之。而李文忠救諸全。破周兵三溪。焚其營。元徵糧於周。別詔方國珍具舟海運。咸不奉詔。達讖爲往來游說。

得運糧一十一萬於燕京。初，士誠臣元其參軍，命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言不漕貢。思齊曰：昔爲賊，今爲臣，不可。士誠大怒，抵案仆地。思齊遁去。辛丑，胡大海攻紹興，不克。周守將呂珍有材略，嘗以牛革囊兵濟以襲我。每戰，令軍作歌高噪，遂著保越錄以自詡。久之，李伯昇將十萬寇長興，勢銳甚。耿炳文僅以七千人固守。陳德等援兵三路，皆被劫潰去。時太祖方下九江，急遣常遇春還師東援。走伯昇，俘斬五千人。二十一年壬寅，故降苗一日叛金華、處州，殺胡大海。耿再成，士誠疾乘間遣其弟士信等重兵圍諸全。李文忠先以僞榜緩其攻，檄信州胡德濟往援，夾攻大敗之。敵爭渡，溺死無算。時宋劉福通以宋主韓林兒保安豐。癸卯，周呂珍率師二十萬攻之。宋求援於金陵，援未至。城陷，福通見殺。太祖親帥師三戰，拔其城，並走左君弼。院判謝再興守諸全，嘗私賈杭州。太祖使李夢庚節制其軍，再興內不安。恚曰：吾嫁女徐達，乃不令我知，何異給配。執夢庚以諸全叛降周。寇東陽，李文忠令嚴備五指山，而輕兵疾馳大敗之。於義烏，先鋒胡深曰：諸全浙東藩蔽，失此，衢處無以爲守。請更築城五指山下，不旬日，城成。乃以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是時太祖與友諒會戰鄱陽，急遣徐達備士誠於建康。士誠方幸無事，脅達識爲請王爵，不得，益憤。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治宮室，置官屬，尊母曹氏爲太妃。甲辰正月，太祖卽吳王位。士誠怨達，識不爲用。而於右丞答蘭帖木兒等賄諂之，媒蘖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而數其短，勒自陳老病，幽之於嘉興。答蘭等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士信逼取符印，竟自爲丞相。復脅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於紹興，求寔受王爵。普化不從，往逼其印。普化封其印庫中，曰：卽斷頭不辱印，從容賦詩訣妻子，仰藥死。達識

幽中愧之曰。大夫且死。吾何生爲。亦仰藥死。士誠遂專有江浙。於是遣士信連寇長興。不利。己巳。復寇。耿炳文每破之於城下。吳兵自是不敢復窺長興。叛將謝再興以李伯昇帥師二十萬圍諸全之新城。預置州縣官屬。爲必拔計。胡德濟挫其先鋒。閉關嚴備。李文忠遣張彬走浦江爲聲援。而大兵抵龍潭。陳旣交。身陷其中。堅敵爲披靡。德濟亦自城中出合擊之。走伯昇。流血膏野。溪水盡赤。至是始大服。胡深築城之議。初。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畫。自執士德不食死。椿以讒出守淮安。又襲殺之。是後兵多窘敗。更委政於士信。士信驕。軍中常以婦人樂器自隨。日。袴蒲蹴鞠。酣飲爲樂。及爲丞相。治第東城。所任王敬夫等三參軍。皆諂佞。儉邪。專事蒙蔽。太祖曰。彼沈酒忘機。不亡何待。士誠所轄。南至紹興。與方國珍界。北有高郵。通秦。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太祖計先取淮東。翦士誠羽翼。然後專事浙西。命徐達等克海安。趨秦州。屢敗其援兵。而吳盛舟師。海安。駐范蔡港口。以逼明兵。太祖知其詐。遙諭達曰。敵非真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欲分我兵勢。使備水寨。而疾走陸寨。擣吾之虛。亦誘我兵深入。若去秦州遠。首尾遙闊。不及救。宜令遇春駐師海安。廖永忠還禦水寨。大軍慎勿輕動。此月必克秦州。如期。秦州下。分兵徇興化。進高郵。復命同知馮勝以所部節制高郵軍。而達還軍秦州。再諭以持重。是時士誠攻宜興急。達還援。擊敗之。復高郵。吳又出數百艘。馬。馱。沙。汧。流。窺江陰。太祖命吳良嚴兵以待。親督軍往援之。比至鎮江。吳兵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將伏江陰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於浮子門。縱火大破之。遂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而進遇春圍高郵。聲援宜興。時馮勝代圍高郵。誤聽吳將俞忠詐。殺我受降。

千人及達還并兵。勝憤甚。鼓軍士一戰下高郵。乃以遇春守秦州。而達進取淮安。俘獲甚衆。守將梅思祖以城降。并獻所部泗州。淮地悉平。時濠已爲吳守。攻克之。而徐、宿、二州皆下。進取安豐。江北之戰。迄於成功。皆出太祖遙畫。其料事應機。不爽銖銖。乃議平吳。七月。拜徐達大將軍。常遇春副之。率師二十萬以行。諭以勿肆擄掠。勿妄殺戮。勿發邱隴。勿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輕樵牧。因榜士誠八罪。其略曰。惟茲姑蘇。張士誠始私販而行劫。繼負固於海隅。罪一。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連。囚其待制孫搗。罪二。旣襲浙西。兵不滿萬。地不足千。僭號改元。罪三。親弟被執。坐困楊苗。首尾畜縮。旋復詐降。罪四。陽奉元朔。陰擅假王。達識見幽。左丞被害。罪五。擅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罪六。挾印求封。丞相南臺一再烈死。罪七。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民。罪八。因屏左右。諭達曰。熊天瑞意快快。此往必叛。吾陽如副將軍計。直搗姑蘇。使彼走告士誠。而吾師竟趨吳興。出不意。於是達等出太湖。連擊吳將尹義、石清等。破擒之。而天瑞果叛去。疾以長鎗軍出奇搗吳興城下。擒吳參政黃寶。及元帥以下二百餘人。吳乃遣李伯昇共城守。閉門不戰。別遣呂珍及五太子等率兵六萬來援。五太子士誠養子梁虬也。身短小英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珍等出我師之後。屯於舊館。築五壘自固。常遇春、湯和等更以奇兵由大全港復繞敵背。絕其援路。尋擊走潘元紹於烏鎮。士誠親率援路。遇戰於阜林之野。復大敗之。會大風雨。遇春督划船數百突東阡。擒吳將徐志堅。是時潘元紹以赤龍船兵屯平望。而別舟潛烏鎮。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縱火平望屯。資仗一時盡。遇春已下烏鎮諸寨。乘勝追至昇山。盡破王晟六寨。吳將戴茂及晟皆降。復攻水。

寨顧時故引數舟繞敵。敵易之。俯視而笑。突數人躍其舟。大呼創擊。敵皆潰走。遇春與五太子戰不利。薛顯飛舟互擊。盡敗其衆。呂珍等不能當。乃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城中震恐。李伯昇曰。太尉待我厚。我何忍背之。抽刀欲自殺。左右抱持得不死。與守將張天麒等皆出降。先是李文忠別將降吳桐廬。遂掠富陽。餘杭。進兵杭州。平章潘原明遣使詣軍門納款。執明叛將劉震。蔣英等以降。而左丞華雲龍攻嘉興。克之。紹興亦下。達乃引兵向姑蘇。分門軍。架木塔與浮圖等。築臺三層。下瞰城中。設襄陽礮以射之。其風煽人無不立死。士誠窘。欲懷寶玉蹈海去。不可得。開婁門遮我軍。指揮茅成中槩死。圍益堅。時太倉。崑山及崇明。嘉定。松江等路。皆聞風下。平江益盛。吳元年。吳民錢鶴皋反上海。率鄉民持農器稱義師。捷起三萬人。追殺知府苟玉珍。逼華亭。知縣馮榮。幽通判趙傲。驅妻子十八人赴水死。達遣指揮葛俊討平之。鶴皋伏誅。初上海知縣祝瑛被執不屈。曰。編氓敢爾。不聞單騎入兜鑿營。屈渠帥祝奉使乎。吾不畏死也。寇不敢逼。乃合巨姓起兵復上海。太祖以士誠被困久。諭之以書。憤不答。乃以精卒奔常遇春。圍門營。遇春截北濠。與博士誠自出山塘爲援。勢銳甚。塘路狹。苦進退。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獨稱君猛弱。弼應聲揮刀狙擊。吳兵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益憤。降將李伯昇使客說士誠曰。公知興亡禍福之機乎。士誠曰。不知也。客曰。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漢。此天之爲也。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危於旦夕。卒脫虎口。孤軍奮擊。雄據三吳。地方千里。甲士數十萬。南而稱孤。此西楚之勢也。誠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使號

令嚴明。百姓樂附。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盍早言之。客曰：臣有言。卽安得公聞之。乃者子弟親信。裘馬婦女。酣歌爲樂。軍旅盡韓白。謀畫皆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問。臣何所進其忠計耶。士誠曰：吾亦甚恨。奈何。客曰：臣有奇策。公不能從。士誠曰：死耳。客曰：死有益於國家。利子孫。勸公死。嗟。徒自苦。不見漢友諒之弑壽輝乎。奄有荊楚。帶甲百萬。鄱陽之戰。舉火燒江左。天爲反風。兵敗身死。何則。天命有屬。人無如何。今外援俱絕。抗此尺寸之地。竊恐勢極患連。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以臣愚計。譬博者得諸他人而復失之。於公無損。順天之命。自求多福。投戈開門。幅巾待命。亦不失萬戶侯。詔書所云。寶融錢徽故事。在此日矣。士誠仰首沈慮良久曰：君且休。吾熟思之。終憤莫能決。於是復突胥門索戰。鋒銳甚。遇春禦之。卻忽士信城樓大呼。軍士疲矣。鳴號斂入。遇春乘勢奮擊。大敗之。攻益急。士信會食城上。左右方進桃。未及嘗。猝飛礮碎首死。士誠益盛。蓋吳君臣嘗以寬得民。故圍城日久。民不內變。潘元紹方戰歸。召諸妾謂曰：吾太尉愛僧。受國重寄。脫有不宿。若等宜何爲。一最少段氏。踴請死。輒入室自縊。六人亦相繼死。潯陽張羽爲七姬權厝志表其烈。叛將熊天瑞猶教士誠作飛礮。大軍多所中傷。九月。達破葑門外城。遇春亦下關門新寨。吳將唐傑。周仁。徐義。潘元紹等降。城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將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初。士誠見勢窮。謂妻劉氏。我敗死矣。若自爲計。劉曰：哦。妾死豈負君。至是。賂乳媪負其二子逃。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遂自經死。達遣李伯昇往諭意。士誠方拒戶自引。伯昇急決戶。令降將趙世雄。

抱解之氣絕復甦。潘元紹曉譬者數四。終瞑目不答。以舊盾鼻出葑門。至舟中不飲食。及龍江。堅臥不起。早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與語。不答。及復謁。不肯仰視。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而言不恭。賜弓絃。縊死。年四十。有七士誠兄弟驕佚。關於斷制。權爲文吏所竊。築景賢之樓。開宏文之館。名士之至。輒厚贈遺。而舊將多見疎失。上下乖疑。或奉遣當行。輒病不應。邀求滿意。乃一出。軍寡紀律。雜以遊談宴博。至喪師失地而歸。往往不聞。上下慢弛。終以是敗。先有謠云。黃蔡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乾厭。蓋當時用事者。卽前所稱三參軍。至是卒敗。果如謠云。凡獲官屬諸將校。以及流寓共二十五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金陵。而神保等送還元。熊天瑞伏誅。莫天祐者。猛有力。人號爲莫老虎。壬辰間。結鄉民自保。及士誠陷常州。不肯附。攻之不勝。後士誠受秩爲元太尉。乃就降。以元僉樞密院爲士誠守無錫。至是並以城降。士誠養子火眼張以通州降。吳地悉平。改平江路爲蘇州府。師還論功。戒張氏逸樂。不爲設宴。諭諸降將。當如吾濠泗故勤苦相保。毋爲故習。永享爵位。諸臣頓首受命。

史官曰。士誠真小人哉。擁豐沃之土。席雄賈之資。錦玉厚軀。妖麗奪目。宴安蹈溺。規進乏謀。坐困一區。亦其宜矣。說者謂其勿夾擊龍江。乘隙鄱役。蓋士誠要以金陵爲西蔽。不知太祖之持重。先其剽疾者。而自謂其守逾金鐵。蘇臺永憑。雖矚古脣齒之遺。而寔昧漸圖之勢。太祖確見其守井蛙之智。乏神龍之矯。故緩而竅之耳。然其兵力強壯。瑠戈鐵騎。甲於一時。觀夫弄元君臣。摧揚完者。如鱗潛淵。良非靡懷。所以太祖不用開平。直擣姑蘇之謀也。後乃攻之。十閱月而始下。不亦艱哉。使士德不擒。吳之存亡未可知。不然。

獲一將。太祖喜動顏色。寧輕於蹴蘇臺乎。既而昇出葑門。慷慨就死。其於古之牽牲銜璧者異矣。

夏明玉真記

明玉珍一名旻珍。以避諱更玉真。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務信義。爲鄉黨所服。元至正十一年辛卯。汝穎兵起。玉珍團鄉兵屯青山。爲屯長。天完徐壽輝潛號都漢陽。招玉珍授元帥。隸將軍倪文俊部。鎮沔陽。與元左丞哈麻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傷人稱旻瞎子。值歲饑。乙未春。以兵將斗船上夔府。至巫峽。質糧皆滿還。時元行省右丞完者都鎮重慶。行募兵。義兵元帥楊漢帥所部五千人歸之。屯城外。單騎入謁。完者都心忌漢。謬款曲留飲。且殺之。漢覺。脫身走。部兵下峽。遇玉珍。因言左丞哈麻禿。右丞完者都互不相下。可圖。玉真猶豫未決。萬戶戴勝等曰。烏困投林。且公在沔陽爲民也。今遠來質糧。亦爲民也。若分船爲二。半以糧還。汴留其半。攻重慶。事濟。進窺蜀。不濟。歸無害也。果乘不備。掩其城。完者都夜遁。果州獲哈麻禿。父老迎入城。禁侵掠。市肆晏然。四方降者相繼。乃獻哈麻禿於漢陽。天完進玉珍隴蜀省右丞相。戊戌。完者都自果州來。軍嘉定之大佛寺。規復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改復姓名萬勝者。智勇過人。擣嘉定。相持半月。玉珍躬率兵繼之。完者都及參政趙資。平章郎革歹等被獲。皆死之。世稱三忠。玉珍皆禮葬之。先時道出瀘州。部將劉澤民薦元進士劉禎才可佐謀議。玉珍躬訪。相與講論。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矣。邀與共議大事。因署爲理問官。己亥。遣使貢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庚子。友諒弑壽輝。自立。玉珍曰。友諒文俊同事徐氏。今若此。予當討之。先是友諒既殺文俊。玉珍遂據成都。四川郡縣皆附。

乃令莫仁壽東守夔關。絕不與通。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收鞏昌。分置守戍。自稱隴蜀王。壬寅三月。稱帝於成都。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供郊祀之祭。諸所裁定。皆出劉禎手。命司馬萬勝。司徒鄒興及芝麻李三道攻雲南。萬勝獨深入。元梁王李羅遁走金馬山。勝入據其城。李羅復集兵攻勝。敗於關灘。引還。鄒興克巴州。乙巳。更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爲左右丞相。遣江儼金陵通好。獻良馬。太祖貽以書。戒征南之多殺。萬勝攻興元。踰年下之。丙午春。玉珍卒。三十有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卽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與丞相共理國事。其都察官張文炳用事。忌萬勝。潛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太后旨殺之。以劉禎代爲丞相。吳友仁痛萬勝功臣無罪死。輒稱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且誅昭。吾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四月。遣其學士虞某來聘金陵。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之。挾一史行。圖其山川險易。且求大木。洪武二年乙酉。太祖旣克元都。關陝旋定。夏聞之懼。遣使來貢。太祖答書。引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勉以善守之道。十月。遣湖廣平章楊璟使蜀。諭昇入朝。昇乘於羣議不決。庚戌四月。大將軍達征元定。西王保保還。命傅友德爲前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入沔州。別遣金觀旺。張隆。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夏。興元克之。七月。夏遣使獻木。而令吳友仁將兵二萬寇興元。守將興旺等纔三千人。擊敗之。明日復戰。興旺而中一矢不退。復敗之。斬首數百級。友仁益決濠填塹。攻圍急。城中發礮石中夏人。多

死傷大將軍得報還屯益門鎮遣傅將軍夜襲木槽關列炬斗山友仁見之大驚乘夜遁去已而夏瞿塘將莫平章犯歸州報興元之役守將陳聞出禦大破之辛亥正月太祖親郊廟神祇告伐夏以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左右副之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副之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楊璟與都督僉事王簡率水陸師以從太祖諭和等曰天下大定惟蜀未平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昔王全斌可以爲戒又諭傅友德蜀人聞吾伐西必固瞿塘與金牛以拒我師我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墜心腹自潰兵貴神速卿等勉之命宋國公馮勝增修陝西城池衛國公鄧愈練兵馬於襄陽給餉征蜀將士進取歸州時明昇徙都重慶矣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助平章莫壽仁等果悉銳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引鐵鎖爲飛橋三平木板其上置礮石木竿橋兩岸備禦甚固亦果遣兵北守金牛二月湯將軍取夏龍伏隘奪覃屋溫湯關三月楊璟次夔州大溪口分兵赤甲山及白鹽山兩道入而身與王簡等進攻瞿塘戰不利征西將軍和曰今失勢仰攻實難不若俟秋後水落稍便征虜前將軍友德至陝揚言出金牛諜青州果陽空虛階文守備單遂捷趨陳倉選精銳五千間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大戰敗其守將平章丁世真擄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下階州急進距文州拒城三十里世真斷白龍江以結營壘友德修橋以渡世真復屯險五里關都督同知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怒奮擊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太祖以湯和等出師數月無功復遣朱亮祖益助友德

進克隆州。徇下江油。彰明。都督盧玉夜襲蘇州。乘守將向大亨內擾。蘇州下。五月。兵至漢江。不得渡。卽軍中造船百餘艘。船成。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日月。投江報瞿塘將士。夏戴壽等聞階州破。急抽瞿塘精兵。還援漢州。留老少守關。兵未知。而友德已逼漢州。令曰。援兵遠來。勞困。大亨新敗。衆洶洶。一戰可克也。果敗戴壽兵。拔漢州。於是壽。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迫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斬二千餘人。友仁入保寧固守。友德進兵成都。夏金州守將愈思忠等率官屬軍民三千三百人來降。捷至京師。先是征西將軍和克歸州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及周德興。悉平諸洞寨。庸至中途返。太祖以和等逗留失事。賜詔促之曰。傳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次於平州。蜀已失險。今俟水落。豈不誤機事。前語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和猶未決。及得木牌。瞿江。乃與永忠進白鹽。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分軍爲前後陳。夏守將鄒興出拒。前軍旣接。後軍爲兩翼。傍擊之。興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嶺。出其上流。人持乾糧。帶水筒。以濟渴。衣青莎象草木色。魚貫出巖石間。夏兵不覺也。度其已至。乃盡說出。墨葉渡。夜分兩道走水陸營。船頭皆裹鐵。置火器而前。黎明。夏兵盡銳進攻。則已破其陸寨矣。俄上流出。所舁舟。揚旗鼓噪下。夏兵出不意。大駭。下流舟師並進。飛橋鐵索。須臾鎔斷。夾擊大破之。擄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鄒興中火箭死。飛天張等皆遁走。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約步騎舟師並會重慶。己亥。永忠進搗銅鑼峽。夏主昇大懼。右丞劉仁勸昇且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

延旦夕命何益。況大軍入蜀，勢成破竹，兵民皆膽落無鬪志，拒守徒傷多命，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昇遂使使詣永忠營納款。永忠須和至癸卯，和至，兵駐朝天門，昇乃而縛銜璧，與其母及羣臣詣軍門降。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先是文州復爲夏丁世真所陷，指揮朱顯忠曰：豈有棄城朱僉事哉！裹創血戰力竭，爲亂兵所殺。友德以兵援之，復走世真。七月，圍成都，壽、大亨等以象載甲士列陣以拒。友德令弓矢火器衝之，象反走，蹂夏兵，夏兵多死。會重慶捷至，壽等知昇已降，得家報云：室家並完，乃籍倉庫遣子納款。次日詣友德軍門降。友德按兵入市，肆不驚，得士馬三萬，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夏崇慶知州尹善清獨拒戰，擊斬之。判官王桂華率兵民降。友德善撫之，而恤善清家，旌其忠烈。初，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果被擄，雜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略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號真女。乙丑，明昇等至京都，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攷孟昶入宋故事，擬昇午門外進表待罪，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太祖曰：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爲多僭，昇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以公服朝，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於京師。已而夏丁世真猶率餘衆寇秦州，圍五十日。秦指揮等堅守，尋爲其帳下小校殺之，以首來獻。中書省奏請行賞。太祖曰：殺本管不義，何賞爲？而夏吳友仁尙據保寧以抗友德，和合兵共克之。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月，班師，諸將各上所佩印綬，全蜀玉璽金章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

士五萬九百八十人。馬驢驢一萬三千八百餘匹。以吳友仁始寇漢中起兵端誅之餘發戍徐州。太祖親爲文記功低昂。諸將稱傳第一。廖次之。顧時以下遞減。而召和及楊璟、朱亮祖、趙庸數其過。贈汪興祖東勝侯。明氏有後居南京。世千戶。

史官曰。王珍風情慷慨。仁心義質。既擅強武。終事天完。宏圖雅節。有足稱焉。獲據險遠。屏絕昏虐。滅賦禮賢。文教彬郁。負川錦以爲固。控全蜀而稱制。要亦偏安之令規。霸者之高烈矣。中道而殞。惜哉。開熙之歲。昏幼無知。委柄匪人。備禦失策。果不出太祖廟算。而猶能以母氏一言。全生靈於傾巢之下。享禮遇於尋戈之後。與漢沔之驅率餘燼。距命王師者殊矣。宜乎其終不失祚胤也。

方國珍記

方國珍。後避仁祖諱。改國真。台之黃巖人也。身長而鬃黑。負膂力。性頗沈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咸剛悍。父伯奇。農儒無所不狎。悔歎曰。吾子必有興者。無久苦我。俗佃戶見田主。拱侍如承官府。伯奇益退竦。至不容。里人羣笑之。國珍見伏。張目曰。彼猶人。何所上下。乃事之如此。伯奇死。兄弟僂力作家。漸裕。田主至其家。習舊態。久積聲色不堪。國珍怒。伴雞黍。醉田主而殺之。時同里蔡亂頭。嘯聚海上。官兵逐捕。多所株連。國真。有怨家陳氏。訟與盜通。國真怒。戕殺陳氏。陳之屬訴於官。來捕。國珍方就食。左手舉几自蔽。右手握門關。格殺捕者。遂與兄弟及姪亞初。諸鄰里之懼連及者。咸亡入海。時至正八年戊子。旬月間。得數千人。掠漕運。執海道千戶事。聞詔行省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臨福州五虎門。國珍勢促。且焚舟。

去忽官舟內自擾。國珍反蹙之。執只班。只班求脫。願請於朝招降。元主從之。授慶元定海尉。國真雖受官。無所任。兵聚不解。仍出沒海上。攻溫州不克。焚掠去。辛卯三月。副元帥董搏霄以兵敗之。國珍走。六月。復聚衆攻黃巖。百戶尹宗戰死。去攻溫州。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來討。次慶元。遣元帥秦不華以火筏禦之。乃引退。於是李羅期不華大閩洋會戰。國珍諜知之。夜率健卒突鼓噪。官兵不戰潰。赴海死者過半。執李羅及郝萬戶囚舟中。使招安。郝故出主主高麗奇皇后位下。請託公行。二人倖得脫。詭言於朝。元主慮海道梗。下不華復招諭之。壬辰春。乃就不華降。會江浙募舟師征徐州。國真以譌言驚懼。復叛。劫衆下海。二月。不華軍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三百泛海門。犯馬鞍諸山。不華誓衆曰。此往克則諸君功。不克死報國矣。國珍使其黨陳仲達僞受命。比至。仲達與語。目動氣索。不華知其詐。手劍斬之。躍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刃至。不華瞋目叱之。衆披靡。奪衆人刀。復奮殺數人。衆攢槊刺之。洞項。不華死。猶植立不仆。事聞。詔追封魏國公。八月。復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及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國珍行金賂元執政甚勤。癸巳三月。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復招諭之。請授官。時劉基爲浙西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叛。宜捕斬不可赦。官之是教反。執政多受國珍賂。駁臺議。謂基擅作威福。罪之。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兄國璋廣德路治中。弟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官。終疑懼不赴。擁舟千艘。復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與慶元元帥納麟答刺會兵討之。皆敗。元無如何。復招安。從其所欲。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爲衢州路總管。先是海上趙士正諸家起。

義兵與方氏戰。子弟多創死。不獲沾一命。而方氏累叛。累進秩。功罪反。人無以勸。於是上下解體。多甘心從亂。而方氏益橫。國珍既受官。不聽調。時汝穎兵亂。四方多故。元益羈縻。不能問。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知州趙宜浩等。據台州。執進士潘省。不屈。使盜殺之於隘。是月。御史喜山襲黃巖。不克而遁。慶元路與台相接。學錄王剛甫嚴正。分守東門。方氏憚不敢窺者久之。乙未。剛甫解去。國珍以舟師奄至。元帥納麟不能禦。開門納之。國珍陽尊謁。納麟不犯。沈慈谿令陳文昭。永嘉丞達海。鄉進士趙惟恆。於水寇昌國州。爲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所敗。國珍憤。復益兵爲寇。或諷高昌去。高昌怒曰。是我效節之日也。城破。高昌力戰死。乘勝陷餘姚州。同知禿堅義責之。尋搆殺禿堅。斥地至上虞。與張士誠接。七月。遣其將李德孫襲溫州。陷之。以姪明善爲鎮撫。屯兵千佛寺。先是溫之岷岡。王子清者。不附方氏。被執磔之。柑溪劉公寬。積禦盜功。官都事。憤子清死。率衆襲鎮海門。入千佛寺。明善脫走。入城以居。十月。元院判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圍慶元。敗還。明年丙申七月。元經略使李國鳳至溫。拜明善爲判院。明善脅留之。悉官其黨。然後得去。冬。公寬勢盛。明善屬陳琪善。公寬因計飲醉公寬。而密購其僕金興。刺殺之。取其首以獻。妻侯氏自經死。明善以金興叛主。斬以徇。丁酉春。大造海舟。或問曰。舟已多。何更造爲。國珍曰。儻兵多至。易浮海去。人見其但爲走計。無大志。豪傑多去之。戊戌春。黃巖章子善好縱橫術。往說國珍曰。夷虜無百年之運。元數將終。人皆知之。今所在分崩。各思乘時以立功名。公若奮臂一呼。戰艦沂江而上。豪傑景從。立可數十萬。然後南北抗絕。擅漕粟而食之。如是青徐。閩廣。遼海。惟公所欲。霸業可成。國珍曰。君言遠矣。竟

不能用久之。元欲□方氏以定姑蘇。因授國珍浙江行省參政。兄國璋皆轉官。國珍聞吳中富饒。亦欲自爲計。率舟師五萬。進擊崑山州。周將史文炳、呂珍統十將軍禦之。步騎夾岸爲塹。國珍曰：「瀕海泥淖。步騎互且囂。猝不得成列。吾知其無能爲也。」自率壯士趨□子橋。奮殺周兩將軍。復戰。周果步騎亂。五將軍敗沒。死者數千人。凡七戰皆捷。然舟師竟不能登陸。久相持。士誠亦納款於元。願奉正朔。元令國珍罷兵。還治慶元。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國璋、國瑛居台。明善居溫。留弟國珉自副。十二月。太祖親率師下婺州。遣主簿蔡元剛招諭國珍。國珍欲藉聲援觀變。己亥三月。乃遣使奉書幣。盡以其地來獻。令次子關爲質。太祖曰：「交質此衰世事。今真心來歸。吾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安用質爲？尋復鑲珠玉於馬鞍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文武材賢。所用錢穀布帛。珍玩非所好也。」卻之。復上書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給軍費。許之。遣博士夏煜授國珍行省平章。庚子正月。煜還。言國珍方爲元具舟合士誠。漕海入元都。加官太尉。爵衛國公。時太祖急備漢。未暇討也。仍遣都事楊憲諭之。不省。太祖旣破。友諒於龍江。國珍懼。遣人謝過。壬寅。苗兵亂。殺胡大海。持其首奔國珍。國珍不納。進師合討。國璋中流矢死。太祖遣人祭之。更遣典籤劉辰通命。國珍飾二姬貽之。辰卻不受。國珍慚而退。始元。察罕平定山東。江南震動。太祖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國珍海舟。至燕。通好。元隨遣尙書張昶來訊。俄而察罕死。太祖兵威日盛。國珍誅昶以媚我。甲辰九月。明善攻土豪周宗道於平陽。宗道急來歸。胡深以兵援。敗之。遂下瑞安。明年六月。復取樂清。獲其將吏。釋戍常州。丙午。元以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諸子弟皆改官。初。國珍約杭州下。

便納士入侍。丁未吳元年。李文忠下杭州。復據境自君。太祖怒。與書數其十二罪。國珍懼。集羣黨議。獨邱楠勸歸命。以保富貴。不聽。九月。命朱亮祖討之。時士誠就縛。吳平。亮祖軍新昌。遣將嚴德破平關嶺。至天台。守臣湯盤以城降。尋敗國瑛於台州。亮祖進薄城下。國瑛走入城。徇下仙居諸縣。十月。追國瑛於黃巖。守將哈兒魯以城降。國瑛復走海上。太祖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楨副之。合討國珍於慶元。十一月。亮祖進攻溫州。破明善太平寨。至城下。明善使人城守。而已先遁。克溫州。獲其員外郎劉本善。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追襲明善於樂清。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上虞。餘姚皆降。進兵圍慶元。國珍乘海舟先遁。府判徐善等率其屬出降。定海。慈谿等縣皆下。太祖再命廖永忠益兵助湯和。合討國瑛。遣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時國珍欲揚帆遠去。風輒不利。窘甚。遂遣郎中陳永奉書湯和求降。又遣其次子關更名明完。納省院諸司印章降表。略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絕於天地。切念臣本庸才。處於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轟電掣。至於婺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入侍。於時固知陛下有今日矣。日月中天。幸依末造。而陛下開誠布公。賜以手書。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定杭越。暮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兄弟子姪輩。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到溫台。令臣計無所出。雖使再三願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汎海計者。昔孝子於其親也。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欲而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下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臣謹昧死奉表。俟嚴誅。太祖覽之。歎曰。孰謂方氏無人。是可以活國珍矣。賜書原宥。國珍既降。得舟楫器械以萬計。昌國州守臣亦來降。改慶元路爲明州府。後改爲寧波府。徙其官屬。劉庸等於濠州。明完二郡。水手數萬人。請沿海築城備倭。從之。明年正月。太祖卽皇帝位。國珍入見。賜第居京中。與李思齊同食行省。左丞祿。以其子禮爲指揮僉事。明完爲鎮撫。姪明嫌亦指揮僉事。洪武七年。國珍卒。年五十有六。初海邊有山。不生草木。名楊嶼。謠曰。楊嶼青。出海精。無何鬱然。國珍生。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邱楠輩。楠。永嘉人。頗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子姪分治二郡。刑政租賦。率任意爲輕重。子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國瑋。國瑛居台。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爲富家計。及降。參佐皆杖死。惟赦楠。仕爲詔州府知府。

史官曰。初國珍之發難。黃巖也。元祚正熾。四海奠磐。雖朝政墜掣。中原未至蕩析。國珍非有乘釁伺隙之便。輒誅讐結衆。凌風卷霧於江海之陬。不可謂非雲雷之壯烈焉。叱咤數年。始多控弦勒騎之舉。是亡元者國珍也。元卽啖以爵祿。詎能紮虎咒而令弭耳哉。使聽章子善之論。天下事未可知也。乃終不建號稱王。卒歸命眞主。國珍之識量有過人者。回視吳楚。俱煙消灰滅。而獨樂天年。保富貴。子孫安享厚祿於太祖迅靈之下。非沈勇知幾而能若是乎。說者咎其不夾擊江陰於質子之日。取公侯。分誥券。果爾則前安。

得岸然豪宕於浙左者幾二十年。後亦與傅、李諸公同受慘苦矣。



明書卷九十一

世家一

開國王公世家一

史官論曰。余讀史記功臣年表。其言幽厲之世。尚有唐虞諸侯。而漢封功臣。至太初百年間。見侯惟五。未嘗不嘆世主之德衰。而開國承家之貽謀不古若也。夫君臣相保。自古難之。惟有禮者能安。惟有德者可久。子犯隨重耳十九年。逮反國。臨河而奔。曰。臣執羈紲。以從君於四方。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馬超歸蜀。至與昭烈相爾汝。昭烈左右欲殺之。乃大會示之以禮。超驚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夫開關握手之時。君臣之分未定。禮未嚴也。或斬袂射祛。以捐昔日之讎。或載塊鞭隸。以濟一時之急。當時以爲德事。過思之以爲辱。而武夫悍士。又無學以養其心。氣盛怒至。勢或忘之。聲生間作。恩猶狎焉。先軫之唾。亞夫之怏怏。所爲不能以禮終也。至夫功德在人。十世勿替。君嘆其誠。民懷其政。所息之樹。猶不忍伐。故燕齊之祀。與周並存。若前無武子之德。後有樂壓之惡。或陰謀爲道家所忌。嗜殺爲數奇所兆。庭堅且忽不祀。況庸庸者乎。此謂不能以德終也。然弓鳥之恨。鳥喙之悲。抑其君實甚焉。君子觀於明之公侯。始未嘗不星羅棋置。而後乃淩夷衰微也。能世其家者。蓋亦無幾。豈君無十宥之仁。臣鮮萬石之慎歟。今錄其功德。

最著者爲開國世家。而不以享國之久暫爲重輕。得十人焉。列於篇。

中山王徐達世家

徐達字天德。鳳陽人。生農家。少有大志。好武事。達爲人。長身高額。赤色。沈毅剛決。其儕伍咸莊憚之。元至正癸巳。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太祖爲其部帥用事。達仗劍往從之。一見語合。收置麾下。嘗從略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人。已又從襲橫澗山寨。得兵三萬人。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委使必效。而又時時以王霸之略進。太祖大悅。曰。此國器也。日視其動靜。語默多不羣。授鎮撫。俾諸位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帥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闕。太祖乃馳單騎往解之。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太祖始得脫。而子興業飲德崖酒。縱之返。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太祖爲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拒。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斷其肘。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擣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參預密謀。進止。尋從破擒元將陳瑛。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太祖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頓首請死。乃赦之。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走苗帥楊完者。僂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偃然不知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以叛。遂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師於太祖。曰。賊窘矣。可破而有也。太祖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

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平章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送士德於建康。太祖曰。得是可以無周。百士誠不以易也。進圍常州。不克。太祖乃故奪達以下一官。而賜書達曰。虐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而新附長興卒七千人。從其帥叛降。周達乃殺圍。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佯示弱狀。周兵直攻達。達縱兵大戰。而外營常遇春來應。夾攻大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輕兵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甯國。破走其將謝國璽。甯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太祖以大兵繼之。仲英降。得士卒十餘萬人。馬二千四。復以輕兵徇宜興。繇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以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口絕。宜興下。時太祖以重兵定婺處。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追據攬陽水寨。數往來窺伺。太祖念不及援。而達遣其將選精卒襲破之。普勝棄舟走。復追擒其部將。獲艘艦數百。遂復池州。捷聞。太祖大悅。謂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亡何。太祖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村。窮追至潛山。復破斬陳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分守之。達還鎮池州。而太祖諜知陳友諒且略地。命僉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重覆於九華山之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筴。選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而城中

兵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遂不可。以狀聞。太祖報使
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阮其十之九，上不擇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
而曰：「此吾不一將之故也。」遂自是專爲大將矣。陳友諒既陷太平，遂盛兵壓建康。太祖設奇大破之。達時
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追之，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瞞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
慶，尋從太祖取江州。陳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沌口，遇沔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
宗，康秦反。大帥鄧愈走，遂以沌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監秦送建康。達移兵圍廬州。癸卯，友諒以失洪都
而憤，悉其衆來爭，樓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太祖亦悉師遡流逆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
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船而還。軍威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
而退。時友諒兵尙盛，帆檣後不見際。太祖憂之，謂左右：「卽不利，奈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
守，緩急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堠，示以鎮靜。若不知有外兵者。而太祖
已破誅友諒矣。師還，卽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國正一品。時猶仍元故尙右。達爲左相國，拜日。太祖召而
諭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意緩爲戒。達等頓首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
則慮周。今者紀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間或未盡善。諸公宜執正論爲更張，毋使有旣往之悔。」於是達與
右相國李善長相與孜孜推明之。稱畫一焉。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君弼走安豐，遂取廬州，獲其驍將
張煥。以君弼妻子送建康，進兵下安豐。君弼走汴梁。旣而率兵徇漢地，之在荆湘湖北者，兵至荊州，友

諒守將姜珽降。遣參政傅友德攻夷陵。歸州守將楊以德、楊興先後降。抵潭州。土酋易華降。薄辰州守將周文賁不降。破之。文賁走。徇寶慶。守將唐隆如文賁。破之。隆走。湖湘平。召還。大會師建康。乃命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討周。先淮東郡邑。首克秦州。得其將九十。兵五千。遂取興化。降其敗將李清。會周師犯宜興。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春攻淮安。別將守秦州。而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興。破擒周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國勝中高郵守將詭納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太祖怒撻國勝。而趣達移兵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人。卒稱是。復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驛港。獲卒三千。舟百艘。遂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得兵萬餘。馬千五百匹。糧四萬石。元將樞密同知陸聚舉徐宿二州以歸。時安豐復爲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都。左君弼。元將竹貞來援。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匹。復破大相擴廓帖木兒於徐州。俘斬萬計。淮南北悉平。丙午。太祖與諸將議平吳。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尙強。饒蓄積。請緩之。達持不可。曰。張氏汰而苛。諸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威德。以大兵蹙之。當自潰。太祖大悅。曰。子吾身也。以左相國達爲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萬。禡於龍江。進達等。諭以毋擄掠。毋殺僇。毋發邱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閭門之外墟。毋據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太祖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周右丞張天騏。參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

其歸黃寶敗走。遇春搃之而獲。其從卒多死。天驕等假遂退。其司徒李伯昇潛兵以入。達復敗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以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達遣遇春等爲十壘隔之。復敗右丞潘元紹兵。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賊大破之。獲其戴元帥及甲首三千。士誠走。復破其同僉徐志堅。獲之。擄甲卒二千。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平望。擄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降。盡得其全師六萬以徇。左丞張天驤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葑門。分兵營婁胥闔盤諸門。設攻具最雄密。尋使使之建康請事。太祖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羣雄。今尅期來請事。事取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松江降。爲其豪錢鶴皋乘間殺攝守以叛。衆至三萬人。達遣兵討平之。誅鶴皋。平江城堅難卒拔。而莫天祐時爲士誠守。無錫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消息。達邀得釋。而厚賞之以爲間。使往來。因盡得城中虛實。士誠迫乃自出兵戰。復大敗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而其弟丞相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嘗而飛礮碎其首。士誠氣奪。攻益急。凡十閱月。達譖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葑門入。檻士誠送建康。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班師。獻俘於戟門。封信國公。賜綺帛。改官儀尙左。爲右

相國尋改相國爲丞相。達爲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孱主以臨天下。太祖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筴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掌握。不待麀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有也。達曰。上筴之善。太祖顧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於是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禡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今諸將非不武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矧將體無如大將軍。且曰。臨大敵則遇春領前鋒。馮宗異分左右擊之。薛顯。傅友德皆勇略冠軍。可當一面。達專主中軍。此行必自山東始。爲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吾聞將者三將司令。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大將軍以下皆敬諾。大將軍至淮。會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請降。旣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等。達怒。急攻下沂州。僂宣與其叛黨十餘人。太祖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大將軍卽何嚮嚮益都。則必率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甯。二郡便。兵難陰度。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前後得將卒萬二千。糧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平。藉其兵民五萬。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糧艘百五十餘。逼濟南。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敗元少保也。速兵追奔八十餘里。擒其大將。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上之。時太祖已卽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

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丞相公少傅如故子誥所以推揚勳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昌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彛所克彛謂君弼公在虜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一決乎君弼咋舌曰是未易當也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反走矣克彛乃驅兵民夜開北門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遂繇中澗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逆拒洛水之北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慶兵乘之南風驟發塵起呼聲動天地元兵潰追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丞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號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擴廓來報聘以白金文馬爲饋受馬反金送其使建康太祖聞達等平河南乃幸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太祖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亡身國爾亡家斯之謂歟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俱魄奪遠竄元都一窅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臣不難走元主塞外臣有厚望使得窮迹之不爲異日憂太祖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可也慎勿焚掠元之宗戚皆善待之達遂拜命行次河陰副將軍遇春來會仍移頓陳橋太祖畫陣圖以賜調益都

徐州濟甯諸裨將悉集。遂復入汴梁。辭已分兵徇河北。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攻之。平章龍二走彰德。追之至彰德。龍二復走。遂併取彰德。尋取廣平。大將軍達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獲士馬無算。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遂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重寶逃北去。踰五日。達進師填濠入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童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僂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吏士一切安堵。市不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參政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立燕山六衛。孫興祖總之。以固北平。楊鎮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顯參政友德以鐵騎爲先鋒。略平定州而北。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陰居庸關。據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以勁敵。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也。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且

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廓擴方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爲。跌一足。乘驕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兵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微破賀宗哲於西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留兵戍之。趣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而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繇幽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有束手降耳。思齊降。全陝皆我有矣。遂仗筴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嵩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下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靖甯。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元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諭慶陽。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逃之甯夏。遇擴廓帖木兒。爲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其捕誅我。乃佯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之。顯被傷走。達怒甚。卽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略其西。都督顧時略其北。參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爲動。良臣出兵盪。

摩壯士摧敗之。悉捕斬其伏聽及請援者。已復徵其兵出探汲者。悉獲之。良臣懼。登城請降。不聽。復遣兵擊破廣廓之救者韓札兒。圍益急。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於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功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白金五百兩。文帛五十表裏。且大論封。而會廣廓帖木兒覘達還。遂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指揮使於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廣廓。左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卽日行。遂至定西。廣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深溝而壘。數日交。廣廓發精兵千人。繇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泰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軍聲振野。遂大破之。川北亂塚。獲其邦王濟王。閻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三百匹。囊駝贏羶牛羊以鉅萬計。廣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阻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繇甯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太祖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士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旣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旣已破平廣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脇降西蕃。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

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既至。太祖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子誥及鐵券免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不絕。賈文綺是歲辭判省事。右丞汪廣洋代之。明年復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太祖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而族之交趾弓五十。彤弓十。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達等謝。太祖若注意者再。歸而相謂。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甫旬日。太祖御武樓與計邊事。曰。擴廓游魂尙出沒。奈何。達乃請曰。亟發兵扼豎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太祖曰。吾子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焉。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賴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而心易虜。驩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以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它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至口溫。雖少利。而道遠乏水。其後軍亦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略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攻虜。盡收其子。以私匿馬馳故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鎮北平。虜憚希復犯。十四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入寇。達仍以大將軍出征。右將軍友德輕騎襲灰山。克之。盡獲其部落人畜以歸。復鎮

北平歲行盡。卽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
有甯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邸。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昇臥正寢。醒寤大驚。輒
俯伏階下。叩首呼死罪。上益悅。命有司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令天下後世毋忘爾。達長女得尙燕王。王
太祖愛子也。國於北平。故達歸將印之不踰月。輒復之鎮。時北虜漸衰弱。畏達威名。不復敢犯邊。達亦戒
守邊者。唯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啓釁。故終達之鎮。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
色。燕王有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彝輩。而見必執臣禮。不少間。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
所練士皆選。後從王大率多南侵之士。左丞相胡惟庸。儉而貪。以達元勛貴重。欲因以內好。達惡之。不答。
則賂達閹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時時緩頰爲上言。惟庸不可過任。後惟庸敗。太祖
以是益重達。十七年。自北平疽發背。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藥書。謂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
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召之歸。疾益甚。太祖延致天下名醫爲調劑。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
將軍息數載。以甯萬姓。吾他日與之同往。稍愈。上屢遣中使候消息。起居狀。達召諸醫曰。若等急去。稍遲。
若等誅矣。諸醫不知所爲。皇遽逃去。一日。上賜食。食已。冀上果索諸醫。諸醫已去久矣。年五十四。太祖既
奔達寢。撫屍而慟。尋輟朝。愴然謂羣臣。太將軍爲朕股肱心膂。僂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
邇者太陰屢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甯復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之。但著
其勳烈。宜於金石。永垂不朽耳。贈達中山王。諡武甯。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混一區夏奠安神

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母所愛，財寶母所取，忠志無疵，光昭天日。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太祖所授大將軍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玉而穎國公友德三人。其受服亦數。然上恩遇咸不如達。諸所飭勵，惟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而燕王卽位爲太宗，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達慮精而言簡，令出不二。諸將奉之若神明，且善撫循，其下同甘苦。士不飽不熟食，不營止不就輶。傷病者躬慰問，給醫藥，死者哭而棺槨之，得壯士與謀，輒不殺，以恩結其意，皆樂爲用。所平二大都三會省，望郡縣邑以百數，無敢有擾民者。歸朝上符印，單車垂橐，以還邸舍。生平無聲酒伎媵之好，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始太祖郊祀後，卽建功臣廟於鷄籠山。闕達戰功，與太廟配享位皆第一。達有子女各四人。曰輝祖，曰添福。曰增壽。曰膺緒。添福早卒。膺緒初爲尙寶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太宗朝，輝祖增壽皆前卒，而膺緒以元舅見寵。仁宗初，拜膺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璫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爲指揮，勿絕。其二女皆爲王妃。輝祖在忠節傳後，盆死。仁孝皇后弗敢請嗣。至十八年，而上念達功大，且以故后恩，俾其子欽襲爵。盡還其誥券，歲賜祿田。明年來朝，不待命辭，上猶恨之，復削爵徙鳳陽。仁宗卽位，欽復來朝，詔復故爵。尋卒。子顯宗嗣。嗣二十三年而卒，無子。弟承宗嗣。屢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加太子太傅，矜嚴有威，練達政體。嗣十六年而卒。子甫嗣。凡再督南京守備，持重善爲容，亦加太子太傅。嗣五十二年而卒。贈太傅。孫鵬舉嗣。鵬舉之生也，備夢宋岳鄂王飛入其室，故以字名。爲人溫厚長者。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晚節變其妾，奏立爲夫人，欲以其子邦甯稱嫡，會有所格，不得立。立其

庶長子邦瑞。鵬舉嗣。公凡五十二年卒。邦瑞嗣。督守備。尋以病辭。自顯宗嗣。而太祖孝陵在留都者。以懿戚世奉祀。文皇初卽位。以一中牢告中山王。其後因之。增壽在奸回傳。太宗贈增壽爲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千五百石。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十二年卒。子永甯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子半祿罷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宮舊恩超進。太傅。旋以監修武睿二朝實錄成。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四十餘年卒。子文璧嗣。領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靖中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達子孫居二焉。萬曆中。子弘基嗣。弘光敗走。被擒。

史官曰。太祖之取天下。計初下建康。再與楚角。實擐甲乘鉞。而其它十七皆達力也。達之廉靖仁武。沈幾策勝。卽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厥後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羣辟。允宜。然椒房得而弗以宗功。是未免令人撫遺簡而憤然也。諸武略皆與太祖合。獨其窮追元君之論。太祖似不及達。然達所論者天下之勢。太祖所存者故君之懷。卒使五年之三路。二十年之金山。三十一年之捕魚海。勞心瘁力。而達之智計。又出恆常萬萬矣。其子忠佞不同。令人感慨興焉。惠躋千古。若出一軌。悲夫。

開平王常遇春世家

常遇春。字伯仁。濠之定遠人。世業農。遇春長身白皙。有膽力。猿臂善射。元末羣盜起。躡江。淮間。而盜魁劉

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爲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急擄掠。毋遠圖。心輕之。屬太祖駐兵和州。乙未。乃偕其私卒數十人來歸。臥道旁。夢神人金甲擁盾呼曰。起。起。而公來。而太祖騎從至。驚寤。前伏謁。太祖與俱。居兩月。無所見。自請爲先鋒。上曰。爾饑來歸。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儻得效犬馬之力於知者。雖死猶生。猶弗許。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旣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於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刃蝟集。諸將相顧莫敢登。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刃躍而進。敵以戈刺。遂捷接敵。戈登磯如飛鳥。敵皆披靡。大兵乘之。遂敗其衆。乃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總管。上旣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輻重皆在北滌。和之守備單。時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斷滌。和音問。上使遇春多張疑兵。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擣之。陳旣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舟。舟分爲三。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不復扼江。而南北通矣。丙申。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爲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周兵合。反圍達。遇春以師援。表裏擊破之。擒其裒將張將軍。遂進統軍大元帥。丁酉。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尋從徐達下甯國。分兵取馬駝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上取婺州。攻下衢州。降其院判張斌。得卒萬餘人。進僉樞密院事。移兵攻杭州。久之。周益兵來援。累戰。後少不利。召還京師。尋從徐達守池州。大破漢衆。語具中山王世家。已而漢友諒大寇。薄都城之龍灣。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斂。辛丑。進行省參知政事。復從上。蹙友諒於安慶。掩取江。

州。還督龍灣師。周將李伯昇圍長興。援兵遇之敗。長興圍急。上乃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營去。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稱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上飲。而劫之事。覺就縛。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甯可有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遣菜酒。流涕而饗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癸卯。周將呂珍圍宋劉福通於安豐。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而據之。會左右軍敗。中壘軍阻塹不得去。則殊死鬪。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算。進逼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移薄廬州。且下。而漢友諒傾其國兵號五十萬來爭南昌。圍之數百重。凡三月餘。而上趣達。遇春解廬州之師以應。遇漢兵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遂敗其前鋒。焚敵舟。敵不退。而漢太尉張定邊犯上舟。舟適膠淺。事迫。遇春奮救。從傍射定邊中之。稍解引去。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漢兵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略相當。旣出湖口。諸將佐氣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上悟。乃移舟扼江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漢友諒中流矢死。俘斬無算。班師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爲首。賜土田金帛。甲辰。太祖卽吳王位。復從上討漢。陳理於武昌。圍甫合。其丞相張必先將驍騎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陳理窘。開門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尋從徐

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十洞、牛皮等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丙午，復從徐達克秦州。繼克高郵、徐、宿、安豐。悉下之。廷議平吳。遇春奮袂曰：「臣聞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吾便一蹴姑蘇，何煩他兵？」上曰：「吾意翦其羽翼，先吳興。遇春張目執前議。」上曰：「攻吳興不克，失利姑蘇，問軍政矣。」命仍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取湖州之毘山。與吳兵水路勁鬪，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皆與睥睨埒。其右丞相張天驥出三路逆戰。術者誠此日忌兵。遇春按劍漫罵曰：「兩軍相撞，卜吉哉！奮攻其南，拔之士誠。」乃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繇大全港入營東阡，卻壓其背，絕吳餉道。突剗船數百，擒吳將徐志堅於東阡。吳王弟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再戰，士信逃。追至昇山，舊館之卒降者六萬。而湖州亦下。進圍平江。遇春破閘門。凡八閱月，縛吳主士誠以歸。時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祿秩與相國等。復議北征。遇春有所獻策，語具。徐達世家。遇春之議平吳亦如是。大較欲輕兵直擣其心腹，肢節當自瓦解。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服其勇。乃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謝詔。既行，太祖卽皇帝位，冊立皇太子。以遇春領太子少保。遂與大將軍略定山

東諸郡。遂破汴梁。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乘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前騎。大呼入。盡殺二十騎。敵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上爲幸汴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上勞之曰。將軍與大將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甚鉅。勞且倍矣。遇春頓首曰。亡元之民。服上威德耳。臣等祇奉成算。效驅馳。固大幸也。上悅。三日辭去。與大將軍略定河北。進逼元大都。元主北走。遂取之。移兵徇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敵鋒銳。勿與正決。恐多死傷。不如夜劫之。彼必有走而潰耳。達曰。善。而擴廓果潰走大同。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居右將軍馮宗異上。出塞取大同。轉徇河東西。度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召遇春東地。故元都部署將士以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諜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甯。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大興歸卒。復大敗之。擒元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上爲震悼。喪車至龍江。親出奠哭之。爲文敘其功甚詳。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王。趙普舉哀禮。擇葬鍾山之陰。明器芻靈凡九十。皆官給。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復推恩。

王三代皆賜諡。時猶襲元故。明年論功賜金幣。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爲鄭國公。歲祿三千石。子誥。券配享廟庭。與祠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爲第二。遇春爲人沈鷲果毅。撫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爲之用。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吏。而用兵決勝。與古人合。年長於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雅敬愛之。終始無少間。及秉鉞專征。又能節制將校。所向克捷。惟性稍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然稱名將者。必曰徐常云。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平二王不偏廢也。子三茂。昇森。茂弱冠封鄭國公。貴驕不練事。上亦知之。故不復使將。封十七年。從婦翁宋國公馮勝。比北征。納哈出。茂念諸徹侯位其下。皆得有偏裨任。而已獨不得偏裨任。邑邑不樂。多不奉勝約束。而勝兒子畜之。數加責誚。茂恆慢辭應。會納哈出請降。詣右副將軍藍玉營。讓酒與衣未決。納哈出悔欲出。而茂直前搏之。納哈出走。茂復斫之傷。部卒頗驚潰。勝因得修恚。上書增飾其狀。以爲茂激變。詔卽軍械。茂至京。而茂亦列上勝負淫不法事。上乃收勝大將軍印。削茂爵。安置廣西之龍州。然猶念遇春功。別封次子昇爲開國公。茂至流所。而龍州守某者。土夷趙貼堅。慕茂家世。以愛女事之。而與他土夷爭。爲所發。茂聞之。伏毒死。或云龍州守隱之。他所實不死。上爲窮索茂。且大發兵繼之。而卒不得茂蹤跡。次昇。在忠節傳。子繼祖。繼祖子甯。甯子復。弘治中錄六王後。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紹嗣。紹卒。子經嗣。經卒。子鳳嗣。鳳卒。子玄振嗣。嘉靖中繼絕世。封懷遠侯。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光祿大夫。勳柱國。歲祿千石。卒。子文濟。卒。子胤緒嗣。

史官曰。太祖以神武定區夏。其臣咸莫及。然至於達與遇春。則心儀焉。遇春甫成大業。天不假年。而榮休弗與。宜太祖之悲思之也。考其智勇。不出達下。而心每遜之。暨至貴匹勳齊。每受命出副。亦不生異同。卒所至樹偉烈。皆謙恭自然天性也。世所傳遇春有殊勇。夫喑鳴跳盪。百夫敵耳。彼豈知其所優者耶。子昇忠節矯矯。殆所謂龍種不羣歟。





明書卷九十二

世家一

開國王公世家二

岐陽王李文忠世家

李文忠字思本，泗之盱眙人。父曰隴西恭獻王貞，母曰曹國公主，太祖之長姊也。貞農家子，無他長，獨有醇謹，而公主歸之。生文忠，小字保兒。甫十二，而公主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攜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甲午，聞上起兵濠陽，間關往投。至，則相抱而哭。皇子幼，上多蓄童稚，子材勇者，子之。得文忠，更喜，使冒國姓而從。從文正列，受書外傳，聞習兵法。上嘗攜所著撰傳示帳僚，曰：「即以文忠應太平對策。」吾家卿士材，顧無賴此時。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年十九，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天完陳友諒驍勇冠諸軍。隨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諸縣。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淳安萬年街。復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謂軍士多飽飲而淫，夜獨起，潛殺所獲婦女，而焚其輜重。明日，諭軍中曰：「公等且力戰耳，吾當爲公等更作家。」衆驚奉法。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尋會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周師來爭，挾苗獠水陸



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剽所馘懸槎放之中流。因讐其水軍。亦夜遁去。己亥。進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義門鄭氏避居山谷。扶甯其家。會苗帥楊完者爲士誠所殺。其將秦不花、蔣英等以三萬餘人赴款。文忠善撫之。敗周兵於碧溪塢。又敗之胥口。遣將克汾水。陸同僉行樞密院事。辛丑。援廣信。擄漢將李明道。王溥以漢建昌降。代參政。胡大海分省事。金華壬寅。故降苗蔣英等反。金華賊殺大海。文忠疾以兵馳赴蘭溪。賊南走。金華定。而降苗李佑之等亦反處州。耿再成遇害。文忠令屯兵縉雲。遏其侵軼。處州亦旋定。進浙江行省左丞。總嚴衢信處各衛軍。而周士誠乘間以兵十萬困謝再興於諸全。文忠顧嚴卒寡且急。桐廬衝不足援。暗檄信州胡德濟使東。而詭流榜義烏之古樸嶺。曰：平章邵榮兵五萬定處州。還。右丞徐達亦五萬出徽州。尅日會諸全壁。周將呂珍果驚謀。退營五里。德濟曰：賊虛可仆也。夜半。蓐食開門。突金鼓。敵陣亂。追擊大敗之。爭渡溺死無算。癸卯。再興以諸全叛。引周師寇東陽。文忠既嚴堵五指山。而身以精兵日馳百六十里。大敗之於義烏。是時文忠處兩反側間。又嚴巨敵。數殊戰。最繁難。而繕甲練兵。示以鎮靜。屹不動。太祖無東顧憂。既失諸全。用胡深議。築城五指山下。號新城爲固。尋吳司徒李伯昇以兵十六萬圍城。不克去。乙巳。復悉兵號二十萬來攻。而別將遼釣臺擄嚴州。文忠既分遣兩路出江浦爲聲援。而舟師遇釣臺。先鋒謝佑遇伏敗。衆情文忠意氣舒詳。身率朱亮祖等赴援新城。去十里。壁龍潭。議者謂賊勢盛不敵。盡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爲彼有矣。兵無以形震。苟一頓。不可復矣。更約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囂。我寡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輻重山積。

是天以富賜若曹也。勉之。不如令視軍法。天方重霧。忽開朗。詭下令。此時出當吉。衆咸奮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軍盡。各呼噪。霆迅。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餘人。委棄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免。上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名馬金幣甚厚。進右丞。丙午。統水陸師取吳江浙。下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之。叛將謝再興之五子降。杭帥平章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姑爲緩師計乎。彝謝曰。今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何敢緩。文忠見其誠。引之臥內。與飲。而授之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帥。封府庫。奉圖籍。執叛將蔣英等出降。乃以女樂導文忠入。文忠靡卻之。遂入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徇。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就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還李姓。請減杭州田租增額。從之。戊申。太祖卽皇帝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征行。輒命守宮省。文忠既父子當腹心。寄親重無與比。尋討平閩之叛寇。還爲偏將軍。從開平王遇春北伐。由遵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馬萬計。語具開平王世家。開平王卒於軍。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下。而元東攻大同。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宜援大同。或以爲未奉明詔。文忠按劍叱曰。大將專圖外事。抗令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平章劉帖木。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時天雨雪。引數騎入岷山伏。而前軍已去元兵五十里。而營。文忠驚遽。令移前五

里阻水自固。元將脫列伯果夜率衆來劫。壁堅不可動。質明。元兵益大至。文忠計以二營委虜俾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更出精兵爲左右翼。躬前鋒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逐北。擒脫列伯。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明年庚戌。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伐。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貞。敗太尉蠻子平章沙不兒朵兒只八刺。進次開平。獲平章上都罕。謀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卽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進。大破其侯騎。猝圍應昌。明日拔之。元主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算。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册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擒江唐二國公。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螺山。又降楊思祖兵民萬六千餘人。表平沙漠。班師。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羣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開國輔運推成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諸券世襲。尋領都督府事。辛亥。鎮撫成都。還。復以左副將軍。又從大將軍北伐。出東路。師由和林進可林。至哈刺莽來。虜先遁。文忠曰。千里襲人。若負重。遲而露。不得戰。乃留輜重。驢駒河。而人持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刺河。元太師哈刺張蠻子遣其妻子北去。悉衆渡河。而嚴騎以待。兵接。文忠方戰。乘馬中流。矢返走。則棄馬短兵步擗。從者劉義以身前突爲衛。指揮李榮脫所乘馬。乘文忠。而奮奪敵馬。乘之。左右文忠得馳。虜兵殊死戰。虜敗北。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示弱。以嘗虜散牛羊於野。多張火爲疑兵。虜果惑。稍引去。得解歸。失牧道。乏水。噶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出可兒麻思野。忽所乘馬。砲地。地

陷坎泉。隨湧出。士馬賴以俱濟。人以為神。文忠軍是役名爲全軍。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之出中路者。竟敗。賞故不行。癸丑。復與大將軍行邊。屯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明年。總兵北伐。駐代縣。分遣將分道出捕虜。至三不刺者。俘其平章陳安禮。至順甯陽門者。斬其知院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大國公鄧季羅帖木兒。又破其甯鴻州。斬其宗王朵朶失理。皆擄人口畜物以歸。至鄂州。追斬魯王。虜益遠避。邊竟無事矣。丁巳。還師鳳陽。己未。理軍洮河。岷鞏置衛所。召還與李善長同知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事。又詔命大事皆取裁。二公尋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參軍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又兼領國子監事。文忠與達皆折節延儒生講說經義。文忠尤號文采。嘗以門下客言。勸上少誅戮。毋太盛宦官。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胡惟庸之死。或謂曾通日本。上欲興師海外。文忠又諫。上曰。此儒生家言。安得出汝口。乃盡殺其客。以是忤旨。病悸不治。上幸其第撫之。癸亥三月。暴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諡武靖。侑享太廟。父貞初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贈隴西王。諡恭獻。文忠器識沈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峻發。遇大敵。膽氣益壯。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明性理之學。有三子。景隆。增枝。芳英。景隆。襲爵。上親制誥文。有云。姊子景隆。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蓋深疑之。故不得其死。景隆小字九江。在奸回傳中。永樂末。以凍餒死。芳英早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璿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嗣。卒。子性嗣。嘉靖中。繼六王後。封臨淮侯。勳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領營府兼漕事。卒。子言恭嗣。卒。子邦鎮嗣。卒。子弘濟嗣。

史官曰文忠不數乘屨爲大將將輒有功敦詩說禮有儒者風斯所以肺腑歟太祖起民間屢更燹饑兄之子獨文正姊之子獨文忠而文正不善居勳父子廢徙太祖恤之不絕其國使剖圭載冕式是南邦與明祚並而臨淮之嗣侯則太祖遺意哉景隆驕橫寵極而僭踰不檢文忠幾不血食佞之敗忠也如此夫

甯河王鄧愈世家

鄧愈字伯顏泗州虹人父順興有三子長友隆仲卽愈愈生而有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人元末羣盜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入臨濠自保與元兵拒戰死友隆代之病死愈復代之是時年僅十六衆頗少愈旣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予敵會太祖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渡江而南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兵來侵禦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從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克廣德州元謝元帥以長槍軍逼州城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鐵甲首千移鎮宣州別將兵取休甯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元苗軍元帥楊完者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勵將卒分道逆戰大破之擄其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之裨帥汪同來降愈率兵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帖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得兵如之尋遣萬戶朱國寶徇高河壘下之遂繇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槍元帥余子貞獲馬百匹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卒三千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

同僉行樞密院事。己亥。領兵略臨安。敗周師於閩林。破元將茜陽之兵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事。庚子。饒州下。愈入守之。數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僉院如故。兼總各翼軍馬。愈乃廣佈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皆自拔歸。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圖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已歸。上因其兵。使取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人詐獻地。將以緩我。愈詢得之。卽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出不意。單騎走之。榜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號令嚴明。農市不易。民爭獻酒食。溫詞慰勞苦之。上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參政。鎮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快快不自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旣從。上還建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時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踏。幾不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而出。奔還建康。以情歸於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洪都。走祝宗。執康泰。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副之。明年癸卯。漢友諒圍洪都。號六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爲要衝。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太祖以大兵來援。大破其兵。圍始解。友諒敗死。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定青等二萬人於永豐。擒叛新淦。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麻

嶺十洞諸山寨圍贛州降熊天瑞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平還討饒鼎臣於吉安兵或不律行掠判官潘樞入謁曰將軍奉揚天威而民不自保非仁人弔伐意愈大驚謝罪戢兵士撫慰百姓進行省左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國珍愈領臺事上書言便宜特見嘉納將軍經略中原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相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太祖卽皇帝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招諭河州吐番大會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天子封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鐵券子孫世襲五年以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獠悉平之十年吐番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輻重愈以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往討之分兵爲三道深入覆其巢窮追之崑崙斬首捕虜以萬計南馬牛羊十餘萬捷聞上悅使使召還中道得疾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嘆曰愈事朕二十年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葬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封甯河王諡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人沈毅詳敏其事上最恭順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上心重之前後委寄親舊莫

敢望焉。有五子。長鎮襲。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天。永樂中。子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嗣。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勳號階祿。視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卒。紹煜嗣。卒。子奕隆嗣。

史官曰。愈風槩元朗。懷情懿順。號稱絕力。以敢戰摧敵名。亡幾而建勳。方面勞勤。汗馬當其棄。洪都拱手而東。若怯矣。而閩門與六十萬爭衡。抑何勇也。儻倚上公。盟申帶纜。天年中折。不獲饗。苦臥綠沈。雨拋金鎖之暇。惜哉。或謂太祖末功臣。鮮克令終。以天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靖盡瘁。未必與不善居功者。擢弓藏之慘也。子過襄陽。幾三百年。人尙多道衛公云。

東甌王湯和世家

湯和。字鼎臣。濠人。與上同里閭。少孤。卓越有奇志。嘗從羣兒嬉。輒勤習部伍。身爲帥。擇一雄者爲敵。分壘而角之。必勝乃已。見者異之。及長。身長七尺餘。多力。工騎射。饒智略。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仗劍從之。遂隸麾下。每出跳盪。必當鋒。還則殿後。自百夫長。從取九灣。再從攻定遠。覆其師。進千戶。而是時太祖以王塔寄肺腑。請於王。得和共事。從取洪山寨。得其兵八百。再進長萬夫。復從下滁州。爲管軍總管。復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太祖等。夷驕莫肯下。而和長上三歲。獨恭謹執部曲禮。上甚悅之。及上總兵和陽。奉檄未上坐。和爲推尊。輒下拜。衆皆下拜。上由是益尊。元將陳也先來寇和州。和敗卻其衆。從上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所部獲馬三百。卒千人。陳也先復寇太平。和擊其水軍。戰酣。流矢中和左臂。不爲

擄卒勝之。尋與徐達、鄧愈自東門出軍，轉戰至城北，衝其中堅，大破之。遂擒也先，以獻。別將下溧水。丙申，從平建業。復與徐達取鎮江，進統軍。大元帥守之，略定金壇，覆窩莊戍，轉同僉樞密院事。從取常州，守之。與吳境接，時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太祖不獲允，頗愠而怨。醉中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據坐舍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之？」有言於上，上隱不發，和醒大愧悔，悉力拒吳師。凡再破其軍，獲戰艦及馬以千計。癸卯，從中山王大破吳兵於錫山，僂其梟將獲甲首五百，又逐其將莫天祐走之，擄其妻，還拜中書左丞。與中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吳丞相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乙巳，討平江西巨盜姚大膽，遂西取永新州，僂其左丞周安等，籍其士馬歸於京師。還出守常州，尋拔常州之戍於師。丙午，從伐吳，進略太湖，降其舊館，轉戰湖州，降守帥張右丞，復次吳江州，遂薄姑蘇，圍之。吳平，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戊申，太祖卽大位，始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爲太子左諭德。時方國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反覆未果，下和以兵蹙之，走國珍海島，進逼之，悉俘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陳友定猶爲元守，建甯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諸將攻下，擒友定，以歸。扈上幸汴梁，同宋國公勝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復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甯夏，追虜於察罕腦兒，擄其猛將虎陳。九月，大封賞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久在其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上始露其守常州時醉中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

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發兵扼險不得進。永忠趨之。復不決。而征虜副將軍潁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之。夏主明昇以重慶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天子推功友德。永忠受上賞。責數和。姑予之彩帛八。洪武五年。以備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徹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署。以久勞於外。數賜璽書慰勞。尋覽通州之外郭。徙鎮彰德。覽其城。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太師善。長相抵牾。故時委以綜理之任。輒效。且念其爲里幹長者。十年。乃封爲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加祿至三千石。與誥。芬。明年。與曹國公李文忠。練卒於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又明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十三年。巡四川永甯之塘濠。訓練其士馬。久之。五開山獠亂。和以兵討之。鹵斬三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識其意。從容爲上言。臣老矣。不敢稱畫錦。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穎、涼諸國公。徹侯。咸治第。皆極宏壯。旣而倭寇海邊。故方國珍從子鳴謙請沿海遞置衛所。宿州太祖謂和曰。日本叢爾數侵盜。不欲與爭。第固封守。卿雖老。強爲朕一行。於是使和與鳴謙偕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五十有九。盡發州縣錢糧。及沒入罪人貨物給用。工匠往往過望。丁壯多入民家。斂其牆垣塔序之石。及諸確磴。作城基。民謠曰。京困巨倉。公卒聊浪。牆除確磴。公城掘壘。客啓曰。民謠矣。和曰。吾

開成遠算者不近量。任大事者不細謹。若以國之無備。及於戈鋌。蔓草延竈下。蟲豸生井臼。安所得確磴乎。復有譴者。老夫能手碎之。及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四民取一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成。率妻子陞辭。賫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賫其夫人胡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愛之。且安之。其後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上聞。卽幸其第。撫視。惋嘆良久。遣還里。命其女魯王妃歸甯侍疾。小間。上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齋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劇不能興。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敍里閤舊。及艱難勞動。和不能對。稽首而已。上爲之雪涕。出藏。鑿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沈毅質直。入聞國論。一語不洩。臨敵敢果。或談古兵法。笑曰。無爲。在臨機智謀耳。家畜妾媵百餘。暮年悉貨遣之。賞賜多惠鄉里。加憫故舊。精於相地。凡省郡州縣。多所改正。正德中。浙江御史英上言。和沿海守備精密。倭迄不敢犯。請立廟定海縣。詔從之。海上父老。往往指烽戍。頌信公不衰。有五子。其四先和卒。長追封世子。而少子醴積功。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蠻。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而弗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卒。子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卒。子之誥嗣。卒。子國祚嗣。

史官曰。和早託肺腑。風規謙抑。和陽下拜之日。其意固已遠矣。然而褰旗無幾。殊烈寥寥。後復一逗撓。一不利。毗陵酒語。至煩廷訓。而終爵上公。駢蕃之錫。浮諸勳舊。豈亦以綰角布衣之契。故重耶。爛功宿將。或以嫌獲罪。或緣疑受戮。而和獨顯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快快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和之謂歟。其海上烽戍。滄民賴靖。鯨鯢焉。和功巨。可刪滅哉。

黔甯王沐英世家

沐英。鳳陽之定遠人。父早亡。育於母。八歲。母復亡。上行兵。路見之。歸馬。皇后收而子之。遂失父母名氏。撫軍中。太祖嘗稱是兒長。吾世屏翰也。童時。厚重如成人。及長。溫爽有姿槩。機穎過人。初與李岐陽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從子文正。年十八。從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目無迕視。上心器之。用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政修飭。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下延平。擒陳友定。有功。歸。上一日問之曰。朱文英。汝熟子耶。對曰。臣陛下子。屢詰之。對如前。上笑曰。汝朕八歲時養子耳。爲述狀。英感泣曰。沐陛下母后聖恩如天地。上卽其言。賜姓沐。更名曰英。出鎮建甯。節制邵武。延平。三年。擢鎮國將軍。僉大部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英特受上心膂託。佐李岐陽。爲政益精明。九年。命乘傳巡陝西諸路。布上恩惠。事有不便者。輒更置。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充征西副將軍。從甯河王愈征西番。西渡黃河。略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戰數千里。俘士卒以萬計。耽

馬牛羊十倍之。師還而甯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世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元萬戶迄失迦。及三樞密副使曰舒朵兒。曰只都。曰烏都兒。卒二萬餘。雜二十餘萬。平朵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還鎮關中。十三年復率所部蕩和林。轉略亦集乃。渡黃河。白賀蘭。擒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破之。獲元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覆其全部。還仍鎮關中。明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寨。掩四部卒。渡臚胸河。獲知院李宣等。還京。亡何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友德。永昌侯藍玉討元孽梁王於雲南。繇辰沅出羅鬼。遂躡普定。普安。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下之。元梁王把匝刺瓦兒密遣其司徒達里麻。選甲士十萬阻曲靖來拒。英語友德。請得以曲靖爲先聲。兼程疾掩之。適大霧。軍盡壁白石江。敵始知之。驚。則陽整衆若將渡者。敵悉銳撓。欲渡軍。而別出奇兵。潛從上游遶出敵陣後。角舉山谷皆應。更他設旗幟爲疑兵。達里麻益驚。撤後軍。應已渡軍。水上陣亂。英盛善泗數百人蒙盾當先。既渡益勇。敵退數里。肆擊之。勁戰自旦至晡。喋血震蕩。穎川永昌二侯更多縱鐵騎貫蹙而蹙之。敵大潰。生縛達里麻。僵屍百里相屬。直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徇諸郡。皆下。梁王棄雲南走。以死時大理猶爲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其帥段世據龍尾關爲固。英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質明。麾騎亂流至關。被羽先登。關破。伏兵從後夾擊。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綱。不泱月。雲南郡邑悉平。分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復與穎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等

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詔英留鎮雲南。而召潁川。永昌二侯還。潁川侯進封公。英自如。英鎮之三歲。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八年。宣慰思倫發聚其衆。號三十萬。叛麓川。英所部止卒三萬。拒之。甫對壘。使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壓而挑之。賊以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英喜曰。賊不足平也。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攻。象皆被甲負戰樓。周若欄楯爲蔽。挾大竹爲筒於兩傍。筒置短槍十餘。以飛刺。英分卒爲三隊。命都督誠爲前鋒。都督寧正將左。都指揮湯昭將右。各以火礮神機槍弩奮前更番進。而身立馬上督戰。敵有昔刺者健鬪。左隊小卻。英令馳取隊將首來。隊將急奮貫敵軍。諸隊皆踴躍躡敵。呼聲振天地。象反走。英以大軍乘之。賊遂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蝟以死。賊帥刁斯郎等皆伏殛。象背羣蠻震響。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復平東川。破走叛首阿資。召還入朝。賜宴於奉天殿。賫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陛辭。上撫其肩曰。乃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英歸鎮。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二十五年。懿文皇太子薨。英故嘗侍東宮。有恩誼。聞之。哭。嘔血。一日。方坐堂。皇理事忽中風卒。訃聞。上慟哭。輟朝。命葬都門外。追封黔甯王。謚昭靖。王其三代。王好禮士。撫卒校。有恩節。目疎。不肯爲煩數。讀大學衍義而悅之。手不釋通鑑綱目。論事輒引爲據。擇民秀及士官之子弟。皆令入學肄業。風以禮義。平居無所嗜。獨有馬癖。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吾大將。當與之臥起。譬無驢友。何以爲樂。有五子。春。晟。昂。昶。昕。春字景泰。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初嘗從父出征。累功掌禁旅。十八

年例試後軍都督。上曰：是兒不比他侯家，得實授錄囚烈山，奏釋數百人，往勸那海於蔚州，白其構逆，非真，亦釋數百人。從宋公出沙漠，降哈納出嗣侯。鎮雲南，討降羅雄、法東、罷能、平弄山諸虜。二十七年，遣平越撫賈哈刺主瀾浪衛鎮之，獲叛阿資於赤窩，遠州羌刁拜爛負固，討平之。久之，麓川刁幹孟逐思倫發，爲宣慰，春以八千人破誅刁幹孟，歸思倫發，加前將軍。總川貴雲南兵，三十一年卒。諡惠襄，無子弟。晟嗣。晟字景茂，少凝重，端怒寡言笑，愷喜不形於色，而質穎敏，讀書強記，太祖甚重之。甫冠，卽授後軍都督。會事亡，何進左都督嗣侯，卽代爲雲南大帥。時岷王之國雲南，嘗與晟交惡，上貽書於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常別飭晟，然卒以王它故，徒國楚，獨晟自如。及建文帝出走，太宗疑置晟所，使使詞察。久之，無狀。時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擅其地。晟部大兵討平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久之，八百國之長使其擴帥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之，而自倚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獲其帥，歸賜璽書，侑以金幣。永樂四年，安南黎季犛殺其君陳日焜，以其子蒼更胡查，自稱爲帝，國號大虞。紀年號蒼，戕我使者，擁水陸師，號七百萬。天子討之，詔朱能爲征夷大將軍，晟爲左副將軍，合二十五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八十萬，繇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因收槽江仙侶等賊，悉蕩平之。胡查及其父僞上皇季犛狼狽乘

其衆獨攜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江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入朝，論功，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階券玉帶金銀寶鈔，既大宴，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於便殿，還鎮雲南。亡何，胡查之孽，簡定作亂，反化州，稱日南王。命晟兼征夷將軍討之，戰於生厥江，不利。簡定遂自稱上皇，福從子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興慶，詔英國公輔以征虜副將軍率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還，而季擴等尙未平，矯命改元重光。晟連戰不卽下，於是輔復出與晟並進，獲季擴等送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鏢三萬錠，綵幣三十有副，尋撫富州叛酋，降之。仁宗卽位，召還，宴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宣德元年，再反。晟會安遠侯柳升戰死，晟敗，廷臣劾晟失律，宜降削。上特馳章示之。正統初，麓川思任發反，侵略騰衝、南甸，詔諭之降，不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前搏賊，敗績死，而瘴癘不能進。晟退師金齒，詔還鎮。晟內慚懼，至楚雄，自鳩卒，詔官爲治葬，賜祭，追封定遠王，諡忠敬。晟應變非所長，其戰數不利，而天子以絕遠且世將，籍而隱焉。南方攝服，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官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啓之。曰：此令旨也。歲時奉獻不絕。晟父子前後置園墅田業三百六十五，日食其一，可以周歲。珍寶金貝充牣庫藏，敵天府，後庭曳羅綺者恆數百人，役使閹奴亦可數十百，而善事中貴，多通遣執政不絕。然能簡制其下，是以人安之。晟有子斌，尙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討麓川，不利。合定、西伯、蔣貴等兵始

平之。昂復遷爲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西伯。諡武襄。斌嗣公。十一年。屢建撫定功。卒。贈太傅。諡榮康。子琮幼。不克嗣。從兄璘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鎮。卒。弟瓚爲都督同知。復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尋旬廣西土官互賊殺拒命。乃擒其倡亂者。詮流官治之。撫孟密。討叛會師五莽邱等平之。累賜敕褒獎。加太子太傅。工詞賦。取下寬簡得宜。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後。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鎮守。發兵平龜山竹菁蠻。諭定孟養。孟密之爭寨者。又合川貴兵平米魯亂。再擒帥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會那代。三賜璽書獎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諡莊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卒。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鞏。皆甫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鎮守。其淫惡益甚。且屢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於南京之故第。以幽死。孫啓元嗣。卒。子天波嗣。國變後。據黔者久之。史官曰。世俗傳英爲太祖外婦子。非也。計太祖長英十五歲。當英之生。太祖方寡孤。安從取外遇哉。英以鎮靜饒兵略。爲天子篳路藍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繼德之。世保赤社。爲明藩屏。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朝弼錮死。昌祚嗣。興法與恩不相蔽。明德衷且遠矣。

明書卷九十三

世家一

開國王公世家三

穎國公傅友德世家

傅友德，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而至性敦篤，沈毅多智略，爲里中所推服。元季避亂，穎州碭山中，李喜喜羅致幕下。從之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躡關隴，轉剽入蜀，常爲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不能用，走武昌。從漢主友諒，忽忽無所展。聞上舟師伐江州，乃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與語，見其英偉奇之，俾爲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戰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擊於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漢盛兵據之，以爲固，嚴不得上。而近營虛實，頗爲所窺。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卽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爲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略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在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其援兵於馬驢港，旋敗竹貞於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卽吳王位之元年，太祖方有事於浙西，而以

友德守彭城。元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師次陵子村。友德度兵寡不敵。謂其衆方散掠。突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單騎奮槊。狙刺其驍將韓乙墜馬。師乘而進。遂大敗之。卽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約曰。聞鼓盡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親援枹大呼。鼓發。士騰躍搏。又大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召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御前麾蓋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攜音伎一部。就友德飲。飲冰等裸而酣。上怒。皆黥之。而慰友德曰。卿擐甲胄。出百死。一歡飲固當。而彼士人何爲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獨曰。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略冠諸軍。可授先鋒當一面。破沂州。斬其將王宜。下青州。元丞相也。速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爲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進取廣平。臨清。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略大同而還。從徇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略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壓營而陣。友德帥死士五百衝卻之。因合謀夜掩其營。王保保棄軍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遂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功稱最。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圖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跳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洪武三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輕重。移兵伐蜀。領前鋒出秦州。奪略陽關。獲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

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布山上。蜀兵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四年。詔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墜。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聲言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單弱。卽自陳倉選鋒。攀綠岩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龍江。進拔緜州。時漢水漲。伐巨木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於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緜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圍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大敗其將向太亨城下。逆擊壽。兵敗之。拔其城。進圍成都。以強弩及火器破其象陣。象反走。兵躡藉死亡數。時湯和駐大溪口。未進。上引友德冒險克階文。功責湯將軍。已獲友德所書木牌。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成都降。和等亦克重慶。友德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上大悅。曰。潁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緜漢。成都保甯諸郡。功第一。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時論以爲賞不酬功。而和等無微賜。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頌。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路出金蘭。先率驍騎五千。

馳趨西涼。遇元將失刺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朵兒只巴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餘。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將軍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鄧季羅帖木兒等。還軍鎮北平。上疏言便宜五事。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尋同中山侯和出備兵延安。元伯顏帖木兒僞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爲備。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擒之。獲其士馬輕重無算。上將取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甯。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匹。上別選內殿良馬十五匹賜之。虜乃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寨。十四年。命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儲徹侯大將步騎三十萬。討元雲南。軍行。上親餞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甯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後之。辰。沉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甯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行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甯趣烏撒。以分其勢。而身率大軍由辰。沅。趣貴州。進攻普定。克之。土酋安瓚。羅鬼。狔狯。諸苗。望風降。復攻下普定。進兵曲靖。梁王把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白石江。友德與右副將軍英計。率兵揚聲欲渡。而別遣將湖渡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薄之。表

裏合擊。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讎聲聞遠邇。曲靖平。乃自率衆擣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徵侯曹震等分道徇郡邑之未下者。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陳。蠻麤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進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以次降。威楚。曲靖。中慶。潞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復進兵下大理。擄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蕩金齒。車里。摩些。和泥。平緬。悉降。獻梁王眷屬。及威順王子伯伯於京都。凡三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千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首。藹翠亦降。雲南悉平。時上前後下璽書。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款。友德奉行無所關。功成而不驕。歸功於上。十六年。元普顏篤先不據鄧州復叛。友德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設真諸司。遠邇畏悅。事大定。詔友德等還京。而以右副將軍英留鎮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穎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詔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段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一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召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時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苗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南方悉平。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

率副將軍趙庸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輕重，復進踰黑嶺，至鎌子海，窮態皮山，悉捕匿虜而還。詔友德以諸降將歸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黃金三百兩，白金鈔錠文綺綾錦甚夥，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虜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鈔錠，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尋副宋國公勝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保，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以功名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我輩何如？上聞之，會冬宴，從者撤饌不盡一蔬，上責友德不敬，上曰：召二子來，友德出，衛士譌傳上語爲搗二子首來，友德殺二子，提其首入，上驚曰：何遽爾？忍人也。上怒，友德度不免，乃出匕首自刺薨。二子者長忠，尙壽春公主爲駙馬都尉，次讓，金吾衛所鎮撫，上以公主故，收錄其長孫彥名爲金吾衛千戶，後隨太宗遷都北京，改錦衣衛千戶，友德故有三子：天錫、字佑之，元末亂，與父相失，貌雄偉，善經生業，家杭州，爲張兵所執，尋得脫，李文忠兵至，投之，授明州訓導，僧機先引倭來襲，先以詩通覺其謀，言於州將，設備誘縛，乃以功陞知大名府，元孽犯城，任甫七日，備未具，出走，下獄，赦，安置雲南之永平，擢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定賊叛，督兵與戰，不利，死之，土人立祠以祀，子寬，寬生瑄，瑄生澄，澄生安，安生良弼，爲給事中，世居雲南，不與錦衣之在京者通，嘉靖中繼絕，以嫌故不得封。

史官曰。穎公初以敢戰名。然十不失一。身冒百死而無所見知。及其遇真主。虎變龍從。刃不虛下。筭不虛畫。且其英風壯采。猛奪熊貔。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鐵騎長驅。橫金千里。或降王破國。或斬將拓地。威加炎朔。北鄙畏其犁庭。蠻犛爲之褫魄。豐功盛烈。足以冠策府而銘鼎夷者。不在常李之下。況甯河哉。然以無罪而寃。到子孫無徵侯之封。明之待穎公。可謂薄矣。而繼絕之時。無人爲穎公出一語。人之生死。皆有福幸焉。豈非天哉。嗟夫。

宋國公馮勝世家附兄國用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也。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略。國用貌都雅。動止軒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立誓以自固。太祖以兵略地至妙山。儒服詣門曰。書生上六字。太祖坐。國用上坐。曰。試爲我言。國用曰。有德昌。有勢強。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士。倣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羣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遂召致左右。太祖見勝。尤愛異之。兄弟俱待心膂。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有所攻戰。輒擐甲直前。從克滁州。三汝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破擒陳瑄先兵。盡覆其衆。太祖赦瑄先與之盟。歃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瑄先果行刺不克。叛走。爲其下所殺。兄子兆先復擁衆據方山。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

破降兆先。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卽以屬國用。勝將之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取甯國。定秦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甯。贈郢國公。子誠。幼未嗣。明年。勝代爲都指揮使。觀漢友諒龍灣。大戰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嘗代達圍高郵。吳將俞僞降。約曰。排女牆爲驗。勝墮其計。失受降千人。太祖召撻之。使徒步之軍。勝憤。一鼓下高郵。尋取淮安。安豐。從破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進圍蘇州下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伐。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筮。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爲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道。獲其將牛右丞。別部兵湖黃河。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尋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克武陟。懷慶。踰太行。克盩厔。子城。取澤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次之。偏將軍楊璟。又次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江靈真。保。進兵逼臨洮。李思齊降。還從大將軍攻圍慶

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悉平。前是上馳諭達，大兵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遇敵，內填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者？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減金幣半。俄復爲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分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略陽。擒元平章蔡琳，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土番。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誥，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牙爪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及帛八十四匹。明年，出鎮陝西，修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敵。且分其勢，勝至蘭州，而以右副將軍友德率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至亦集乃，敗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力篤山，元岐王朵兒只班走，獲其平章張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蒙、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刺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權妃。夫人何卒於京，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卽欲南從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葬畢後之鎮。董建周王宮府，及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

據金山。數窺伺爲邊患。二十年春。上乃拜勝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之。率參將南雄侯趙庸等以步騎三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讓虜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朵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甯。寬河等四城。遂駐大甯。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甯。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乃無恙乎。乃刺吾頗爲述上恩德。且逼勝大兵。納哈出度不敵。嘆曰。天不與我有此衆哉。卽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曰榆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輕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勝大軍直前逼之。至是乃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攜酌醕玉。玉讓之先。納哈出卽先飲。復酌醕玉。玉解衣衣之。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獨其二子驚不肯降。勝爲折弓矢信之。尋亦偕至。勝以禮宴。待納哈出深渥。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歸罪鄭國公。上聞大悅。因械茂至京。而盡將其衆南行。使濮英以三千殿。上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

會有言勝娶虜女及受良馬者。會降者邀都督濮英返去。英不屈死。失三千騎。而茂至京。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訐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還卽上事。仍奉朝請。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望重者八人。勝居第三。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覺。上諭勝家奴如律。特免諒死。因諭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爲卿言。二十八年。勝家居。僮僕倚勢橫攔稅輕重乘載。勝獲稻打場。瘞甌場下。碾碌礮其上。取其有鞵鞞聲。出入騎善馬。嘗與樊父戲而致交訟。樊父遂發其居家所爲。若曰。場下瘞兵器。上曰。我不問也。時上春秋高。多猜忌。而勝號雄勇。又時時失上意。上乃飲勝酒。懽甚。勝飲而歸。遂卒。勝爲偏將時。曉武善戰。及爲大將。稍廢紀律。金山之役。有大功。上顧不悅。卒之日。贈卹不及。諸子皆不得封。國用子誠以雲南戰功官至左都督。亦不予世職。

史官曰。馮氏昆弟並有俊才。早備心膂。經營雷雨。茂助帝籍。仿古名將。何以尙茲。而勝饒大將材。積血甲霜刀者最久。卽其中不能無欲。時露驚鷺。亦其勢然也。至金山之役。璽書三下。始免中戒。繼以愧終。然勝功大過微。卽膺謫廢。何至嫌死。卽弗王甯弗侯哉。覽風雲之故蹟。景宋國之遺芳。非勝負明明負勝矣。若夫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之間乎。六字書生。千古聖錄。噫。惜哉。

韓國公李善長世家

李善長字伯室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蟲持文墨而以策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潁間淮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太祖爲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略潞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聞其爲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首以不嗜殺人之說進指次大勢了了大喜遂收以爲掌書記從容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惟藉持牘者爲關通願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爲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羈狹者委曲爲調護俾不至齟齬人皆安之善長聲稱聞於潞陽王時潞陽王中流言內疑太祖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自輔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終涕泣固謝弗肯往潞慶王亦不復強太祖以是嘗顧復此厚意善長又以上生臨濠近沛擬漢高祖而自擬酈侯上曰吾徐將軍淮陰無以過卽安得留侯者與兵事對曰金華宋濂博學洽聞兼通象緯上曰以予所聞莫如青田劉基自是以繆同徵二人卒舉大業上總兵鎮和陽元衆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略地留少兵佐善長居守曰敵至護自保元兵諜知和陽守單頭來侵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歸笑曰誰謂而屢屢握算徒披縫掖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竅之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及糧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旣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

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撈略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遼。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戰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與諸將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必爲留守。轉調兵餉無乏。漢友諒旣克江州。約吳士誠夾攻。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爲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吳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參政實長省事。太祖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上卽吳王位。超拜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尙右。故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上允行之。始善長請權兩淮鹽立茶法。旣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困而國用饒。上與諸將計伐吳。善長請緩之。上不聽。吳元年。率諸臣勸進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殆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不許曰。吾居恆笑陳友諒草草五通廟地幾掌耳。黃屋左纛自雄。卒以畀我若棄屣。我安能復蹈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自有時。及吳平。上以善長有轉餉勞。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軍。始更百官制尙左。以爲左相國。上從容謂羣臣。吾

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將遠不過百里。甯自望貴。今者賴諸公力。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幸卒賴勤勞大一統。善長乃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郡。時懲元政縱弛。頗用重典。法有連坐三條。善長請自大逆而外皆除之。與御史中丞劉基等並裁定律令。已復率羣臣勸進。凡三表乃許。戊申。上卽皇帝位。上告天地文。有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語。蓋歸德善長等。先是一切禮儀皆其裁定。旣卽位。凡諸冊典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上不可。曰。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啟聞。何必中書令哉。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尙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纂元史。史編祖訓。奏禁淫祀。存恤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上皆允行。時大將軍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平一隅。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最大。比蕭何。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告辭。上曰。東征西討。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剽繁浩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讟。卿受封當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略。然意忌不能專平。參議李飲冰。楊希

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昶、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昶、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富貴。意稍溢。而勸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田及佃戶爲置守冢百五十家。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建中都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沛豐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民十有四萬實其地。公爲我經略。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雅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存義二子伸、佐皆爲羣牧所官。尋以皇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甯疏糾善長自子祺尙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知問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皇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特敕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大都督府史臺有大事。悉聽裁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荀。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燭天。既數。以事見督於上。倉惶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先與存義謀。後聞之。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甯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嘆息起曰。吾老且死。惟爾輩所爲。又旬日。惟庸詣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遂

通倭俾以精兵藏貢舶而掠庫兵入海上知之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甯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仲亨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讖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止誅存義併赦佑時左大夫陳甯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預議文臣贈封蔭敘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善長猶居第一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黨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大非法而永昌侯藍玉破敵獲其遺臣封績乃惟庸謀亂使於敵者善長匿不以奏後事發鞫得績往來沙漠私書語連善長廷劾善長當伏誅不報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再論劾善長上乃捕佑仲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甯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宥佑仲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經死佑仲及吉安侯仲亨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長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

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爲稱冤。略曰。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尙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尙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猶子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尙主納妃而已矣。甯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僥取。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陷之也。善長老。偷安苟容。則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威於其中也。抑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爲大象告變。大臣常災。至於殺人以應天象。豈上天之意哉。使天下曰。功如善長。又何如。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時有僉事王濂。善長婦兄也。恂恂儒者。語曰。孝如王習古。可以無媿。神采精潔。毅然不可奪。詔以爲執法官。貪墨者去。恐後。先善長卒。及善長坐事。上歎曰。王濂在。必不至是。

史官曰。善長奮布衣。持文墨。雖無汗馬摧陷之勞。而居中贊畫。軍興攸資。使士不苦庚癸之呼。太祖無內顧之慮。厥功亦匪渺矣。及四方底定。帝業宏宣。而翊運佐謀。偷制極盡。垂國家奕世之極。若善長者。卽食鄼永永可也。末年髦無定見。以致右順之流涕。太祖詎不貸法善長哉。雖然。其初獄亦何曖昧少證也。隱

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者甯能使善長瞑也嗟乎王國用之疏太祖詎弗緬念乎。

營國公郭英世家

郭英濠州人父山甫太祖微時過之山甫一見嗟服便飲太祖酒酣辟人進曰僕非相人相人多足天下表特殊他日富貴毋相忘既去語子若弟曰吾視若行輩皆可乘珪定以此人矣英身長七尺敦重誠懇性孝友仁恕喜讀書博及天文地理百家氏之言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太祖直宿衛甚親愛之從克潞州和州乙未從渡采石遂定金陵丙申取鎮江丁酉克常州廣德甯國江陰轉戰無錫傷右脅破常熟傷左足進攻安慶爲前哨力戰傷左臂轉戰杭州之北辛橋又攻高郵右膝傷弩太祖重心隱之命帳中護侍癸卯充帶刀舍人侍上援安豐尋隨上大戰於鄱陽湖時金瑋尙未愈英力疾乘海舡逆戰大敗敵衆於禁江口友諒死諸將士有言其功者英曰天威神算臣何力焉太祖益嘉其不矜嘗以郭四呼之甲辰春從上征武昌陳理敵將陳同僉驍健善槳遙識太祖於中軍帳下突馳入上方坐胡牀遽呼郭四爲吾殺賊英持槍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上解所御赤戰袍賜之褒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又攻克岳州乙巳克襄陽丙午陞驍騎衛管軍千戶丁未進宣武將軍驍騎指揮僉事從定中原所至有功戊寅平東昌隸州遂克汴梁平河南進取陝西還謁太祖於汴梁尋同大將軍徐達渡江取彰德廣平至直沽抵河西務遂進攻通州爲先鋒距城三十里而壁衆請速攻曰姑示弱出不意破之翌日會大霧伏千

人道傍。乃更以精騎誘敵。戰良久。佯敗。敵乘勝躡我。伏起。敵兵兩斷。奮斫大破之。擒梁王李羅。斬首二千。遂克通州。進破元都。克永平。取真定。至平定州。擒其將湯同僉。促常遇春趨太原。下之。己酉春。破大同。取鹿臺。西安。慶陽諸處。至亂山。遇元將賀宗哲。戰敗。而足皆中矢。庚戌。進本衝指揮副使。從大將軍逼定西。夜率十餘騎潛入王保保營。舉火爲號。伏起。保保潰去。克登甯州。進昭虜將軍本衝指揮使。賜金襲一套。辛亥。進驍騎將軍河南衛都指揮使。出鎮河南。時甯妃。英女弟也。上遣至其第。攜內饜餞之。因謂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器。慶馬二十餘匹。英至鎮。布惠德。殺士女。明賞罰。肅防禦。流移風聞。皆就土。日以千計。盜息。民安。戶口蕃盛。境內稱治焉。丙辰冬。移鎮北平。其去河南也。父老。軍民號泣送之。遮馬數十里。不得行。民思之。爲立生祠。比至北平。多虜類不自安。開誠置心。諭以禍福。人心遂甯。恩威日著。元左丞何允中等。聞之。率衆來降。凡九千餘人。上喜。賜上尊羊馬。授龍馬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誥命。庚申。召還。進大都督府僉事。尋改前軍都督府。又討平灰山賊。賜馬七匹。辛酉。同征雲南。英分道進討。諸將欲速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乃領兵趣烏撒。夜乘漲濟赤水河。遂擒烏撒。并阿容諸蠻。進兵曲靖。六梁州。越州。龍海山及關索嶺。石元帥寨。皆拔之。壬戌。平雲江川之椅子寨。進攻大理。金齒。降段平章。攻靖甯州。蠻七寨。一日。夜破之。遂城其地。是年冬。大理又叛。英同西平侯沐英討復之。進安甯州。傷左腹。益奮擊。又取仁德府及姚安。楚雄。敗賊將李日久。癸亥。平蒙化等處。雲南悉平。乙丑。論功。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封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誥及世券。尋加靖海將軍。出鎮遼東。丁卯。討北虜凱旋。虜衆襲其後。英

轉戰槍傷左脅。箭洞右腹。益力戰數十合。虜衆乃卻。進征虜右副將軍。還鎮遼東。二十一年戊辰。出捕魚兒海。卷甲直抵虜營。虜王潰圍出。手斬其將蠻子太尉。虜大敗遁。獲金寶珍玩圖書畜物無算而歸。己巳。還鄉里。庚午。入朝。召見便殿。賜坐與語。歡甚。上念英忠謹。特命掌禁兵。及在京諸軍事。辛未。命充總兵官。同穎國公友德討故元遼王阿剌失理等。大捷而還。丁丑。川陝寇猖獗。上顧謂英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往征之。生擒賊首高福興。宥其脅從。因奏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上從之。英事太祖四十餘年。小心畏義。終其身無可適。嘗侍坐便殿。見有來奏事。急起避之。上曰。居英鞠躬屏立。其謙謹如此。大小數百戰。身被七十餘創。氣不少奪。前後俘斬獲人馬一十七萬餘。席寵未嘗生侈心。教訓其子孫。必以儉素力學爲先。時公卿多治產。英獨不然。上叩之。對曰。臣布衣。仰荷寵庇。叨有封爵。子孫衣食得饒。安敢增益。俾其驕惰。英性至孝。事母。單太夫人疾。嘗額以身代。疾愈。人稱孝心。所應。後太夫人卒。廬墓側。泣不絕聲。哀痛之情。三年如一日。居家。兄弟。翁如也。建文時。從耿炳文。李景隆用兵。老不任。永樂癸丑。春二月。卒。年六十九。追封營國公。諡威襄。有子十二人。長鎮。駙馬都尉。尙永嘉公主。次銘。遼府典寶。追封武定侯。長孫女。仁宗貴妃。鉉以貴妃弟。故得襲侯。鉉卒。長孫珍之子昌嗣侯。卒。子良。弘治間嗣侯。良好聚書。爲詩。樂與文儒交。正德二年。卒。子勳嗣侯。尋爲團營總兵。加太保。進太傅。嘉靖中。作威福。自恣。楊一清惡之。會御史趙鏜論劾。奪團營總兵保傅。寄祿中府。九年。以張孚敬薦。復保傅總兵。提督郊廟工。十六年。上疏乞進英侑享太廟。許之。十八年。扈駕巡承天。進封翊國公。尋以罪死於獄。久之。孫守乾嗣侯。

史官曰。英自垂髫預侍衛。從征伐。前無勍敵。屢建奇績。至晚年。金瘡徧體。每陰雨作痛楚。而一聞軍旅之命。卽日就道。未嘗以老疾辭。謙謹孝友。恂恂儒素。宜乎令終顯燁。有以異於開國諸臣也。獨於建文時一發輒覲。說者謂英之名損矣。不知此英之陰福耳。夫開國之得侯者止英。然仍以椒房之戚封。報豈緣厥功哉。小說家謂英刃刺客。射友諒。擒士誠。率皆傳會不可信。後嗣幾以恬寵失。殆哉。



明書卷九十四

列傳一

勳臣傳一

史官論曰。人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功者遭其人。與其時不得已而自見者也。馬伏波有言。當今之時。非徒君擇臣。臣亦擇君矣。樊鄴、絳、灌。不遇劉季。誰索之。吹簫販繒中。與成大業哉。然所當經綸屯難。披草萊。杖馬箠。出入鋒鏑。與人共心膽。立功名。此遭時可爲而爲之者也。樊鄴、絳、灌是也。時平無事。胸臆約結。乃鑿空權奇。飛而食肉。揚名萬里之外。此遭時不必爲而爲之者也。張博望、班定遠是也。至於禦大災。扞大患。以勞定國。或身名俱泰。或身危而社稷安。則又非閥閱之士已焉。君子是以論其世也。作有明勳臣傳。

胡大海、耿再成、

附子天璽

廖永安、

附弟永忠

花雲、濮英、濮真傳

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爲前鋒。從入和州。克采石。攻金陵。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愈。自績溪進攻浙東諸郡。擊敗元將八思爾不花。追其萬戶哈納於遂安。元苗帥楊

完者以兵十萬來爭徽州。大海前諸軍斬其部將，遂克嚴州。與李文忠擊敗完者，攻徽州，擒其將，與文忠同秩守之。二人微有卻，上密戒文忠由是相協。進克諸全，火九華，鮑萬戶寨，遷行樞密院判官。因語鄂將軍愈曰：「蘭谿爲婺州右臂，於嚴爲近，公引兵下之，婺入我掌中矣。」從之。遂下蘭谿，進攻婺，婺不下。上躬來視師。大海見其客烏江王宗顯，上曰：「客何自來？」曰：「烏江人上喜，客吾鄉人，使偵婺，還報曰：『婺將貳，可下也。』」曰：「有之，汝爲守。」元將果開東門納師。元守臣僧住死之。上以宗顯知府事。陸大海僉書行樞密院，以王愷爲都事。臣賦軍器械屬焉。時上方逆拒陳友諒於龍江，遣擄廣信以制其後。一戰破之，或以糧置勸引還。大海曰：「此閩楚衿袂，不可以養子德濟，協諸將鎮之。已而漢李道明來犯，自往，內外夾擊，大破擒之。呂珍圍諸全，堰水灌我軍，公馳救，奪堰反灌之。珍大窘於馬上，折矢求解兵，許之。參佐曰：『賊狡，未可信。』機不可失，乘之可立盡。」公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襲之，不武。」遂引還。珍亦遁去。上以婺浙東大都，通甌引越，以公爲江南行省參政守之。己亥，克處州。初，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等歸附，隸麾下。大海喜其驍勇，待之不疑。至是，英等謀亂，震曰：「胡公遇甚厚，何忍背之？」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信厚，然兵柄在主將，不殺則事不成。」舉大事，甯暇顧私恩乎？衆從之。潛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英等陽邀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僞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錘若擊矮子狀。因中海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并子關住殺之。王愷亦遇害。脅僉書安慶院判張斌使從，既沒，敵人數犯婺，屢顯祥異。每夜出，兩目有光，灼灼如炬。或人夢大海指畫，或視靈火。

滿野洶洶聞人馬聲。泊出師必大捷。李文忠下杭。縛苗英至京。上命懸大海像刺英血以祭。贈越國公。諡武莊。洪武元年築壇雞籠山祭功臣。大海位第一。而耐以文臣沒。王事者李夢庚、王愷、孫炎等。二年定祀功臣廟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大海及廖永安、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六王與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尙存。大海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驢附。編氓甯輯。有祭虜之風。德濟積戰功。聞難奔進。同會樞密院。明年癸卯。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吳。左丞李文忠遣德濟屯兵五指山下備之。因晉浙東行省參政。統重兵守諸全新城。丙午移守杭。洪武三年從大將北征。居陣東偏。爲虜所襲。不能禦。械至京。宥復官。爲都指揮使。鎮陝西卒。王宗顯既知婺州。開館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耿再成字得甫。泗州五河人。癸巳來歸。從征授百戶。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時宜興數被吳寇。改守宜興。尋還守揚州。上取金華爲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取處州。卽以爲守。石抹宜孫率衆驟至。擊敗之。宜孫走死。嚴賊部下招撫流亡。有竊發者。擒治。赦其餘黨。先是軍興。徵私粟民間。號砮糧。民甚苦。莫敢言。再成曰：民盡飢死。軍亦何爲。白於胡大海。罷免之。民賴以安。壬寅。苗帥李佑之、賀仁德叛。方與客飲。變作。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吾斫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槩。兵不繼。賊憤刺墮馬。騰口罵不絕死。總制胡深等收其屍。墓葬之。贈高陽郡公。洪

武二年，侑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諡武莊。子天璧，方起發苗軍入京，聽用。行次石港，聞變馳還，收舊部曲討賊。而李將軍文忠已破賊斬之，卽襲父職。李將軍討諸暨叛賊，以兵策應。方國珍據溫州，乍降乍叛。張士誠窺東陽，皆討敗之。上於處州設制衛，用爲指揮副使。克浦城，進城建甯，擊敗陳友定。隨李將軍下杭州，陞指揮同知。世襲。縛張士誠，走方國珍，擒陳友定，皆與有功。征兩廣，攻取三山，生擒賊首陳祖保等。諸郡以次平定，調回。從征襄陽等處，遂至西安策應。招諭河州，臨洮皆下。改杭州指揮同知。七年，出海捕倭，屢逐至外洋，舟壞，沈水卒。

廖永安，字彥敬，巢人。先黃州人，父旺，生五子：永清、永甯、永堅、永安、永忠。旺護上渡江，還鄉不仕。永清以子昇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永甯早卒。元亂，妖寇彭祖兵起，永安與永堅爲其萬戶。祖旣敗，永堅往仕友諒爲參政。永安乃與其弟永忠同里。趙普勝、俞廷玉、王子通海、趙伯仲、伯仲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舍山人。華高以戰船千餘，結水軍屯巢湖，扞盜。唐人左君弼者，亦故盜魁，以書招永安、永安等不從。君弼率兵來攻，屢爲所困，乃使韓成持書見太祖和陽，盡以舟歸附。從攻蠻子海牙於峪谿，大破之。見時，永安矢傷鼻，入江，再與通海、德勝攻海牙於青沙坊，獲其鬪舡，從還和陽。與通海、德勝攻鱗魚洲，鐵長官、新生沙二寨，獲人馬以歸。從渡江，永堅亦來歸。取采石、太平，襲安慶。往來用兵，滅陳兆先，皆與通海同事。功亦相參。戊戌，取宜興，擒朱元帥。陞同知樞密院。已而士誠兵寇常熟，大敗之。又敗之通山、狼山。十月，再拔宜興，追擊至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水淺舟膠，遂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屈。俄士誠弟士德見

擒遣人求和。請歸永安。以易。上以士德智勇。斷張氏右臂。不許。甲辰。上念永安。遙授平章。封楚國公。賜號及誥。而贈旺爲涼國公。丙午。卒於姑蘇。年四十七。洪武元年。祭雞籠山功臣廟。配享太廟。六年。諡曰武閔。八年。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十三年。改封鄖國公。無子。以永清子昇嗣。爲指揮僉事。弟永忠。智勇豪邁。從兄來歸。上見其年少。曰。汝亦欲圖富貴耶。永安旣爲吳所執。上以永忠爲樞密僉院。領其兵。友諒入寇龍江。與張德勝乘勝追及采石。奮擊敗之。復太平。遷同知樞密院事。從征安慶。與俞通海輩擊漢水寨。破之。長驅至江州。仰攻不可上。永忠度其城勢。架橋舟後。反舟而前。名曰天橋。至其城下。與女牆齊。接而登。克之。復與趙德勝攻下瑞臨。吉安諸郡。從戰鄱陽。冒鋒出。上舟於圍。友諒中矢死。及武昌平。徙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特鑄金字入賜。曰。功超羣將。智邁雄帥。旌其門。規取淮東。克海安。進攻秦州。士誠以兵薄海安。綴我師。駐蔡港未進。上誠徐達圍秦州。勿動。而令永忠還兵水寨。禦之。淮揚悉平。從克姑蘇。錄功陸平章。副湯和會討方國珍。降之。十二月。自明州徑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太子詹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招陳友定不下。攻其西門。部將開門降。閩地悉平。明年二月。由海道取廣東。朱亮祖爲副。時何真守湖州。先以書諭之。真卽款附。上印章圖籍。四月。師至東莞。真率官屬出迎。戊申。至廣州。盧左丞迎降。攻破僞參政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悉捕誅叛酋土豪。馳諭九真。日南。朱厓。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進取廣西。六月。至梧州。降元達魯花赤拜住。其尙書普顏帖木兒。張翔。募兵迎戰。無有應者。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帖木兒戰死。翔赴水死。七月。至梧州。命楊璟收未下州郡。兩

廣悉平。明年還京。命皇太子迎勞龍江。仍送歸第。七月再往撫泉漳。十一月封德慶侯。初論功當封國公。以鄱陽之戰。使所善儒士窺意。徵封爵。故稍次之。食祿千五百石。贈三代。十二月副湯和舟師。由瞿塘伐蜀。平之。功次傅穎公。凱還。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三月。以其僭用龍鳳章服。不法事暴卒。既而厚賻之。子權取湯將軍女。爲散騎舍人。九年從馮德練兵西安。十一年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疊。十三年嗣侯。十四年從傅將軍征雲南。十五年領兵守畢節。移守廬州。十六年召還。十七年卒。權之子鏞。以嫡子任散騎舍人。歷官都督。建文中議兵事。充宿衛。太宗入京。以鏞與弟銘嘗受學方孝孺。使往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个是字。鏞銘復命。上怒。收孝孺族之。鏞銘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奏獲鏞。送刑部論死。弟銘。鉞。叔昂。昇爲蘇州衛指揮同知。俱謫戍邊。母湯及銘女送浣衣局。從兄基指揮同知自首獄死。永安雖以功受封。每每失上意。故卒後贈諡皆不及。後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上特赦宥。詔諸將相大臣論之。以永忠犯法僭侈爲戒云。

花雲。懷遠人。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鷙。驍勇絕人。癸巳。仗劍謁太祖於臨濠。上奇其財。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獲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夜襲破繆家寨。上以濠城殘敝。將取滁州。自單騎前行。雲獨從。後遇賊數千於道。顧後隊尙遠。雲舉鉞翼上。拔劍躍馬衝陣而進。賊驚曰。何來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既至。遂克滁州。甲午。從取和陽。得兵數百人。以功授句管。明年乙未。率所步從渡江。克太平。以忠勇充宿衛。下集慶。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克之。過馬馱沙。剽盜數千遮道。雲行且鬪。三日夜

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圍常州。拔其城。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拜院判。丁酉正月。克常熟。獲兵萬餘。七月。兵過甯國。陷山澤中。八日。羣盜相結。梗道。雲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守太平。庚子閏五月。陳友諒以舟師圍之。雲率以三千餘人結陣苦戰三日。賊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士馬餽乏。城陷。衆縛雲。雲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左右守者刀。舞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趨降。賊怒。攢碎其首。縛於舟。衆射之。雲至死不少變。罵不絕。年三十九。追封東邱郡侯。妻邵氏。子煒。婢孫氏。自有傳。

濮英。廬州人。少勇敢。開國累功。爲西安指揮使。陞都督僉事。十三年。襲虜西涼。破之。開路通商。仍獲元平章。誦王以下數千人。七月。至苦峪。復獲阿者失里王之母妻。斬部下納哈撒答等八十餘人。還兵肅州。洪武二十年。馮將軍征納哈出。率所部從行。既至金山受降。餘衆驚潰。竄匿山谷者。怒大將軍之奪其馬。設伏於途。邀襲大軍。英爲殿。虜伏發。英馬踏被執。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死。贈金山侯。諡忠襄。是行也。大將軍功甚重。以英歿。虜失三千騎。故賞不行。且加切責。子瑛。生數月。上念英忠。卽襁褓封西涼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瑛年幼。趨朝踰傷。命鑄玉字懸牌。瑛冠。俾人遜避。既壯。從征討有功。又出練兵臨清。二十六年。坐藍黨。上念英功。戊五開。永樂中。赦還。官瑛子爲指揮。賜姓鄧。以愈男婦爲英女也。

濮眞。鳳陽人。秉性忠勇。初授副元帥。從渡江。取姑熟。下金陵。尋克宣歙池婺諸州。又平江西。定武昌。同大將軍進兵中原及關陝。皆有功。陞西涼指揮。進都督僉事。洪武丁卯秋九月。統兵討高麗。深入。兵挫被執。

高麗王詰之曰。無故而加兵吾境。亦有說乎。真正色曰。我主神文聖武。主有華夷。爾國叛服不常。主上一視同仁。不忍加兵。數遣使諭意。不即奉正朔。始命將聲討。豈爲無故。夷王愛其驍勇。徐曰。吾欲用爾爲將。亦不失富貴。何如其厲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以兵脅之。眞復罵曰。害吾。吾主必滅爾國。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豈爾屈耶。卽割心以示之。王大懼。乃遣人入朝謝罪。仍送其從兵士以歸。太祖曰。漢眞當危難。秉義不屈。志節可嘉。乃追封爲樂浪公。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

史官曰。士窮見節。猶有不獲已之意焉。是數君子者。咸奮身里閭。乘會風雲。或銜龍虎之節。或先熊羆之師。皆能摧勁無前。擔當一面。而稽其日月。與太祖尙非心膂寄之。及其臨難之際。甘死若飴。所爲重於泰山者矣。忠貞天植。豈不獲已者哉。子故取爲勳臣冠冕云。

桑世傑附子、張德勝附弟汪與祖、趙得勝附弟及從子從孫等、程國勝、曹良臣、孫興祖附孫、俞通海附弟通源通淵、韓

成附三十、六人、傳

桑世傑。無爲人。甲午。與廖永安等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從上入和陽。諸軍大集。卽攻破鱗魚州。鐵長官水砦。取采石。太平。擒陳瑩先。蠻子海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丹陽。從圍常州。攻甯國。常州。平陸。判行樞密院事。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

纒瑞奮戈躍馬陷陣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船。瑞窮促來降。贈永義侯。侑享太廟。上起兵屢經危殆。諸將戰死甚多。最初爲宋國興。定遠人。父朝用。從渡江。授天甯翼元帥。國興生而壯偉。每出先登。授總管。上與陳瑩先戰南臺。兵卻。國興年十八。請出鬪。上壯之。衣以白龍袍。與常遇春馳入陣。敵見袍。誤以爲上。攢槊刺之。被執見殺。遇春翼上潰圍出。是日也。國興妻曹氏亦赴井死。洪武六年。詔定功臣諡號。禮部言。光武封寇恂爲承義侯。景丹奉義侯。世傑侯名永義。不必重諡。上從之。而國興未之及。後其弟晟立功永樂中。封西甯侯。世傑子敬以父故。陞督府僉事。立戰功。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誥曰。朕當羣雄鼎沸之秋。提虎旅東渡大江。爾父世傑率舟師來歸。由是披堅執銳。數著勤勞。旣而歿於戰陣。已贈侯爵。功在國家。朕不能忘。遂陞爾中軍都督府僉事。俾蒙先業。屢從征伐。克底成功。茲又擒除奸兇。豈不彰美前人。朕嘉爾忠。特封爲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上護軍徽先伯。食祿一千七百石。子孫世嗣。二十四年。練兵邊塞。召還。明年。又出南陽。信陽。練兵。繕浚城隍。經略屯田。明年。閱民籍。軍屯軍平陽。已而屢出山陝。北平。練兵。張德勝。字仁甫。合肥人。才略豪邁。沈毅剛果。自巢湖以舟師來歸。其弟義後。賜姓遠。爲天完趙普勝所留。不得從。上率兵拔和陽。營於新河。授萬戶。渡江。取采石。太平。擒陳瑩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擊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宜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天完普勝陷池州。進擊敗之。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伏兵戰大捷。降其將張志雄等。追至采石。復大戰。歿於陣。年三十三。贈蔡國公。諡忠毅。侑享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上命宣嗣。

爲中軍都督府僉事。坐累降神策衛指揮同知宣子暈。孫昂。晏。曾孫男元孫。淮。源。世襲廬州衛指揮同知。弟表義。初隸雙刀趙。及趙死來歸。積功陞僉武衛指揮事。北征山陝皆有功。以鳳翔。慶陽。興元。皆下。陸興元。衛同知。五年。統兵入海。征倭。十四年。從征雲南有功。明年。鎮楚雄。力禦寇。寇遁。加楚雄衛指揮使。入朝。上惜其老。命太醫院爲染其鬚鬢。俾回撫治。以威遠人。積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卒。子聚。襲指揮使。汪興祖。巢人。初冒姓張。名同德。勝戰歿。子宣幼。興祖以張同嗣職。征友諒。與俞通海。趙德勝。擣漢安。慶水。寨。克江州。進拔蘄州。從取南昌。又從救安豐。敗張士誠之兵。還攻廬州。鄱陽之戰。興祖等六舟深入搏戰。又邀擊涇江口。友諒敗死。擢湖廣行省參政。從平武昌。還攻廬州。克之。陞督府副使。克淮東。下湖州。平吳。陞同知督府。從大將軍北征。取山東州縣。衍聖公孔希學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謁軍門。興祖禮遇之特甚。克東州縣皆降。洪武元年。立皇太子。兼領右率府事。從攻樂安。克汴梁。還濟甯。取元都。徇永平。下山西。收大同。卽命守禦。敵兵再至。皆敗去。時宣已長。嗣父職。興祖乃復汪姓。克武朔。爲晉王府武傅。兼山西行督府僉事。洪武三年。陸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問。亦弗與誥券。令自效圖實封。從傳將軍克階。文。蜀平。章丁世真。據險距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傳將軍怒。疾進兵大破之。以歿王事。授原封侯爵。世券。食祿千五百石。子幼。以所賜田五頃。令與宣同居。後疾卒。同時合肥有周顯。陳文同。德勝來歸。皆驍勇。顯從常。李二將軍有功。戰歿阿魯渾河。贈汝南郡伯。文蚤喪父。奉母至孝。從收吳越中原。累戰功。歷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七年卒。贈東海侯。諡孝勇。武臣諡孝惟此。

趙德勝太祖所賜名也。濠之鍾離人。狀魁偉。有膂力。馬上運棚如飛。壬辰兵亂。爲義兵隊長。時年二十八歲。善戰。爲賊所畏。顧雜處羣中。無所自見。西謁歸德王忙哥。察其馭軍無律必敗。將擇所歸。時上駐軍滁陽。聞母李在軍中。乃棄其妻來從。命爲帳前鋒。從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後河諸寨。元將脫脫圍六合。禦之中流矢幾殆。上親臨視。乙未。剋雞籠山羣盜。與僞將韓溥酣戰。直擣烏江。下和州。舍山。三月。夜襲陳瑩先營。尋復戰卻之。四月。拔板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錄功。授總管府先鋒。六月。復從拔采石。下太平。及諸縣。皆有功。丙申。元將盤子海牙擁兵采石磯。斷淮西路。陳瑩先營方山。相犄角。皆力戰破走之。庚午。下金陵。功最。丁酉。副魏公取鎮江。破苗獠軍水寨。夏四月。下丹陽。金壇。五月。平宣城。轉承信校尉領軍先鋒。六月。取廣德。七月。破張士誠水寨。九月。魏公困牛塘。掖出之。大敗其衆。擒其梟將張將軍。丁酉。取毗陵。縛張士德。戊戌。攻湖州。已而宜興叛。七月。還兵取定之。擢中翼左副元帥。庚子。五月。陳友諒犯龍江。德勝守虎口。城力戰。伏起。友諒敗走。遂復太平。陞後翼統兵元帥。辛丑。八月。從上伐漢。乘風直瀟小孤山。抵九江。友諒宵遁。遂克九江。分兵收黃梅。廣濟。冬十月。克瑞昌。臨江。吉安諸州。壬寅。從上至南昌。三月。取新淦州。已而祝宗。康泰據南昌叛。從魏公復其城。授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上以皇侄大都督文正鎮南昌。德勝統兵爲戰將。四月。友諒以兵六十萬圍南昌。德勝率步卒闢城門迎戰。漢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射之。應弦而仆。敵氣大沮。明日復合。環城數匝。晝夜急攻。城且壞。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乃巡城至東門。敵發礮張中其腰脅。箭深入六七寸。卽拔出之。撫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

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此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不憾。所恨者不能從上掃清中原。垂名於竹帛爾。擊案而卒。年三十九。追封梁國公。諡武桓。子叡代領其衆。後配享廟庭。位第八。德勝沈鷺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略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性篤孝友。有士君子之行。叡歷都指揮同知。世襲清浪衛指揮。武桓兄弟六人。父曰仁。兄均祥。弟鑑。端。裕。均祥先卒。鑑官指揮僉事。端沈鷺剛果。屢從征伐。積功歷興化衛指揮僉事。居六年致仕。端子麟代。逾年復拜廣東都指揮同知。裕興化衛正千戶。麟以壽終。葬之日。生子本。字宗立。襲邳州衛指揮使。督造海船。創新開運神木營。宮殿以才稱。四扈出塞皆有功。獲褒賞。領班兵入衛。從征漢庶人。陞都指揮僉事。尋回治司事。甲子山東旱饑。戶曹奏准停支屯田卒月糧。本曰。支尚不給。不給轉溝壑矣。仍發廩放如額。僚吏執不可。本曰。有罪在本。因以聞於朝。卒如所請。賴全活者甚衆。未幾卒。官年五十四。本器量濶洪。風采凝峻。生平以忠孝自厲。洩官行政。寬猛得宜。善謀而有勇。好讀書。於義利之分。古人成敗之迹。辨晰甚明。子輔嗣官。正統十四年。輔以都指揮練兵禦虜有功。充參將。出居庸守懷來。天順中。陞都督同知。成化元年。總兵征兩廣蠻。俘斬二萬餘。明年封武靖侯。食祿千二百石。又明年。征建州。俘斬千人。四年。論功。予流侯券。辭流侯。乞世伯。子伯券。二十三年卒。贈容國公。諡恭肅。子承慶嗣。卒。子宏嗣。卒。子爵嗣。方友諒之圖南昌也。凡八十五日。與德勝先後死者。右副指揮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圭。率兵取吉安。漢兵略城。三人力戰死。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萬戶程國勝。出圍突戰。中矢死。樞密院判李繼先出戰。被掠去死。左副元帥趙

國旺引兵燒賊艦。追至板橋。戰死。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業。思成。康。祝之變。琛。思成迎戰市中。死。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守臨江城。破死。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日。追射賊墮。穿中。賊鉤去。誘降。不從。死。明有膽略。善修飾。軍中號爲胎裏。謾嘗往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明。併力來攻。遂執而殺之。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爲間。便走金陵求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萬戶。令徇城給降。子明佯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兵且至。我必死。幸得見諸公。賊怒。卽攢槊刺死。張德山。潛出焚賊。反餓死。夏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礮死。友諒滅。贈齊彭城郡侯。海龍隴西郡伯。國勝附有傳。繼先隴西郡侯。圭。高陽郡侯。國旺。天水郡侯。琛。南陽郡侯。自有傳。天麟。天水郡侯。明。合肥縣男。茂成。總管。德山。千戶。子明。初贈武毅將軍。飛騎尉。千戶。後加贈忠節侯。潛。思成。皆贈官。同廟祀南昌。凡十四人。其死而未入祀者。吉安知府朱華。萬戶霍輝。

程國勝。初名元佐。上爲賜名。休甯人。英偉美鬚鬣。元末。團結鄉兵禦寇。丁酉。明兵下徽州。歸附。署總管府先鋒。徇下方山諸寨。楊完者重兵薄徽州。以百人衝之。皆辟易。胡大海兵適至。因覆其營。戊戌。從攻婺源。嚴州。平之。士誠合楊完者兵攻嚴州。敗其舟師於東門。庚子。降饒州。友諒兵至。數拒卻之。取浮梁。平樂。從衛公襲撫州。降鄧克明。南昌之役。守寺步門。與海龍夜劫營。中流矢死。時年三十。有一喜讀書。墓節義。居家孝友。凡運籌決勝之方。下學而能。每戰。踴躍率先赴敵。矢石交下。意氣自如。贈安定侯。諡忠愍。曹良臣。安豐人。幼有大志。及長。英毅勇敢。人多憚之。元季羣雄競起。良臣聚鄉里子弟。訓練爲兵。立堡以

禦外侮。約束嚴明。無敢違令者。壬寅。上駐金陵。來歸。上謂持兵可觀望。而能效順。嘉之。命爲行省參政。從征廬州。戰鄱陽。成功。下襄陽。從徐達。下淮東。平浙西。克姑蘇。陞行省左丞。從定山東。河南。大會臨清。進平元都。陞行省平章。奉命守通州。元丞相也速來侵。時大軍悉往山西。守備單弱。兵不滿千。也速萬騎營白河。衆洶懼。不敢戰。奮起按劍曰。彼亡國之餘。衆雖多。心實懼怯。不足畏。以計撓之。可不戰而走也。密遣人沿河各樹赤幟。袤三十餘里。鉦鼓接震。虜騎引去。追至薊州。斬獲而還。是年。從征陝西。歸。復守通州。再從大將軍敗王保保。封宣甯侯。祿九百石。四年。征蜀。克歸州。至瞿塘。與廖永忠分水陸進。會於重慶。降其主明昇。五年。從李將軍征沙漠。領東道兵出和林。深入至阿魯渾河。及其裨將周顯。常榮。張耀等皆戰歿。贈安國公。諡忠壯。子秦襲爵。後永樂中。削除之。

孫興祖。字世安。濠人。剛毅有膽略。初從上陽和。在行伍中。無有知者。比渡江。屢有功。敗陳友諒於龍江。陞統軍元帥。繼擢瑞昌。八陳營。進伐南昌。遷指揮使。鎮海陵。敵不敢犯境。陞大都督府副使。移鎮彭城。及大將軍取元都。以重地建燕山六衛。命顯戍守。紀律嚴肅。軍民得安。牒報王保保將來犯。爲必取計。衆懼。興祖慨然奮曰。憑堅城。部勁卒。以逸待勞。攻則曠日持久。彼力自屈。乘其疲而擊之。蔑勿破矣。保保竟遣救太原。不果。至今人咸壯之。洪武三年。北伐。與指揮平定。龐禮等。次三不刺川。遇胡兵。殊死戰。出入震蕩。斬獲近萬人。援兵不繼。皆歿於五郎口。年三十五。上聞震悼。致祭。配享於通州開平王祠。贈燕山侯。諡忠愍。同時別道死者。孫虎。虎。不知何許人。始來附時。遣從諸軍。援池陽。下於潛。昌化。安輯嚴州。諸暨。以功。援千

戶及克新城。取桐廬。皆與有勞。陞海甯衛指揮副使。嘉興盜起。虎領兵捕之。調福建。及還。從左副將軍征沙漠。至落馬河。與太尉買驢力戰。死之。詔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康安郡伯。

俞通海。字碧泉。巢人。父廷玉。元末有彭祖及金花小姐者。以妖術惑衆。江淮人多應之。通海父子從其部。屬趙普勝爲軍。妖徒旣戰敗。乃結水寨。巢湖自固。屢爲妖黨左君弼所困。乙未。聞上開闢和陽。納款乞援。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士馬糧盡。欲渡江。乏舟楫。通海父子以舟師全附。良應我機。五月。親率兵至巢湖。諸將迎上登舟。謀出東口。時桐城開。馬場河等隘。皆爲元將蠻子海牙所扼。惟一小港可通。然淺澗不容巨舟。卽欲與海牙爭。計不勝。已而大雨兼旬。川谷盈溢。素非行舟處。皆水深丈餘。上喜曰。天助我也。乘漲發至黃墩。通海黨雙刀趙普勝陰蓄異志。謀不利上。華高知其謀。密以爲言。上乃詭言歸和陽。取舟載兵。合攻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遂得歸。普勝走去。乃集商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海牙。敵船高大。通海與永安。德勝操舟進。神勇無敵。直趨和陽。敵皆潰走。繼攻鱸魚等寨。大捷。授萬戶。遂定渡江之計。六月。從上率舟師徑渡。克采石。取太平。有功。遂攻取邊湖。水陽。八月。攻行廊山。涇縣。克小花圩寨。溧陽。九月。克銀渚東壩。及固城民湖寨。復取三汊口。時海牙悉驅戰艦。結寨采石。與元帥壘先從子兆先合。淮兵屯營方山。相犄角。窺太平。丙申正月。攻采石寨。二月。復從攻海牙。大破走之。三月。從平陳兆先營。是月。克臺城。歷沙港。焦門。克阿魯灰者林。苗軍水寨。拔鎮江。追康元帥降之。進統軍元帥。四月。取丹陽。金壇。丁酉三月。常州平。陞行樞密院判官。尋克江陰。宜興。四月。克宣城。甯國。復與樞判趙誠等乘勢趨水陽。下之。五月。略

太湖克大浦口。降周守帥王貴、鈕津等。經東洞庭山。遇其右丞呂珍等。時大軍已西。獨帥餘舟接戰。矢中右目。痛劇。下舟。令親丁披其衣甲立船上。賊不敢逼。戊戌正月。討江陰。奪馬馱沙。四月。攻雙刀趙。復取通州。十月。克宜興等處。時雙刀趙據縱陽。己亥四月。擊敗之。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庚子。擊走陳友諒於龍江。焚其舟。進樞密院同知。八月。從討友諒。遂克銅陵。擣九江。蘄州。黃州等郡。壬寅四月。取南昌。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劉福通於安豐。通海等授南昌。友諒解圍來戰。丁亥。遇康郎山。戊子。大戰。先諸將乘風縱火。焚舟甚多。漢驍將定邊直前戰。率飛舸射中定邊。相持數日。舟小。漢巨艦來壓。通海往往以首抵艦。得脫。鐵盔盡裂。隨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諸王友仁、友貴皆戰死。敵稍退。時舟深入塵戰。我師遙望。久之不復見。意已沒。少頃。舟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之。敵遂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罌子口。及橫截左蠡。遏其歸路。戰愈急。通海進曰。湖有浮沙。舟輒膠不利。戰。盡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舟入。我直擒易耳。太祖從其計。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益窘。繞下流突出。與諸將追擊。敗之。友諒死。甲辰二月。下武昌。陳理投降。三月。陞中書省平章事。四月。廬州平。守之。拊摺勞來。復業者衆。繕墉壑。興農田。兵民甯輯。丙午四月。從取浙江。克湖州。十一月。太倉崑山。崇明。嘉定。松江皆降。僞帥陳仁壽乘大艘百餘。已避入海。聞兵行。秋。毫不犯。復回鄉里來降。願列編民者數千人。吳元年。圍姑蘇。敗敵滅渡橋。提兵蕩其營。至桃花塢。中流矢創甚。以四月九日歸自軍中。上幸第視之。病革。顧曰。平章知子來問疾乎。已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薨。年三十八。駕復臨哭之。殯葬聚寶山。追封豫國公。洪武二年。

配享太廟。六月，列功臣廟。三年，改封虢國公，諡忠烈。通海沈機簡重，勞不矜能，嚴而有惠，卒無子。廷玉從渡江，以戰功陞元帥，取丹陽、丁酉，克柵江營，獲老牛兒等，陞僉樞密院事，總戰船，歿於陣，贈河間郡公。次子通源，通淵，通源字百川，通海卒，卽軍中領其兵，攻蘇州，擒士誠，嗣通海官，從徐達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山西諸郡，從將軍馮宗異等會兵太原，取陝西，克慶陽，尋張良臣，復以慶陽叛，率師自臨洮疾趨至陜州，合兵圍而斬之。西征王保保，出連雲棧，克興元，皆先登。洪武三年，封南安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從廖永忠伐蜀，又從魏國公出塞征甘肅有功。八年，徙江南，豪四十萬田，鳳陽命撫輯，開水利墾田，攻雲南，征廣南諸蠻，俘斬數萬。二十二年，詔還鄉，未行，卒。卒後逾年，坐黨事以死，不究，仍賜葬聚寶山，虢國公傍。通淵以父兄故充參侍舍人，從徐達征秦隴、燕趙，功陞督府僉事，征哈剌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班師，轉餉二十萬石。江西又征都勻、龍場諸蠻，嗣克辰、沅、寶慶，俘獲多，上又念俞通淵父兄功，封越蕩侯，食祿二千五百石，率師討建昌叛賊，築城越蕩。二十六年，坐累罷侯，以家人還鄉。建文元年，召爲豹韜衛指揮使，戰歿白溝河。子翊先卒，次靖，是年嗣官。明年卒，次端，又明年優給錦衣，未幾亦卒，遂無後。通源子祖病痿不能嗣，孫宗曾、孫信、信宣、德十年乞嗣，信子璠、璠子仲、仲弘治五年乞嗣，皆不許。

韓成、虹人有勇略。王辰從上舉義，率先戎陣，克泗州，破諸山寨。甲午，克滁州，授鎮撫，守禦之。乙未，渡江，拔采石、太平，攻蕪湖。丙申，克金陵，鎮江等處。陞元帥，守金壇，從攻常州，敗援兵，解牛塘圍，遂取揚州。從下婺州，復池陽，戰龍江，擣江州。下南昌，皆有功。陞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侍帷幄，從援安豐，攻廬州，鄱陽。

之戰。至馬家渡。上舟滯。敵衆薄急。衆無所措。成奮然曰。聞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成不敢辭。遂服上冠袍。對敵躍入水死。衆復力戰。上得脫。上追悼。贈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建忠臣廟祀之。位第一。子觀。字彥賓。有父風。初爲散騎舍人。帶刀侍衛。忠謹。上甚愛之。父沒。命爲桂林指揮僉事。世襲。討平象州叛賊。尋勦古田賊。滅之。丙寅。陞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武事。爲人勁悍。忍刻。己巳。鎮廣西。有儒生來迎。曰。此賊覘我。悉斬之。嚴紀律。軍士股栗。無敢違令者。初。蠻寇不靖。數出焚劫州縣。殺守吏。邊民苦之。觀勦捕。人人用命。獲寇必治以峻刑。間有一二遺歸。諸蠻聞。皆膽落。不敢復出爲害。由是境內得安。後召還京。二十八年秋。充副總兵。平黃世鐵等寇。陞都督同知。三十年。副楊文征。五開蠻。平之。永樂初。拜征南將軍。鎮江西。數月。復鎮廣西。四年。充征夷副將軍。從征交趾。尋進將軍。有功。留鎮交趾。十二年。卒。賜祭賻。宋貴以水軍統軍。元帥。戰死鄱陽。贈京兆侯。陳兆先。元將也。父瑩。先領兵爲元守采石。太祖破之。瑩先死。遂領父衆。屯方山。丙申。拔其營。獲兆先。釋縛。擢爲元帥。屢從征。有功。克甯國。宣州。江陰。救宜興。定婺州。拔諸暨。紹興。破友諒於龍江。守太平。下南昌。破安慶。積功。忠勇表表。上益親信之。戰死鄱陽。贈穎上侯。李信以秦淮翼。元帥。府右副元帥。戰死鄱陽。贈隴西侯。王勝以右副元帥。戰死。贈太原侯。丁普郎。驍勇超異。初爲友諒守小孤山。辛丑秋。上過小孤。普郎率所部來降。收置軍中。屢從征。有功。陞行樞密院同知。癸卯秋。大戰康郎山。五晝夜。身被十餘創。首截。猶植立不仆。執兵若戰狀。贈濟陽侯。張志雄。初爲趙普勝將。善戰。號長張。友諒忌殺普勝。志雄憾之。庚子秋。從友諒犯龍灣。太祖擊破友諒兵。志雄來降。命爲將。因陳平安慶之策。旣而友諒

復陷安慶。上遣志雄及廖永忠等攻之。破其舟八十餘艘。獲濟。遂泝江抵小孤。進江州。友諒敗走。進行樞密院判兼水軍元帥。戰死鄱陽。贈清河侯。李志高以水軍元帥府同知戰死鄱陽。贈隴西侯。昌文貴以左副元帥戰死鄱陽。贈汝南侯。余昶以左副元帥戰死。贈下邳侯。徐公輔以金斗翼右副元帥戰死。贈東海侯。劉義以帳前水軍右副元帥戰死。贈彭城侯。陳弼以金斗翼右副元帥戰死。贈穎川侯。陳國勝。字昌佐。休甯人。汪廣洋妹婿也。負氣節。每以義許人死。上甚知之。命爲帳前總判親兵萬戶。出入行陣。常翼上左右。從戰康郎山。凡五晝夜不決。國勝臨陣奮兵誓曰。滅賊而後見主。否甯血濺草木。遂死於戰。太祖聞之。輒揮淚。贈安定伯。王咬住以中翼元帥府副使戰死。贈太原伯。姜潤以驍騎衛管軍。上千戶戰死。贈定遠子。王鳳顯以驍騎衛千戶戰死。贈羅山子。石明。梁縣人。以管軍上千戶戰死。贈梁縣子。常惟德以驍騎鎮撫戰死。贈懷遠子。王德以驍騎千戶戰死。贈合肥子。朱鼎以長槍上千戶戰死。贈合肥子。汪清。盱眙人。向太原長公主。始以親兵侍。上於軍中。戊戌夏。領兵取通州。遂破黃橋。高郵等處。克復宜興。攻杭州。援常州。從克江西九江。湖廣黃梅。廣濟等處。壬寅。復安慶。授百戶。戰死鄱陽。臨死。顧謂同列曰。大業在此一舉。勉之。贈盱眙子。子二。長致潤。爲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次致澄。爲錦衣鎮撫。陞洛陽中護衛指揮僉事。王喜仙以千戶戰死。贈定遠子。汪澤以千戶戰死。贈盧江子。丁宇以千戶戰死。贈舍山子。逸德山以管軍鎮撫戰死。贈汝陽子。羅世榮以雲騎都尉戰死。贈隨縣男。史德勝以千戶戰死。贈定遠男。陳沖以管軍千戶戰死。贈巢縣子。裴軫以管軍上千戶戰死。贈定遠子。常德勝以大號所副千戶戰死。贈壽春男。鄭勇興以雲騎

後都尉戰死。贈隨縣男。袁華以管軍右副千戶戰死。贈虹縣男。王理以管軍左副千戶戰死。贈五河男。王仁以千戶贈舒縣男。曹信以鎮撫贈舍山男。甲辰。太祖軍武昌。還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韓成等效忠死敵。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之典。於是省臣以三十六人進。乃並丁、張二將軍。同立廟於康郎山之麓。命餘千縣令主祀事。歲時祭。復各恤其家。史官曰。桑世傑等洵烈丈夫哉。艱難百戰。而卒血灑征袍。以至決脰屠腸。殘肢體而不悔。嗚呼。亦何壯乎。徐、張有解揚之義。韓成追紀信之風。取義成仁。仿古大節。何以加茲。循其功烈。雖珥貂百世。何云忝乎。撫册馮弔。未嘗不致憾於金川後也。悲夫。

明書卷九十五

列傳一

勳臣傳二

康茂才、吳良、附弟

續

吳復、丁德興、韓政、鄭遇春、蔡遷、胡海、薛顯、郭子興、附弟

德成傳

康茂才、字壽卿，新州人。通經史，大義事母孝，有志事功。元末，州結義旅捍敵。元授長官，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歷總管府事，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帥。屯兵和州之峪溪。乙未，上渡江，將士家屬尚留和州。茂才移戍采石水寨，阨江爲阻，兵不多，善戰。士皆用命，常遇春以游兵虛撓之，度其力疲，夜設伏，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壁天甯州。明年，上命諸將以火礮破其寨，奔建康。授淮南行省參政。甫踰月，上克建康，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率餘兵三千詣軍門降。曰：前日之戰，勦力爲主，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今願歸效尺寸，上釋之。命統所部從征。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取馬馱沙。八月，張士誠來攻，逐走之，獲其樓船。戊戌，從攻池州，取樞陽，遷都水營田使。上曰：比兵亂，失耕乏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商淠滂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友諒既破姑熟，將窺建康，上知茂才素與友諒善，密諭曰：有事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分其力，給以虛實，非汝莫

可使者。若致書爲降。約內應。友諒來。吾事濟矣。家有老關。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因爲書言。朱某不足與有爲。兵弱地蹙。四面勍敵。僕委身坎阱。欲奮拔鱗翼。惟明公歸。若大軍分道速進。便當獻江東橋。一效馬筭。建康可唾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厚。賜關者遣歸。答書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卽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客書至。呈上。曰。虜墮穀中矣。卽命李善長一夕易橋。鐵友諒至。見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敝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給我。太祖乃自將。麾伏兵四起。大破之。勞茂才曰。今日之勝。皆汝功也。賜賚甚厚。辛丑。從上征友諒。拔江州。又敗友諒八指揮。降二萬餘人。明年。復龍興。又明年。破殺陳友諒。及降陳理。皆有功。進親軍副都護。從克廬州。徇湖南。諸功。進大都督府副使。從取秦州。士誠犯江陰。京口。上自將擊之。士誠兵遁走。命追至巫子門。敗之。獲士卒二千餘人。擣淮安。拔水寨。遂攻湖州。逼姑蘇。大戰尹山橋。破之。縛士誠。陞同知大都督府。洪武元年。從大將軍北伐。駐師陝州。造浮梁濟軍。遂鎮河中。招降絳。解二州。遮蔽潼關。秦人不敢東。三年。從征定西。取興元。召還。卒於陝州。年五十七。贈中書平章柱國。追封蕪國公。諡武襄。上親爲文祭葬。幕府山。子鐸。以父功封蕪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時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鑄蕪國武襄公五字置帽上。復御書康二子謹承先業。愛爾勤功十一字。賜鐸。及其庶兄鑑。以寵之。八年。詔鐸督民間荒田於鳳陽。十年。征辰州洞獠。十一年。平松。疊諸州有功。十三年。巡沿海諸城。撫循兵民。十四年。從徐大將軍北征。旣還。從傅將軍征雲南。克普定。破華楚山等砦。卒於軍。年二十三。追封如父。諡忠愍。子澗。澄。皆幼。澗優給。充

散騎舍人。已而革冠服。勸居山西。卒。子勝。永樂二十三年。宣德二年。再乞嗣爵。勝子永。弘治七年。援詔請嗣。皆不許。

吳良。定遠人。初名國興。賜名良。雄偉剛直。與弟禎俱以材勇稱。良能沒水偵探。而禎恆異服爲間諜。太祖起兵。兄弟來附。從取滁州。克和陽。先戰有功。渡江。與元兵戰采石。克姑熟。溧水。溧陽。定建康。常州。皆有功。進鎮撫。破周兵於秦望山下。江陰。以指揮使領兵鎮之。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江陰踞江口。當往來要衝。而士誠多變詐。動以金帛。唱誘諸將士。且日窺伺。良行。上諭之曰。良惟誠可以破詐。爾爲邊將。鎮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毋與輕爭鋒。保境安民。惟爾功。奉命治兵。惟謹。戊戌。復命弟往助守。是秋。敵來侵。擊敗之。俘數千人。拜樞密院判。行分院事。己亥。士誠盛兵壓境。良遣禎率部將王忽雷等。自北門擒敵數人。敵懼。莫敢前。良捷分兵出南門。合擊敗之。是冬。援常州。聞道殲周兵於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去。召至京。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館閣學士宋濂爲詩文以美之。還守江陰。乙巳。上大發兵取淮東。士誠以巨艦數百艘溯江。良戒嚴以待。明年。正月上。親禦之。至境。敵遁去。追至巫子門。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上回幸江陰。見防禦有方。喜曰。嗟。良汝非吾吳起乎。稱歎久之。大賞賚。下及偏裨。良在鎮。仁而有勇。武不弛文。屯田平徭。嚴禁遊惰。獎名節。新學宮。敦飭士習。絃誦藹然。有禮義風。其馭將士。不安刑殺。犯則罰無貸。故下皆畏愛之。至其自奉。聲色貨利。泊無所嗜。夜宿城樓。枕戈警備。時歲旱。躬自禱。大澍歲登。居守凡十年。與長興。宜興。常州聲勢聯絡。敵

不敢逞。民以獲安。丁未。克姑蘇。移良并鎮。僉大都督府事。武備益修。洪武三年。論功。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券。五年。爲征南將軍。討廣西叛蠻。盡平其地。移兵入銅鼓。五開。踣騰浪諸溪洞。蠻夷畏服。懷德輸租奉法令。八年。上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壯京畿。令良與李太師周德興等督其事。十二年。齊王受封青州。命營建王府。納其女爲王妃。留三載。疾卒。年五十八。贈江國公。諡襄烈。肖像功臣廟。長子高嗣侯。屢出練兵征虜。二十八年。有罪。調征龍州。北平兵起。守遼東。與楊文數攻永平。燕王患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無能爲也。乃遣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二人所。二人得書。并聞。建文皇帝果疑高。削爵徙廣西。獨文守遼東。竟敗。永樂初。復召高鎮守大同。上言禦虜方略。十二年。被劾。編民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上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卽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十年。子昇乞嗣侯。不許。弟禎。字幹臣。初名國寶。與兄同歸。賜名禎。孫德崖之變。從上城外。策馬先還。卒免於難。渡江。皆有戰功。陞右翼副元帥。副良守江陰。首破張士誠水寨。擒其驍將朱定。甲辰。授指揮使。丙午。寇出馬馱沙。從上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縱兵急擊之。俘獲無算。是秋。從大將軍取湖州。勒兵出舊館。扼之。戰大捷。事平。遂留戍焉。吳元年。平張士誠。進僉大都督府事。副湯將軍討方國珍。引舟夜入曹娥江。通道夷壩。出不意。直抵車厰。方國珍潛挈家入海。追至盤嶼。戰自申至夜。三鼓之。盡獲其船馬輜重。國珍降。仍由海洋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明年。破延平。擒陳友定。閩海平。歸次昌國。海寇葉陳。二姓聚劫蘭秀山。立勦之。洪武元年。兼太子左率府副使。吳王左相。大都督府僉事。明年。出

陝西安輯慶陽三年巡海上封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券專爲王傅解督府事以事奪侯尋復之五年發兵東戍定遼總舟師由登轉餉道險遠調度有方七年海警復領沿海各衛兵出捕乃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賴輒有挾私怨蔓引平民富家充兵籍者瀕海大擾甯海知縣王士宏曰誣良民爲兵不可吾甯獲罪死當爲民請命卽上封事言狀辭甚懇切上嘉士宏言卽日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

士宏潯州人權甯
維府通判卒於官

積兵至琉球大洋獲倭寇船遂往來海道總理軍務寇亦遁迹十一年疾作

歸京明年五月卒年五十二贈海國公諡襄毅子忠襲封堅衛鎮撫永樂初革

吳復字伯起合肥人沈摯寡言笑因亂結聚保鄉里自署千戶甲午率衆歸濠領前驅從克泗滁采石太平歷陞萬戶定建康授總兵攻鎮江斬元定定平章守常州吳兵奮至死戰躍馬持矛追奔數里援宜興戰高橋仍守常州從征陳理還圍廬州先登下漢沔授鎮武衛指揮同知守沔陽元同僉任亮據安陸復將先鋒倍道襲之縛亮以歸洪武元年北征克汝州魯山陞指揮使移征陝西土蕃克河州應援漢中拔南鄭回安陸從傅將軍平蜀又從湯將軍平九溪蠻進督府僉事世指揮使再征土蕃有功僉大都督府事洪武二年封安陸侯祿二千石又從征雲南克普定充總兵官勦殺蠻寇北取廣西轉餉盤江卒年五十三追封黔國公諡威毅與世侯券加祿五百復平居恂恂至臨陣奮發無堅不潰衝冒矢石體無完膚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候殮慟哭已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十八年子傑以指揮嗣屢出山陝

河南北平練兵從征二十八年有罪與吳高皆從楊文征龍川建功自贖建文中率師援真定戰白溝河失律謫南甯衛指揮使永樂初革子環乞襲及後正統弘治間孫鏗等屢乞嗣皆不許

丁德興定遠人甲午歸附上偉其才貌以黑丁呼之授萬戶與郭英俱典親軍是年取洪山寨敵勁兵七千德興所率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帥克潞州和州敗青山寇兵從渡江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將陳瑄先率兵數萬突犯城下從上策應又分兵從取溧水溧陽皆先登時蠻子海牙集樓船結紮采石陳瑄先既敗其子兆先復合淮兵屯方山伺太平乃從克采石砦破方山營擒兆先攻金陵取鎮江陞管軍總管下金壇廣德宣州領精兵圍常州平之陞左翼元帥宣州復叛率兵佐胡大海復之遂分兵下江陰取徽州石埭池州樞陽攻江州移兵擊安慶復克甘露援江陰攻江西旁近州縣從攻雙刀趙獨進挫其鋒克宜興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其城西逼太湖口爲周餉道德興分兵絕塞之併力急攻城拔之授鳳翔衛指揮使攻廬州陳友諒犯龍江德興守石灰山遇戰立擊敗之是年上攻擣安慶克九江援安豐皆從有功友諒圍南昌從上親征遇於康郎山死戰友諒死十月從征陳理於武昌回克廬州進征湖南諸州郡多不戰而附攻克通州高郵淮安征浙西擊常熟舊館敗士誠兵下湖州降李伯昇克吳江圍蘇州卒於軍年四十贈都指揮使洪武元年二月肖像功臣廟追封濟國公德興沈勇威嚴仁而有信行師紀律嚴明不妄殺有功不伐上嘗與諸將論征伐難處曰必得黑丁乃可其見重如此子三人忠授龍江衛指揮使世襲浩景恩賜守筮浩子廣廣子富世食田祿於江甯

韓政。隄人元季爲義兵長。上定江左。同曹良臣來歸。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李濟據濠。名爲吳守。而觀望未決。上命善長書招濟。不報。上曰。濠吾鄉。猶屬他人。是吾有國無家。可乎。命政率指揮顧時、葉珍等攻其水廉洞月城。又攻其西門。以雲梯礮石四面攻濟。降之。守將忻都、竹貞遁去。留時守濠。召政攻安豐。以兵扼四門。潛穴城東龍尾壩二十餘丈。城壞。遂破安豐。追獲忻都。而竹貞、左君弼走汴。竹貞來援。又破之。安豐乃定。至穎。獲其運船。留政守之。淮東西悉平。從平浙右。北伐中原。政次梁城。知院盧斌等皆降。分扼黃河。斷山東援兵。取益都。濟甯。濟南。東平。改山東行省平章政事。徐達取元都。檄政會東昌。鎮撫臨清。元都定。政分守廣平。蟻尖寨者。在林慮西北二十里。元右丞吳庸、王居義等據寨。剽劫旁近。給軍食。民甚苦之。徐達收諸山寨。蟻尖獨恃險絕。未下。政進攻庸等。庸等降。調征陝西。還兵守禦河北。征迤北。至大小興州。斬獲獨多。洪武三年。封東平侯。食祿千五百石。子世券。辛亥。鎮山東。未幾。復鎮河北。招撫流移。壬子。從李文忠出居庸。擣應昌。取和林。深入土刺。進至阿魯渾河。大獲而還。出巡河南。再巡陝西。練兵臨清。十二年。卒。贈鄆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鄭遇春。濠人。與兄遇霖來附。甲午。從克滁州。取鐵佛岡。三汊河。大柳樹諸寨。皆爲先鋒。乙未。克和州。含山。渡江。拔采石。太平。授總管。攻蕪湖。遇霖戰死。并領其兵。從征溧水。破海牙水寨。擒陳兆先於方山。定金陵。拔鎮江。征常州。解圍牛塘。取宜州。皆有功。陞右翼元帥。從克揚州。婺州。再擊敗走友諒兵。下黃梅。南昌。復定。祝宗之亂。大戰禁江口。殲友諒。平武昌。下廬州。淮安。取安豐。潁州。六安。陞指揮僉事。留守禦。征中原。下

汴洛克元都轉征迤北克朔州陞指揮副使進都督僉事封榮陽侯祿九百石子世券四年往臨濠開屯田行大都督府坐累奪爵十三年復侯從征雲南率楊文等經略城池屯堡凱還督金吾諸衛造舟海上二十三年卒

蔡遷不詳其鄉里元季兵亂從芝蔴李據徐州芝蔴李敗來歸上以爲先鋒從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水破蠻子海牙水寨及陳瑛先皆有功丙申定金陵陞千戶從徐達取奔牛呂城克廣德宣城等處遷萬戶進攻毘陵拔橫林三山營寨攻青山小北門獲其黃元帥遂爲都先鋒從奪馬馱沙克池州攻權陽及討宜興征衢婺二州有功陞帳前翼元帥陳友諒寇龍江從諸將擊敗之遂進復太平後又從取安慶水寨破九江敗陳友諒八陣指揮於遂昌遂克南昌討淮安命率兵爲援又從拔安豐移鎮合肥會友諒攻江西召還大破其兵於鄱陽湖焚其戰艦友諒死從征武昌有功進指揮同知後從下廬州甲辰命率龍驤衛諸軍從常遇春討新淦鄧克明餘黨於沙坑諸寨平之進攻贛州取南安南雄諸郡還兵追饒鼎臣於茶陵擒獲甚衆遷龍驤衛同知從克高郵破馬騾港淮安守將梅思祖降卽命守淮安復以兵克壽州授武德衛指揮使移守黃州從攻湘潭辰全道永諸州皆攻克之改荊州衛指揮使遂進克廣西累遷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兼靖江王相復討捕諸叛蠻悉平之遷爲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從諸將征討每戰輒勇奮獨出橫刀突陣左右揮擊敵皆披靡卻走不敢近既還金瘡滿體人視之不可堪而遷略不以爲意賦性寬怡若不見其有爲者尤善處交友上以是甚加愛重及卒尤惜之詔贈安遠侯諡曰武襄親爲文

祭之稱其智足以率衆勇足以前驅大小之戰不可悉舉披堅執銳野宿風餐親冒矢石身無完膚勤勞多矣護喪還京師卜地以葬命有司給喪具詔皇太子致祭禮極豐備云

胡海字子祥定遠人初從上起兵以管軍百戶敗元帥賈魯於泗州尋取滁州和州從渡江定采石太平攻蠻子海牙水寨取鎮江下廣德宣州克常州甯國皆與有功敗元帥謝國璽兵充先鋒略江陰攻湖州墮其東南月城破天目寨攻宜興從下婺州諸暨之戰生擒賊衆四百餘人陸都先鋒破陳友諒於龍江取潛山克安慶與友諒兵八戰八捷從徐達援安豐攻廬州實授花槍千戶從克荆豐常德衡潭激浦寶慶諸州擒元帥唐隆鎮撫李賢陸寶慶衛指揮使留鎮益陽洪武元年從平章楊璟征湖廣廣東西之未歸附者遂下祈陽克永州加授昭勇將軍繼充總兵勦平左江上思州蠻酋黃英等獲僞將及衆二千餘人調征蜀龍伏隘進攻天門山賊皆平之授世襲指揮使仍守益陽率兵平武岡諸山寨獲兵七百餘人籍戶八百事聞遣使勞以金緡又平靖州及五開諸蠻洞授鎮虜將軍從傅穎公平雲南還冊功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封東川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世券鈔萬錠營居第於鳳陽復從馮勝北征充左參將降納哈出有功復充征南將軍領兵十萬平九溪六卑洞旋師賜鈔千錠黃金千兩白金五千兩綵段六十四匹歸老於家至是瘡發背而卒年六十三海慷慨有大志每戰身先士卒勇奮發從者亦無不激勵自效故所向多捷計聞致祭子斌從征雲南戰沒贈都督同知次子觀尙南康公主死白溝之戰自有傳後宣德中公主乞子忠嗣授孝陵衛指揮僉事後以斌戰沒無子進都指揮同知

薛顯沛人爲元泗州守將辛丑太祖取淮南顯來降授指揮壬寅助守南昌漢友諒以大衆圍城攻急顯將銳卒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樞副趙祥敵乃退尋鄧仲康據新淦討斬之因徇下江西諸郡卽陞行省參政從平淮東伐吳攻昇山水寨五太子盛兵來援常將軍戰稍卻顯率舟師直前奮擊大破之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常將軍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勇悍旣破而暹珍亦善戰皆降士誠爲之奪氣論功進江西行省右丞大將軍北伐上諭曰薛顯勇冠諸軍可別領兵獨當一而遂克山東河南進據臨清德州通州下元都偵邏古北諸隘口俘獲數萬從征山西大破王保保兵下太原邀賀宗哲於石州已而往保定招諭未下山砦其最強者桃花蟻尖等寨以次平定會兵入陝西分攻馬鞍山西番寨大破之俘王保保部將毛祥以獻張良臣以慶陽降顯往受之已而良臣有異志夜半襲我營被傷突圍得免尋大將軍攻良臣王保保遣兵來援顯與傅將軍駐兵靈州遏之慶陽遂平追賀宗哲於絕塞而還三年封永城侯不與券惟賜錦帛上諭之曰顯屢摧大戰可稱奇男子然其性剛忍好殺屢戒不悛千戶吳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利其所獲殺奪之師還之日妻子訴冤於朕又輕殺馬軍罪不可恕而天下初定卽殺有功臣又所不忍今封爵如例謫居南海以示懲分祿爲三千戶馬軍各得其一而一以養其母妻庶幾相准國法不廢四年復召用五年定祿千五百石給世券從北征八年視河南城池十三年督屯北平十五年理山西軍務明年練兵北邊母喪二十年征降納哈出還次山海關卒贈永國公諡桓襄無子弟嗣妻張納券後胡黨事發以死不問弘治六年珍自稱顯曾孫乞嗣不

許

郭子興一名興濠人壬辰定遠郭子興所謂滁陽王者據濠城稱元帥興隸麾下時太祖在元帥甥館專征伐興備宿衛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定金陵先登授管軍總管克鎮江置五翼元帥府陞統軍元帥圍常州晝夜不解衣甲生蟻蝨下宣州江陰宜興婺州克南昌進破鄱陽彭蠡之戰海艘駢進賈勇先登征武昌灑血馳戰斬獲獨多陞鷹揚衛指揮使拔廬州援安豐陷陣大敗姑蘇兵平襄陽衝澧還蹂高郵踏淮安剗吳興往往裏創力戰平姑蘇陞鎮國大將軍僉都督府事佐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潼關三秦門戶李思齊張思道日覬覦興厲兵積貯楛塞慎固屢敗其兵不敢東向移戍鞏昌爲秦王府武傅兼陝西行府僉事洪武三年封鞏昌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賜地佃墳戶辛亥伐蜀克成都十一月練兵臨清巡北邊召還十六年以疾卒贈陝國公諡宣武子四景儀振宗官僧弟英列世家女弟入宮進位甯妃興有弟德成事太祖爲驍騎舍人性明爽見幾避禍以酒自放上一日召授某府都督懲辭不受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兄弟皆登列侯而爾獨未顯故畀爾職何辭爲德成免冠泣拜曰臣性狂愚懶慢耽酒嗜臥不識事情緩急儻位高祿重必任職司事苟不理上殺我也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願卒賜上大喜曰善人舉能若是吾刑可措矣立書敕賜黃封百罌金彩稱是寵待益厚德成常侍宴後苑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盡上笑曰醉風漢毛髮如此非過酒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其多欲盡剃始快意上嘿然既醒大懼誤觸忌諱遂盡剃髮披僧衣狂呼唱佛不已上笑謂甯妃曰前謂汝兄

戲言乃實爲之。非風而何。德成常見其兄弟征鎮四方。逾年不得歸。輒笑其以虛名受辛苦。曾如我飲中樂耶。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檢以壽終。

史官曰。計太祖之功臣。鮮有令終者。而諸公或臥老軍中。或訣辭牖下。幸矣。茂材初依日月。去天甯之戰。無幾。給書一事。保無僞間爲真間乎。而不洩於聞者之一言。危哉。吳氏伯仲。其江陰鎖鑰乎。鴻序聯翩。膺任將帥。風規亦何邵也。吳復平居恂恂。而遇敵飄發。德興有功不伐。致念黑丁。韓鄭蔡胡。乘時立功。身名俱泰。薛顯以好殺而獲壽。然分祿謫譴。真所謂顛倒豪傑也。子與屢經戰陣。而無所損。智將哉。而其弟德成。以酒自全。古人蓋謂知幾者矣。然咸勒名竹帛。垂榮無窮。誠一時識務之俊傑焉。惜其身死未幾。後嗣夷隸。薄待殊勳。然又非干太祖之刻矣。噫。

曹興、周武、張龍、張赫、張銓、華高、仇成、孫恪傳。

曹興一名興才。未詳何許人。初歸有功。授管軍千戶。從取姑熟。定建康。克南徐。收武昌。陞指揮僉事。平吳進。指揮使。從征中原。定元都。已酉。陞河南行中書省參政。討西番洮羌。征梁甘。凱還。進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封懷遠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理軍務。山西。已二十一年。從北征有功。後數年疾卒。

周武不知何許人。從取江南。滅漢。攻淮東。平吳。積戰功。歷陞指揮僉事。從征中原。歷陞都督僉事。西番叛。爲參將。與藍玉、張龍、張溫、王弼等從沐將軍討平之。取朵顏。獲人畜十餘萬。洪武十二年。封雄武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世指揮使。理軍務。河南。巡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京。復出巡河南。洪武中以病卒。

張龍濠人從渡江征伐累立功陞都先鋒改花槍千戶吳元年陞威武衛指揮僉事領偏師立功陞都督征西番斬獲招附功多鎮守鳳翔洪武十二年封鳳翔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子麟尙福清公主爲駙馬都尉龍卒麟歸葬父還京卒孫傑侍母公主京師永樂中請嗣不許因失侯傑子綱宣德中年乞嗣侯又不許

張赫濠人歸附授千戶從征定遠泗潞和州拔采石太平陞總管收集慶鎮江常州進常春翼元帥守常州大戰鄱陽湖截禁江口征武昌降陳理下湖州平吳討方國珍克慶元溫台降國珍陞福州衛都指揮副使沿海埔倭功陞同知署都司事坐捕倭冒多註功奪俸統哨出海入牛山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俘獲多人調興化衛還仍予俸陞都督府僉事時遼東艱食命赫督海運庚申辛酉歲一行捕東椒山寇仍督遼運癸亥甲子乙丑丁卯歲一行二十年封航海侯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復三督海運二十三年卒贈恩國公諡莊簡子榮累功至指揮使永樂中請嗣侯不許孫鑑指揮使福建都指揮使巡海捕倭擒賊楊總從成國公征廣西留鎮交趾曾孫甯爲指揮使

張銓定遠人從取太平定建康南徐毗陵婺州討僞漢擣江州戰鄱陽湖收鄂渚攻淮東平吳累戰功陞指揮僉事從取中原下濟南克汴洛燕晉三秦四川累陞都督僉事董建齊邸於青州征五溪蠻討平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從征雲南有功洪武二十三年封永定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子嗣指揮使永樂中除爵不嗣

華高字則危。含山人。智而有勇。恭慎不伐。會江淮兵擾。集衆數百人。甲午入巢湖自固。以舟來歸。克采石。溧陽。太平。授總管。丙申。破海牙水寨。方山營。擒陳兆先。從定金陵。鎮江。陞秦淮翼元帥。獨破廣德。得兵萬人。糧數萬石。下丹陽。金陵。常州。陞僉行樞密院事。擊敗趙普勝。漢人犯龍江。高與張德勝敗之。石灰山。辛丑。從征友諒。克安慶。擣九江。援長興。爲李伯昇夜劫而潰。尋復振敗之。下南昌。慶戰鄱陽。殲友諒武昌。陞湖廣行省左丞。從取海安。高郵。還攻下舊館。進圍蘇州。平吳。召見戟門。賜采幣。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鎮全楚。洪武三年。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與世券。券成。會高使廣東視海南城池。券留內府。明年辛亥二月。卒於崖州。上命中書省補支高祿三百石。無子。納券墓中。贈巢國公。諡武莊。仍省像功臣廟。從子岳。授指揮僉事。

仇成。含山人。有膽氣。負大志。亂起。人苦干戈。嘗書壁曰。大丈夫胡可束手就斃。不奮出爲所能爲。以垂聲於世。可乎。見太祖行兵有法。乃仗劍來歸。上甚喜之。留麾下。從渡江。克采石。太平。定金陵。下鎮江。爲領軍先鋒。收毗陵。甯國。池。婺。擢統軍大元帥。從取安慶。破江州。援安豐。大戰鄱陽湖。陞指揮僉事。平吳。陞指揮使。鎮守安慶。調度有方。軍民安業。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封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充征南副將軍。征容美。諸洞蠻。平之。還至常德。從征雲南。克普定。普安。曲靖。與世侯券。加祿五百石。二十一年。疾卒。贈皖國公。諡莊襄。又明年。子泰嗣。永樂中。爵除。泰子宗。宗子銘。銘子璋。不得嗣。

孫恪。父興祖。恪以父功嗣指揮使。常在上左右。謹敏小心。未嘗有過。歷戰功。陞都督僉事。洪武二十一年。

爲右參將。從藍玉征胡。至捕魚兒海。先登陷陣。野戰有功。二十二年。封金甯侯。食祿二千石。子世券。未幾卒。永樂中。爵除。子乞嗣。不許。

史官曰。飛龍在天。六氣以禦風雲。元感蓋有天命焉。帝王之興。莫不資材武勇力。以著廓清。警室成於棖。柄而舟濟於機櫓也。曹興而下。是九人者。能各據其所長。前後樹定鼎之績。終以守正不敗。厥惟人豪也哉。而子孫曾不及九門白河出塞零級之輩。考古者甯無扼腕。

耿炳文、周德興、胡顯、李新傳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從上取滁。和積功。爲管軍總管。克采石。下金陵。丙申。戰死。宜興。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下長興。改爲安州。擒士誠守將。降其兵。以炳文爲都元帥。鎮安州。郭城副之。時獲處士溫祥卿。與語奇之。留贊軍事。辛丑。周將李伯昇來寇。敗之。張士信益兵圍城。又敗之。凡十餘年。寇屢至。固守待援。兵至輒敗去。竟不能越境窺金陵。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州。陞大都督府僉事。從征中原。洪武初。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扈幸汴梁。從平山陝。守長安。餽運鞏昌不乏。遂鎮陝西。大浚堰渠。興水利。三年。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子世券。自陳祿入不給。歲賜租亦如之。十四年。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十六年。往諭征南諸將。并闕城池軍馬。蠻寇叛。討平之。二十四年。賜鑑鈔造第鳳陽。蒼先瑩。贈父君用爲侯。肅墨逆黨。差次功臣。以炳文附徐達爲一等。二十五年。兩當妖人作亂。總兵討平之。三十年。充征西將軍。勦平蜀盜高福興。俘三千餘人。三十一年。鎮守遼東。建文元年。北兵起。炳文爲

征虜大將軍率衆二十萬北進。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鄭州。先鋒抵雄縣。燕兵出不意。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魏忠等皆被執。因告燕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真定。張玉、朱能、潭淵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衆尙數萬。復戰。大潰。副將駙馬李堅、都督甯忠、顧成、指揮劉遠俱被執。炳文固守真定。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去。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皇帝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之。北兵旣入。迎降。永樂二年。刑部尙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龍鳳。玉帶僭丹靛。詔籍其家。炳文自縊死。子璿尙主。爲駙馬都尉。璿後軍都督府僉事。北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吳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獻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瑄散騎舍人。擢尙寶司卿。先後皆獲罪死。炳文有伯父君美。從克滁。和還。卻士信兵。君美子璫力戰中矢死。從弟忠亦有戰功。爲參將。

周德興。濠人。長於騎射。勇悍有力。甲午來歸。從定克鐵佛岡等處。克滁。和。渡江。克采石。太平。攻溧水。破陳桀。先水寨。三月入建康。下京口。毘陵。宣城。江陰。池陽。有功。歷陞左翼大元帥。戊戌。從取金華。戰龍灣。安慶。高郵。援安豐。征合肥。歷陞指揮。從常將軍討贛州。克之。定安福。永新。有功。尋提兵拔吉安。西安。再陞行省。湖廣參政。進行省。左丞。丁未。爲副將軍。偕楊璟取廣西。還。受上賞。仍出鎮湖廣。拜征南將軍。平慈利。土酋覃厚等。議設衛所。洪武三年。封江夏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是年。討平長沙。峒蠻田氏。辛亥。爲征西左副將軍。入瞿塘。討明昇。蜀平。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上曰。南安侯俞通源。關田弗勤。役。擬三月。考算。日。

工一夫。闕止四分不及半畝。遣卿督責。尋理軍務。庚申秋。往福建。築海上諸城防倭。辛酉。召還。四溪蠻作亂。德興請行。時德興老。上未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嬰鑠狀。上壯而遣之。賜手書云。古之臣忠於國者。盡智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馬援其人者。朕恆嘆美。謂今日不可復見。乃者五溪蠻叛。遏王化。禍良民。朕方擇將帥。卿奮然請行。朕憫卿老。不忍勞以遠征。而卿乃固請。今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惰。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旋師。當有厚報。七月。至五溪。蠻人震疊。遂潰匿。德興安輯兵軍。方欲班師。會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作亂。德興卽軍中拜征南將軍。討平之。九月。還。賜田莊爲子孫世祿。甲子春。德興請決荊州岳山壩。通水利。得溉田。歲增官租數千。尋往河南。召集故元將校。未幾。思州五開諸蠻叛。充征虜副將軍討之。分勦搜捕。俘斬四萬餘人。二十五年八月秋。以帷薄不修。論死。收其公田。爵除。

胡顯。臨淮人。父泉。立功開國。歷官定遠都指揮同知。昭敬皇妃。泉妹也。妃生楚王。封武昌。改顯武昌護衛。洪武十四年。從王之國。顯隨父陞辭。上曰。泉老矣。致仕。顯嗣官。從王征銅鼓諸蠻。功陞都督府僉事。侍王二十一年。從普定侯等征東川。龍海諸蠻。得城邑馬畜珍寶獻上。明年。封梁國公。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出入朝禁者十年。建文三年。坐交通楚王革爵。父子竝徙臨襄山安置。泉竟死山中。永樂元年。楚王言。母弟胡泉。泉子顯。無罪。廢屏。臨襄。泉死矣。乞赦顯。召顯授皇陵衛指揮僉事。改鳳陽。陞同知。楚王又言。顯母在武昌。乞還顯養母。顯還武昌。卒。至曾孫深。調都勻衛僉事。

李新濠人。癸巳來歸。從克滌和。渡江拔采石。取姑熟。鎮江。江陰。婺。諸暨。彭。大。戰。平武昌。取江陵。累功陞正千戶。下湖州。圍平江。平吳。陞指揮僉事。守茶陵。爲督府僉事。營孝陵有功。洪武十五年。封崇山侯。食祿千五百石。二十八年。坐事死。爵除。

史官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四人者。皆自作孽者也。炳文長於守禦。而任戰則否。真定之敗。氣已餒矣。詎足吞燕哉。父子讒死。有以夫。德興功差居。而債名於閩。關。胡顯以竄死。李新以罪死。所由與明哲保身者異矣。

明書卷九十六

列傳一

勳臣傳三

黃彬、陸聚、金朝興、葉昇、胡美、朱亮祖、梅思祖、唐勝宗、陸仲亨、王志、顧時、陳德、華雲龍、楊璟傳

黃彬不知何許人。先從徐壽輝守袁州。及友諒殺壽輝歸。友諒然心竊醜其所爲。上拔江州。因率所部來歸。授江西行中書省參政。從取新淦。討定康。祝之變。復南昌。大戰鄱陽湖。克武昌。進階中順大夫。上書諭江西守將鄧將軍曰。熊天瑞龍鳳八年降。今負初言。理宜聲討。令彬從鄧將軍討贛州。贛州平。留鎮。移袁州。彬招集諸山寨之爲民害者。既投順。願爲農者。放免復業。皆給資糧。以遣。遠近聞。皆來歸。願爲軍者。置袁州衛以隸之。洪武三年。封宜春侯。食祿九百石。與世券。尋討捕上猶山寇。十二年。往駐臨清。練兵。十三年。坐胡黨。上念其未嘗有過失。宥之。居數年卒。

陸聚不知何許人。元樞密同知。守徐州。丙午。濠州李濟既降。上遣使齎書諭宿州吏民。聚大感悟。以所部徐、宿二州來降。上喜。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裁省糧稅。軍需差役。防北寇。未幾。元擴郭帖木兒果遣李二來侵。擊敗之。復來。遂擒其將。從北伐。取山東、河南。還鎮。受賞。改山東行省參政。從克德州。長蘆。定

元都略大同。獲故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克保定、真定、略平定州。前攻鳳山、城山、鐵山諸寨。進攻半坡。皆降之。二年分守井陘、固關。攻克承天寨。征陝西有功。還鎮徐州。三年討平沂、邳叛寇。功最。封河南侯。食祿九百石。子世券移鎮山東。十三年承制理福建軍務。召還。坐胡黨。上念其爲奸臣所誘。宥之。尋卒。

金朝興、巢人。智謀卓犖。初結里中少年立誓自保。會俞氏父子、廖氏兄弟以舟師來歸。卽率衆從上渡江。克采石。定建康。下京口、廣德、宣城、常州。授都先鋒。取江陰、湖州。復宜興。陞左翼元帥。上自將取婺州。朝興爲奇兵。征紹興。拔諸暨。復太平。克九江。下黃梅、臨江、吉安。大戰康郎山。截擊禁江口。漢平。陞龍驤衛指揮。同知。取襄陽。調振武衛。收淮東、濠、泗、睢、宿。從攻舊館。下湖州。平吳。陞振武衛指揮使。又從征中原。徇河北。擣長蘆。直沽、河西務。通州。定元都。遂下保定、中山。征山西。路大同衛。征宣府。取東勝。陞督府僉事。世指揮使兼秦王傅。尋命專王傅。解都督伐夏。破成都。出塞。率東道兵取和林。至土刺河。征西番。俘殺數萬。獲馬二萬、牛羊、駝二十萬。得納鄰七站。洪武十二年封宣德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從征雲南、建昌。至會川。道卒。贈沂國公。謚武毅。十七年以雲南功授世券。食祿二千五百石。子鎮嗣。二十三年追論胡黨。降平壩衛指揮。累功陞都指揮。卒。子潤嗣。戰歿。潤弟澄。澄子桂。桂子琮。琮子聲。聲子世官。聲功陞都指揮。僉事。葉昇。合肥人。鷲勇有大志。歸上和陽。從渡江。拔采石。定金陵。京口。授管軍總管。復太平。陞右翼元帥。從征友諒。破安慶。擣九江。下南昌。大戰鄱陽。克武昌。陞指揮僉事。拔廬江、襄陽、淮東。克湖州。進平吳。陞府軍衛指揮使。從取明州。還征中原。陞驍騎將軍。督府僉事。充參將。征蜀。入重慶。陞都指揮使。鎮守西安。復陞督

府僉事西番叛昇與都督王弼等往征降乞失迦夷其部落復討平延安伯顏帖木兒之衆擒洮川番酋洪武十二年封靖寧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十五年鎮守遼東諭昇絕高麗修海蓋復三城召征雲南平班師二十五年追論胡黨坐昇論死

胡美初名廷瑞湖廣漢沔人仕友諒爲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太祖拔江州遣降將李明道往說之廷瑞遣使鄭仁傑詣九江降上至南昌廷瑞與其副將祝宗康泰等迎謁上慰收之以犯太祖字賜名美仍故官從克海安太郵淮泗壽潁下湖州進圍蘇州執士誠丁未十月爲征南將軍由江西取福建太祖卽位進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克建甯興化建陽福州延平及汀泉諸郡統兵守福建已而召還上幸汴梁扈從凡行在機務悉預區畫乃招集故元散亡士卒編爲民洪武三年封豫章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庚申春改封臨川侯尋於湖廣董建潭王府於長沙後坐胡黨死除爵

朱亮祖六安人元季團結鄉里自保其勇冠軍賊不敢犯授義兵元帥帥其黨經梁山掠江東與太平州官構仇乙未上渡江下太平亮祖懼使人納降仍故官已復叛數與我戰俘去七千餘人上方欲取建康未暇討也丙申既定建康明年下毘陵遂遣徐達等討之進圍亮祖於甯國常遇春等俱被創而還於是上躬往督戰亮祖兵敗縛以見上詰曰爾將如何亮祖厲聲曰大丈夫功不成死則死上壯其言搥三鐵簡釋之留麾下所向克捷功陞元帥樞密院判從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鄱陽湖平武昌陸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取浦城克崇安建陽等處乙巳二月張士誠兵寇諸全新城李文忠戰以大

挺亮祖復以兵合擊焚其營落數十會攻桐廬圍餘杭降僞平章潘原明陞浙江行省參政副李文忠守杭州吳元年率馬步舟師敗方國珍追至黃巖入其城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溫州國珍子明善戰敗挈妻子遁去克其城分兵徇瑞安還至黃巖方氏父子來降送建康洪武元年二月上以浙閩既平命副廖永忠由海道取廣東進平廣西師還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四年二月上以諸將伐蜀久無功復命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兵至蜀傳將軍已攻克階文永忠克重慶乃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蜀地悉平還師與文輝同鎮北平移鎮廣東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不法數十事上念功臣不付吏罷職居江甯之德安鄉尋遣巡淮安十一年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有鬼夜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逐之無有擊之若有應者詔亮祖以敕文祭之乃息十三年坐胡黨治不服上怒并其子暹鞭之俱死上爲誌壙以侯禮葬其卒之處暹亦以智勇稱數從征伐有功爲指揮使梅思祖夏邑人元末父爲王保保所醮歸張士誠爲中書省右丞守淮安徐達下高郵進兵攻淮安思祖封府庫籍甲兵來歸并獻所部四州士誠殺其兄弟數人上嘉而憐之授大都督府副使制曰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鷺去述識擬伏波從取浙西降其將呂珍下湖州進圍蘇州縛士誠陞浙江行省右丞從克山東沂州等郡洪武元年取大梁破陝州下潼關七月旋師徇取河北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追於彰德龍二復出走城降統和陽衛兵守之尋赴北平取未下州郡遂征山西二年晉冀悉平復從征陝西取奉元鳳翔平涼鞏昌四郡八月克邠州獲故元參政毛政等三十人三年從破王保保於定西

還兵破略陽入沔州取興元論功封汝南侯食祿九百石子世券四年伐蜀五年率周武等征甘肅還命巡視山東陝西遼東城池十四年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等諸洞蠻叛命爲征南副將軍同周德興率兵討平之十五年從傅將軍平雲南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思祖署都指揮使壬戌上以雲南初平欲使重臣鎮之又命思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與平章潘原明同守善撫輯民夷安之十月卒子義武德衛指揮陞遼東都指揮使後追論胡黨戮其家從子駙馬都尉殷自有傳

唐勝宗濠人壬辰勝宗年十八挺身來歸從攻常宣婺池高郵安慶九江南昌敗友諒禁江口平潭辰荆諸郡皆有功戊穎川從拔延安初勝宗自中奕帥職歷龍驤驍騎安豐三衛指揮十餘年多著勳績平吳陸榮祿大夫大都督府同知洪武三年封延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出守雁門擒胡會還征處衢溫山寇巡視陝西屯田練兵移鎮遼東敕勝宗絕高麗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此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褻瀆此夷自古侮中國構兵禍可與絕交曩漢四伐絕滅其國族魏再伐屠其都晉再伐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隨再伐城困將亡受降而免唐四伐斬首五萬獲牛羊八萬餘夷王威等戮於市遼五代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一伐元五伐夷王竄耽羅捕殺之耽羅以故竟爲元牧馬之野爾出征遼左使至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未幾高麗使復至勝宗察其奸奏上諭勝宗曰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單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觀此甚無禮受賂者少有知豈不報或今爾知誘而能奏田豫不德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比鄰曠塞非多算不能守慎之勝宗在鎮威響惠懷兵

民輯睦防奸禦侮邊境肅甯十三年坐胡黨論死

陸仲亨濠人少負勇略壬辰見太祖未冠而狀武從征滁和姑熟平建康攻京口下常宣江陰婺越三衢常熟高郵皆有功進左翼統軍元帥從上親征取南昌下合肥敗呂珍兵於安豐從征友諒仲亨矢天自效不敢愛生殲友諒宣力先登甲辰漢平加驃騎指揮使取贛州改鎮贛州節制南安雄韶諸府遂克梅州及削平會昌湘鄉悉剗諸山洞戊申率兵同廖永忠征廣東遂自取英德清遠晉江下廉州改廣東衛指揮使八月平廣西陞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移代鄧愈鎮襄陽洪武二年改榮祿大夫都督同知三年封吉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明年出守雁門十三年坐胡黨法司請併罪之上曰朕初起兵仲享年十七喪父母兄弟避亂持一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來從朕長育成就累功封侯此吾股肱心腹吾不忍罪其勿問十四年鎮成都烏蠻再叛佐傅將軍討平之二十三年肅清逆黨論死爵除子賢尙五皇女汝甯公主授駙馬都尉

王志濠人鷲猛口謀略臨陣無前至正壬辰年十八集鄉兵取濠州且戰且守甲午來附濟江克建康圍常州身犯矢石騰柵先登授右副元帥功爲最徇諸郡邑歷戰有功辛丑從上取安慶諸郡壬寅復從徐達平江西諸郡擣九江下黃梅賊友諒於彭蠡從征武昌與敵還嶺還克廬州援安豐進親軍指揮使守六安洪武元年北征從馮將軍渡高河進取懷衛澤潞常爲軍前鋒克平陽留守禦三年移守漢中仍駐師陝西深入察罕腦兒絕塞卻胡還軍平陽累陞都督同知三年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子世券五年還

京復從大將軍出塞統中軍大獲而還十四年從傅將軍征雲南明年取大理羣蠻悉定十六年繕雲南城池安輯軍民十八年還京十九年卒年五十二贈許國公諡襄簡四子威、璠、琛、琛威二十二年嗣侯坐林來保事譴安南衛指揮使卒無子弟璠嗣改清平衛世其官後以志坐胡黨事以死不同

顧時字時舉濠人太祖起兵以同里來附勇敢善戰常侍左右渡江先後戰功靡不與焉自百夫長轉元帥同知天策衛親軍指揮司事丙午會韓政攻濠州降之伐張士誠攻昇山水寨乘其懈奮擊破之進平蘇州從大將軍北伐拜驍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兼同知太子率府事浚閘通舟師遂平元都與諸將偵邏古北諸隘口二年巡太和嶺東北路共攻蘭州克之從圍張良臣於慶陽敗其東門兵追賀宗哲於六盤山不及大將軍還京命將騎兵略甯靜未幾宗哲寇蘭州往援望風遁去洪武三年封濟甯侯同知大都督府事予世券食祿千五百石四年伐蜀副征虜前將軍傅穎公出階文以次平定五年副李文忠北征異道相失糧且盡遇虜士疲乏不能戰獨奮厲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敗走之略其輕重牛馬軍復大振七年鎮北平築堡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畜牧號令明肅明年召還尋復鎮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贈滕國公諡襄靖四子長敬、襲侯十八年爲左副將軍討龍泉山寇平之屢從征有功次英、華、秀先是十三年坐胡黨上特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

陳德字主善濠人世農家有勇力善騎射壬辰來歸明年克滁州充萬夫長下金陵京口上爲吳國公置五部都先鋒以德等爲之自是連歲用兵每戰必克陞帳前大元帥辛丑援長興走敵將李伯昇鄱湖之

戰陷陣斬獲。上舟膠淺。當先力戰。身被九矢不退。乃得脫。甲辰。從攻陳理。降之。討張士誠。大敗其兵於舊館。陞親軍指揮使。平姑蘇。陞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從伐中原。克河南。立行都督府。署府事。討諸山寨。悉平之。二年。從征陝西。師至秦州。追呂德於鹽館。擒之。徐達圍慶陽。分略城南。獲其驪王讓。攻破之。三年。封臨江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明年。伐蜀。從傅將軍出階文。分道入緜州。大敗吳友仁之衆。會攻漢州。拔之。進圍成都。遂平蜀。五年。北征。遇虜別立篤山。力戰敗之。擒元岐。王克。甘肅亦集乃路。六年。總兵節制諸軍。出塞敗虜三盆山。是秋。再出戰於歹刺河。三戰三捷。七年。鎮北平。十年。還京省母於鳳陽。病卒。年四十九。追封杞國公。諡定襄。十三年。掛胡黨。時已歿。得宥。子鏞。少以功臣子練習武藝。九年。授散騎舍人。十四年。襲封父爵。十七年。爲左副將軍。討平龍泉山賊。及廣東獠賊。江西順天王。尋同馮勝。練兵汴梁。十九年。駐兵通州。巡邊。獲番將王脫顏。同吳禎。築會州城。勝以大兵征納哈出。遂從而北。將至金山。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遇虜戰死。厚賻之。

華雲龍。定遠人。才勇善劍術。元末。兵亂。集羣少結砦。韭山。來歸。從太祖克濠州。下含山。授千夫長。渡江。克金陵。合破廣德。戰。周有湯。元帥者。善槩。疾前馳刺雲龍。運劍一舉。斷其槩。擒之。陞右副元帥。遂克常州。自後每戰皆與。勞績甚多。方克南昌。分攻瑞州等處。皆下之。既殪友諒。降陳理。陞指揮使。回攻廬州。江陵。皆取其城。大軍既克高郵。命鎮之。移掌淮安衛。從征浙西。獨任嘉禾一路。會兵蘇州。縛張士誠。從徐達北伐。徇樂安。其郎中張仲毅出降。留雲龍守之。仍檄會臨清。進破元都。陞都督僉事。副孫都督守北平。仍兼其

路參政。下雲州。陞都督同知。兼燕府武相。築城建王都。封淮安侯。食祿千五百石。子世芬。再出雲州。俘獲多。進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諸寨。擊敗。驢兒國公北奔去。在鎮七年。慎固防守。威名大著。初元。都破。其達官女多與我師爲壻。殘廢頗倚之。爲間諜。上知之。令舊仕於元者。悉發遣江南。有未發者。檄趨之。雲龍奉詔稍遲。上怒。又聞其據元丞相脫脫大第。僭用故宮器物。益大怒。召還。中道畏誅。遂卒。年四十三。以侯禮葬。後坐胡黨。以死。不問。子二。曰忠。曰關。不得嗣。

楊璟。合肥人。儒家子。少沈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來歸。授管軍萬戶。以溧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又以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都指揮使。娶諸暨功。陞樞密判官。從征友諒。克九江。黃梅。廣濟。立湖廣行省。璟爲參政。移鎮江陵。討斬叛寇。進攻湖南蠻洞。駐師三江口。招討功。陞平章政事。充征南將軍。取廣西。克寶慶。永州。圍靖江。朱亮祖自廣東來會力攻。有降者。給白皮帽百餘。使入城爲內應。遂克之。并下柳州。諭降左江土官黃英衍。田州岑伯顏。還京爲偏將軍。征山西。出中路。戰於韓店。兵少失利。定位居湯和。下平唐。鄧。南陽。留鎮。未幾。招撫明昇。昇不從。璟還。復書與昇曰。昔據蜀者。最盛莫如昭烈。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而欲以一隅之地。絳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蠶叢魚鼈之鄉。不至足下矣。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友諒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上有罪封侯。恩榮之盛。天下所知。今足下果幡覺悟。自求多福。豈不賢智哉。今爲足下謀者。他日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取富貴。當此

時老母弱子將安歸耶。卽足下年幼未諳時勢。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又不省。湖廣慈利士曾覃屋。諸蠻爲亂。命率兵討之。賊詐降。遣部下黃永謙往報。爲所執。來請軍餉。上以書讓環。限日月定之。遂力戰。賊遁入溪洞。還兵捕斬綏甯叛民。三年封榮陽侯。食祿千五百石。子世券從湯將軍伐蜀。次夔州。進攻瞿塘。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蜀旣平。以無功不賞。沉辰蠻亂。爲副將軍討平之。師還。佐大將軍鎮北平。召還。又赴北平。兼往遼東。各練兵。十五年卒。贈芮國公。諡武信。後坐胡黨。不問。子通。十七年與靖甯侯葉昇捕象廣西之左江。二十年領驍韃官軍往戍雲南。多道亡。降。普定衛指揮使。次達散騎舍人。

史官曰。黨之爲禍。毒烈甚矣。諸將勃起草萊。經營禹甸。當羽檄紛馳之會。英雄蠅集之時。咸能自拔等夷。附光日月。甲生蟻蝨。視金革如衽席焉。迹其策略。盡雄武之資。皆可以爲所欲爲。自成霸業。而乃心真主。曾無二三。何其於胡逆。則委心傾肺也。不待智者而知其大謬不然矣。一語連及。參夷不惜。悲夫。而黃彬。陸聚等。或生罹其咎。沒有所於。皆得脫網羅。免斧鑕。何幸不幸之殊耶。

藍玉、王弼、趙庸、曹震、張翼、陳桓、朱壽、費聚、謝成、納哈出傳

藍玉。定遠人。長身頰面。有勇略。言動異常。始以常遇春妻弟從征。每戰先登。摧鋒突圍。無堅不下。其威略與遇春埒。遇春數稱於太祖。太祖以遇春故。改容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起爲都督僉事。十一年。同沐英討西番。擒其酋寢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

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從穎川侯討雲南。戰捷。平之。增祿五百石。又以征虜右副將軍同馮勝出塞征納哈出。有功。二十一年。卽軍中代勝。拜征虜大將軍。率師十五萬。出大甯。進至慶州。諜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率勁騎十萬趨進。至百眼井。用定遠侯王弼謀。戒令諸軍穴地而鑿。毋令虜見煙火。乘夜至海南。瞰知距虜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始見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主方整衆北行。忽見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戮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虜主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后妃公主等百三十餘人。吳王朵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婦女十萬七千餘人。玉璽書寶玉金印圖書符牌。竝馬駝牛羊十五餘萬。車二千餘輛。復破降其太師哈剌章。獲人畜六萬。捷聞。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歸至北平。以名馬獻太宗。不受。玉慚謝。歸見太子妃。遇春女也。因說太子曰。殿下試觀皇上於諸子中。最愛爲誰。太子曰。鳴鳩之愛。焉有軒輊。玉頓首曰。臣觀燕王英武得人心。威名日盛。皇上所最愛。有聞術者。燕地有天子氣。臣幸託肺腑。願殿下自愛。錄北伐功。賜白金寶鈔文綺。然猶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嚙啗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竊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洞。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賜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徐達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召還。賜米五百石。復出理蘭州等七衛。

兵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地番衆遠遁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被其衆月魯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設諸衛且將籍民人爲兵上報設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詔曰我乃不堪爲太師玉故恃上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常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弗善也會有訐玉出塞時陰事者上詰玉玉不應且對不謹上大怒念玉功不忍發二十六年玉益驕每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曰上疑我矣遂蓄異謀爲錦衣衛指揮蔣獻所告簿錄其家凡有片紙隻字者竝逮玉獄上集羣臣廷讞玉強辯轉展扳染不肯服吏部尙書詹徽吐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徽卽吾黨遂併逮徽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也徽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死者可二萬人後卽宋穎二公雖不染黨亦以不良死又四年太祖崩燕兵起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王弼定遠人勇略過人號雙刀王元末於三台山結柵自固丙申率部下來歸備宿衛從下徽州克池州石埭攻婺源獨進南門殺三十餘人遂拔其城擢元帥進克闕谿及金華諸暨皆有功從擊陳友諒復太平遂西征平江州南昌力戰鄱陽湖回從圍蘇州士誠突出閭門奔常將軍營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與鬪良久未決常將軍拊其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卽馳鐵騎揮雙刀出敵衆小卻常將軍乘之吳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澤甚衆從平元都陞大都督府僉事世指揮使西番寇亂副沐英進討

自延安臨洮而西。兵至察罕腦兒。及紅羅斷頭山。討西番。俘獲人畜二十二萬。斥地萬里。班師。封定遠侯。食祿二千石。予世券。十四年。副征雲南。悉平之。加祿五百石。二十年。充副將軍。征大甯等處。及金山納哈出。悉收其部屬。明年。同藍玉出塞。至百眼井。不見虜。玉欲引還。弼曰。吾輩提兵十餘萬。深入虜地。無所得。遽引還。且兵以不意。吾勞而露。使客我而彼主。未便。且師老財匱。何以復命。乃設謀。成捕魚海之功。事在玉傳。二十二年。賜還鄉。又四年。坐黨暴卒。年六十三。六子知名者曰。鑰曰俊。

趙庸。小字老哥。廬人。與兄仲中糾衆屯巢湖。已而率師來附。從渡江。拔采石。太平。定金陵。克安慶。陞仲中僉院。守安慶。友諒破安慶。上怒。欲誅仲中。常遇春曰。仲中渡江勳舊。幸曲赦。上不許。竟殺仲中。庸以兄故。特授僉院。從破安慶。九江。南昌。陞參知政事。鄱陽之戰。庸及通海。永忠等以六舟深入。陷敵力戰。大敗漢兵。死。友諒賜庸金帛。從平武昌。克廬州。安豐。海安。高郵。淮安。從伐吳。拔蘇州。陞中書左丞。從徐取山東。兼太子副詹事。克東昌。汴洛。渡河。取河北州縣。克元都。西收晉。秦諸郡。走張良弼。降李思齊。還擣永平。過惠州。至大甯。也速遁。破開平。追奔至北河。俘元宗王三人。元兵攻大同。李將軍謀於庸。出雁門。至馬邑。擒禿列伯。進兵東勝。未幾。慶陽平。出野狐嶺。進兵察罕腦兒。擒平章祝真。又從李將軍克應昌。獲買的里八剌。至苦脫孫。紅羅山。朔庭遂空。洪武三年。封南雄侯。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同知大都督府事。伐蜀。定漳州。漳州。程鄉。東莞。撫籍廣州。蠶戶萬人爲水軍。討鍾平王。獲賊黨萬人。班師。出山西。理軍務。巡北邊。練兵。召還。二十六年。坐藍黨死。

曹震、濠人。立功開國時。洪武十二年。以征西功封景川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十三年。與營陽、永城二侯屯田北平。從傅將軍征雲南。取臨安諸路。十八年。請討施南宋甘。上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慎宜鎮靖。遣置四川傳道。召還鄉。未及行。又命核征士四川。代藍玉還京。上便宜五事。報可。二十四年。往四川。鑿石通河。爲灘百九十三。爲橋五十四。永甯至大理。建昌至西番。皆爲驛鋪。詢議任勞。雨雪不避。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爵除。

張翼。字子飛。臨淮人。父聚。來歸。立功。授前翼元帥。從平江南。淮東。累遷指揮同知。致仕。翼隨父軍中。勇而善戰。嗣父職。從北伐。及征陝西。擒戮諸叛賊。陞都司僉事。再陞督府僉事。從征雲南。克普定。曲靖。取鶴慶。洪武十九年。封鶴慶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

陳桓。濠人。長軀偉貌。多力。癸巳。以行伍從。上略定遠。克滁。和。乙未。渡江。取采石。太平。充副先鋒。丁酉。收甯國。及江陰。宜興。從克金華。遂攻諸暨。生擒賊二百餘人。戰彭蠡。定荊湖。淮揚。下湖州。平吳。討方國珍。擢元帥。甲辰。陞指揮副使。平中原。陞大都督府僉事。世襲指揮使。征雲南。桓與湖海等率兵五萬。由永甯趨烏撒。克曲靖。城烏撒。得七星關。通畢節。進克大理。更定官制。改左府。洪武十九年。封普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尋與靖甯侯征東川。龍海。俘獲甚多。還。二十年。又與靖甯侯總制雲南諸軍。立營堡屯田。還。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

朱壽。未詳何許人。從征爲萬戶。渡江。取江左郡邑。陞總管。取常。婺。克武昌。平蘇。湖。轉戰南北。積功。歷陞大

都督府僉事與張赫轉餉有功二十年封勳。驍侯食祿二千石。子世券。後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費聚字子英。濠人。父得興。元季兵亂。教聚武事。圖立功。壬辰。上濠歸附。上狀其貌。多材勇。留幕下。定遠有民兵。聚號驢牌。乏食。上選聚等騎士二人。步卒九人。赴之。其帥出迎。申密約。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伺之。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上又帥聚等三百人。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人。又降谿鼻山。得八百人。取泗州。靈璧。和陽。下金陵。克鎮江。帶刀參侍。下長興。立永興翼元帥府。爲副元帥。偕耿炳文守之。潘原明來寇。擊敗之。召回管黃旗軍李伯昇。復寇長興。往援。先登。擊走之。癸卯。管艚船大戰鄱陽上。被圍。力戰得脫。遂殲友諒。克武昌。還攻廬州。爲指揮同知。再破張士信兵。丙午。同馮勝克高郵。淮安。還攻舊館。從平吳陞指揮使。會湯和等討方國珍。同吳禎取明州海道。奄取福州。擒陳友定於延平。剿昌國海寇。從征中原。取山西。守關陝。改西安衛。指揮使。尋召爲都督府僉事。未幾。出鎮平涼。三年。封平涼侯。食祿千五百石。子世券。十四年。從征雲南。平之。再叛。再平之。總兵進征廣南。生擒其首邱達。俘斬萬計。餘郡縣次第皆下。二十年。還鎮雲南。又三年。召入京。二十六年。以子坐藍黨。卒。年六十八。二子。長超。征方國珍戰死。次璠。以人材起家。授江西試左參政。未幾歸。孫宏。初充參侍。舍人衛鎮撫。從征雲南。功。世指揮使。二十年。坐奏對不實。戍金齒。尋子侍養。坐藍黨死。先是。聚征姑蘇。坐事。上冒而責之。遂見疑。二十一年。坐胡黨。得釋。上對羣臣。謂聚有反謀。故不得嗣。

謝成。濠人。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太平。金陵。功。授總管。南徐。功。授管軍千戶。屢戰彭蠡。平武昌。淮東。轉攻

湖州克姑蘇。陞指揮僉事。從征中原。平元都。收趙燕魏諸郡。遂取山西。破陝西。平涼莊浪。陞指揮使。爲晉王府相。征朵兒甘。降萬戶乞失迦。討平洮番十八族。洪武十二年。封永平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尋巡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二十七年。坐黨累卒。田宅竝賜汪顛。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爲元萬戶。元都破。送京師。上見其魁岸有容。厚遇之。居常鬱鬱。形諸顏色。上令降萬戶黃疇察其去就。納哈出求歸。上欲從。徐達力阻。以爲不可。曰。此人瞻顧非常。歸必爲亂。上曰。人臣各念其主。況有父母妻子之恩。竟資遣去。納哈出既歸。出沒遼東塞下。殺掠吏民。洪武十九年。馮將軍率兵十五萬擣金山。降之。及其部落二十餘萬。明年。至京師。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賞其官屬衣冠有差。仍授指揮千百戶。食祿不任事。分其衆隸雲南兩廣福建諸郡司。納哈出常立功。二十一年。隨傅將軍征雲南。至武昌。道卒。納哈出嗜火酒。盛夏浴。因得疾。上每戒其過飲。不聽。竟以是死。賜葬南京。子察罕亦累有功。改封藩陽侯。後坐藍黨論死。爵除。

史官曰。烏盡弓藏。古悲之矣。漢高百戰而定天下。皆諸將之力。而能享茅土。考終命。不數人。此藝祖之所以仁厚高千古也。當太祖削平諸國。汛掃中原。諸虎臣已奏績十八九。而就玄壇膏草野者亦十八九。獨藍玉成諸將未成之功。使開國之勳無遺憾焉。何其偉也。然至謀反事。則有可疑者。徒以奏請不下。何激而出此。而故牘不載其詳。徒曰獄具。則二萬餘人已隨玉燼滅。嗚呼。欲死諸人。惟黨之一字。可以連類而及。太祖此舉。亦慘極矣。使玉尙在。太祖骨肉未寒。何至灰飛宮闕。血灑塔墀乎。悲夫。

明書卷九十七

列傳一

勳臣傳四

馬雲、葉旺、甯正、花茂傳

馬雲不知何許人。與六安人葉旺少隸長槍軍。謝再興後歸附。數從征討。有功。皆授指揮僉事。洪武四年。竝鎮遼東。初元。主北走。元遼陽行省平章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參政劉益屯蓋州。之得利羸城。相爲聲援。以保金復等州。至是。上遣斷事官黃儔齎詔諭之。益遂以地圖并兵馬錢糧之數奉表來降。上嘉之。置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下詔褒美。比於竇融。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疊合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等擒彥疊誅之。保保挾黃儔走納哈出。遼東之衆因其推良佐權衛事。以狀來聞。且言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時高家奴宿兵山寨。伺遼陽。知院哈刺張屯瀋陽。而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各擁兵彼此相依。謀侵犯。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構兵之釁。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所擒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械送京師。上以吳立、張良佐爲指揮僉事。因設都指揮使司。總轄諸衛。陞雲、旺都指揮使鎮之。諭祭劉益歸葬碣山上。知黃儔被殺。書諭納哈出。

且招之不聽。八年，敕雲、旺等曰：「天寒冰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扼其歸路，可坐而擒也。」虜果大至，雲、旺令吳立、良佐、商嵩等嚴兵城守。納哈出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境，趨金州。時城垣未完，軍士甚少，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勵士卒，命守諸門，選精銳禦之。元裨將乃刺吾恃驍勇，率數百騎至城下，乃伏弩射中，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虜援兵且至，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泐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窵於平地，約十里伏兵以伺。命老弱捲旗登山間，戒以聞礮即豎旗爲號。雲、旺於城中亦立大旗，令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不動。四顧寂若無人，已虜至，旺等伺過城南，礮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窵中。遂大潰，雲、旺乃出兵追擊，至舉栗河，斬獲無算，復乘勝追至豬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雲、旺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算，何能有此勝也！」檻乃刺吾至京，羣臣請戮之，上不許，命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而雲、旺皆陞都督僉事。十二年，命雲征大甯，諭曰：「此寇甚黠，知官軍至，必遁入山，兵回復出肆，宜分大軍駐要害，遣人招撫之，否則伏兵可以盡獲。凡得賊首，卽斬以警其餘。進兵悉平之，召還加賞，以潘敬代鎮。旺乃同事，時高麗遣人致書及禮物，上謂間諜之漸，戒以人臣無外交，勿得輕信。又有來降者，諭以人情莫不安土重遷，此必示弱於我，以起邊釁，遠之使彼無以藉口，尋復遣禮儀判書周誼至京，上以其國中殺逆，又詭殺朝使，反覆不可

信切責敬旺拒絕仍留誼歸其通事嚴備待之十九年召旺掌後府甫三月遼東復有警還鎮二十一年旺卒在遼十七年薊荆棘修城隍建立官府撫輯軍民墾田至萬餘頃遂爲永利雲功亦相參還京坐胡黨成化中竝祀遼東

甯正字正卿壽州人少爲里中韋德成養子元末德成從太祖克滁和渡江克太平建昌與有功宣州戰歿贈京兆郡侯正襲職代領其衆從克常州戊戌從取婺州又從克衢州戰鄱陽湖調天策衛千戶改維武衛從傅將軍守徐州與李二等戰有功吳元年擢鳳翔衛副指揮使從定中原克元都招降元將謝雲兒等八千餘人山陝戰功皆與焉洪武三年從鄧將軍克河州留鎮守吐蕃來寇逼河正率兵禦之時河未冰正焚香祝曰正仗國家威德鎮撫一方將以休養生民今賊在邇而不能擊何以報國天意破賊河冰當合忽有冰如巨屋自上流來大風隨之須臾冰合且堅正猝兵直擣虜營虜大驚以爲神俱投戈降又招徠時士酋趙琦及孫平章祁院使等悉與衣冠厚遺之自是諸部土官相率來附奏請西陲軍糧苦民轉輸而縣布及茶可以易粟給各衛軍士令其貿易便軍需省民勞詔從之正始至其兵不多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受命同出今旣至此無故棄去一旦戎狄寇邊其誰禦之民被其害且吾與若等死亡無地雖妻孥不保與其死於國法無甯死於王事於是衆咸激自效河州遂爲樂土尋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陞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朵甘烏思藏三衛九年復姓甯氏從鄧將軍征川有功十一年從沐英征西番追襲叛虜朵兒只巴獲其羊馬輜重甚夥十二年兼領甯夏衛修築

漢唐舊渠令軍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數萬頃兵食以足十三年從沐英征北至上林擒元平章脫火赤知院愛足部衆萬餘人十四年經略公主山寨殲其戍卒取全甯四部十五年改四川會河西土官故元左丞刺瓦藏卜等來降復移兵討松茂等州西羌之未附者擒賊首悉平之十九年改雲南二十一年百夷據險作亂賊將刁思郎等聚衆十餘萬驅象百餘拒敵正從沐英進戰斬其將賊衆奔潰盡獲其象馬未幾東川蠻反而越州龍海舊西等山寨亦據險叛又從討平之二十五年西平侯卒詔授左都督代鎮久之命爲平羌將軍總陝西四川兵討階文千戶張者之亂平之二十八年正月從秦王平打魚溝番寇三月還京卒擢其子指揮使忠爲前府都督僉事

花茂巢元季起兵從陳瑊先丙申三月歸附癸卯授安豐敗張士誠兵從滅陳友諒甲辰平武昌授百戶累功洪武八年陞指揮僉事十三年調廣州左衛勦平陽春等縣叛賊收捕諸縣山寨十五年討海南叛蠻出海捕倭十九年平東莞龍川興甯南海香山翁源民亂二十年陞廣州都司指揮同知平電白等賊二十一年破歸善等縣賊寨二十二年陞本司都指揮僉事晉都指揮同知賜誥世襲廣州左衛指揮使是年擊南海香山黃連等寨寇二十四年勦廣西湖廣等處猛賊獲斬三萬餘二十六年正月致仕上命其子爲東勝右衛指揮僉事茂仍洩事四月統軍滅東莞寧岡等處叛賊二十七年上言請徙沿海通逃蠻戶爲兵又奏添設沿海依山廣海碣石神電等衛所二十四處築城濬池收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要害山海立墩堡撥軍屯守詔皆從之二十八年征捕黎賊明年入覲上慰獎之且曰爾歸令次子

英來。朕將用之。六月。茂還。捕獲寨賊鄧佛磨等。卽遣英赴京。十一月。陸本司都指揮使。明年。命英爲廣東都指揮僉事。與張春共殄賊首黃黑面等。地方賴以甯靜。四月。茂卒。賜葬。英武毅有父風。自以軍功。陸本司都指揮使。永樂中。累建勳。後致仕。

史官曰。開國功如馬雲以下四人。誠顯烈哉。然不得膺五等。列通侯。而後世無汗馬推盪之績。乃居然擢玉戴綏。永盟帶礪焉。原其所以然。固不在以才猷結主知也。蓋命與數司之矣。

張輔柳升薛祿陳瑄朱榮何福任禮傳

張輔。祥符人。父玉。燕兵起。戰沒東昌。輔壯勇有儀。從燕王著戰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薨城。彰德。靈壁有功。壬午九月。太宗卽位。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予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充征夷右副將軍。佐朱能討交趾。能初入境。道卒。卽詔輔爲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衆我襲。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上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輔率師二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輔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輔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伺。輔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

大軍乘之。賊敗。十二年。縛季擴以獻。十三年。留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二十年。從上北征。二十三年。冊輔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改輔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爲錦衣世指揮同知。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輔。輔縛見上。得早覺。從上親征。平之。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全功臣。輔辭兵權。時與蹇義、夏原吉等諸大臣侍上左右。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英宗出土木。敗績。遇難卒。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諡忠烈。輔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首功爲多。輔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恭慎有禮。歷事三朝。皆篤寵焉。長子忠。勳衛。病。忠庶子傑。乞嗣。弟文安伯輓。太平侯輒言。傑本忠婢子。不可嗣。景泰五年。庶子懋嗣。懋恪好禮。守法知兵。歷三營十二營總兵。累加太師。正德十六年。卒。贈甯陽王。諡恭靖。子崙嗣。卒。嘉靖十四年。卒。子溶嗣。卒。子惟賢嗣。

柳升。字子漸。懷甯人。父崇。開國功。爲燕山護衛百戶。升嗣官。燕兵起。從攻懷來。密雲。白溝河。東平。大小二十餘戰。皆有功。歷官都督僉事。永樂四年。偕張輔征南安黎賊於富良江。大敗之。斬獲數萬級。江水爲赤。長驅至閩海。獲戰船無算。復敗賊於茶江。又獲戰船三百餘艘。餘衆悉潰。追至綺羅海口。遂擒季聲及其子澄。南安平。四年秋。封安遠伯。食祿一千石。予世券。八年。北征。至元冥河。有功。進流侯。加祿五百石。仍世伯。出鎮甯夏。還總京營兵。又從太宗北征。至蒼崖峽。鬼力河。慶州。殺其酋長數十人。大敗虜衆。論功得世侯。十八年。討唐賽兒失律。詔繫獄。尋宥之。二十年。又從征胡。宣德四年。王通言。交人黎利反。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保定侯梁銘。左副總兵。都督崔聚。左參將。率兵會沐晟討之。二年。兵至隘。留關利。上書說請。

立陳氏後。升受書。不發封。馳奏上。賊已列柵拒我兵道。升連破賊。直抵鎮夷關。賊斂迹無守禦者。升喜。謂賊窘弛備。銘及參贊尙書慶時病。慶力言賊詐。升不聽。至倒馬坡。入賊伏。升中鏢死。是月。銘病卒。明日。慶又卒。崔聚收散兵。進至昌江。遇賊。衆寡不敵。聚死戰。賊驅象大至。兵遂亂。聚被執。賊逼降。聚不屈。死之。聚懷遠人。燕兵起。及征胡。累功至都督僉事。升毅而有勇。頗不善謀。後貴重驕。愎易敵。究至殺身。贈融國公。諡襄愍。子溥。宣德十年。嗣侯。鎮守廣西。天順初。加太傅。出守甘涼。虜殺掠人畜。不能禦。御史劉濬劾溥失律。上怒。御史言。濬下獄。落職。外除。比溥還。上悟。欲罪溥。罷太傅。溥輒乞進駝馬。上怒。卻其獻。未幾。令溥總神機營禁兵。卒。子承慶。病不能嗣。孫景。天順五年。嗣侯。成化末。鎮守兩廣。弘治四年。坐法奪職。下獄。七年。與冠服。閑住。景先後屢乞恩。十二年。得復侯。與祿三之一。卒。子文嗣。卒。子珣嗣。鎮守兩廣。以撫莫登庸功。加太傅。卒。子震嗣。

薛祿。初名貴。膠州人。充燕府騎士。燕兵起。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鄭。圍真定。擒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甯。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皆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擒。奮脫縛。拔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兵。略沙河。沛縣。焚南軍資百萬。轉戰淮上。有功。陞都督僉事。從北征。胡進右都督。訓練幼軍。偕陳珪。董建。北京宮殿。永樂十一年。以功與勞。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石。甲辰。再出。從征胡。仁宗卽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卽軍中勞賞。予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宣宗討高煦。以祿宿將。忠謹。充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上巡邊。出會。

州戰敗虜塞下留鎮蘇州永平復充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庚戌又出巡邊遇虜鳳凰嶺擊敗之斬其酋收人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永甯衛團山及雕鷲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便守禦尋以疾作召還是年秋卒贈鄞國公諡忠武祿有勇略善謀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爲效力子勳先卒宣德七年孫詵嗣與初祿千五百石卒子琮正統五年優給尋嗣卒子倫優給尋嗣卒子翰嘉靖九年嗣無子從子銀嗣卒子濂嗣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父聞開國功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瑄嗣父謫戍遼東瑄請代原戍從征北木瓦寨冒險先登有功復從征餘寇賈哈刺一日十三戰明日又七戰擒賈哈刺進四川行都司同知再進都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燕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食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右都督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瑄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盜江北崖崩瑄起隄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邱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建議造淺艦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州通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秦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

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仁宗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備述江南轉漕軍民竝困情狀。上覽之。戚然。令有司議所以寬恤者。仍敕獎瑄。予世伯券。宣德中。鎮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上言。楚王府密事。請曲防調護。衛軍漕上不從。卒。贈侯。諡恭襄。瑄。閩爽英毅。宏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聲。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縫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洞。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漕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禮功爲多。後往往有瑄祠。宣德十年。子佐嗣。卒。子豫。正統二年。嗣。十三年。統兵討福建叛寇有功。明年。滅鄧茂七。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贈黔國公。諡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出鎮兩廣。勦蠻賊。奪還俘掠萬人。召總漕。十二年。建白百餘疏。修治渠有功。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劉瑾索熊金錢不得。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衛。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年。子杵優。給卒。無子。熊姪圭。嘉靖元年。嗣。卒。子謨。嗣。

朱榮。沂人。洪武初。起驃騎舍人。從征雲南。功授百戶。出塞征胡。功陞大甯副千戶。燕王至大甯。榮率衆降。陞指揮僉事。從還北平。戰鄭村壩。白溝河。薊城。功三遷。至都指揮使。伏兵灤河大戰。又戰小河。靈璧。渡淮。下揚州。入金川門。太宗卽位。陞都督僉事。從征交趾。立功。進右都督。永樂八年。從上出塞征胡。敗本雅失里。阿魯台之衆。轉左都督。再從征出塞。和林爲先鋒。遇虜大破之。又從上出塞。敗虜於殺胡原。二十年。論

功封武進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世券。洪熙元年卒。贈侯。諡忠靖。子冕。嗣伯。正統四年。出鎮大同。十四年。禦虜戰沒。贈侯。諡忠愍。子英。嗣伯。卒。子雲。嗣卒。無子。弟霖。嗣卒。子潔。嗣卒。子本。嗣卒。無子。叔江。嗣卒。無子。從弟海。嗣卒。子承勳。嗣卒。子世雍。嗣。

何福。未詳何許人。洪武初。以開國功爲指揮使。洪武十四年。從三將軍征雲南有功。來獻捷。再遷都督僉事。二十一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計。二十四年。充平羌將軍。代西平侯討阿賚。三十一年。擒永甯酋。十八加如。誅木麓。川亂魁刁幹孟。降其衆。又討平畢節。都勻。諸囉。進征五開。自是南蠻馴順。建文初。班師。進同知。燕兵起。從軍。歷戰。淮南。北。太宗卽位。爲征虜前將軍。總兵鎮陝西。甯夏。節制甘肅。河南。山西。諸兵。永樂三年。上以福屯田積穀多。又常請定屯田賞罰。爲經久計。賜敕勞福。六年。請令大臣協守甘肅。上曰。汝久總番漢兵。恐勢重致讒。爲此言耳。汝老將。朕推誠倚任。勿克顧慮。七年。本雅失里殺使臣。給事中郭驥糾阿魯台。數入塞殺掠吏民。已而二酋爲瓦剌所敗。走臚胸河。欲收合散潰寇。河西。敕福防禦。福言。韃靼脫脫不花。至把禿。王都督伯克帖木兒。都指揮哈刺敦。國公賽因帖木兒。司徒撒兒桃賽罕。知院都禿阿魯。把撒兒等。來歸。率衆駐亦集乃。上敕楊榮諭福曰。脫脫不花等。來歸。止亦集乃。恐遲回生變。爾與榮深議。其哈刺火敦。伯克帖木兒。初與把都帖木兒同來。已而叛去。故徘徊近塞。欲進未果。開誠柔遠。不計前過。卽遣把都帖木兒往。亦集乃。諭朕意。或與俱來。或令居亦集乃。斟酌權宜。在榮與爾。是年九月。諭福早事。皇考。多歷歲年。典兵督府。小心謹愆。朕初卽祚。遂聯戚好。寄任干城。撫附酋虜。命楊榮卽軍中封福。

甯遠侯食祿千石。又密諭福。近日韃靼來歸者。且勿給田土。令來北京。屬從。漸徙之南。散處畜牧。脫脫不花之事可鑑也。軍中事宜。先發後聞。無失機會。八年。從征沙漠。違節制。羣臣交劾。上念福舊人有才。略曲赦福。已而有怨言。都察院又劾之。福懼。自經死。奪侯。

任禮。臨漳人。燕山護衛軍丁也。燕兵起。從戰懷來。白溝河。東昌。藁城。順德。入金川門。屢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庚寅。甲午。壬寅。癸卯。四從出塞。征本雅失里。阿魯台有功。陞都督僉事。洪熙元年。進同知。宣德元年。從征漢庶。人有功。陞右都督。正統元年。充總兵鎮甘肅。三年。轉戰石城。黑泉。斬捕首虜中律。封甯遠流伯。食祿千二百石。十二年。仍鎮甘肅。降沙州都督喃哥等。尋子世伯。券景泰中。守備南京。成化元年。卒。贈侯。諡僖武。子壽嗣伯。鎮守陝西。征滿四失律。論死。宥戍邊。子宏乞嗣。吏部言。壽總兵失律。脫死。幸謫戍。不得嗣伯。與京衛指揮使。弘治中。屢乞嗣伯。不許。

史官曰。戮力四方。芳流奕葉者。君子亦恕其初矣。太宗起燕邸。名號弗正。而一時喜功名。天矯揮斥。卒皆爵上公。被華袞。嗚呼。觀齊黃甯。不汗頰縮無地哉。君臣不慚。以成厥業。未嘗不感嘆於宿將之彫籜也。自張輔而下。七人者。討叛逆。拓封疆。馳伊吾。天山之外。有餘材焉。而陳瑄更以大修濬。爲後世利。皆未可厚汨。彼何福。任禮俱以失律死。子孫不獲儻圭玉。亦奚益哉。亦奚益哉。

陳懋、劉榮、費瓚傳

陳懋。壽州人。父亨。居和州。開國功陞大甯都指揮使。征虜功。陞都督僉事。建文初。爲大甯行軍都督。從燕

兵戰場上先登。建文二年十月戰華山，爲平安所殺。贈涇國公，諡襄敏。懋結髮從父兵爲前行，廣昌、濟南、單橋、西水寨、東平力戰有功。累官都督，尋以父功封甯陽伯。食祿千石。子世券出鎮甯夏。永樂七年捕虜赤保連，卽軍中進侯。加祿三百石。三從太宗北征，女入宮，册麗妃。特與歸甯。二十一年總陝西三鎮兵征胡，直擣賀蘭山，盡收也先、土于部落，及馬駝數萬。明年又從北征，還後殿。仁宗加太保。子世侯、券、宣宗初從討漠庶人。宣德二年復鎮甯夏。明年從靈州城。六年還朝。十年移鎮河西。正統元年勅罷，削祿。五年奉朝請。十三年充總兵討鄧茂七有功。班師領宗人府。景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七年卒。贈濬國公，諡武靖。懋偉貌，修髯洪聲，禮敬文士。長子晟，勳衛，坐罪謫戍。晟弟關嗣侯。成化二年卒。無子弟。瑛嗣侯。晟爭瑛不宜嗣。革瑛祿。十五年晟子輔生二年矣。晟言臣罪廢，臣男宜優給。瑛本借臣爵，宜還臣男內批候輔壯。二十二年輔嗣侯與瑛爲勳衛。弘治元年輔坐殺人會赦，革爵編氓。八年瑛子恩之子繼祖懋曾孫也。繼祖年七歲與米月十石。正德元年嗣卒。子維藩嗣。卒。子大紀嗣。卒。子應詔嗣。

劉榮，宿遷人，爲總旗。從燕兵立功夾河、濰城、泥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阿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常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榮率領精兵疾馳入望海埭。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擣馬雄島。圍望海埭。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榮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後久不敢犯遼東。召封廣甯伯。食祿千二百石。子世券復召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諡忠武。子濬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

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英宗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登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英宗入京。言官葉盛劾落侯。復爲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子世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諡忠僖。子少。兄子瓘嗣。安子璠嗣。仍伯。卒。子信嗣。卒。從子泰嗣。卒。子允中嗣。卒。子嗣德嗣。卒。子嗣。

費璠。定遠人。祖恩。洪武中爲燕府左相。已革府相。改護衛指揮使。父肅。嗣官。肅卒。璠嗣官。以從燕兵功。累官都指揮同知。鎮守山海。永樂五年。召爲後府僉事。六年。充副總兵。備倭海上。七年。征湖廣叛寇。八年。充總兵。鎮甯夏。甘肅討平叛虜。亦令真巴。十年。又出甘肅防禦。仁宗卽位。充平羌將軍。鎮甘肅。尋陞右軍都督。宣德元年入朝。上念璠舊臣。累著功名。封崇信伯。食祿千一百石。子世券。復出鎮。璠和易善撫循。士卒守邊二十年。塞境甯靜。征漠庶人。嘗爲先鋒將。佐薛祿有功。子釗。宣德三年嗣伯。景泰中。鎮守福建。卒。天順八年。子淮。溥爭嗣。憲宗曰：淮母朱氏。以釗故。封夫人。淮卽適子。溥不得與淮爭。成化元年。與淮祿一百石。優給嗣伯。習學國子監。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言：淮不務學。奪半祿。冠平巾。以母乞恩。故原淮。卒。子柱嗣。卒。無子。弟斌嗣。卒。子煒嗣。卒。子坤嗣。卒。子田金嗣。卒。子天澤嗣。

史官曰：人之立品也。固不難哉。其始進以正。而貽末路之嗟焉。君子欽其始。而悲其終。始進以不正。而收桑榆之效。君子亦並恕其始矣。子每於燕之役。多嚴詞。而三人者。二以邊塞。一以勦倭。荒沙流戰馬之血。海陬擅摧陷之威。名之以勦。疇云戾矣。

蔣貴、趙安、山雲傳

蔣貴、江都人。燕兵起，以小卒累戰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九龍口、大松嶺有功。陞都指揮僉事。充參將，擊番賊任昌，深入奪橋斬關，進同知。鎮守松潘。潘夷再叛，討平之。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盡平諸番。陞總兵。平蠻將軍。鎮守四川。正統元年召還。陞右都督總兵。討戎王阿台，擒乃顏賴忽、李羅等。三年論功，封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予世券。七年征木麓川功，進侯。加祿三百石。予世券。貴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擄賊衣糧器仗，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陣冒險衝敵，敵皆披靡。子弟士卒追隨向敵，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略，然天性朴實，忘己下人，以故所向有功。登上將。爵通侯。爲一時名將。卒贈涇國公。諡武勇子義。病不能嗣。十四年，義子琬嗣侯。成化初，充平羌將軍。總兵甘肅。勅巡按御史罪狀曰：臺官豈盡桓典耶？八年，南京操江上言六事，極言江防控扼要害，保護南京根本。十年召還，充團營總兵。上言六事。二十年，充平胡將軍。出雲中塞禦虜，并統制宣府山西諸軍。覘虜入偏頭關，斬捕有功。時議徙鳴鷄堡於滴水崖。琬曰：獨石入堡聲勢相首尾。滴水崖遠，益難救援，不可徙。卒贈涼國公。諡敏毅。庶子驥嗣侯。嘉靖三年，守備南京道。卒。子傅優給，尋嗣。卒。無子。弟祐嗣。卒。子建嗣。

趙安，狄道人。從兄琦爲土指揮同知，坐罪死。安謫戍甘肅。永樂元年，進馬。除臨洮百戶。使西域。從北征。歷功陞指揮同知。宣德二年，陞都指揮同知。充參將。征松壘番散刺有功。陞都督僉事。五年，充參將。從父昭討曲先。十年，援甘涼，鎮番有功。正統元年，進同知。充副總兵。鎮甘肅。出塞降虜，捕斬有功。封會川流侯。食

祿千石。九年卒。子英爲指揮使。立功陞都督同知。卒。子鉉嗣官。乞嗣伯。不許。

山雲初以指揮同知從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關至山海。著勞績。從太宗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雲廉勇有謀。充征南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洞。獠獠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五年。斬平樂蠻四百。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雲沈毅不洩。澹然儒素。馭諸土官。專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先是永樂中。韓觀威嚴不可犯。作鎮每醉殺人。牢度不可殺者。輒留待觀醒白之。以故觀恆德之。觀卒雲繼。一日雲呼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滿。雲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乃不畏朝廷。畏蠻子耶。雲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威福。雲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諡襄毅。

史官曰。賞不可濫。賞濫則弗勸。古誌之矣。正統封者九人。沈清。譚廣。陳懷。馬亮。起從燕。後無大功。亦不獲世。不足紀。王驥。起東班。蔣信。列降虜。若蔣貴。趙安功。相埒。而一獲世。一不獲世。有異報焉。山雲勇略冠軍。饒儒者風。繕亭障。出漠北。平獠夷。坐鎮其久而愈見其長。乃不得列勳封。歿始追贈。嗚呼。旣濫矣。而獨靳於此。何哉。

著者 (清) 傅維麟 編纂 書碼 626.01
 Author Call No. 7567
 書名 明書 一七十一卷 七
 Title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07887

月日	借閱者	月日	借閱者
Date	Borrower's Name	Date	Borrower's Name

國立中央圖書館

書碼 626.01 登錄號碼 007887
 7567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887



譜